

第31年

27

$10.00

編者話

馬騰先生所撰寫的「神劍霸王刀」在今期和大家見面，故事主角向朝陽救了孤女鳳雙飛，探知她的身世，便决定回去尋找她的仇家「霸王刀」秦天彪，爲她報仇，而向朝陽因身懷「照日神劍」，江湖豪强將鳳雙飛脅持作人質，向朝陽只好棄劍護花，於是神劍流落江湖中，黑白二道又爭相掠奪，互相殘殺，秦天彪、赫連威等江湖惡煞也加入搶奪神劍之行列，使平靜的江湖湧起翻天波浪，驚心動魄……最後，向朝陽終於奪回神劍……故事情節此起彼伏，一波未平，一波又起，刻劃出江湖上危機重重，你虞我詐，更道出人心險惡，互相傾軋的種種醜惡面貌，佳作當前，請勿失諸交臂！

*　　*　　*

下期巨型小說將刋登南宮宇先生所著「現代俠客馬獅龍故事」之「獨挽狂瀾」，喜讀南宮宇先生佳作的朋友萬勿錯過！

揚子江先生新著「情天霹靂」，司空羽先生所著「垂死英雄」均在下期連載刋出。

*　　*　　*

巨型俠義傳奇恩仇故事

神劍霸王刀(新穎脫俗江湖奇異錄)
少俠向朝陽見義勇爲，救起投水的鳳雙飛，並决心爲她報仇……………………馬　騰　3

精選短篇俠義奇情故事

長坂坡(三國演義之廿)◀一▶…………徐　正　45
冷血熱情劍(三期完短篇故事)◀下▶
殺手身法如電　快劍親刄仇人…………楊　帆　51

俠情中篇傳奇故事

邪道小子(新派俠情中篇連載)◀三▶
慘遭惡人施虐　稚子苦不堪言…………辛棄疾　59
一代天嬌(新派武俠連載故事)
發傳書引兵入川　闖軍營威脅就範…………伴霞樓主　71
劍氣九重天(俠義奇情連載小說)
遇高手暗提眞氣　抗險招神功護體…………臥龍生　81
法輪九轉(新派脫俗武林恩怨錄)
無理造謠生事　徒惹血光之災…………高　皐　87
誰敢碰我(乳虎雛龍傳奇故事集)
上酒樓享受兩杯　會飯賬囊空無銀…………司空羽　93
刀光千里(天涯俠客無双刀故事)
異族覬覦寶座　發奮力圖爭鋒…………西門丁　101

長篇新派俠義連載故事

東風傳奇(新派俠情長篇連載)
魔教廣佈線眼　名利酒伏內奸………東方玉　111
江湖情仇恩斷消(新派武俠長篇)
小玉山制服娘娘　浮影子突來干預…逍遙客　121

督印人：羅　輝
主　編：羅　斌
執行編輯：鄭　光

出版者：武俠世界出版社
香港上環新街五一十三號
環球大厦三樓
H四六六七九九(內線25)
營業部：香港上環新街環球大厦壹一四樓　電話H－466799
承印者：環球印刷所

BOXING MAGAZINE
UNIVERSAL BUILDING
2ND. FL. 5-13 NEW ST
HONG KONG

定閱價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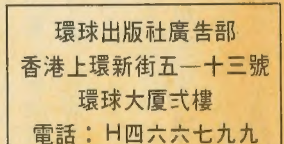
港九連郵：	半年港幣	$260.00
	一年港幣	$520.00
澳門・台灣：	半年港幣	$289.00
	一年港幣	$577.00
外埠連郵：	半年港幣	$346.00
	一年港幣	$691.00

半年（26期）一年（52期）

中華郵政台字第2140號執照登記爲第一類新聞紙類
僑務委員會海外僑民雜誌登記證台敎新字409號
局版僑台誌字第0039號
台灣總經銷：環怡出版社　電話：872-8459
發行所：雨辰書報社
批發部：台北延平南路230巷6號　電話：3811897
定閱連郵：一年52期NT $2300半年26期NT.$1200
郵政劃撥帳戶0013165-3號
零售每本新台幣50元

武俠世界

第31年
第27期
（總號 1575）
1959年3月創刊
逢星期一出版



環球出版社廣告部
香港上環新街五一十三號
環球大厦弍樓
電話：H四六六七九九

・每册港幣十元・
H.K.$10.00

Printed in Hong Kong

新穎脫俗江湖奇異錄

馬騰·文
可飛·圖

神劍霸王刀

拯救孤女　種下情根

江南。

三月初七。

烟雨凄迷。

彩虹橋，站着一條纖弱的人影。

那條纖弱的人影在淒迷的烟雨中，給人一種如幻似眞的感覺。

橋兩邊沒有一個行人，原來這個時候，只不過天才亮，本來早起趕路的行商販夫因爲下雨的關係，仍未起程，路上不見一個行人。

然則，那條纖弱的人影因何冒雨站在橋上？而且是大淸早的，莫非他（或她）在等候遠遊的親人回來不成？

淒迷的烟雨忽然濃密起來。

原來雨勢忽然大了。

站在橋上的那條纖弱的人影，幾乎被濃密的烟雨吞沒了。看上去更加如幻疑眞。

驀地，那幻影般的人影「飛」上了橋欄上。

一陣急風吹過，飛上橋欄上的那條人影似欲乘風飛去。

倏地橋欄上那條似欲乘風而去的人影，眞的隨風飛了起來。

衣袂飛揚中的那條人影有如仙子飛降般，飛投向下面的青玉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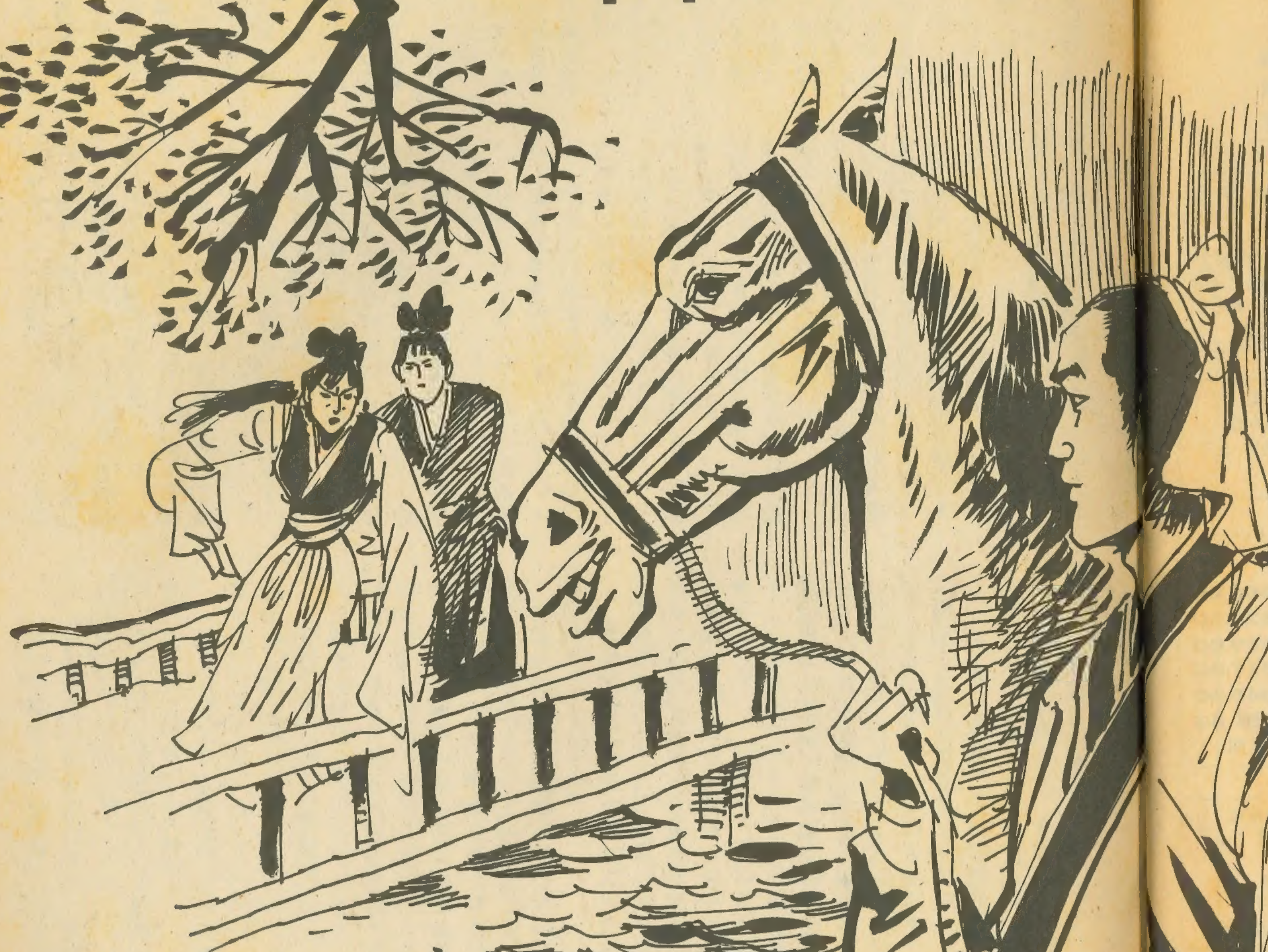
從表面上看上去，那「畫像」美極了，恍似是一幅仙子下凡圖，但這不是幻夢、虛像，而是眞實的，那就令人悚然吃驚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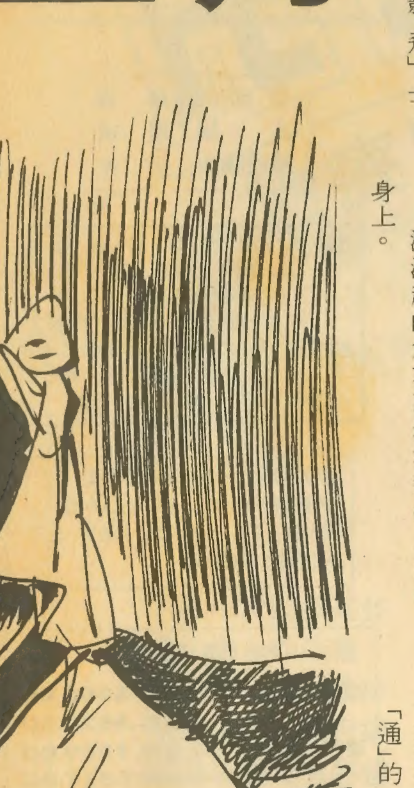
因爲那情景，絕無疑問是有人投河自盡。

有人要尋死，那麼，無論如何美麗的影像也會變得恐怖嚇人。

那條從橋欄上飛投向河中的人影，飛快地跌落河中，湍急翻騰的河水就像猛獸惡蛟般，張開血盆大口，準備吞噬那條快將跌落河中的人影。

激濺起的水花已濺在那條人影的身上。





眼看着那條人影就要跌落在河中。

驀地，一條人影有如飛鷹擊般，自橋的左邊岸上飛射向那條投河的人影，就在投河的人身子觸及水面的剎那，那飛射的人影及時一把抓住那人的衣衫。另一隻手同時間疾往水面猛擊，只聽「蓬」的一聲，擊起一道水柱，兩條人影亦藉着那股猛烈的反震之力往上飛起來。

可是投河的那條人影才飛起，便又倏地往下疾跌下去。

這一下變化，可是那個救人的人始料不及的。

原來那個尋死的人在被人抓住衣衫後，以掌作刀一下子將衣衫割斷，飛起的身子重又往下墜落。

看來尋死的人一心要死。

螻蟻尚且貪生，好死不如惡活，一個人除非已到絕境，又或是萬念俱灰，否則，不會執意尋死的。

莫非那人已經生無可戀了麼？

「通」的一聲，尋死的人墜落在河水中，濺起一串水花被河水吞沒了。

「通」的一聲，飛起的那條人影緊接着又疾墜落河中，亦被洶湧的河水淹沒了。

一聲馬嘶聲從左邊的河岸上傳來。

烟雨中，一匹健馬昂首踢蹄，站在距彩虹橋約一丈左右的河岸邊！

＊　＊　＊

洶湧翻騰的河水不息地向前奔流而去，淒迷的烟雨依舊籠罩着大地。

那兩條墜落河中的人影一直沒有冒起來，莫非被河水吞噬了？

站在河岸邊的那匹健馬又不耐煩地昂首發出一聲嘶鳴。

天上忽然間閃現一道金蛇，將烟雨割裂。

緊接着，是一聲驚雷。

那匹健馬驚跳起來，發出一聲驚嘶。

「花」地一聲，在橋那邊下游處約十多丈遠的河面上冒起一顆腦袋，緊接着一條人體亦浮現出來，看清楚原來是被腦袋冒出水面的那個人用手托出水面的。

跟着，腦袋冒出水面的那個人便順着水流，托着那條人體斜斜地向岸邊泅去。

被托浮在水面的那條人體一動不動，彷似死了一樣。

那個人很快便泅到岸邊，抓住岸邊的野草爬上岸，同時亦將那條人體拉上去。

那個人將那條人體拉上岸之後，大大地喘了口氣，伸手抹去臉上的水。

跟着，他急急忙忙將身上那件濕淋淋的長衣脫下來，蓋在地上那條人體的身上。

原來那條人體由於衣衫破裂，露出白嫩的肉體。那人大概幼讀聖賢之書，知道非禮勿視，所以，急忙脫下長衫蓋在那條人體的身上。

既然非禮勿視，那麼，那個人一定是個女子。

不錯，那個昏迷過去躺在地上的人，確是一個女子。

——一個很年輕、美麗的女子。

而那個救起那女孩子的人年紀也很輕，看樣子不到二十五歲，生得一貌堂堂，身子壯健得有如一頭豹子。

那個年輕人往臉上抹了一把，將臉上的雨水抹去，兩道劍眉微蹙起來，左右張望着。

附近一帶，極目所及的地方都看不到一間屋子，而天又在下着雨，地上的女子又昏迷不醒，一時間確是教他感到爲難，不知怎辦才好。

眼下必須先將地上的女子安置到可以遮擋風雨的地方，但是，男女授受不親，而附近又沒有可以避雨的地方，這怎不教他大是爲難。

一聲馬嘶打斷了他的猶豫，他立刻撮口發出一聲短嘯。

像是回應，又一聲馬嘶傳來。

而一個聲音，亦在那年輕人的心中響起道：「事急從權，見機行事。」

甩甩頭，他彎下腰，將地上那個昏迷不醒的女子抱起來向橋那邊走去。

才走了幾步，一匹馬已飛快地向他奔來，正是站在橋邊岸上的那匹健馬。

那匹健馬奔到年輕人的面前停下來，親熱地將頭探到主人的臉旁輕輕挨擦着，鼻子打着呼嚕，尾巴輕快地擺動着。

年輕人側着頭，碰碰愛駒的臉，然後走到鞍前，雙足一躍，抱着那個女子躍上馬鞍，接騰出一手輕拍一下馬頭，才抓住韁繩輕輕一帶，那匹健馬掉轉身從橋那邊撒開四蹄馳去。

* * *

烟雨依舊迷濛。

一座荒廟內有火光閃起。

廟內有一男一女兩個人，正是那個年輕人與那個投河自盡被救起的女子。

那匹健馬就在廟角啃着從墻腳下磚縫中長出來的野草。

這座荒廟雖然又小又破舊，幸好還能遮擋風雨，總比在雨中要好。

那個女子已醒過來坐在火堆旁邊，驚疑地瞧着站在丈外別轉臉的那個年輕人。

「是……你救了我？」那女子瑟縮着身子，一張臉慘白。

那年輕人一身濕衣仍未乾，凄風冷雨下身子有點發抖。「是。」他點點頭，仍然沒有轉回頭。

「你爲甚麼要救我？」那女子顫抖着尖聲問，全沒有一點感激，反而有怨恨之意。

那年輕人怎會聽不出來，愕了一下，禁不住轉回頭看那女子一眼，但馬上又將頭別轉。「區區當時恰好經過那裏，看到妳從橋上跳下去……區區怎能見死不救，古語有云：救人一命，勝造七級浮屠……所以，區區便將妳救起來。」

一頓，接帶點不滿地道：「姑娘可不是怪區區多管閑事，救了妳吧？」

那女子居然直認不諱。「我當然怪你多管閑事救了我啊。」

那年輕人不禁又轉回頭看那女子一眼，惑然道：「難道救人也不對麼？」

「當然，」那女子道：「我本來一心要死的，你却多管閑事救了我，叫我死不了，那就是不對。」

那年輕人聽着，幾乎脫口說出：「簡直豈有此理！」話到口邊，他硬是咽住，但却氣惱地瞪了那女子一眼，沒好氣地：「姑娘，就算區區做錯了，救錯了妳，妳若是一心要死，現在仍然可以尋死，區區絕不攔阻，更不會狗咬呂洞賓，請吧。」

說完，將頭別轉。

那女子聽了，不由愕住。

跟着，她悲悽地低泣起來，慢慢站起身從廟外走去。

那年輕人在女子走過他身邊時，仍然負氣地別轉頭，沒有攔阻。

直到那女子快走到廟門口時，他終於忍不住，張口說道：「姑娘，妳……」眼中露出焦急之色。

那女子却頭也不回繼續往前走。

年輕人猶豫了一下，終於忍不住，身形一閃自那女子的身邊掠過，擋在廟門前。

那女子腳下一頓停下來。咬着嘴唇，木然地：「請你讓開。」

年輕人氣急道地：「螻蟻尚且貪生，姑娘，妳年紀輕輕的……爲何一定要尋死？」

那女子眼中珠淚直流，神色悲苦，但却倔强地道：「我很感謝你救了我一次，我會記着的。我要死是我的事，你管不着，希望你記着剛才所說的那句話。」

年輕人不由愕了一下，但隨即便强硬地道：「姑娘，那不過是我一時氣憤之言，不可當眞！再說，區區既然救了妳，斷不能眼睜睜看着你再去尋死！不怕對妳說，只要妳在我眼前，區區決不會讓妳去尋死的。」

「你——」那女子呆愕地瞪着那個年輕人。

「姑娘，這裏風大，請回到火邊坐着吧。」年輕人說着打了個冷顫。「天下間，有甚麼事是不可以解決的？要尋死？妳以爲死便能解決一切麼？」

那個女子用力咬着嘴唇，直直地瞪着那年輕人不吭聲，也不動。

年輕人却不敢直視着那女子玲瓏浮凸的身子。「姑娘，妳可知道……尋死……只有懦弱的人才會那樣做，妳若是有甚麼冤苦仇恨……死了，怎樣去渲洩報復？那只會令到親痛仇快……大道理區區不怎麼會說，妳自己好好地想一下吧……妳若是仍然堅持要死，區區絕不會再阻止妳。」

說完，年輕人閃過一邊，靠在廟門的左邊。

那女子定定地站着，仍然不走不動。

不過從她臉上的神色變化看來，可以看得出她內心正在急劇地思想着。

那年輕人一直瞬也不瞬地瞧着那女子的表情變化。

其實，他心裏一直很緊張。他很擔心那女子仍然會一意孤行。

因爲，那女子仍然決意要尋死的話，他眞不知怎樣做才好。

那女子忽然間「哇」地一聲，號啕大哭起來，接一轉身奔向火堆。

年輕人頓時長長地透了口氣。

他知道，那女子終於接受了他的勸告，不再尋死。

那女子奔到火堆前，「噗」地跪倒下去，哀哀地哭着。

年輕人聽着那教人悽惻的哭聲，心頭一陣悽悲。

不過，他並沒有上前去安慰那女子。

因爲他知道那女子必是有極之傷心欲絕的事，才會尋死，而痛哭，是唯一最好的宣洩途徑，這時候去勸慰他，是沒有用的，只有讓她將心中的悲痛宣洩出來，才能抒解她心中的積鬱。

瞧着那女子哀哀痛哭，年輕人油然生出同情之心，幾乎忍不住失聲哭出來。

半晌，那女子才慢慢地停止了痛哭。

年輕人輕輕吐口氣，慢慢地走近火堆，在墻邊站下來，撿起一根廢木投入火中，然後在火堆的旁邊坐下來。

坐在火堆旁邊，他感到暖和很多。

那女子——應該說是少女，雖然停止了痛哭，却仍然聳動着雙肩無聲地抽泣着。

年輕人看着，心中生出一股憐憫之意。

他不知怎樣安慰那少女才是，只好怔怔地瞧着那閃吐的火光出神。

半晌，那少女終於停止了抽泣。

年輕人長長地吐了口氣，開口說：「姑娘，請恕區區冒昧，請問貴姓芳名？」

那少女一直垂着頭，聲音嘶啞地道：「我姓鳳，名叫雙飛。」

「鳳姑娘。」那年輕人眉梢剔了剔。「區區姓向，名朝陽。」

「向兄，我很感激你救了我。」鳳雙飛低低地說一聲。

向朝陽挺挺身子。「鳳姑娘，不要那麼說，救死扶傷，乃我輩份所應爲。」

一頓，接着道：「鳳姑娘，請恕區區冒昧，可否告知妳要尋死的原因？」

鳳雙飛頓時又悲泣起來。

向朝陽不安地道：「鳳姑娘，區區不該又挑起妳的傷心……」

鳳雙飛咽聲道：「向兄，不關你事，是我忍不住……你別怪自己。」

向朝陽不敢再問她，雖然他很想知道她尋死的原因。

鳳雙飛抽泣了一會，終於强忍住。「向兄，我……之所以尋死……是因爲全家……被……慘殺……我一個弱女子……沒有辦法……報仇……倒不如……到地府去陪伴父母姐弟……才……尋死。」

鳳雙飛說着，又哀哀地哭泣起來。

向朝陽聽着，心裏一陣難過。待她哭泣稍歇，他才開口說：「鳳姑娘，是甚麼人殺妳全家的？」

鳳雙飛啞着嗓子道：「秦天彪！」牙齒咬得格格作響。

「霸王刀秦天彪？」向朝陽失聲道。

「是。」鳳雙飛眼中噴出憤恨的怒火。「那魔頭帶領十數名黑道人物，於入黑後，殺入我家，見人便殺，我爹以一敵三，終於死在秦天彪的霸王刀下，全家三十八口，皆喪生在那伙惡賊的手下，只有我一個人被奶娘放入井內，才僥倖逃得一命……但是……我活着又有甚麼用？我只是一個弱女子，只習過幾年武功……連我爹也死在他們刀下……我怎能找那些惡賊報仇？我不想苟活世上，倒不如去黃泉路上見爹娘與姐弟……」說着，又忍不住哭起來。

向朝陽聽着，熱血沸騰，對於鳳雙飛的遭遇，大表同情。

霸王刀秦天彪這個人，向朝陽早已聽聞其惡名，此人乃是黑道上無惡不作的兇人，武林中白道之人提起他的惡名無不切齒痛恨，但又奈何他不得，而死在他刀下的人都是武林中俠義之士，所以，死在他刀下的鳳雙飛的父親必定也是俠義之士。

「鳳姑娘，請問令尊怎樣稱呼？」向朝陽心知鳳雙飛的父親必然不是等閑人物。

「先父鳳南川。」鳳雙飛哭得幾乎失了聲。

「原來是一鳴動天下鳳南川鳳大俠。」向朝陽脫口失聲。「區區久聞令尊之大名。」

鳳雙飛抹去臉上的淚水，啞聲道：「向兄，聽你這麼說，你是武林中人啊？」

向朝陽點點頭。「區區出道江湖還不到三年，乃是武林中的末學後進。」

頓一下，好奇地問道：「秦天彪爲何要殺妳全家？」

鳳雙飛搖搖頭。「我至今仍然不知道其中的原因。」

一頓，又道：「我是個女孩子，我爹一向不贊成女孩子涉及江湖中事，亦不喜歡女孩子習武，要不是我自小體弱多病，我爹也不會讓我練習一套强身健體的拳法，所以，對於江湖上的事情，我家凡是女的都不得聞問，因此，對於江湖上的事，我是一無所知。」

「那妳難道不想知道其中的原因麼？」向朝陽問。

「當然想知道。」鳳雙飛道：「但我只是一個弱女子，根本無可能查悉其中的原因，更別說報仇了。」

「鳳姑娘，妳可有想過，向妳爹的至交好友求助？」向朝陽用一根廢木撥弄一下火堆。

「有。」鳳雙飛道：「但我根本不知道我爹有那幾個知交好友，我無從求助。」

頓一下，咬咬嘴唇，低聲道：「我就是在絕望的情形下，才想到死，一死了之。」

「鳳姑娘，妳可有想到，妳若是一死了之，妳枉死的父母家人豈不是含

恨九泉，永遠也無法報那血海深仇。」向朝陽激動地道。

他這麼說，是想激發起鳳雙飛生存之意念，不再求死。

鳳雙飛一聽，果然一下子變得激動起來，但很快又喪氣地：「報仇，憑我報得了仇麼？還不是去送死，讓他們有斬草除根的機會？算了吧，只怕今生今世，也休想報得了血海深仇，還是一死了之的好。」

「鳳姑娘，妳要振作啊。」向朝陽着急地道：「怎可長他人志氣，滅自己威風？只要你自强不息，信心不滅，一定可以報到大仇的。」

一頓，又道：「相信鳳姑娘妳一定聽聞過，『世上無難事，只怕有心人』這句俗語吧？」

鳳雙飛不由頷首：「這句話，怎會沒有聽說過。」

「鳳姑娘，所謂事在人爲，只要妳有那個心，區區相信妳一定可以報此大仇。」向朝陽擊掌道：「妳現在不想死了吧？」

鳳雙飛赧然搖搖頭。「向兄，謝謝你。」

「鳳姑娘，不用謝我。」向朝陽搖搖手。「我只是不想你枉死，更不想你一家含寃九泉。妳明白麼？」

鳳雙飛感激地點點頭。

「鳳姑娘，妳能夠想通這一點，那就好了。」向朝陽吁口氣站起來。「雨已經停了，我到外面去看看，妳趁着火還未熄滅，快將衣服烘乾。」

說完，便往廟外走去。

鳳雙飛口齒嚅動，却欲言又止，看着向朝陽往外去的背影，眼中滿是感激之色。

* * *

雨過天晴。

向、鳳兩人的一身濕衣亦先後烘乾。

向朝陽對鳳雙飛道：「鳳姑娘，妳家在那裏？」

鳳雙飛道：「我家已被秦天彪那伙惡賊一把火燒光了，我已無家可歸。」

「那你可有親戚能夠投靠麼？」

鳳雙飛頷首道：「有，在長安城，有一個姨媽可以投靠。」

但隨即又蹙着兩道秀眉，無奈地道：「可是，我身無分文，長安城距這裏足有幾百里路遠，我一個弱女子又如何走到去？」

說完，悽苦地看着向朝陽。

向朝陽心裏大是不忍，同情之心油然而生。「鳳姑娘，若不嫌棄，區區送妳到長安去。」

鳳雙飛一聽，臉上頓現喜色。「向兄，眞的？」

向朝陽慨然道：「當然。」

鳳雙飛朝向朝陽深施一禮。「向兄，小妹一生一世也忘不了你的大恩大德。」

向朝陽忙閃開去。「鳳姑娘，別這樣，區區受不起。」

鳳雙飛道：「向兄，你受之無愧。」忽然一轉話頭。「向兄，你本來要到那裏去？可是有要緊事要辦？」

向朝陽一聽，先是怔了一下，繼之明白她的意思，於是笑道：「鳳姑娘，區區這一次到江南來，根本就沒有要緊事要辦，只是隨意所之，到處遊覽，長安亦是區區欲遊之地，如今正好趁這個機會順道到長安一遊。」

「眞的？」鳳雙飛雙眼直瞧着向朝陽。

向朝陽認眞地點點頭。「當然是眞的。」

「向兄，小妹仍然要謝謝你！」鳳雙飛誠摯他道。

「鳳姑娘，區區希望妳以後不要再說這種話，行麼？」向朝陽含笑看她一眼。

四道目光相觸，兩人都像觸了電一樣，各自羞窘地將目光移開，鳳雙飛還將頭垂下。

一時間，兩人皆羞窘地默然無語。

好一會，還是由向朝陽打破尷尬。「鳳姑娘……我們先趕到前面的鎭集去吃些東西，再買些衣物，一匹馬，給妳代步，好嗎？」

「嗯。」鳳雙飛仍然垂着頭，不敢抬起頭看向朝陽一眼。

向朝陽朝那匹站在墻角的愛駒發出一聲短哨，那匹馬揚首嘶鳴一聲，歡快地奔到向朝陽的面前。

向朝陽疼惜地拍拍愛駒的頸脖，一手抓住馬韁往廟外走去。

鳳雙飛這才敢抬起頭望了向朝陽的背影一眼，跟着往外走。

她那張慘白的臉上，仍有兩片淡淡的暈紅。

「鳳姑娘，請上馬。」向朝陽在廟外停下來，將韁繩遞給鳳雙飛。

鳳雙飛却不接，眼一抬，道：「向兄，你呢？」

向朝陽道：「區區走路，妳放心，跟得上的。」

鳳雙飛却搖頭道：「這怎成，小妹騎馬，你走路，怎麼也說不過去，況且土濕路滑，不但難走，也很易弄污衣褲，你不坐，我也不坐。」

「這——總要有人騎馬的啊！」向朝陽着急地道：「鳳姑娘，快上馬吧。」

鳳雙飛赧然垂下頭。「要上馬，咱們一起上吧。」後面那句話，輕得幾乎只有她自己才聽得到。

向朝陽却聽到，急急道：「鳳姑娘，那怎成，男女有別啊！」

鳳雙飛一張臉刷地飛紅，頭垂得更低。「向兄，事急從權啊，小妹……不計較，你還計較麼？」

被她這一說，向朝陽不得不豁了出去，硬着頭皮，兩人同乘一匹馬，往前路去。

* * *

一聲雷金濤乃是揚州城的名人。

——武林名人。

在揚州城中，只要提起一聲雷金濤，可說無人不知。

金濤今年已是四十出頭，仍是孤家寡人一個，據說，他練的是童子功，不能近女色，所以，至今未有娶妻！

他在揚州東門開設了一座武館，門下弟子衆多，而衆多的弟子中，不少是富家子弟，供奉自然豐盛，因此，他的日子過得很舒適快活。

這一日，他與幾個富有的弟子在第一樓喝完酒，搖搖擺擺地回到武館。

還未走到武館，他已發覺有點不對，附近一帶，行人絕跡，店舖關門，往日可不是這樣的，就在一個時辰之前，也不是這樣的，街上行人來往，店舖家家開門，熱鬧得很，怎會一下子變得冷清清的？

他們自不免心有疑惑，想找個人問一下，大街上就只有他們師徒幾個人，那裏找到人來問？

「師傅，怎會這樣的？」一個姓趙的弟子驚疑地問。

這個姓趙的弟子的父親，乃是揚州城內首屈一指的大綢緞商，雖算不得是揚州首富，也名列十大富商巨賈之列。

金濤兩道目光左顧右盼，嘴裏說道：「玉明，爲師也不知這是怎麼回事，不過，必是發生了甚麼事情，小心一點爲是！」

一個姓楊的弟子咧嘴一笑，扮個鬼臉，「師傅，不會是白日鬧鬼吧，不然，怎會這樣的？」

這個姓楊的弟子之父，乃是一個大鹽商，揚州有八大鹽商，他父親就是其中之一。

一個姓黃的弟子笑罵道：「楊兄，你就是會嚇唬，若是眞的鬧鬼，第一個嚇得屁滾尿流的是你！」

話未說完，果然聽到一個人發出驚叫聲。「瞧！那裏有一具無頭屍體，媽呀！腦袋就在屍體的褲襠中，咧嘴笑着，好恐怖啊。」

驚叫的人聲音顫抖，是一個姓蔡的弟子，驚嚇得臉上一點血色也沒有。

「哎唷，好可怕！」姓楊的弟子一眼看到躺在武館大門前的那具無頭屍體，頓時臉青唇白，雙脚發軟，地上一片濕濡，站在他旁邊的那個姓黃的弟子低頭一看，原來姓楊的嚇得撒了一泡尿，褲襠盡濕。他想笑，但那裏笑得出來，因爲，他同樣嚇得脚軟臉青。

要知道，那幾個青年人皆是紈袴子弟，平時錦衣美食，酒色徵逐，那曾經歷過些許風險，受過驚嚇，如今看到那具如此恐怖的屍體，怎不教他們心驚膽顫！

金濤畢竟是個人物，經歷過風險，雖然心裏悚然暗驚，表面上却不動聲色，雙手伸開，示意幾個弟子跟在後面，他一個人當先走前去。

走近幾步，他已認出那具無頭屍體的褲襠處那顆腦袋，原來是姓劉的弟子屍體！

那顆腦袋確是齜牙咧嘴笑着的，唯其這樣才顯得恐怖嚇人！

說眞的，金濤心裏也發毛，但在那幾個弟子的面前不得不硬着頭皮，裝出天不怕地不怕的樣子。

從那顆詭異的腦袋看來，金濤猜測姓劉的弟子是在笑着時被人一刀砍下腦袋的。

那應該是一張異常鋒利的刀，使刀的人亦是一個高手，出刀很快，要不，姓劉的弟子不可能在被砍下腦袋後仍然笑着的。

換言之，姓劉的弟子根本無時間改變表情，腦袋已被砍下來，你說，出刀之人的手法有多快！

「殺劉文慶的人是誰？」金濤在心裏打鼓。「頸脖處刀口如此齊整，就像切豆腐一樣，好犀利的刀法！」

跟在他身後好幾個弟子，若不是要撐面子，早已撒腿跑了。

金濤心知必是有人來找麻煩，要不，姓劉的弟子不會被殺。

武館內很靜，靜得叫人心中忐忑不安，金濤一步步走到門前，停下來深深地吸了口氣，壓抑下心裏的那股恐懼。

再吸口氣，他一步跨入門內。

一條人影就在這刹那倒撲向他身上。

金濤在跨入大門前，早已暗中加以戒備，眼角倏然瞥及之下吃一驚，反應却一點不慢，身子往後一退，手起掌落，擊在那人的後背上！

那人哼也沒有哼一聲，重重地撲跌在地上。

驚魂稍定，金濤目光一落，看清楚地上那人的衣着身形，心裏暗叫一聲，「糊塗！」

原來，他認出地上那人是他的二弟子蘇存忠。

他是從衣着身形認出來。

因爲，地上那人是撲伏在地上的，看不到他的臉孔。

地上那人動也不動，看來已經死了。

金濤起先大是懊悔——不該沒看清楚，便向二弟子施展手法，但隨即他便看出，二弟子蘇存忠在未挨他那一掌前已經是個死人，換言之，並不是他殺死的，他心裏才舒坦一點。

——一個活人，若是遇到攻擊時，斷不會一點反應也沒有的，就算是白痴，也會有些反應。

但從背面，根本看不出有任何傷痕，很明顯，致命傷應該在前面。

金濤沒有立刻蹲下去察看，反而提掌於胸，擺出應敵的架式，兩道目光直往屍體仆倒下來的那面閃射。

一具屍體是不會自己仆倒下來的

，換言之，那是有人將他推倒。

這麼說，門後應該有人！

跟在金濤後面的幾個弟子驀然看到一個人「撲擊」師傅，嚇得發出一聲驚叫，及至看到師傅一掌將之擊倒，莫不拍手叫好。他們却看不出被「擊倒」的那人是他們的二師兄！

說起來，這幾個紈袴子弟之所以拜在金濤門下，只是趕時髦，貪好玩，一時的興趣，好在姐兒的面前充英雄，金濤是老江湖，怎會不知他們的心意，因此，便揀好看易練的教他們，根本沒有將眞本領傳給他們。

他知道，這幾個酒色徵逐的紈袴們，吃不得苦，若是將眞本領傳授給他們，只怕不出兩日，便將他們嚇走。

門內一點動靜也沒有，金濤心裏大是爲難，進退維谷。

若是進去，極可能遭遇到襲擊，若退，他怎有顏面再面對站在身後的幾個弟子，他今後別想在揚州混下去了。

這幾年他的銳氣及豪氣确是在酒杯中消磨掉大半了，安逸的生活，確是能將人的志氣、銳氣、豪氣，消磨掉的。

正如一張刀，若不時常砥礪，怎會鋒利。

猶豫了一會，他終於決定闖進去！

若是連自己的地方也不敢進去，他還算是甚麼人物？

「赫！」他陡地發出一聲如打雷般的吼叫，身形一標，衝入門內！

後面那幾個弟子都被他那一聲吼叫震得差一點摔跌下去，可想而知他那一聲吼叫，如何驚人。

果然不愧「一聲雷」之稱。

衝入門內，金濤馬上便發覺，並沒有人襲擊他，他頓時怔住，又好氣又好笑。

大門內是一個大院子，那是他教授弟子功夫的地方，目光掃視之下，他根本看不到一個人影。

不過他却在右邊距離牆約丈許外的一棵樹下，發現一具屍體。

那具屍體是被人用刀斜劈成兩爿的。

附近的幾棵花樹亦被斬斷。

院子裏死一般寂靜。

死寂中，透着一種肅煞之氣。

金濤一顆心收緊。他自十八歲出道江湖，還是第一次遇到如此詭異恐怖的場面。

他被那種無形的肅煞之氣，壓迫得幾乎透不過氣來。

他一步一步地往前走。

驀地，一棵樹無聲無息地斜壓向他！

他立時像受驚的兔子般閃跳開去，一掌反擊向那棵折倒下來的斷樹。

「轟」一聲，那棵斷樹被擊得碎裂開來，倒飛四散！

一掌擊出，他才看到那棵斷樹原來早已被斬斷的，只不過出刀的人刀法神奇，那棵樹被斬斷了，仍然像未斷的一樣，沒有斷倒下去，不過，若是被風一吹，便會折倒下去的。

驚魂稍定，金濤嘴裏咒罵一聲，繼續往前走。

走到練武廳前，再沒有發生甚麼事情。

那幾個弟子在門外閃縮着，沒有走進去。

他們都沒有那個膽量。

舒口氣，金濤跨步走上石階。

才踏上第一級石階，忽然間從練武廳的左邊閃出一個人來，當中而立，瞪大雙眼，看着金濤。

金濤腳步一窒，護在胸前的雙掌欲動，及至看清楚閃出來的那個人是誰後，一顆提到嗓子眼的心才落回原位。

當廳而立的那個人，原來是他的大弟子雷雨。

只不過，雷雨的表情有點怪異——雙眼有如死魚眼一樣大睜着，一臉駭異之色。

他立刻覺得不對。

絕無疑問，雷雨已經死了！

只有死人，才會有那種表情。

金濤仍然忍不住脫口叫一聲：「雷雨！」

他才叫出口，雷雨整個人驀地從中裂開兩爿，左右倒下！

一道刀光亦在兩爿裂開的人體之間飛閃出來！

飛斬向金濤！

金濤在雷雨從中裂開兩爿時，已駭異得整個人呆住，那道刀光閃射出來的利那，他雖然看到，但却一時間無所反應！

他是因爲駭異而無法立刻作出反應！

至到他有反應的時候，已來不及了！

那道比電還疾的刀光，閃劃在他的雙眉之中，順着鼻樑落到人中，劃出一道血痕來！

那道刀光一閃即沒！

飛沒回自雷雨裂開的兩爿身體之間現出來的那個人的手上！

那是一把形如半月的薄刃彎刀！

握刀之人是一個神情肅煞，面色黧黑，高顴削鼻，年約三十五六的漢子。

那漢子握刀的手法穩定而有力。

「是你——」金濤張口才說出兩個字，一張臉便齊中裂開來，鮮血標射，那樣子詭異極了！

他的嘴唇、口、下頷亦同時裂開來，連舌頭也從中裂開兩爿，嘴巴仍然嚅動着，但却說不出聲來！

那樣子若是膽小一點的人看到，一定會被嚇死！

「金濤，想不到吧？」那人的聲音溫溫和和的，叫人不相信，那是從他的口中說出來的！

「蓬」地一聲，金濤一跤仰跌下去，一動不動。

那個漢子臉上泛起一抹冷笑，一步從雷雨兩爿裂開來，左右倒下的屍體之間跨過，走下石階。

躲在大門外窺看的幾個弟子在雷雨的屍體詭異地裂開兩爿時，已嚇得膽落魂飛，再也不敢看下去，全都跑了。

那個漢子站在金濤恐怖的屍體前，笑說道：「金濤，早知你在揚州呆了幾年，變得這麼膿包，某家也就不用費這麼多手脚，乾脆一刀殺了你，省事得多！」

說完，搖搖頭，還刀入鞘，轉身掠上廳，直往裏面掠去，眨眼間便沒了影踪。

* * *

揚州有名的人物一聲雷金濤被殺，不到晚上，便已傳遍了揚州城！

這麼一名人物被殺，自然引起不少人的議論。

揚州城內外的武林人物，亦被驚動，幾個平日與金濤有交往的武林人物，在聞訊後，都去武館看個究竟。

當他們看到金濤與幾個弟子的死相後，都禁不住心裏打了個冷顫。

太恐怖了，也太詭異了。

一個名頭不弱於金濤的武林人物——蔣伯先，從金濤與幾個弟子身上的刀痕，認出殺死金濤及其弟子的兇手是誰，「兇手是黑面神赫連威！」

話出口，忍不住機伶伶打了個冷顫！

其他幾個武林人物無不臉色大變。

「金兄怎會惹上赫連威那個煞星的？」一個叫郝雄的武林人物驚聲道：「金兄這幾年一直在此設館授徒，沒有離開過揚州一步，亦沒有聽聞他惹上甚麼江湖是非，赫連威怎會找上金兄，向他下毒手？」

「誰知道啊！」一個叫董斌的說道：「只怕只有金濤才知道吧。」

「又聞黑面神赫連威之彎刀絕技出神入化，果然名不虛傳。」一個叫錢昌照的說道：「看到金兄那……死相，教人不寒而慄。」

「但願赫連威不是衝着咱們來的，不然……實在不敢想像。」郝雄吁口氣的道。

各人面面相覷，沒有說話，面上都露出驚悸之色。

* * *

就在金濤被殺的第二日，向朝陽與鳳雙飛來到揚州。

揚州乃是繁華之地。

向朝陽是第一次來到揚州，對於揚州的繁華，可說大開眼界。

鳳雙飛在數年前，曾跟隨娘親來過揚州，所以，她不像向朝陽那樣像鄉巴佬進城，東瞧西看嘖嘖稱讚。

既然鳳雙飛曾來過揚州，說得上是識途老馬，向朝陽自進城後，全聽她的。

結果，由鳳雙飛帶着他在城南大街上那家悅來棧住下來。

原來鳳雙飛數年前隨娘親到揚州，住的就是悅來棧，所以，她順理成章的，帶着向朝陽到悅來棧投店。

她却不知道，悅來棧是揚州城中數一數二的大客棧，價錢自然比別的客棧要貴，就是普通的客房，每日也要一兩房租。

向朝陽走過不少地方，從來沒有住過這麼貴的客棧，當他聽了那個伙計說出房租錢後，暗暗咋舌，但又不好掃鳳雙飛的興，幸好他身上帶了不少銀子，也就不計較那麼多。

再說，他們也不打算在揚州逗留太久，貴一點亦無所謂。

何况，這一路上相處下來，他發覺鳳雙飛很可愛，不知不覺間，他有點喜歡她，爲了討她的歡心，她說甚麼，他都樂意聽。

兩人進城的時候，已經是黃昏日落，放下簡單的行李，梳洗一番，換上乾淨衣服後，已經是掌燈時分了。

兩人於是到外面的食堂去吃晚飯。

兩人來到食堂，看到食堂內已坐了九成客，那些客人的穿着非綢即緞，相比之下，兩人顯得有點寒傖。

原來，入住悅來棧的客人都是非富則貴，可不是普通人住得起的，他們的衣着自然比普通人華麗多了。

向朝陽却不理會那麼多，與鳳雙飛在一副空座頭內坐下來。

鳳雙飛却顯得有點侷促。

原來，不少食客都對兩人投以異樣的目光，就連那個趨前來招呼他們、面上堆滿了笑容的伙計，眼中也透出瞧不起他們的目光。

向朝陽在心裏暗哼一聲：「勢利！」表面上却神色自若，點了四個精緻的小菜，再要了一壺狀元紅。

那個伙計眼見向朝陽點了幾個價錢不菲的菜，頓時對兩人改觀，殷勤得教人幾乎受不了。

鳳雙飛這時也從容起來，含笑看了向朝陽一眼，待那伙計走開後，說道：「早知這裏的人都是勢利鬼，便不來這裏投棧。」

向朝陽拿起杯子喝口茶，淡淡道：「鳳姑娘，難怪他們勢利的，妳瞧一下，我們穿的，與在座那些人穿的，我們實在寒酸得很，不過只要我們不在乎，管他的。」

「我剛才一直在奇怪，以前我隨娘親到揚州，住在這裏，沒有人用那種目光瞧我與娘，原來那時候我與娘穿的都是綢緞，如今我穿的是布衣，他們自然瞧不起我們了。」鳳雙飛輕聲說。

經過這兩日在路上與向朝陽的相處，鳳雙飛那悲痛的心情漸漸平復過來，人也顯得開朗多了。

一個人精神開朗，樣子也會顯得好看，這時候的鳳雙飛比起那日在破

廟內的她，顯得更好看、更美麗。

經過這兩日的相處，鳳雙飛對向朝陽大生好感，由感激而至暗生愛慕。由於少女的矜持，她將那份愛慕之情藏在心中。

一杯茶未喝完，伙計已將菜送上，跟着又送上一壺狀元紅。

向朝陽拿起酒壺替鳳雙飛斟了一杯酒，才替自己斟酒。

這時候，他發覺到斜對面的一副座頭上的一個中年人，不時往這邊瞥視，當他看過去的時候，那人立刻將目光移開。

向朝陽自不免提高警覺，但却沒有告訴鳳雙飛。

他看不出那個中年人是甚麼來頭，表面上看上去，那人似是一個富商，穿得很有體面及華麗，不像是武林中人。

因此，他也並不太過在意，與鳳雙飛吃喝起來。

酒、果然是好酒，菜也很精美可口，向朝陽還是第一次吃到這麼精美可口的菜，喝到如此香醇的美酒。

價錢雖然貴一點，但也是值得的。

這一頓晚飯，兩人吃得很滿意。

而鳳雙飛亦顯出女孩子的溫柔美德，時時替向朝陽斟酒倒茶，令到向朝陽感到那種有「家」的溫暖。

晚膳完畢，兩人便各自回房休息。

趕了一天的路，兩人都感到很疲累，特別是嬌生慣養的鳳雙飛，相信她自出娘胎，還未趕過那麼遠的路。

在離座前，向朝陽有意無意間往斜對面那副座頭瞥了一眼，發覺那個中年人已不在了。

次日，一覺醒來，向朝陽與鳳雙飛起床後，吃過早點，便外出到城中各處觀賞。

這是向朝陽的主意，橫豎又沒有甚麼急事在身，那何不順道在各處遊覽一番，以增廣見聞。

至於報仇的事，鳳雙飛既然不提起，向朝陽自然不好「多管閒事」。雖然，若她請求他幫忙，他是義無反顧，慨然允諾。

畢竟那是鳳雙飛的「家事」，他是外人，不便參與，免得無私顯見私。

鳳雙飛雖然到過揚州，對於揚州城內的情形及去處却是不大清楚，原因是當年的她，年紀還幼，又是跟着母親，去的地方只有幾個，所以，她不大熟悉揚州城內的去處。

向朝陽更是第一次到揚州，兩人說得上是盲人瞎馬，也就不管東南西北，信步所至，隨意往前走。

不知不覺間，兩人走出東門外面。

放眼望去，兩人看到左邊不遠處有一座高樓，不少途人往那裏走去，抬頭望一眼天上的日頭，已差不多爬上中天，原來已快近晌午了。

有人去的地方，一定有食肆酒家，兩人互相看了一眼，同時點點頭，往那座高樓走去。

眼望處，那座高樓似乎不怎麼遠，走着走着，兩人才知道高樓距城門頗遠。

大約走了兩三里路，那座高樓赫然就在眼前。

那是一座三層高的樓房，飛檐畫角、琉璃瓦，金碧輝煌，好一座高樓。

高樓建在一個小丘上，四下裏像個錦繡花園一樣，到處花樹錦簇，小丘下，有一條小街，兩邊滿是店鋪，遊人摩肩接踵，原來是一個遊覽的好去處。

兩人眼見那是個好去處，自然歡喜，加緊脚步往那邊走去。

* * *

那座高樓在大路的右邊，有一條叉路轉入去，兩人走到那個叉路口，正欲轉入去，一聲慘烈的馬嘶聲就在這時從前路傳來。

兩人不由停下脚步，扭頭往前路望去。

但却看不到有何異樣的事情發生。

不過，憑這兩年來遊歷江湖的經驗，向朝陽聽得出那是一匹馬被擊殺時，發出的嘶叫。

換言之，發出馬嘶聲的地方，一定發生了甚麼事。

「向兄……」鳳雙飛柔柔地叫了一聲。

向朝陽扭回頭，看一眼鳳雙飛，馬上便從她的目光中，看出她沒有說出來的意思。「鳳姑娘，走吧！」移步往叉路走去。

鳳雙飛感激地抿嘴一笑，跟着他走入叉路。

才走了幾步，驀地，大路的前方又響起一聲慘叫。

那是一個人臨終咽氣前，發出的慘叫。

兩人皆不由同時停下來，轉身往大路前方望去。

這一次，向朝陽再也忍不住。

他不但是一個好奇心很大的年輕人，也是一個愛多管閒事的人，要不，他也不會出手救了鳳雙飛，並千里迢迢地送她到長安城去。

好奇，是年輕人的通病，而且，比年紀大的人要大得多。

他正想張口說話，鳳雙飛已先他開口：「向兄，你去看一下發生甚麼事吧，我到那座高樓內等你回來。」

好一個善解人意的女孩子。

向朝陽料不到鳳雙飛如此善解人意，心裏對她更加憐愛，但又不好表露出來，匆匆說道：「鳳姑娘，妳別亂跑啊！我很快便趕回來，妳一定要等我啊！」

鳳雙飛聽他說得那麼孩子氣，忍不住「噗嗤」一聲笑出來。「快去吧，我

不會亂跑的，等不到你回來，我不會離開那座高樓。」

「我去了，妳自己要小心啊！」向朝陽朝鳳雙飛揮揮手，便轉身往回路掠去。

鳳雙飛直看着向朝陽掠回叉路口，往大路前方掠去，才轉回身，往前面走去。

* * *

晌午未到，大路上居然一個人也沒有，這就顯得不尋常了。

向朝陽立時加倍小心，飛快趕往發出慘叫的地方掠去。

未幾，他便瞧到前面十數丈外，大路的左邊倒着一匹馬。

他立刻往那邊掠去。

掠到那匹馬的前面，他看到那匹馬已斷了氣，致命傷在前胸處，那裏有一道很深的傷口，從傷口流出來的血染了一地。

他略爲停了一下，便往路邊的野地掠去。

極目所及，盡是野地，但却看不到人影。

一時間，他不知該往那個方向掠去才是。

忽然間，他瞥到前面的地上有血，殷紅的血。

他頓時精神一振，順着血漬往前掠去。

在一叢荊棘的後面，他發現躺着一個人。

一個幾乎個被斬開兩爿，一道血口齊中裂開的人！

那人的死狀很恐怖，向朝陽乍然看到的刹那，禁不住吸了口冷氣。

那人的臉龐雖然齊中裂開，向朝陽仍然看得出那人的年紀大約三十歲，國字口面，粗眉大眼，相貌頗威猛，是一個武林人。

因爲，那人雖然死了，手上仍然緊緊地握着一把大砍刀。

從那人身上齊中「劃」開來的那道血口，向朝陽看得出殺死那人的兇手，是一個武功極高明的人，要不，不可能在那人的身上留下那麼直的一道血口。

他估計殺人者是用刀的。

而且，那把刀異常鋒利。

當然，利劍也同樣可以在那死人的身上劃出那道裂痕來，但却不可能弄得那麼深，幾乎將那死者齊中斬開兩爿。

只有刀，一把鋒利的刀，才能夠那麼俐落乾脆地，留下那道「刀痕」。

江湖上，有誰有那麼快、狠、毒的刀法？

向朝陽腦海裏快速地思想着。

一時間，他想不出來。

他亦不認識地上那個死者。

他抬起頭，往四下裏張望，一個人也見不到，那個兇手大概已溜了。

他想蹲下來，搜查一下死者的身上，看看可有以資識別死者身份的物件，驀地，他聽到右側不遠處發出一下響聲。

他頓時悚然一驚，霍地扭頭往那邊望去。

發出聲響的地方，是三四丈外的一片矮樹叢。

就在他扭頭察看的時候，那片矮樹叢內，又發出一下聲響。

這一次，他聽得很清楚，是從一個人的口裏發出的呻吟聲。

「誰？」他疾喝一聲，右手已握在劍把上！

回答他的，又是一聲呻吟。

他吸口氣，握在劍把上的手仍未移開，一步一步地走向那片矮樹叢。

矮樹叢中又發出一聲呻吟，不過，聲音微弱多了。

向朝陽心頭一動，加快脚步走前去。

他從那一聲呻吟聽出，發出呻吟的人已到垂危的時候，大概支持不了多久。

他快步走到矮樹叢前，一眼便看到一個精壯的漢子，斜倚在一棵半人高的野樹上，壓得那棵野樹斜彎了下去。

那漢子自胸到腹，被齊中剖開來，開膛破肚，腸臟心肺盡露。

奇怪的是，他居然仍未死。

但那慘狀，看着教人感到毛骨聳然，簡直噁心！

向朝陽有一種想嘔的感覺。

太恐怖了！

向朝陽幾乎不敢看。

那個漢子一雙眼大睜着，一張臉却扭曲得彎了形，要不是胸腔內那顆心還在跳動，誰也以爲他已經死了。

被開膛破肚仍不咽氣，簡直是奇蹟！

不過，向朝陽却看出，這人已沒救的了。

因爲，他已出氣多入氣少。

那人看到向朝陽，散渙的目光頓時凝聚成一道光芒，緊緊地射在向朝陽的臉上，臉上的肌肉亦一陣抖顫，嘴唇費力地噏動着，左手顫動着想去抓住向朝陽的手，但却力不從心。

「兄台，是誰殺你？」向朝陽大聲問：「你是誰？」

那人費力噏動嘴唇，嘴角溢出血沫，沙啞地道：「赫……連……威……快……去……告知……戰……東……南……」語聲低啞得幾乎令向朝陽聽不到。

「赫連威殺你的？」向朝陽大聲問。

「是！」那人已說不出聲音來，向朝陽是從他的嘴形看出來的。

「戰東南在甚麼地方？」向朝陽看出那人已不行了，急急問。

那人不但說不出聲來，剛才凝聚的目光，這時亦漸漸散渙。

那人口中溢出大量血沫來，鼻翼急促地鼓動着，陡地一口血噴出，亦

噴出兩個字來：「高……唐……」身子猛烈地抽搐了一下，頭一歪，咽了氣。

向朝陽眼看那人死了，不免黯然，一會，他才將那人的屍體抱到原先發現的第一具屍體那裏，就用第一個死者手上的那把大砍刀，在地上挖了個大坑，將兩人埋了，由於不知兩個死者的姓名，無法立碑，於是將那把大砍刀倒插在地上，算是碑石，希望有人認得那把大砍刀，從而知道地下埋着的人是誰。

在墳前垂首默哀了一會，向朝陽急急往來路掠去。

他是不想鳳雙飛在那座高樓內等得太久。

在奔馳中，他心裏一直在唸着幾個名字──赫連威、戰東南、高唐。

赫連威的大名，他早已聽聞，乃是江湖上有名的煞星。誰要是碰上他，那是倒了八輩子的霉，準死無望，所以武林中人提起黑面神赫連威的大名，莫不心跳加速。

戰東南這個人，他却一點印象也沒有，因爲，他根本沒有聽聞過這個大名，不知此人是甚麼人物。

至於「高唐」這兩個字，他估計是一個地名，但他却不知在那裏。

有一點可以肯定的是，那兩個無名死者是被赫連威所殺的，那個戰東南住在「高唐」這個地方。

這一點，他是從那個人(第二個死者)所說猜到的。

還有，那人請他去告知戰東南，極有可能赫連威會去「高唐」這個地方去殺戰東南，而赫連威是有名的煞星，他要殺的人，應該不會是惡人，換言之，有可能是白道中人，他既然知道了這個消息，自然不能坐視不理。

救人一命，勝造七級浮屠。

這句話，他是耳熟能詳，那是他恩師時常對他說的一句話。

他恨不得一下子飛到「高唐」這個地方，找到戰東南，將消息告訴他，提防赫連威這個煞星。

他甚至相信，那個被開膛破肚的人之所以强留一口氣，目的就是想將那些話告知及時發現他的人。

若是，那個人眞是沒得說。

＊　＊　＊

那座金碧輝煌的高樓原來是一座酒樓。

選在那個地方建造一座酒樓，那個老闆可說夠眼光。

那麼一個好去處，自然游人如鯽，酒樓的生意一定興旺。

酒樓的生意確是興旺，向朝陽一脚踏入樓內(地堂內)，只見黑壓壓的滿是食客，坐無虛席。

他知道鳳雙飛不會在這裏坐的，可能在二樓或是三樓，但又怕在二三樓找不到座頭，便要坐在這裏，只好移動目光，搜尋鳳雙飛。

黑壓壓的一大片人頭，要找一個人可不容易。

好不容易看遍了所有的食客，找不到鳳雙飛，於是便登上二樓。

才登上二樓，一個站在樓口的伙計陪着笑道：「客官，對不起，這裏已滿座，請。」

「我是來找人的！」向朝陽邊說、邊往樓堂內掃視。

那個伙計沒有騙他，樓堂內確是座無虛席，不過，這裏沒有下面那麼擠迫，但却有幾處用屏風間隔了幾個雅座，看不到雅座內坐着甚麼人。

那個伙計聽他說來找人，沒有再請他下去。

向朝陽看遍了樓堂的座頭，也找不到鳳雙飛，甚至不怕冒昧失儀，逐個雅座探頭往內看一遍，依然找不到鳳雙飛。

他的心裏開始有點不安了。

二樓找不到鳳雙飛，他立刻衝上三樓。

三樓亦找不到鳳雙飛。

他着慌了。

莫非她出了甚麼意外？

也不理會別人詫異的目光，他像一陣風般，從三樓衝落地下，一頭衝出門外。

兩道目光急促地四下掃視，希望可以看到鳳雙飛。

但却連鳳雙飛的影子也看不到，向朝陽焦急憂心得緊握着雙拳，臉上滿是焦灼之色。

「鳳姑娘──」他無法壓抑得了心中的焦灼，放聲大叫起來。

邊叫、邊東張西望，胡亂地走着。

要是鳳雙飛出了甚麼意外，怎麼辦？

他急得幾乎瘋了。

「向兄！」驀地，自樓內傳來一聲嬌呼。

嬌呼聲入耳，向朝陽緊縮的一顆心頓時放鬆下來，激動地霍然轉身狂喜地大叫：「鳳姑娘！」

就在他轉過身的剎那，一眼便看到鳳雙飛從酒樓內奔出來。「向兄，你回來了。」

向朝陽激動地迎上前去，也忘了男女授受不親，一把拉住鳳雙飛的雙手：「鳳姑娘，妳剛才去了那裏？我找遍了酒樓每一處，都找不到妳，急死了，還以爲妳出了意外，看到妳無事，我一顆心才放下來。」

「我……我剛才……去了茅……厠。」鳳雙飛羞赧地低聲說，眼中閃出欣悅之光。

無心之言，那是眞心話。

看着向朝陽那高興激動的神情，聽着他那令人感動得心跳的話，鳳雙飛心裏甜絲絲的，一顆心有如鹿撞一樣。

他的神情，完全表露了他對她的關心！

「妳知道麼，我找不到，多焦心憂

急啊！」向朝陽眞心地道。

「向兄，對不起。」鳳雙飛感動地道。

「你吃了飯麼？」向朝陽問。

鳳雙飛却垂下頭，又搖搖頭。「等你回來才吃啊。」

一句話，聽得向朝陽心頭暖乎乎的。

驀地，他發覺有點不對，目光一抬，這才發覺到不少遊人在附近站着，瞧着他們指指點點着。

他立時一陣發窘。

也在這時，他才猛地發覺他仍然執着鳳雙飛的雙手，那剎那，他只覺臉上一陣燥熱，心頭砰砰直跳，臊窘得他一張臉有如火燒一樣，慌不迭鬆開手。

而他亦看到，鳳雙飛含羞地垂着頭，嬌靨飛紅，連耳根也紅了。

衆目睽睽之下，他尷尬得眞想一頭鑽入地下，要是地上有一個洞的話。

鳳雙飛也羞臊得不敢抬起頭來，但心裏却比喝了蜜糖還甜。

這樣站下去，只會更難想，向朝陽壓下心中的那股羞臊，低聲對鳳雙飛說道：「別站着給人瞧了，進去吃飯吧。」

鳳雙飛輕「嗯」一聲，向朝陽急忙往酒樓走去。

鳳雙飛仍然垂着頭，跟着向朝陽走入酒樓。

＊　＊　＊

在二樓的一副座頭上坐下來，那是鳳雙飛早已佔了的，向朝陽發覺鳳雙飛嬌靨上的羞紅仍未消褪。

那羞人答答的樣子動人極了，向朝陽不由「怦」然跳了一下，目光發直。

這剎那，他忽然發覺，自己喜歡上她。

鳳雙飛就在這時微微抬起頭，目光一閃，瞟到向朝陽直直地瞧着自己，頓時心弦一顫，已漸消褪的羞紅又染滿了雙頰，甚至連脖根也泛起紅潮，慌不迭低下頭。

向朝陽這才發覺自己失態，臉上又火燒起來，慌忙將目光移開，只覺手足無措。

爲了掩飾自己的窘態，他忙拿起杯子喝口茶。

一口茶落肚，他亂跳的心才稍鎮定一點，舔舔嘴唇，窘窘地道：「鳳……姑娘，妳餓麼？」

鳳雙飛沒有抬起頭，只「嗯」了一聲。

她仍然羞意未褪。

向朝陽也餓了，他立刻招手示意一個伙計過來，要了兩三個菜，一壺酒。

待那伙計走開，鳳雙飛才怯怯地抬起頭，臉上暈紅未褪。「向兄，那裏發生了甚麼事？」

一句話，登時替兩人解了窘，向朝陽輕舒口氣，說道：「有兩個人被殺，不過，其中一個在我趕到去後，說了幾句話才咽氣。」

「甚麼人殺那兩個人？」鳳雙飛的神色變得自然了。

「我趕到去時，殺人者已溜了。」向朝陽道：「不過，那個還未咽氣的人告訴我，殺他們的，是黑面神赫連威那個煞星。」

鳳雙飛雖然生於武林之家，但對武林中的人事一無所知，赫連威這個名字她還是第一次聽到，因此，她好奇地問：「赫連威這個人很厲害、很兇的麼？」

在她的感覺中，凡是殺人者，都是很厲害，很兇的惡人。

向朝陽點點頭。「赫連威是江湖上有名的煞星，殺人無數，是個大惡人！」

「那麼，被殺的兩個人，是好人了。」鳳雙飛道。

「我根本不知道那兩個人是甚麼人，所以，我不知他們是不是好人，不過，赫連威殺的人多半是俠義道中人，那兩個說不定是好人。」

「向兄，怎麼好人總是被惡人殺死的？」鳳雙飛不忿地道：「就像我爹娘，他們都是好人，就被秦天彪那個惡人殺死了！」說時眼紅紅的。

「鳳姑娘，別傷心。」向朝陽忙道：「惡人一定有惡報的！」

說到這裏，一個伙計將酒菜送上。兩人確實餓了，便不再說話，吃喝起來。

其間，兩人的目光都不敢直接相觸，每一觸及，便急忙各自移開。

但每一次不經意的觸及，兩人心裏皆激起一陣漣漪。

情愛之苗，就是這樣萌生的。

默默地吃飽後，鳳雙飛望了向朝陽一眼，開口說道：「向兄，那個人還有甚麼話說？」

向朝陽並沒有將兩人的死狀告訴她，免得她心裏不舒服，吃不下東西，這時聽她這麼說，便說道：「那個人要我去告訴一個叫戰東南的人，至於要我說甚麼，他已來不及說出來，我猜，他是要我去告訴那個戰東南，他們已被赫連威所殺，要他小心提防。」

「一定是這樣。」鳳雙飛以肯定的語氣說：「既然赫連威是一個惡人，那個戰東南就是一個好人，我們要去告知他，令他知所提防，免得又被赫連威所殺！」

「我也是這麼想。」向朝陽道：「但是，那個人臨咽氣前，只說了『高唐』兩個字，那大概是一個地方名，我却不知那個地方在那裏。」

「何不叫小二過來問了。」鳳雙飛眼珠一轉。「說不定，伙計會知道那個地方在那裏。」

「嗯。」向朝陽點點頭，舉手招呼一個伙計過來。

那個伙計急急趨前，躬着腰問：

「客官，有甚麼吩咐?」

向朝陽道：「小二哥，你可知道『高唐』在甚麼地方?」

「高唐?」那個伙計先是怔了一下，繼之恍然道：「客官說的可是高唐鎮?」

向朝陽也不敢肯定，只好說道：「大概是吧。」

跟着又道：「這附近，就只有一個叫高唐的地方了?」

伙計點點頭。「方圓百里之內，只有一個高唐鎮。」

「距揚州多遠?在那個方向?」向朝陽問。

「距揚州五十多里，就在西北方，是一個頗大的鎮集。」那伙計道：「年前，小的曾到過那裏。」

「好，謝謝你。」向朝陽道。

「一點小事，不用謝。」那伙計說完，退開去。

一直沒有吭聲的鳳雙飛馬上開口道：「向兄，我們這就趕去高唐鎮，我爹常說，救人如救火，希望趕得及吧。」

「好!」向朝陽說着欲站起來，但却沒有站起來，眼中露出猶豫之色。

「向兄，你怎麼了?」鳳雙飛是個聰慧的女孩子，馬上看出不對。

「沒甚麼。」向朝陽搖搖頭。「我想……我不想妳有危險。」

鳳雙飛一聽，馬上猜到向朝陽話中之意。「向兄，你可是想一個人去?」

向朝陽點點頭。「妳雖然略懂武功，若遇上危險，恐怕會……」

一句話未說，馬上又改變主意。「算了，鳳姑娘，還是與我一道去吧。」

「向兄，你爲何又改變主意?」鳳雙飛大惑不解。

「我怕妳一個人留在揚州，一樣會遇到危險，我不放心妳留在揚州。」向朝陽擔心地道。

「向兄，你眞好!」鳳雙飛感動得幾乎衝口說出那句話，但少女的矜持，令到她及時驚覺，將到口的話咽住。

「向兄，你不用擔心我。」她裝出無所謂的樣子。「要是不方便，我留在揚州好了。」

向朝陽搖搖頭。「不，我們一道趕去高唐鎮!」

鳳雙飛的眼中頓時射出喜悅的異彩。

同覓仇踪　護花棄劍

兩人趕到高唐鎮的時候，天已傍黑。

高唐鎮果然是一個頗大的鎮集，兩人走入鎮內的時候鎮上已燈火點點。

向、鳳兩人牽着馬，一逕走向鎮口那家四方客棧。

由於不知道戰東南是否在高唐鎮，加上此行隨時會遇到危險，向朝陽不想鳳雙飛涉險，所以，決定先將鳳雙飛安置在客棧內，順道打聽戰東南這個人。這是兩人在路上商議好的。

客棧的伙計看到有人投棧，急不迭迎出來，殷勤地接過兩人的馬韁，陪着笑道：「兩位公子小姐，小店有上好乾淨的房間，快請進來。」邊說邊閃開，作勢請兩人進去。

兩人點點頭，走入店內。

那個伙計已將馬韁交給一個小廝，急急跟進去。「兩位公子小姐請坐。」

待兩人在椅子上坐下來，又殷勤地道：「兩位公子小姐，要……一個上房麼?」

鳳雙飛一聽，頓時嬌靨發熱，但却沒有惱意，急忙開口道：「不，要兩間上房。」

「是，是。」那個伙計連聲應是，神色有點古怪。

向朝陽爲免那伙計亂猜，說道：「她是我妹子，她有點累，請帶我們到房間。」

「是，是!兩位請跟小的來。」那伙計說完，朝兩人哈哈腰，當先往後面走去。

兩人忙起身跟着那伙計。

那個伙計沒有吹牛，兩間上房果然乾淨整齊。當然，比起揚州城的悅來棧差多了。

兩人頗滿意，伙計見兩人沒說話，便又殷勤地道：「兩位公子小姐，是在店裏吃晚飯，還是到外面去吃?」

向朝陽道：「小二哥，待會再說吧。」

「那小的不打擾兩位公子小姐了。」伙計說完便欲退出去。

向朝陽忙說道：「小二哥，等一等，我有話對你說。」

伙計忙站住。「公子有甚麼吩咐?」

「我想向你打聽一個人。」

「誰?」那伙計道：「只要是鎮上的人，小的沒有那一個不認識的。」

「戰東南。」向朝陽緊張地看着那個伙計。「鎮上可有這麼一個人?」

「戰東南戰莊主?」那伙計神色一整。「他可是鎮上的大聞人，鎮上有那一個不認識他?」

向朝陽與鳳雙飛聽他那麼說，頓時舒口氣。

慶幸沒有找錯地方，一找便找到戰東南。

「戰東南住在鎮上那一處?」向朝陽心急地問。

「你要找戰莊主?」那伙計思疑地上下打量向朝陽一眼。

向朝陽點點頭。「我有急事找他。」

「你是甚麼人?」那伙計兩眼仍然在向朝陽的身上溜轉着。

「我叫向朝陽。」向朝陽道：「不怕

告訴你，我來找戰東南，有一件人命關天的事要告訴他，請你快說，戰東南住在那裏?」

那伙計大概覺得向、鳳兩人不是奸惡之人，才將戰東南的住處說出來。「戰莊主住在鎮外東南方約半里外的閒雲莊。」

「小二哥，謝謝你相告。」向朝陽朝那伙計抱拳一禮。

那伙計忙閃開去，還禮不迭。「向公子，別……小的消受不起。」

「小二哥，戰東南是一個怎樣的人?」向朝陽想知道戰東南是否像鳳雙飛所說的「好人」。

那伙計頓時肅然起敬。「戰莊主的確是鎮上公認的大善人，鎮上那些孤貧老弱，誰沒有得過他的好處?他還仗義打走一伙强徒，提起他，鎮上那一個人不翹起大拇指讚他的!」

「這麼說，他是一個急公好義的人了。」向朝陽道。

「你要不信，明天在鎮上問問人，公子你就知道小的不是亂說瞎吹了。」

「嗯，沒甚麼事了。」向朝陽吐口氣道。

「那小的告退。」那伙計說完朝向、鳳兩人彎彎腰，退出房外。

待那伙計離去，鳳雙飛道：「向兄，既然戰東南是個大好人，你可要快點去找他，好讓他有所防備。」

「我馬上去。」向朝陽道：「妳若是肚餓，待會吩咐伙計送些吃的到房中，妳一個人，不要獨自外出啊。」

「向兄，你放心去吧，我不會獨自到處亂去的，我等你回來。」

驀他想到最後那句話就像妻子對丈夫說的話，不由赧然垂下頭。

向朝陽却沒有留意到那方面。「妳要小心啊，若發生甚麼事，便大叫，知道麼?」

那語氣、在外人聽來，就像丈夫叮囑妻子那樣，但他却不自覺。

但鳳雙飛却有那種感覺，心裏甜蜜蜜的，低低地「嗯」了一聲。

向朝陽說一句。「我去了。」便快步走出房外，往客棧外面走去。

鳳雙飛猛地抬起頭，關切地道：「向大哥，小心啊!」

情不自禁之下，她改了稱呼，由向兄改稱爲向大哥。

向朝陽在外面答應一聲，並沒有留意到鳳雙飛對他改了稱呼。

向大哥當然比向兄親熱多了。

* * *

那個伙計並沒有騙向朝陽，在高唐鎮的東南方，約半里遠的地方，確是有一座莊宅叫閒雲莊。

不過，向朝陽却感到有點不對勁。

他覺得莊宅靜得有點異乎尋常。

這個時候，應該是剛吃過晚飯，不會那麼早上床睡覺，但閒雲莊却黑沉沉的，死寂一片，有如死域一樣，只要不是白痴，也會感到異樣。

向朝陽站在莊門前，猶豫了一下，決定進入莊內瞧一下。

雖然不知莊內是否發生了甚麼事，但他却感到可能發生了意外。

他不敢貿然進入莊內，先放聲大叫：「莊內有人麼?區區有急事欲見戰莊主!」

叫聲傳入莊內，但却沒有回應。

「莫非莊內眞的出了事?」向朝陽緊張起來。

等了一會，仍然不見莊內有回應，他再高聲呼叫：「向某有要事欲見貴莊戰莊主，請開莊門讓向某進莊。」

這一次，他將聲音提高了，還用內力往莊內傳送，他相信，莊內若是有人的話，一定聽到。

可是，莊內仍無回應。

沒奈何，他決定進入莊內看個究竟。

摸摸劍把，他一竄身自莊門旁邊的牆上躍入莊內。

還未落在地上，他已嗅到一股血腥味，心頭不由一緊。

腳沾地，他立刻便看到，就在莊門旁邊的牆腳下，躺着四爿屍身，每一爿屍身只有半個腦袋，也就是說，只有半邊臉孔!

縱使向朝陽藝高膽大，在黑夜中，乍然看到那麼恐怖的屍身，也不禁汗毛直豎。

定眼看清楚，那四爿屍身合起來，是兩個人!

來遲了!

他心裏暗道一聲。

從那四爿屍身可以猜到，那兩個人是被黑面神赫連威所殺的!

只有赫連威的彎刀，才能一出刀便將敵人一劈爲二那麼整齊!

絕無疑問，他是來遲了。

吸口氣，他一手握在劍把上，慢慢往內走去。

走不到一丈遠，他又發現另一具被劈成兩爿的屍體。

這一具屍體比莊門旁邊那兩具還恐怖。

這具屍體不像那兩具屍體那樣，是被自眉心處順着鼻樑斬成兩爿的，而是由耳朵處順勢而下，至肩頭往下落直至腳跟，被劈開前後兩爿的。

說清楚一點，前半爿是原整的一個「人」，那張臉完整無損，但後面那一爿只有後腦及後背那一部份，前面的那一半分離開來!

換言之，後面那一爿，是沒有臉面、前胸的。

就像一個無面人。

你說，那有多恐怖。

要是膽小一點的，不被嚇死，也會掉頭離開莊宅。

向朝陽不是一個膽小的人，但看到那兩爿前後分開的屍體，忍不住想嘔。

自從在江湖遊歷以來，他還是在這一日，接連看到如此恐怖的屍體。

透了口大氣，他繼續往裏面走去。

來到前廳，他又看到廳階上倒着兩個人，上半截是伏着的，但下半截卻是仰着的！

那樣子，怪異得教人頭皮發炸！世間上，怎會有這樣上下兩截相反的人的！

向朝陽也覺汗毛倒豎，心頭突突地狂跳了一下。

那簡直詭異絕倫。

定下神，看清楚，才發覺到兩具屍體的腰身處，都有一條「血帶」，齊腰繞過，明顯地錯了開來。

換言之，屍體被齊腰斬成上下兩截，上半截或是下半截在斷開兩截時，大概被刀劍上所挾帶的那股強銳之勁，帶動那屍體的上半截向後疾轉過去，才弄成如此詭異的景象！

吸口氣，他走入前廳。

廳內一個人也沒有。

沒來由地，向朝陽心裏陡然升起一股恐懼之意。

在進入前廳之前，他草草地弄了個火把，點燃了，舉着走入前廳。

廳內沒有打鬥的痕跡，亦沒有看了叫人感到恐怖的屍體。

舉着火把，他繼續往裏面走去。

結果，他在廳後的那個天井中，又看到幾具屍體。

每一具屍體都不是完整的，都是一塊塊、一截截的，滿地都是，仿似肢解豬體的屠場那樣，血腥味刺鼻。

向朝陽自出娘胎還未見過如此慘酷的情景，他再也忍不住乾嘔起來！

他不想再看下去，轉身往外跑。

但是，他立刻停住，霍地回身，疾喝一聲：「甚麼人？」

接着，他有如一頭豹子般，向天井的左邊撲去。

原來他在轉身往外跑的剎那，眼角瞥到天井左邊的牆角後，有人影閃沒於牆後。

他在撲過去的剎那，長劍已然出鞘，劍身赫然泛起一道螢光。

那把劍，必然不是凡品！

比飄風還疾，他撲到牆角前，隨即將手上的火把疾擲向牆角後面，緊接着，他才閃撲到牆角後。

火把光映照下，牆角後沒有人。

莫非我眼花，還是幻覺？

向朝陽惑然地思忖，兩道目光卻四下掃視着。

附近鬼影也沒有，不要說人了。

但他卻不放棄，往前搜索。

驀地，他聽到一個窗戶內有動靜，立刻疾撲過去。

他一掌便將那扇窗戶震破，但卻沒有跳入去。

窗戶碎響聲中，他瞥到房內有一條人影有如驚鼠般，竄向一個大箱子的後面。

他一縱身躍入房內，劍指那個大箱子，疾喝道：「甚麼人？出來！」

大箱子後面響起一陣抖索聲，跟着，一個人瑟縮着站起來：「別……殺……我……我甚麼……也看不……到……我不想……死。」

那人上下牙齒磕得「得得」直響。

「你別怕，我不是來殺人的，」向朝陽道：「你是莊內的人？」

那人聽他那麼說，似乎沒有那麼驚恐。「我是莊內燒飯的下人……」

「怎樣稱呼？」向朝陽將指着那人的長劍垂下，以示善意。

「毛九。」那人的聲音仍然有點發顫。「你……是甚麼人？」

「我姓向。」向朝陽道：「是來找戰莊主，有急事相告，想不到莊內盡是死人！」

「向大俠，你是莊主的朋友？」毛九驚喜地道。

「不是。」向朝陽搖搖頭。「我是受人之托，從揚州趕來，有一件急事向戰莊主相告，我根本不認識戰莊主！」

一頓，接又道：「戰莊主還活着麼？」

「死了！」毛九悲聲道：「那兩個惡人好厲害……戰莊主武功那麼高，仍然被其中一個惡人活劈了！」

「你說有兩個惡人？兩個怎樣的惡人？」向朝陽急問。

向朝陽一直以爲殺死莊內的人是赫連威這個煞星所爲，如今聽毛九說是兩個人，那就大出他意料之外了。

「一個面目黑黑的，在黑暗中幾乎看不到他的面目，只看到他兩道教人心悸的目光。」毛九咽口口水，繼續說下去。「另一個有如煞神一樣，樣貌兇猛，使一把發出金光的大刀，莊主就是給那煞神活劈了的！」

「你認識那兩個人麼？」

「不認識。」毛九搖搖頭。「不過，我聽莊主稱呼那個煞神秦……甚麼彪的，還說甚麼霸王刀的，那個面目黑黑的也是用刀的……是一把月形彎刀，那個惡人的姓名，我聽不到，他出現的時候……莊主已……被那個煞神活劈了。」

「霸王刀？一定是秦天彪！」向朝陽心頭一跳，衝口而出！

「向大俠，你認識那個秦……天彪？」毛九驚疑地瞧着向朝陽，身子縮了縮。

「我連他的人也沒有見過，怎會認識他！」向朝陽搖搖頭。「我不過聽聞那個煞神的大名！」

跟着又道：「戰莊主死在那裏？」

「外面天井。」毛九伸手一指房門外面。「被劈死的，還有主管，以及莊主的幾個弟子！」

「你怎能逃過毒手的？」向朝陽眼中露出思疑之色。

「我躲在偏院的那堵牆後，從一個破牆洞內看到的。」毛九道：「那兩個惡人似乎志在殺莊主，殺死莊主後，他們狂笑了幾聲，便離開了，並沒有在莊內各處搜索。」

「你說得上撿回一條命了。」向朝陽舒口氣。「那兩個惡人都是殺人不眨眼的煞神，要是讓他們發現你，一定會活劈了你！」

毛九聽得身子抖索了一下。

「貴莊內除了你之外，還有人逃過毒手的麼？」

「有。」毛九道：「有幾個人眼見不可抗爭，逃出莊外去了。」

「可惜我來遲一步，以致這麼多人被殺！」向朝陽嘆息一聲。「毛九，希望你能夠將莊內的死難者都埋葬了，免得曝屍於此！」

「向大俠，我不逃走，正是想留下來，埋葬莊主等人的屍首。」毛九道。

「既然戰莊主已死，我走了。」向朝陽說完從那個破碎的窗戶跳出外面，爲免看到那些觸目驚心的屍首，他從莊宅的側面越牆而去，趕回鎮上。

＊　＊　＊

還未奔入鎮口，老遠地向朝陽便望到鎮口內火光衝天，隱約聽到人聲喧嘈。

他不由心頭一緊——不會是客棧出了事吧？

吸口氣，他加快腳步往鎮口馳去。

馳掠到鎮口，一眼便看到起火的地方，果然是鎮口的那間四方客棧！

也就是他們投宿的那家客棧！

鳳雙飛就留在客棧內！

向朝陽的一顆心頓時抽搐了一下。

像一陣風般，他衝到人堆面前，一把抓住一個人，疾聲問道：「客棧怎會起火的？客棧內的人都逃了出來嗎？」

那人冷不防被他抓住，嚇了一跳，聽他那麼說，知道他可能是投棧的客人，也就沒有生氣。「我也不清楚客棧是怎樣起火的，客棧起火後，我才知道，跑出來瞧看，棧內的人聽說都逃了出來，至於是否所有的人都逃出來，我就不清楚了。」

「客棧的人在那裏？」向朝陽急切地問。

「客人都在那邊的檐下，客棧的人都在救火。」那人嘆口氣。「火勢這麼大，那裏救得了。」

向朝陽已撇下那人，飛跑向客棧對面的那列店鋪的檐下。

那裏聚了很多人。

「鳳姑娘。」他邊奔過去，邊大叫。

檐下的那些人當中沒有人答他，但所有人都望着他。

「鳳姑娘！」他焦灼地再叫，一顆心抽緊。

仍然沒有人答他。

他一頭衝到人堆前，抓着一個人，焦急地道：「兄台，你們都是從客棧內逃出來的麼？可有看到一個女子？有人燒死麼？」

那個中年人看一眼一臉焦急的向朝陽。「我們是從客棧內逃出來的，我看不到有女子逃出來，聽說，有客人被困在房內，可能燒死了。」

「是男的還是女的？」向朝陽疾聲問。

「不大清楚。」那中年人搖搖頭。「無緣無故的，忽然起火，幸好發覺得快，及時逃出來，要不，準會被燒死！」中年人說時臉上猶有餘悸。

「那裏起火的？」

「東字上房那邊。」中年人道：「火一起便很猛，似乎是有人放火的。」

向朝陽腦袋「轟」地一聲響了一下，幾乎站不住腳跌倒下去。那個中年人忙伸手扶住他。「哥兒，你沒有甚麼吧？」

吸口氣，向朝陽無力地搖搖頭。「沒甚麼，謝謝你。」說完，放開手，擠入人堆中找尋鳳雙飛。

他仍然抱着一線希望。

卻原來那個中年人所說的起火地點——東字上房那邊，正是他與鳳雙飛住宿的地方，既然那裏先起火的，又有人燒死了，那麼，極有可能就是鳳雙飛。

他像瘋了一樣，擠入人羣中東找西看，結果，好教他失望，那些人之中，並沒有鳳雙飛。

他馬上撲向客棧那邊。

客棧仍然猛烈地燒着，那些人雖然拚命救火，但那不過是杯水車薪，根本撲滅不了火勢！

那些救火的人顯然也知道無法救熄那場火，他們都改爲防止火勢蔓延開去——拚命用水澆向客棧附近的房屋，希望火勢不會擴展開去，波及附近的房屋。

向朝陽一把抓住一個提着一隻空桶，飛奔去取水的漢子。「大哥，眞的有人燒死麼？」

那人冷不防被向朝陽扯住，猛一揮手，張口欲罵，但卻變成了「啊」的一聲：「公子，是你！」

向朝陽定眼一看，才認出，那漢子正是他們投店時，招呼他們進店的那個伙計。忙道：「小二哥，你可知道，我妹子逃了出來麼？」

那伙計搖搖頭。「小的沒有看到鳳姑娘，起火後，客棧內像兵荒馬亂的，爭先恐後往外逃，那時候，誰都只顧逃命，那裏顧及到旁人。」

「起火的地點是否在東字上房？」

「是。」那伙計點頭。「火一起，便很猛，不像是失火，倒像是有人故意放火的！」

「聽說有人被燒死了。」

「是。」那伙計喘口氣。「但不知是男還是女，我也是聽老闆說的！」

向朝陽放開那伙計，呆呆地望着火光熊熊的客棧，但他的眼中，只有鳳雙飛那美麗可愛的臉影……

＊　＊　＊

渾渾噩噩的，向朝陽不知道火勢是怎樣熄滅的，也不知道天是何時亮

的。

四方客棧已被燒成廢墟，只剩敗瓦殘垣，還有燒得焦黑仍在冒烟的木炭！

那些逃出客棧的住客，早已被四方客棧的老闆安置到鎮上另外兩家客棧中，救火的人亦早已散去。

忙碌了一夜，他們都又疲又睏，各自回家歇睡一下。

只剩下向朝陽一個人，孤零零地面對着那堆灰燼。

裊裊冒起的殘烟，在向朝陽的眼中，幻成了鳳雙飛那一張張的面影，在向他含羞淺笑。

「鳳姑娘！」向朝陽忘形地大叫一聲，痛苦地以手掩面，一跤跌坐在地上！

叫聲在空中廻盪，但却沒有回音。

「她死了……不會的！她不會死的！……她還活着！」他一個勁在心裏大叫，雙手緊緊地抓住頭髮。

自從客棧失火，找不到鳳雙飛，他才發覺，他已深深地愛上了她，失去她，他簡直痛不欲生！

若是這時候鳳雙飛出現在他眼前，他一定會將她緊緊地摟在懷中，大聲告訴她，他是如何喜歡她，從今後，永遠不會讓她離開他！

可惜已經無法對她表白他對她的愛意了。

他雖然沒有流淚，心裏却在流血！

坐在那裏抱着頭，呆呆地坐着。

也不知坐了多久，他才像大夢初醒般，慢慢地從地上站起來。

死者已矣，活着的，就算怎樣痛苦，也要無奈地活下去！

人生，就是如此無奈。

深深地吸口氣，緊抿着嘴唇，他一步步向火場走去。

就算她已燒成灰燼，他也要找到她的骨灰，將之安葬！

「向公子！」一聲呼叫倏地傳來。

向朝陽心中倏然一喜，急忙扭頭望去，心裏頓時一陣失望——在後面呼叫他的人，並不是鳳雙飛，而是四方客棧的那個伙計。

「向公子，你一直在這裏？」那個伙計急急走到他面前。「你不睏，不累的麼？」

向朝陽沒精打彩地道：「甚麼事？」

倏地心頭一動，精神陡振，疾聲道：「小二哥，可是有我妹子的消息？」

「消息是有一個，不過，小的却不知道是否有關你妹子的。」

「快說，是甚麼消息？」向朝陽一把抓住他。

「是一封信。」那個伙計手一伸，將拿着的一封信遞給向朝陽。

向朝陽一把接過。「是甚麼人要你交給我的？」

「一個中年人。」那伙計道：「既體面，又闊綽的中年人。」

向朝陽已沒有聽他說，急急將信折開，抽出信箋，打開來視看。

那個伙計却道：「向公子，小的聽說，燒死的是一個女子。」

「你胡說！」向朝陽恰好看完那封信，伸手一把抓住那伙計的胸衣，狂喜地道：「她並沒有燒死，她還活着！」

那伙計嚇得張大口，瞪着雙眼，着慌地看着向朝陽。

「你聽到麼？燒死的不是我妹子，我妹子還活着，連毫髮也沒有損毀一條！」向朝陽忘形地大叫。

「向公子……恭喜……請放開……小的。」那伙計囁嚅地道。

向朝陽這才省覺到自己失態，忙放開手，抱歉地道：「小二哥，對不起。」

說着，拿出一塊碎銀，塞在那伙計的手中。

那伙計却不肯接。「向公子，小的多謝你的賞賜，方才那個中年人已賞了小的十兩銀子，小的不能再受公子的。」

「收下吧。」向朝陽硬是將那塊碎銀塞入那伙計的手上。「就算是我的一點意思吧！」

跟着，不再理會那個伙計．飛一樣向鎮口外掠去。

那個伙計拿着那塊碎銀，連聲道：「謝謝公子的賞賜……」話未說完，眼見向朝陽已飛掠出鎮口外面，驚詫得目瞪口呆。

他長了這麼大，還是第一次見識到，一個人能夠奔得那麼快，像飛一樣！

＊　＊　＊

向朝陽忘記了肚餓，疲累及眼睏，一口氣飛掠到鎮外西南方約三里外的一條小溪前，在溪邊的一棵大樹下停下來。

原來，那封信上寫着，若要尋回鳳雙飛，要他立刻趕到這裏，自會見到鳳雙飛。

至於將信交給那伙計，着他送交他的中年人是甚麼人，他根本無暇去猜想，此刻，他心裏想着的只是鳳雙飛！

小溪的附近很荒涼，除了那條潺潺流着的小溪，還有草與樹外，沒有別的了。

而除了他之外，亦不見有別的人。

他焦灼地張望着，希望看到鳳雙飛。

但他失望了。

莫非着他來此的那個人，捉弄他？

一念及此，他心中大是憤怒！

「你來了！」驀地，從小溪的對面，傳來一個人的聲音。

向朝陽急忙往那邊看過去，只見

溪對面約丈外的一叢半人高的荊樹中，冒起一個人來。

一個衣着華貴、體面的中年人！

那不就是那個伙計所說的那個體面闊綽的中年人麼？

向朝陽緊緊地盯着那個中年人。

那個中年人也在盯着他。

驀地，向朝陽心頭一動——這個人不就是在悅來客棧的食堂內，不時偷瞧我與鳳姑娘的那個傢伙麼！

不錯，確是悅來客棧食堂內那個中年人！

至此，他猜到對岸那個中年人確是對他們不懷好意，可嘆自己却沒有放在心上加以留意，結果，鳳雙飛便落在他的手上！

他很憤怒，但却極力壓抑着。

「原來是你！」他振聲道：「你是一個有心人！」

那中年人哈哈一笑。「那只能夠怪你自己！你應該聽說過一句老話：財不可露眼。也不會沒有聽說過『匹夫無罪，懷璧其罪』這句古訓吧？」

向朝陽却不理會那中年人的話，大聲道：「她在那裏？」

此刻，他心中只有一個鳳雙飛。

「別發急，她在這裏！」那中年人輕笑一聲。「你看看，她可是完整無損？」

說話間，一彎腰，從荊樹叢中提起一個人來！

「鳳姑娘！」向朝陽一眼便看到那個被提起來的人是鳳雙飛！

她並沒有被綁着，但口裏却塞了一團布，也沒有掙扎，好明顯，她被那中年人點了身上的穴道，所以，動彈不得。

她當然亦看到向朝陽，那刹那，她的神色顯得很激動，由於嘴裏塞着一團布，所以，叫不出聲來。

「年輕人，站着別動！」那中年人看到向朝陽欲衝過來，立時厲聲喝止他！「你不想看到鮮花般嬌美的她，一下子凋零吧？」右手食中二指驟然揑在鳳雙飛的頸上！

欲動的向朝陽頓時窒住。

「你想怎樣？」向朝陽怒叫。

「你放心，我不會要她的命。」那中年人輕鬆地笑道：「我想要你身上那把劍！」

「你——」向朝陽又驚又怒，呆住。

「怎麼？不捨得？」中年人像一隻老狐狸般笑望着向朝陽。「你居然爲了一把劍……不肯換回這姑娘的一條命，嘿嘿，算我看走了眼！」

被那中年人抓着的鳳雙飛臉上神情激動，似乎有話要說，由於口裏塞着一團布，無法說出話來。

向朝陽的神色也接連變化不定，緊抿着嘴唇，好一會也無法作出決定。

看樣子那柄劍必是對他極之重要，要不，他不會這麼爲難。

而他那把長劍必非非凡，要不，那中年人也不會費盡心機挾持了鳳雙飛，脅迫向朝陽交換那把長劍。

「一把長劍換回一個如花似玉的心上人，那是便宜你了，你還諸多考慮？」中年人冷笑一聲。「你既然捨不得那柄長劍，那你我今日的交易便拉倒！」

說完，重重地冷笑一聲，一把挾起鳳雙飛便欲離去。

「別走！」向朝陽大喝一聲，情急地往前撲去。

「站住！」中年人厲喝一聲。「要不，我一掌擊碎她的頭顱！」舉掌欲擊向鳳雙飛的天靈蓋。

向朝陽劇震了一下，頓時窒住。

「聽着，你別想跟踪我，若被我發現，我會先殺了她！讓你悔恨一輩子！」中年人目露兇光，狠狠地盯了向朝陽一眼，身形一動，往東南方掠去。

「站住！」向朝陽雙眉一剔，大喝一聲。

中年人應聲停下來，扭頭看着向朝陽。「年輕人，可是有了決定？」

向朝陽顯得很激動。「你好卑鄙！」

「隨便你怎麼說。」中年人毫不在乎。「爲達目的，當然要不擇手段！年輕人，你入世未深，待你洞悉世情，你便不會這麼激憤。」

一頓，又道：「快說你到底是否交易！」

「我與你交易！」向朝陽咬咬牙道。

「年輕人，這才是明智之舉！」中年人露齒一笑。

「怎樣交易？」向朝陽恨不得一劍殺了那傢伙。

「當然是各取所需。」中年人似乎早已成竹在胸。「怎麼樣？」

「我是說，怎樣交換！」向朝陽忿忿道。

「這個麼——」中年人故意頓住，眼珠轉了一下，才說下去。「我將人放在這邊，你將劍放在那邊，你我各自躍過溪流，你得回心上人，我拿長劍，公道吧？」

向朝陽一時間想不出更好的辦法，事實上，中年人說的交換辦法確是公道，向朝陽只好同意。「好，就依你說的辦法交換！」

「那你我立刻各自將人與劍放到地上！」中年人一副逼不及待的樣子，首先將鳳雙飛放在地上。

向朝陽亦將長劍解下，放在地上。

「你我現在各自走到溪邊。」中年人說着走向溪邊。「然後，我數一、二、三，各自躍過溪流，各拿所需！」

向朝陽沒有說話，看了放在地上的那把劍一眼，走向溪邊。

兩人各自在溪邊站住。

中年人馬上數道：「一、二、

三！」

「三」聲才落，兩人同時各自躍向小溪的對面。

在躍起的時候，向朝陽暗中防備着，以防那中年人驟施暗算，那個中年人居然沒有向他施暗算！

這可是出乎他意料之外。

兩人各自躍過對岸，向朝陽叫一聲：「鳳姑娘！」急撲向躺在地上，動彈不得的鳳雙飛！而中年人亦閃撲向地上那柄長劍。

兩人同時得到各自所要的人與劍。

向朝陽一把扶起鳳雙飛，將她口裏的布團取出來，急聲問：「鳳姑娘，妳身上那幾處穴道受制？」邊問，邊以眼角瞥望向河對岸那個中年人。

他是恐防中年人取到劍後，跟着躍過來對付他與鳳雙飛。

幸好，中年人在取到劍後，並沒有對付他們的意思，雙手緊緊地抓住那把劍，生恐它會飛走一樣，口裏連聲道：「得到了，我終於得到它了！」接一手抓住劍把，往外一拉！

只聽一下龍吟般的聲音乍响，一道比日光還耀亮的烈光自鞘中「飛」出來，眩人眼目！

正在快速地依照鳳雙飛所說的、替她解開被封的穴道的向朝陽，被那道烈光照得不由瞇了瞇眼！

「哈哈哈……」中年人揮動一下手上那把閃射出耀亮烈光的長劍，像瘋了一樣狂笑不止。「照日神劍，果然是照日神劍！它終於握在我的手上，哈哈哈……我沒有作夢吧！」

就在中年人揮動長劍的時候，空中仿似電光閃掣，初升的日頭頓時黯然無光！

照日神劍，果然名不虛傳。

這時，向朝陽已將鳳雙飛身上被封的穴道解開，她泣叫一聲，一頭撲入向朝陽的懷中。

向朝陽再也無法壓抑自己心中的感情，雙臂一張，緊緊地將鳳雙飛摟住！

這刹那，兩人皆眞情流露，無掩無飾！

「哈哈哈……」中年人似乎狂喜得瘋狂了，手舞足蹈地揮舞着手上的照日神劍。「我將無敵於天下，我將是武林第一人！」

向朝陽雖然緊摟着鳳雙飛，一雙目光卻緊盯着對岸那中年人手上的照日神劍。

他恨不得一下子便奪回那師門鎭門寶物——照日神劍。

心裏是那麼想，但卻不敢貿然動手，他知道，那柄曠世奇兵，鋒利無匹，無論落在何人手上，皆會如虎添翼，不易對付，這也是他爲何對用照日神劍交換鳳雙飛的提議猶豫不決的原因！

幸好那中年人並沒有躍過來對付他們，要不，向朝陽自知絕對應付不了！

那是因爲那把照日神劍無堅不摧，就算你練成了外門硬功鐵布衫、金鐘罩，一樣無法抵擋得威力無窮的照日神劍！

所以若是發現那中年人躍過來要對付他們，向朝陽一定避之則吉。

若是他一個人，他自信還能應付，因爲，他修練了師門秘傳照日神功，自信還可以應付那柄神器，但多了一個說得上不會武功的鳳雙飛，他就沒有把握可以保護得了她。

說實話，他恨不得立刻便自那人手上奪回那把照日神劍，但顧慮到弱質纖纖的鳳雙飛，他只好強捺住那股衝動！

「鳳姑娘，妳沒什麼事吧？」向朝陽憐惜地問。

鳳雙飛似乎陶醉在向朝陽的摟抱中，並沒有反應。

向朝陽不敢驚動她，轉眼望向對岸那個中年人。

那個中年人已停止了手舞足蹈，但仍然欣喜若狂，細細地察看着手上那柄照日神劍。

「好劍，確是神兵利器！」中年人忽然揮劍斬向那棵兩人合抱的大樹！

「刷」地一聲，一道「日光」透樹而過，那棵大樹却沒有倒折下來！

但是，劍光過處的樹身上，明顯地有一道斷痕！

中年人先是愕了一下，隨即看到樹身上的那道斷痕，立時爆發出一陣狂喜的笑聲，一掌擊向樹身上。

那棵大樹立時應掌倒折下去，倒在地上時，發出一陣大响，土飛塵揚。

看看大樹的斷口，整齊得有如刀切豆腐一樣！

「好，好啊！」中年人撫劍歡叫。

向朝陽與鳳雙飛終於被驚醒過來（其實應該說是鳳雙飛被那斷樹倒地的大响聲，從陶醉中被驚醒過來，因爲，向朝陽一直注視着中年人的擧動），鳳雙飛從向朝陽的懷中抬起頭來，驚怯地輕聲道：「向大哥，什麼事？」

向朝陽目光落在她那楚楚可憐的嬌靨上，陡然有一種想吻她的衝動，忙吸口氣，壓下那股衝動！「沒什麼，那傢伙揮劍斬倒一棵大樹吧了。」

「向大哥，那人不是好人，我不想再看到他，我們回客棧吧。」鳳雙飛說時臉上現出驚悸之色。

「別怕，有我在，沒有人傷害得了妳。」向朝陽輕撫着鳳雙飛的秀髮。

「向大哥，我怕……他會傷害你。」鳳雙飛柔柔地道。

向朝陽心頭一熱，再也忍不住，低頭輕吻一下鳳雙飛的額頭。

鳳雙飛臉一紅，含羞地將臉埋在向朝陽的懷中。

驀地，那個中年人發出一聲又驚又痛的叫聲。

向朝陽急忙往河岸望去，只見那中年人一手捂住右臂，手上的照日神劍飛插在距他身側約丈外的地上，陽光照射在劍身上，閃射出一縷耀光！

向朝陽與鳳雙飛注視着兩個中年人的行動。

在那中年人丈外的地方，站着一個人，一個年約四十上下，雙眉間生了一顆鴿蛋般大小的肉瘤的中年人，那顆肉瘤青青黑黑的，臉色也是青青的，臉上滿是鬍子，一雙眼兇光四射，單看他的相貌，便知道他是一個兇惡的人。

鳳雙飛也被中年人那一聲驚痛的叫聲驚動，從向朝陽的懷中抬起頭來，一眼看到那個眉心生了一顆肉瘤的人，嚇得她嚶嚀一聲，將臉埋在他的懷中，不敢再看。

那刹那，向朝陽心中生出一股衝動——飛撲過去，將照日神劍奪回！

但他知道這時候不宜莽動，他一定不會成功的，反而會成爲那兩個人的攻擊對象，所以，他強捺下心中那股衝動。

眼下，他必須冷靜，伺機而動，奪回神劍。

他瞬也不瞬地望着河岸那兩個人。

那兩個人也在互相對峙着。

＊　＊　＊

「曾殘照，你好陰損！」那中年人終於開口說話。「你居然暗算我？」從聲音聽得出，他很憤怒！

那個臉青青的中年人「嘎嘎」一笑，露出一口參差不齊的黃牙。「袁清流，你也好不了曾某多少，咱們可是半斤八兩，彼此彼此。」

「你——」那中年人袁清流氣怒得說不出話來，好一會，才咬牙道：「姓曾的，我與你往日無仇，近日無怨，河水不犯井水，你爲何暗算我？」

那臉青青的中年人——曾殘照又嘎嘎一笑。「袁清流，你是個老狐狸，不用曾某明說吧？」一雙目光忽然轉望着插在地上的那柄照日神劍！

其實，他的兩道目光一直「兼顧」着那柄照日神劍。

袁清流雙眼一睜，厲聲道：「姓曾的，那把劍已是袁某之物，你休想染指！」

「袁清流，你可以從別人手上奪得神劍，曾某爲何不能從你手上奪取？簡直是天大的笑話！」曾殘照冷笑連聲。

袁清流神色驟變，倏地暴吼一聲，猛撲向曾殘照！

曾殘照料不到袁清流乍然猛撲過來，招呼也不打一聲，吃驚之下，身形微退半步，作勢迎敵。

那知道袁清流身形才撲出，便陡地一窒，接一仰身，斜斜地倒射向插在地上的那把照日神劍。

曾殘照的反應好快，怔了一怔，手一揚，打出一蓬暗器！

剛才他就是以暗器傷了袁清流，令到他握不住神劍，脫手飛插在地上。

那蓬暗器挾着銳嘯聲激射向袁清流！

倒射的袁清流疾忙往地上急墜下去。

那知道，那蓬暗器就在那刹那「波波」連响，有如烟花一般爆射開來！

隔溪看的向朝陽，禁不住替袁清流揑把冷汗。

「烟花鏢！」他脫口驚叫。

鳳雙飛由於曾遭袁清流所擄，所以，她恨死了他，恨不得他被暗器射成馬蜂窩一樣，那才解恨，因此，她極希望那些暗器會射在他的身上！

袁清流的反應雖然很快，下墜的身形橫滾開去，但仍然被四散爆射的暗器射中！

因爲，四散爆射的暗器射擊的範圍很廣，廣及方圓二丈過外的範圍，所以，袁清流無法倖免！

痛哼聲中，他身上最少中了三點暗器！

但他在着地後，仍然快速地蹦起來，截擊飛撲向插在地上的照日神劍的曾殘照！

曾殘照在發出暗器的刹那，亦飛撲過去，欲攫奪到照日神劍！

兩人在空中交手了兩招，誰也佔不到便宜，各自落回地上，標射向插在地上的那把照日神劍！

兩人同時抓向劍把，另一隻手亦同時向對方攻出。

——只要將對方稍爲逼退，那就可以攫奪到那把照日神劍！

兩人心裏都那麽想！

兩人對了一掌！

袁清流在雙掌擊實的刹那，發出一聲大叫，像被馬蜂螫了一下般，往後蹦跳開去！

曾殘照冷笑一聲，右手已抓在劍把上。

就在這刹那，一點寒光自袁清流那出血的左掌上，甩射向曾殘照！

原來曾殘照在與袁清流對掌之前，已將一枚暗器菠蘿釘放在掌中，於雙掌擊實時，那枚「菠蘿釘」便釘嵌入袁清流的掌肉，痛得他不由自主蹦跳開去。但他怎會甘心眼睜睜看着曾殘照攫奪到照日神劍，負痛之下，運起一股內勁，藉那一甩手之勢，硬是將嵌在掌中的「菠蘿釘」迫射出來，射向曾殘照！

曾殘照可是萬料不到，袁清流居然拿自己的暗器回敬給他，待他驚覺的時候，已無法躲避開去，而到手的神器，他亦不甘心失去，咬咬牙，他盡量將身子往横挪了挪，同時右手已抓住劍把！

用力一拔，劍自地下拔起來！

但同時間，他感到左肩窩上一陣劇痛，目光斜瞥，看到那枚本來嵌在袁清流掌上的「菠蘿釘」，嵌在自己的肩窩上！

不過，他已不理會自己受了傷，能夠搶奪到照日神劍，那一點傷算得了什麼？

緊握着那把劍，他急忙往回縱掠！

可是，袁清流已像一頭瘋虎般，撲到他的面前，不顧一切地撲擊曾殘照！

曾殘照急忙揮動手上的照日神劍！

一道耀亮的「日光」劃空閃起，劃過袁清流抓向曾殘照頭面的右手！

一條手臂隨即掉下來，跟着是一蓬血柱標射！

袁清流的右手刹那不見了一截！

大概照日神劍太鋒利了，所以，袁清流並不馬上覺得劇痛，而他似乎已豁了出去，仍然猛撲向曾殘照！

曾殘照可是萬料不到袁清流在斷臂之下，仍不退縮，他才發出一聲獰笑，隨即便發出一聲慘叫！

原來，袁清流的左手在那刹那，插入了他的腰腹內！

整隻手掌有如利刀一樣插了入去！

「姓曾的，我得不到照日神劍，你也別想得到！」袁清流悽厲地嘶叫，同時間插入曾殘照腰腹內的左掌猛地一扭！

曾殘照頓時發出一聲撕心裂肺的慘叫，手中劍奮力一揮，耀目的劍光過處，袁清流的身子斷爲兩截，上半身飛了起來，下半身亦傾倒下去，但那隻插入曾殘照腰腹內的手，仍然插在他的腰腹內，雖然那隻手已齊臂斷了！

那情形恐怖極了！

鳳雙飛看着，禁不住發出一聲驚叫，將頭埋入向朝陽的懷中！

向朝陽本來想在這時候，躍過對岸，奪回神劍，但看到鳳雙飛那驚嚇的樣子，又不忍心放開她，只好仍然摟抱住她。

既然曾殘照已受了重傷，相信他逃不了的，那麽，遲早也可以奪回神劍，那何必急在一時。

曾殘照大概恨死了袁清流，跡近瘋狂般，一劍將插在他腰腹上的那隻斷手斬了下來，但插在他腰腹內的那一截，仍然插在腹內！

他似乎還不解恨，發狂般，將袁清流那兩截屍體斬成碎塊！

血肉濺滿了他的全身，那模樣恐怖極了，向朝陽看着，有一種作嘔的感覺，不忍卒睹。

要不是爲免驚嚇了鳳雙飛，他早已躍過對岸，制止曾殘照那近似瘋狂的行爲。

驀地，曾殘照嘶吼一聲，掉頭往北狂奔而去。

向朝陽忙對偎在他懷中的鳳雙飛道：「鳳……不好了，那個姓曾的傢伙拿了我的劍往北狂奔而去，我要追上他，奪回長劍，那是師門鎭門之寶，決不能落在別人的手上！」

鳳雙飛一聽，忙抬起頭。「向大哥

，你快去追那個惡人吧，不用管我，我會追上去。」

向朝陽如何放心得下。「我怎放心留下妳在此……可是……」一眼瞥到曾殘照飛奔出老遠，只望到他的背影，若再不追上去，那就會被他跑掉，情急之下，也顧不了男女之別，一矮身，疾聲道：「快！我揹着妳追他！」

「這——」鳳雙飛猶豫地道：「你揹着我，會跑不快，追不上他的。」

「別再猶豫了！」向朝陽催促她。「再猶豫便追不上了！」

原來，就這瞬間，曾殘照的影子已在他的眼內變成一小點，跑出很遠。

鳳雙飛聽他那麽說，不敢再猶豫，忙伏在他背上。

向朝陽馬上揹起她，往對岸躍過去。

那條小溪幸好不怎麽闊，兩岸相距一丈不到，要不，向朝陽揹着一個人，未必跳得過去。

躍過對岸，那個「小點」差點在他眼內消失，他忙吸口氣，奮力追下去！

＊　＊　＊

向朝陽與鳳雙飛終於追上曾殘照。

不過，他們追上的，並不是活着的曾殘照，而是一個死人！

曾殘照以千奇百怪的暗器名動江湖，他居然死在暗器之下！

那是他自己的暗器。

一根狼牙釘釘在他的鼻樑上，兩顆「花生米」分別嵌在他的左頸側及右膝上，致命的，是一口只有尾指長短的柳葉飛刀，釘沒在他的心胸要害上！

可怖的是，他的腰腹上，仍然留着那隻斷手，約有一寸左右，突出來血糊糊的，看着教人心悸。

他的死狀異常難看，大概是他死不甘心！

那把照日神劍却失了踪！

看着死去ㄉ曾殘照，向朝陽目光怔怔的。

他很後悔沒有在曾殘照離開小溪前，出手奪回照日神劍，如今却不知影踪，教他到那裏去找尋。

無論如何，就算上刀山下油鍋，也非要將神劍尋回不可，萬萬不能落在別人的手上，更不能落在邪惡的人手上，要不，只怕會死人無數。

「向大哥，是誰殺死了他？」鳳雙飛將臉別轉，不敢再看。

「一定是搶去照日神劍的人。」向朝陽吁口氣。「無論如何，我也要找到那個人，奪回神劍。」

「向大哥，都是我不好，害你不見了師門寶物。」鳳雙飛歉疚地道。

「別這麽說。」向朝陽忙道：「姓曾的與那個姓袁的，處心積慮想得到神劍，而我却懵然不知，遲早也會出事的，早發生總比遲發生好。」

「但是，若不是我，你便不會拿神劍來與姓袁的惡人交換，說到底，是我令你失去神劍的。」鳳雙飛自責地道。

「別說了。」向朝陽輕輕摟住鳳雙飛。「我一定會尋回神劍的。」

鳳雙飛默然偎入向朝陽的懷中，有如小鳥依人。

向朝陽憐愛地輕撫着她的秀髮，兩人皆沉醉於那種輕憐蜜愛中。

好一會，鳳雙飛首先抬起頭，悠悠地看着向朝陽。「向大哥，那把劍有甚麽貴重？那個姓袁的不惜在客棧擄走我，脅迫你用它來交換我？」

向朝陽長長地透口氣。「雙……雙，照日神劍乃是上古神器，鋒利無比，可以斷金截玉，妳也看到兩人合抱的大樹，姓袁的輕輕一揮，那棵大樹便斷爲兩截，其鋒利可想而知，它有一樣神奇之處，若是在白天，陽光照射在劍身上，劍身不但會發出耀目的光芒，令對手目眩神昏，還會使發出的招式威力大增，令對手莫可抵擊，因此，武林中人夢寐以求，一直都想得到它，好如虎添翼，爲所欲爲。」

頓一下，又道：「五十多年前，江湖上就因爲那把神劍，鬧得天翻地覆，血雨腥風，後來落在本門祖師爺手上，帶着他隱避海外，才平息了那一場風波，十年後，祖師爺偷偷潛返中原，神劍便成了本門鎭門之寶，這一次我帶了它遊歷江湖，乃是爲師一番好意，用以防身的，事前已將劍鞘改裝過，那知道仍然被姓袁的及姓曾的認出來惹起風波，我眞後悔帶了它在江湖上走動。」

「向大哥，貴門是那一個門派？」鳳雙飛好奇地問。

「神劍門。」向朝陽道：「祖師爺在得到神劍後，才創立神劍門的，並自創了一套劍法及內功心法，若配合神劍施展，其威力動地驚天。」

「這麽說，貴門的劍法與內功心法配合上那把神劍，豈不是天下無敵？」鳳雙飛咋舌道。

向朝陽點點頭，正色道：「確是天下無敵。」又道：「縱使未能配合本門劍法及內功心法，得到神劍的人，應能仗着神劍之威力縱横江湖。」

「那怪不得你起初不肯用神劍來交換我了。」鳳雙飛幽幽地瞟了向朝陽一眼。

向朝陽忙道：「雙雙，我……不是那個意思，爲了……妳，別說是一把劍，就算是一條命，我也願意爲了妳而……賠上……我之所以遲疑，乃是因爲恩師千叮萬囑，切不可將神劍丟失，劍在人在，劍失人亡，所以，我才會有所猶豫。」

接又道：「恩師實是不想因爲神劍落在邪惡之人手上，弄到武林天翻地覆，血雨腥風。」

鳳雙飛聽他說爲了她，連命也可以賠上，心頭甜甜的，早已轉嗔爲喜

，那還有半絲不悅，眼中盡是柔情蜜意。「向大哥，是我錯怪了你……你對……我……那麼好……我……」下面的話她沒有說出來，但那含情脈脈的神態已表露出來。

向朝陽看得心頭一蕩，再也按捺不住，手臂一緊，將她緊擁在懷中，頭一低，吻在她的兩片櫻唇上。

四片火熱的嘴唇像磁鐵一樣，緊緊地吸在一起。

也不知過了多久，兩人才分開來。

鳳雙飛羞赧得低下頭，不敢看向朝陽一眼，連雪白柔嫩的頸脖也染上了嫣紅。

向朝陽看到鳳雙飛不吭聲，着慌地道：「雙雙，妳……不是怪我吧？」一副手足無措的樣子。

鳳雙飛抬頭瞥他一眼，看到他那樣子，禁不住「噗嗤」一聲笑出來。「你……我……怎會怪……你啊。」一扭腰肢，害羞地別轉臉。

向朝陽聽她那麼說，驚喜不已，一顆提起的心頓時放下，一把將她抱起來。「雙雙，我好高興，我好高興啊。」他確是好高興，抱着鳳雙飛直打轉。

鳳雙飛甜甜地笑着。

好一會，向朝陽才停下來，輕輕地將鳳雙飛放下。

鳳雙飛才落地，倏地轉過身，緊張地道：「向大哥，你剛才不是說甚麼『劍在人在，劍失人亡』麼？你如今失了神劍，那豈不是……要死？」

向朝陽看到她緊張兮兮的，不由笑道：「妳別擔心，恩師對我說那句話，其意是要我盡一切所能，保護神劍，若失去了，就算拚盡一條命，也要得回它！並不是說，劍失了，我便要死，妳明白麼？」

鳳雙飛聽他那麼說，一顆心才放下來。「向大哥，那我們快些去找回神劍，免得它落在惡人的手上，好人會遭殃。」

「嗯，我們在附近找尋一下，看看可有綫索。」向朝陽拉着鳳雙飛，在附近搜索起來。

神劍出現　拚死爭奪

高唐鎮又發生了命案。

被殺的是兩個武林人。

那兩個武林人並不是當地人。

因爲，高唐鎮的人都不認識那兩個武林人。

兩個武林人皆是身首異處慘死的。

兩人頸項的斷口處，有如刀切豆腐平整，看得出，是被一種異常鋒利的刀劍之類的兵器將兩人的首級斬下來的。

昨天晚上閒雲莊的戰東南及十多個莊僕被殺死，死狀恐怖，如今又有兩個人被殺，屍首分家，令到鎮上的人大爲恐慌。

他們都擔心會有人再被殺。

這裏本來一向寧靜的，如今却人心惶惶。

向、鳳兩人回到高唐鎮的時候，已經是午後。

兩人可說又睏又累又餓。

但當兩人看到鎮口不遠處的那兩具屍首後，頓時忘記了睏、餓、累。

屍首的前面，仍然有人在圍觀，兩人擠入人羣中，鳳雙飛才看了一眼，便別轉臉，不敢再看。

那兩具屍體的樣子確是很嚇人，離開脖子的腦袋滾到一邊，恰好面對面互相向着，相距不到半尺，那兩個死者的相貌本就生得粗眉大眼，一臉兇相，死後的樣子齜牙咧嘴，豎眉瞪眼，互相獰視着，確是嚇人。

向朝陽却定定地瞧着那兩具屍體，他並不認得那兩個被殺的武林人是甚麼人物，但却從頸脖的斷口處看出，那是被照日神劍斬斷的。

只有照日神劍，才能「斬」出那樣平整的斷口來。

他心中一陣激動。

本來，他與鳳雙飛找尋了半天，都找不到可供追查照日神劍下落的綫索，未免有點氣餒失望，如今却意外地發現了有關神劍的綫索，他怎不激動。

他忙開口招呼身旁的一個年輕人。「兄台，請問那兩個死人，是被甚麼人殺死的。」

那個年輕人看一眼向朝陽，搖搖頭。「小可是聽聞別人說，鎮口外有兩個人被人斬下腦袋，才走來瞧看的，根本不知道是甚麼人將那兩個人的腦袋斬下來。」

「兩個死者是鎮上人麼？」向朝陽雖然有點失望，仍不放棄。

「不是鎮上人。」年輕人搖搖頭。「鎮上的人都說不認識他們，小可也不認識他們。」

「兄台，可有人看到，他們是被甚麼人斬下腦袋的？」向朝陽仍不死心，希望可以找到綫索。

年輕人聳聳肩膊。「聽說是牛七發現這兩具屍體的，至於他是否看到兩人被殺，小可不清楚。」

「謝謝你。」向朝陽朝那年輕人抱拳一禮。「請問牛七住在鎮上那裏？」

年輕人這一次沒有答他，思疑地打量他一眼。「你不像是鎮上的人，你是甚麼人？」

向朝陽忙報上姓名。「兄台，我姓向，名叫朝陽，是從揚州來的，這個是我……妹子。」

他本想說鳳雙飛是他的未婚妻子，話到口邊，就是說不出來，只好改口說是妹子。

鳳雙飛聽他介紹自己，忙扭過頭來，朝那年輕人淺淺一笑。

那年輕人頓時目光一直，口裏連聲：「原來是揚州來的達官，小可失敬了，揚州可是個好地方啊。」

「揚州確是個好地方。」向朝陽看到那年輕人直勾勾地瞧着鳳雙飛，心裏有點不是味道，但又不好說甚麼，鳳雙飛已一拉他手臂，說道：「大哥，好怕人啊，不要看了，到鎮上找個地方吃飯吧。」

向朝陽忙道：「嗯，兩個死人，沒甚麼好看的，走吧。」

說完，朝那年輕人點點頭，與鳳雙飛擠出人堆，從鎮上走去。

那個年輕人却「驚艷」地一直瞧着鳳雙飛，直到兩人的身影消失在鎮口內，才戀戀不捨地收回目光。

* * *

鎮口那家四方客棧已變成一堆頹垣敗瓦，焦黑一片，餘燼亦已完全熄滅。

經過敗瓦頹垣的四方客棧時，向朝陽忍不住對鳳雙飛道：「雙雙，妳可知道，昨晚我自閒雲莊回來後，看到客棧陷於火海中，找遍了逃出來的人，都不見妳，我當時焦急得不得了，眞怕妳會葬身火海……恨不得衝入火海中，看看妳是否在裏面。」

鳳雙飛聽着，大是感動。「大哥，你眞好……」伸手緊握住向朝陽的手。

向朝陽亦緊緊地握住她的手，只覺一股電流自手上迅速地「流」向心裏。

「大哥，我幾乎忘了，戰東南沒出事吧？」鳳雙飛忽然道。

「死了。」向朝陽黯然道：「我趕到閒雲莊，戰東南與近十個莊內的人都被殺死了，據莊內那個倖免於難的廚工毛九說，戰東南等人是被赫連威、還有一個……殺妳全家的大仇人……秦天彪所殺的，死得很慘。」

「大哥，原來秦天彪那個大惡人有份殺死戰東南，我要找他報仇。」鳳雙飛激動地悲聲道。

「雙雙，妳放心吧，妳家的血海深仇，我一定替妳向秦天彪討回。」向朝陽義無反顧地道。

鳳雙飛却擔心地道：「大哥，秦天彪是個很厲害的大惡人，我……怕你……」

向朝陽拍拍她的手背，安慰她。「雙雙，妳放心吧，只要尋回神劍，秦天彪再厲害，我也對付得了。」

「大哥……我不想……有甚麼意外。」鳳雙飛仍然不放心。「你……明白麼？」

向朝陽深情地道：「雙雙，我明白……」

鳳雙飛忽然道：「大哥，我們到那店子吃飯，好麼？」

向朝陽順她手指處望去，就在眼前，有一家飯店，店面頗大，看到那家飯店，他頓感飢腸轆轆，算一下，他自昨晚至今便沒有米飯下肚，忙點頭道：「好啊。」拉着鳳雙飛走入店內。

由於已是午後，店內的食客不多，大都是在喝酒的，兩人在一副空座頭坐下來，馬上吩咐一個過來招呼的伙計盡快弄幾個菜送上來。

那個伙計答應一聲，快步往灶房走去，大約一刻鐘之後，那個伙計便送上熱騰騰，香氣四溢的飯菜。

兩人立刻埋頭吃起來。

突然，鳳雙飛陡地放下碗筷，着慌地道：「大哥，不好了……」

向朝陽看她那着慌的樣子，心頭一跳，緊張地道：「雙雙，甚麼事？」

鳳雙飛緊張兮兮地道：「大哥，我們的包袱都放在客棧內，被火燒了，你給我的銀票及銀子，我都放在包袱內，我身上一錢銀子也沒有，待會拿甚麼結賬？」

向朝陽聽她那麼說，一顆心才定下來，不由笑道：「雙雙，我還以爲是甚麼大不了的事，被妳嚇一跳，放心吃吧，我身上還有錢。」

鳳雙飛聽他那麼說，才放心，朝他抿嘴一笑，拿起碗筷吃起來。

吃飽了，向朝陽才吩咐一個伙計，送一壺酒來，與鳳雙飛慢慢地喝着。

這時候，兩人都有心情說話了。

「雙雙，那個姓袁的，可是在客棧內擄走妳？」向朝陽放下酒杯，看一眼鳳雙飛。

鳳雙飛點點頭。「我剛吃完晚飯，突然有人敲門，我以爲是店小二，便開門讓他進來，那知道才將門打開，一個人閃入來，伸手欲捂住我的口，我驚叫一聲，那人已捂住我的嘴，跟着點了我身上幾處穴道，大概我那聲驚叫驚動了客棧內的人，外面有腳步聲響起，那個人一把抄起我接將房中的油燈扔向床上，那張帳子燒起來，那人挾着我從後窗跳出房外，再取出一個火摺子，晃亮了，扔入隔鄰的房間內，然後掠過圍墻，往鎮外掠去。」

「他……有爲難妳麼？」向朝陽一顆心緊縮着。

鳳雙飛搖搖頭。「他沒有對我怎樣……」

「雙雙，聽妳這麼說，那個姓袁的一定是從揚州跟我們來此地的，他看到我離開客棧，便乘機擄走妳，目的就是那把照日神劍。」向朝陽臉上露出疑惑之色。「自從離開師門，在江湖上走動以來，我從沒有將神劍亮出來，而劍鞘與劍把皆裝飾過，不是本來的樣子，姓袁的是怎樣認出我身上帶着的是照日神劍？」

他不明白，鳳雙飛自然亦猜不到其中的因由，所以，她不說話。

但她却忽然省起一件事。「大哥，你不是想打聽可有人看到是甚麼人殺那兩個人的麼？何不向小二打聽一下？」

向朝陽被她一言提醒，忙點點頭，舉手招呼一個伙計過來。

那個伙計快步走到兩人所坐的桌子前，彎彎腰，道：「兩位貴客，有何

吩咐?」

「小二哥，我想向你打聽一件事。」向朝陽道。

「貴客請說。」

「你知道鎮口外有兩個人被殺這回事吧?」

「知道。連小孩子也知道。」

「你可有聽說，是甚麼人殺死那兩個人的?」

「不知道。」伙計搖搖頭。

「你知道牛七這個人麼?」

「牛七?」伙計眼一睜。「他是鎮上有名的大懶蟲，鎮上的人誰不認識他，就連小孩子，也嘲笑他。」臉上露出不屑之色。

「他住在那裏?」

「鎮北頭。」伙計道：「你到那裏找個人打聽一下，便打聽到。」

「謝謝你。」向朝陽從懷中拿出一塊碎銀，放在伙計的手上。

那伙計本來有話要說的，馬上改口連聲說多謝，並殷勤地拿起酒壺替兩人斟酒，然後，才哈哈腰，退開去。

鳳雙飛馬上道：「大哥，我們立刻去找牛七。」

「別急。」向朝陽喝口酒。「牛七不會跑掉的，何況，牛七未必看到是甚麼人殺那兩個人的。」

「大哥，不管他知不知道，我只想快些找到他，問個清楚。」鳳雙飛一副坐立不安的樣子。

向朝陽見狀，只好道：「好吧，我們去找牛七。」

鳳雙飛立刻站起來，招呼一個伙計過來算賬。

* * *

向、鳳兩人很容易便找到牛七。

正如那個伙計所說，鎮北頭的人家，無人不曉得牛七住在那裏，兩人隨便找個人詢問，那人馬上將牛七的住處告知兩人。

牛七的家不算破敗，這個時候，他居然在睡午覺，却不關上大門，大概他家裏沒有甚麼東西可以給人偷吧。

向、鳳兩人遲疑了一下，不敢貿然走進屋內，後來，向朝陽要鳳雙飛在門外等着，他則走入屋內。

他在房間內找到牛七——仍在扯着鼻鼾，睡相極不雅。

牛七人如其姓，生得牛高馬大，可惜，却懶惰如豬。

房間內有一種異味。

向朝陽強忍着，重重地吭了一聲。

扯着鼻鼾的牛七一點反應也沒有。

向朝陽皺皺眉頭，沉聲叫道：「牛七。」

牛七這一次有反應，身子翻側向床裏，繼續扯鼻鼾。

向朝陽再好的涵養，也忍不住了，陡然間發出一聲如雷的沉吼。

這一次，牛七總算被驚醒過來，整個人跳起來，揉揉眼睛，慌張地四顧一眼，口裏咕噥道：「你娘的，甚麼東西在大呼小叫?」

「牛七!」向朝陽怒視着頭髮蓬亂、一臉惺忪的牛七，恨不得一把將他揪下床，在他頭上澆盆水。

牛七全身震了一下，雙眼一睜，這才看到站在房門口的向朝陽。

「你——是誰?」牛七驚詫地瞪着向朝陽。

就在這時，站在門外的鳳雙飛急急跑入來，「大哥，甚麼事?」

原來，她在屋外聽到向朝陽發出一聲吼叫，以為裏面發生了甚麼事情，急忙跑進來看看。

向朝陽伸手攔住鳳雙飛，輕聲道：「沒事，我不過將他叫醒，妳到外面等着吧。」

其實他不想鳳雙飛看到房內那種髒亂的情形及赤着上身、下面只穿一條短褲的牛七。

鳳雙飛聽他那麼說，才放下心來，聳聳肩膊，轉身走出去。

原來，她隱隱嗅到房內傳出來的那種異味。

待鳳雙飛走出外面，向朝陽才轉對房內，坐在床上的牛七道：「牛七，我姓向，來找你，是想向你問一件事情!」

「姓向?」牛七嘀咕一聲。「俺與你毫不相識，有甚麼好說的，沒的擾了俺的美夢!」說時雙眼翻了翻。

向朝陽眞想揍他一拳，但却忍住。「你今天還未吃飯吧?你若是老老實實地答我的問話，令我感到滿意，我不會白要你說。」說着，從懷中拿出一塊約二兩重的銀子來，舉起來晃動一下。

牛七的雙眼頓時瞪得比牛眼還大，骨地吞了口口水，急促地道：「公子，你有甚麼話，只管問，若是俺知道的，一定老老實實地說出來。」

跟着又急急道：「公子，你不會……耍俺吧?」

向朝陽將那塊銀子放在房門邊一張櫈子上，「你若說出我想知道的事，它是你的，絕不食言。」

牛七貪婪地看了那塊銀子一眼，急急道：「公子，你問吧。」

向朝陽深深地盯了牛七一眼，沉聲道：「你若是為了得到那塊銀子，無中生有，搪塞我，我不會饒你!」說完暗運內勁，在地上輕跺了一下，接將腳移開!

在他跺過的那塊方磚地上，現出一個約半寸深的腳印，旁邊的方磚却一點也沒有碎裂!

這一手，看得牛七連眼色也變了，臉上滿是駭異之色。「俺……怎敢騙公子?」

「好!」向朝陽道：「聽說，鎮口外那兩個死人，是你發現的，是麼?」

「是!」牛七臉上露出驚疑之色。

「你看到殺死那兩個人的人麼?」

牛七目光閃縮了一下，欲言又止，一會，才道：「公子，莫非你與那兩個被殺的人有……關係?」

向朝陽搖搖頭。「你別怕，老實告訴你，我根本不認識那兩個死者，亦不認識那個殺人者，我不會為難你的，你放心說吧。」

「那……你為何要查問……俺!」

牛七仍然不能釋疑。

「老實對你說，因為我要找那個殺人者!」向朝陽道。

「俺……看到那個殺人者!」牛七終於相信向朝陽不會對他不利。說出他看到的。

「你為何沒有對鎮上的人說?」向朝陽却懷疑他「順水推舟」，想騙他那塊銀子。「你對鎮上的人說，只看到那兩個死人!」

「公子，俺不想死!」牛七急急打斷向朝陽的話。「那個人好兇惡，一劍一個，有如斬瓜切菜一樣，將那兩個人的腦袋斬下來，好可怕啊，俺若是說出看到那個兇手殺人，萬一那個惡人聽聞，惱俺對人亂說，一劍將俺的腦袋斬下來……怎辦?」說到「一劍將俺的腦袋斬下來」這句話時，他驚恐地縮着頸脖。

頓一下又道：「若不是俺兩日沒吃飯，餓得肚子裏翻江倒海，俺才不會對你說出來。那可是玩命的啊!」

向朝陽深深地看了牛七一眼。「牛七，將你看到的情形說出來。」

牛七舔舔嘴唇，涎臉笑道：「公子，那一點銀子……俺牛七雖是個大渾人，就算是一頭牛，也不止值那點銀子吧?」

向朝陽聽他那麼說，看到他一臉無賴相，恨不得一拳將他的臉孔擊歪，吸口氣，從懷中再拿出一塊約三兩重的銀子，放在那張破櫈上。

牛七眼中頓時放出光采。「公子，謝謝，你眞豪爽，俺這一輩子都會記着你。」

「別說廢話，快說出你看到的。」

「是，公子。」牛七馬上抖擻精神，將他看到的說出來：「那個殺人者是一個四十多五十不到的中年人，有一個鷹嘴般的鼻子，兩隻眼很兇，像有光發出來，下巴長着半尺長的鬍子，手上那把劍很奇怪，陽光射在上面，發出一層耀目的光芒，揮動那把劍時，閃劃起一道眩目的耀光，那把劍不知是用甚麼造的，很輕易就將那兩個人的腦袋斬下來，俺瞧着，幾乎沒有嚇死過去，拚命捂着嘴巴，才沒有叫出聲來……那個人斬下兩個人的腦袋後，舉起那把劍，連聲說：『好劍，果然不愧是神兵利器。』仰天笑了幾聲，便像飛一樣跑了。」

牛七說時，臉上露出悸色，歇口氣，驚疑地道：「那個人一定是會妖法，不然，怎會跑得像飛一樣，那把劍也會發出異光!」

向朝陽聽着，知道牛七並沒有胡謅亂說，因為，根據他對那把劍的描繪，絕無疑問，那就是照日神劍!而牛七根本就不知他目的是要追查神劍的下落，而他也不可能在那之前，見過照日神劍，他却能够將照日神劍的特異處說出來，那就証明他並沒有胡謅。

向朝陽認為牛七說的是眞話。「他們在動手之前，有沒有說話?」

「有。」牛七道：「不過，俺只聽到那個妖人說：某家今日就拿你兩個來試劍!那兩個人顯然也不是省油的燈，其中一個喝一聲：姓盧的，你別咋唬了，今日，就算你插翅也飛不了!跟着，三個人便打起來，起初，俺也以為那個勾鼻妖人敵不過那兩個人，那知道動手不到十招，那兩個人的腦袋便被斬下來，當時俺還以為自己眼花!」

「你怎會看到的?」

「那時候，我正餓得難受，又沒有錢到店子去吃飯，只好去偷東西吃，那附近有一個小小的桃園，俺覷準了老頭離開園子去買東西，便竄入園子內，爬上樹上摘桃子吃，塡塡肚子，才吃了幾個，無意中望到十多丈的地方，有三個人互相對峙，似乎想動手，好奇之下，忘了摘桃吃，蹲在樹椏上，偷看那三個人到底在幹甚麼。」

「你看到那個勾鼻妖人往那個方向跑去?」不知不覺中，向朝陽跟着牛七，稱那個勾鼻中年人做妖人。

「往西面跑去。」牛七道：「眨眼間，便不見了那個妖人，像傳說中的地遁一樣!」

「西面是甚麼地方?」

「虎山鎮。」牛七道：「距這裏約二十多里路，月前，俺才去過一次!」

「好，那些銀子你拿去吧!」向朝陽說完便走出屋外。

牛七立刻一個虎撲，從床上跳到那張櫈子前面，伸手一把將那兩塊銀子緊緊地抓在手中。

* * *

走出屋外，向朝陽幾乎以為鳳雙飛又出了事，被甚麼人擄走了。

鳳雙飛並不在屋門口。

這一驚眞是非同小可，他慌張地四下張望着。

一聲熟悉的笑聲自屋角後傳來，他聽出那是鳳雙飛的笑聲，急忙衝向屋後。

衝到屋角處，一個小姑娘猛地從屋角後衝出來，幾乎撞在他的身上，要不是他反應快，急不迭斜閃開去，準會將那個小姑娘撞倒。

緊接着，屋角後又閃出一個人來，赫然是鳳雙飛。

鳳雙飛臉上滿是笑，歡笑。

向朝陽還是第一次看到她笑得那麼歡樂。

「雙雙。」他急忙叫一聲。

鳳雙飛亦一眼瞧到他，馬上停下

來，笑道：「大哥，這麼快問完了？」

向朝陽點點頭。「妳怎麼跑到屋後去了，害我以為妳……嚇我一跳！」

鳳雙飛笑着道：「大哥，是我不好，害你受驚。我站着無聊，看到她(說時用手指一下那個已停下來，睜着一雙大眼，好奇地看着向朝陽的小姑娘)在屋前走過，便逗她說話，她好可愛的啊，後來，我便跟她玩捉迷藏，我好久沒有玩捉迷藏了！」

向朝陽扭頭望一眼那個小姑娘，只見她睜着一雙圓圓的大眼睛，有兩個很深的酒渦，那模樣趣緻可愛，忍不住伸手摸摸她的鼻子。

那小姑娘害羞地往後縮了縮，向他吐吐舌頭。

「小妹妹，你叫甚麼名字？」向朝陽彎下腰，朝那小姑娘露齒笑笑。

那小姑娘向他扮了個鬼臉，却不告訴他名字。

鳳雙飛笑說道：「她叫小蘭，今年才九歲，她是不是很可愛？」

向朝陽笑着道：「她好可愛，怪不得妳這麼喜歡她！」

那個小姑娘突然轉身便跑，扭頭朝鳳雙飛揮揮手。「姐姐，我要回家了，再見。」

鳳雙飛忙亦揮手：「小蘭！再見啊！」

小蘭又扭頭看了鳳雙飛一眼，才一溜烟跑向一條小巷子。

鳳雙飛不捨地向小蘭揮手。跑到巷口時，小姑娘又停下來，轉身朝兩人揮揮手，才跑入小巷內。

「我若是有這麼一個妹妹就好了。」鳳雙飛眼中淚光閃閃。

向朝陽輕輕握住她的手。「雙雙，要是妳喜歡，以後有機會，我們可以來看她啊！」

「眞的？」鳳雙飛好高興。

「眞的！」向朝陽認眞地點點頭。

「我一定會來看她。」鳳雙飛笑了。

「雙雙，我們去找個地方投宿，妳昨晚吃了不少苦頭，該好好地睡一覺。」向朝陽拉着鳳雙飛往大街走去。

「打聽到甚麼嗎？」鳳雙飛問道。

「嗯。」向朝陽點點頭道：「有點眉目。」

接又道：「待找到客棧後，我慢慢對妳說。」

鳳雙飛點點頭，不再說話。

* * *

翌日，兩人於午前來到虎山鎮。

虎山鎮比高唐鎮小多了，鎮上只有一條大街，但却很熱鬧，原來今日是趕集的日子。

不過，市集已經散了，四處來趕集的人有一部份已走了，剩下來的便趁這機會，在鎮上買辦些日常用品，或是喝兩杯的，因此，大街上熙來攘往滿是人。

向、鳳兩人來虎山鎮是要找那個奪去照日神劍、在高唐鎮外殺死了兩個武林人的鷹鼻中年人。

看到鎮上那條大街滿是人，鳳雙飛有點詫異。「大哥，大街上這麼熱鬧，不是發生了甚麼事情吧？」

向朝陽不由笑道：「雙雙，妳也看到，大街上雖然滿是人，他們不過是逛街買東西吧了，根本就沒有發生甚麼事情。」

「大哥，我不是那意思。」鳳雙飛帶急地道：「我是說，今日又不是甚麼節日，怎會這麼熱鬧的？」

向朝陽「啊」的一聲。「大概今日是這裏慶祝廟會的日子，又或是趕集的日子吧，那當然熱鬧了。」

「大哥，趕廟會的日子好熱鬧啊。」鳳雙飛眼中發出光來，臉上滿是興奮之色。「多好玩，不但有戲曲可看，還有好多好多的東西賣啊，還有吃的，我多想……」說到這裏，倏地變得黯然。

向朝陽看到她那樣子，知道她想起了慘死的父母家人，因而傷心，忙安慰她。「雙雙，別傷心，來，我們到大街上去走走，好麼？」

鳳雙飛點點頭，向朝陽拉着她的手，從大街上走去。

走在熱鬧的大街上，向朝陽被那種熱哄哄的氣氛感染了，鳳雙飛也變得開心起來。

結果，兩人都隨意買了些東西。

走到一家酒樓面前，兩人才省起，已快近晌午了，該是吃飯的時候了，看看那家叫老興隆的酒樓頗有氣派，料想是鎮上最好的食肆，兩人看了一眼，走進去。

走進店子內看一眼，只見黑壓壓地盡是人，不用說，經已座無虛席。

兩人正想退出去，一個伙計急步趕前來，口裏道：「兩位公子小姐，請到樓上，上面還有空座頭。」

兩人聽伙計那麼說，朝那伙計點點頭，從樓上走去。

樓上只剩兩個位置不好的座頭，但既然上來，兩人也不計較，在一個伙計的招呼下，在一副座頭上坐下來。

那是靠墻角的一副座頭。

位置雖然不好，但却可以看到樓堂內的所有食客。

兩人要了酒菜，趁着還未送上酒菜之前，打量着樓堂內的食客。

樓堂內的食客，大多是商販之類的人，亦有一些穿得比較體面的人，並沒有扎眼的人物。

兩人要的酒菜送來了。

兩人吃喝起來。

一杯酒未喝完，僅有的一副空座頭亦有人坐了。

向朝陽不經意地看到，坐在那副座頭上的是兩個漢子，像是江湖人，身上都帶着兵器。

向朝陽不由多看那兩個漢子一眼。

那兩個漢子才坐下，便一迭聲要

伙計送上兩壺酒，也不用杯子，拿起酒壺便往口裏倒。

這自然引起其他食客的側目，兩個漢子却視若無睹，直吞下半壺酒，才滿足地放下酒壺，咂咂嘴巴，連聲道：「痛快，痛快！」

向朝陽不由又看了那兩個漢子一眼。

鳳雙飛却蹙着眉道：「那麼粗魯，討厭。」

幸好那兩個漢子沒有聽到，要不，肯定會有麻煩。

那兩個漢子又拿起酒壺往口裏倒，一口氣將壺中剩下的酒都灌到肚子裏。

放下酒壺，透口大氣，其中一個漢子馬上向一個伙計大聲嚷叫送酒來。

那個伙計忙連聲答應，急急拿了兩壺酒送上去。

對於那兩個傢伙的目中無人，有幾個穿得較體面的人看不下去，還未吃喝完，便結賬離去。

又喝了小半壺酒，那兩個漢子大聲說起話來。

「老李，你眞的看到盧莊主殺了金獅楊勇？」那個左眉角一塊金錢疤的漢子首先開口，臉上露出不相信的神色。

另一個塌鼻樑的漢子吞下一大口酒，才不滿地道：「老六，當然是眞的，我親眼看到，還會假的，我甚麼時候騙過你？」

「老李，別惱。」老六笑笑道：「我不是說你騙我，我是不相信盧莊主能够殺死金獅楊勇！」

一頓，又道：「老李，你也知道，盧莊主根本就不是金獅楊勇的敵手，要不，他早已宰了那頭金獅！」

「老六，這一點我知道。」老李道：「因此，我至今還在奇怪，盧莊主怎會像換了一個人般，二十招不到，便殺了金獅楊勇！」

「老李，聽你這麼說，確是很奇怪。」老六道：「我不但奇怪，也感到不可思議。」

一頓，又道：「你且將你看到的情形說出來，讓我聽聽有甚麼值得奇怪的地方。」

老李灌了一大口酒，旁若無人地粗聲道：「盧莊主不是金獅楊勇的敵手，凡是在這地方上混的人，都知道得清清楚楚，要不，他怎會不報殺弟之仇？像隻烏龜一樣縮着，但在今早他居然去找金獅楊勇算賬，老六，你也知道，金獅楊勇每天早上，都托着兩籠鳥到鎮南頭的那片林子邊練功玩鳥，我今早有點事去那林子邊找他，就在那裏，遠遠地看到盧莊主與金獅楊勇打起來！」

說到這裏，他故意賣個關子，停口不說，拿起酒壺，直往口裏倒。

聽到緊要關頭，老李却不說下去，老六當然心癢難搔，罵道：「別只顧喝酒成不成？快說下去吧，要喝酒，說完後，再喝個痛快不遲！」

「眞的？」老李狡猾地笑說道。

「當然是眞的！」老六性急地道。

「這麼說，我說完後，你請我喝個痛快的！」老李直笑。

聽到這裏，老六才知道，老李乘機「勒索」他，不由罵道：「你娘的，原來你是存心誘我請喝酒的，你他媽的，從不放過一個討便宜的機會，交上你這個朋友，眞是三生有幸！」

向、鳳兩人都聽到老李老六兩人說的話，向朝陽也是心癢難搔的，幾乎忍不住想走過去對老李說，只要他說下去，他願意請他喝個痛快的。

從老李說的話，他隱隱感到，老李口中的盧莊立，極可能就是在高唐鎮外，用照日神劍殺死那兩個武林人的勾鼻中年人，所以，他很心急想老李繼續說下去。

老李光棍地一笑。「老六，知我者，你也！說眞的，我要是身上有錢，還用出點子，要你請喝酒麼？」

一頓，作勢欲站起來。「老六，請不請在你，你要是不願意，我馬上走！」

老六忙一把拉他坐下。「老李，我若是有錢，幾時不請你大吃大喝的，快說下去吧。」

「這麼說，你是答應請我喝個痛快了？」老李倏然喜道。

「放心喝吧。」老六從懷中拿出一塊重約二兩的銀子，重重地放在桌面上。「這個够你喝了吧！」

老李看到那塊銀子，眼中頓時放出光來。「老六，昨晚贏了麼？」

老六得意地一笑。「昨晚手風大順，一共贏了十多兩銀子，手風順得眞邪門！」

「那我就不客氣了。」老李說着馬上舉手招呼一個伙計過來，吩咐他送一罏十斤重的酒來。

那個伙計答應一聲，馬上去拿酒。

「現在可以說了吧！」老六不耐煩地催促老李。

老李滿不在乎地道：「好吧，我說了。」

跟着清清喉嚨，才道：「老六，若是你看到當時交手的情形，你一定會驚詫不已。」

「老李，你別賣關子成不成？」

「成！」李老又灌了口酒，才說下去。「當時，盧莊主手握一把射出耀目異光的長劍，揮劍間，劍上閃劃出令人目眩神迷的强烈劍光，就像烈日照射下來的陽光那樣，而他的武功不但像一下子高明了很多，居然迫得金獅只有招架之功，而無還手之力，又像縛手縛腳似的，總之，我看着大為驚異，不明白金獅怎會那樣，結果，金獅的腦袋被盧莊主的長劍一下子斬下來，骨碌碌地滾出老遠……當時我嚇一跳，還以為自己看花了眼，定神看

一看，金獅楊勇的腦袋的確被盧莊主輕易便斬下來！當時，盧莊主也怔愕了一下，似乎不相信殺了金獅楊勇，好一會，才撫劍狂笑幾聲，手舞足蹈地急急離去。」

「老李，好玄啊！」老六睜大雙眼，一臉驚異之色。「若不是聽你親口說出來，而且言之鑿鑿，我一定不相信，太離奇了，一個人的武功，怎會一下子變得高明起來的！」

說完，將壺中的剩酒一口喝乾。

老李抓抓頭。「老六，我以為那把劍有古怪……我從來沒有看到一把劍會發光的，特別是日光照射在劍身上，發出的異光强烈得教人雙眼昏眩，只看到耀亮的烈光，甚麼也看不到，而金獅楊勇似乎對那把劍很畏懼，被强烈的劍光射得章法大亂……終於被盧莊主一劍將腦袋斬下來！」

老六聽得驚異不已，半晌，才道：「老李，聽你這麼說，那把劍一定有古怪，我眞想瞧瞧那把劍，太神奇了。」

「老六，那可能是一把寶劍。」老李吞下一大口酒。眼中露出貪婪之色。「說不定，很值錢！」

老六眼一睜，緊張地道：「老李，你不是想打那把劍的主意吧？」聲音壓低很多。

老李又灌了口酒，瞇着眼道：「老六，你不想發財？」

老六神色一動，低聲道：「人為財死，有財發，怎會不想！」

接着，兩人將聲音壓得低低的，只有兩人才聽到。

向、鳳兩人早在兩人壓低聲音說話前，已結賬離去。

向朝陽從兩人的說話中，已肯定他們口中所說的「盧莊主」，就是要找的那個姓盧鷹鼻中年人，他甚至肯定，老李所說的那把會發光的劍，就是他失去的照日神劍！既然知道人與劍的下落，對於老李兩人說的話，他已無興趣聽下去。

走出那家酒樓，兩人很快便打聽到盧家莊在那個地方。

兩人立刻趕往那裏。

* * *

兩人很快便來到盧家莊。

兩人來到盧家莊的莊門前，馬上便發覺到，莊內發生了事情。

有吆喝聲及兵器撞擊聲傳出來。

兩人看不到莊門內有人，便打消了求見盧莊主之念，直往莊內走去。

才走入莊內，便發現兩個死人。

兩個莊漢模樣的人。

兩個人都是口吐鮮血死的。

向朝陽看出，那是被重手法——强勁的拳掌之力擊斃的。

打鬥聲從前廳後傳來，兩人立刻循聲往前走。

後面是一個中院，兩人走到中院，一眼便看到，有三個人圍着一個手拿一柄發出眩目烈光的長劍的中年人已在激鬥。

附近的地上，躺着七八個死人。

被圍攻的那個人長了個鷹鼻，頷下留着半尺長的鬍子，正是牛七所說的那個在高唐鎮外殺死兩個武林人的中年人。

絕無疑問，那個鷹鼻中年人，就是老李所說的盧莊主！

向朝陽一眼便認出，那把劍於揮動之間，發出眩目烈光的長劍，正是他失去的那把照日神劍。

終於找到了。

他頓時血脈沸騰，幾乎按捺不住衝上去，要從那個盧莊主的手上奪回照日神劍。

「大哥，那個被圍攻的人手上那把就是照日神劍？」鳳雙帶將目光偏開，不敢正視那把照日神劍，免得被劍上發出的烈光，照得目眩頭昏。

「是！」向朝陽用力點一下頭。

終於見識到那把神奇的照日神劍，鳳雙飛心裏一陣興奮。「大哥，你還等甚麼，還不快上去奪回神劍？」鳳雙飛着急地催促。

「等等再說。」向朝陽將他的顧慮說出來：「我這時候上去奪回神劍，一定會成為衆矢之的，也未必能夠奪回神劍，那何不讓他們鷸蚌相爭，我們來個漁翁得利！」

一頓，又道：「恩師時常教導我，遇上甚麼事，切記要冷靜，見機行事，千萬不可魯莽！恩師的教導，我一直緊記在心裏。」

鳳雙飛點點頭，不再說甚麼，留意着激鬥中的四個人。

那三個圍攻「盧莊主」的人，都是四十不到年紀，身手很高，要不是顧忌神劍之威力以及無法看清楚「盧莊主」使出的招數，只能夠採取游鬥的方式，根本奈何不了盧莊主。

向朝陽看得出，「盧莊主」若不是仗着手上的照日神劍之神奇威力，肯定早已敗在那個人的手下。

激鬥中的四個人，都沒有發現向、鳳兩人。

原來，兩人站在甬道口前面的一盆人高的花樹後面，從枝葉空隙間看着院中激鬥的四人。

倏地，一直全力應付那三個人的攻擊的「盧莊主」，施展出一招攻勢！

其中一個的目光正好觸及神劍劃起一道眩目烈光，只覺得眼前一片白亮的光芒，甚麼也看不到，目眩神渙之下，動作慢了一慢，上半身便被那道烈光斜斬開來。

血雨飛洒中，另外兩個人大驚失色，慌不迭閃跳開去！

那個身體被斜斬成兩片的人，就此一命嗚呼。

鳳雙飛一眼看到，被那恐怖的景象嚇得驚叫一聲，急忙別轉頭。

就在這剎那，那兩個閃跳開去的人各自將手上的兵器——一對短叉、一把長刀，疾擲向臉上露出一抹獰笑

的「盧莊主」！

「盧莊主」急忙舞動神劍，封擋那飛擲過來的雙叉及長刀！

那兩把短叉及長刀射入那團强烈的劍光中，如冰雪投入火爐，「消溶」於那團劍光中。

緊接着，地上响起一陣金鐵交鳴聲，看清楚，原來是斷成幾截的雙叉及長刀，有如破銅爛鐵一樣，跌落在地上！

照日神劍果然鋒利異常。

「盧莊主」發出一聲笑，劍光隨斂。

就在這刹那，一道閃光自一個臉上長着虬髯的漢子的手中射出。

待到「盧莊主」驚覺的時候，那道閃光已從那團收斂的劍光之中射過。「奪」地射入「盧莊主」的左胸上。

「盧莊主」被那激射之力撞得往後退了一步。

看清楚，插在他左胸上的，是一把很短的尖刀，刀身全射入他的左胸內，只露出約三寸長的刀把。

虬髯漢子的內勁及腕力之强勁，可想而知！

「姓秦的，你……休想得到這把劍！」「盧莊主」臉色慘白，身形不穩，瞪着那兩個漢子。

虬髯漢子哈哈一笑：「盧錦春，你若是將神劍乖乖交給俺弟兄，俺弟兄還可以放你一條生路，若不識時務，俺弟兄便將你碎屍萬段！」

「姓秦的，你休想得到神劍！」「盧莊主」盧錦春厲聲嘶叫：「盧某不會讓你得到這把劍的！」

「盧錦春，老子倒要看看，你怎樣保得住神劍，不讓老子弟兄得到它！」另一個顴骨突出，頷下長着寸許長的短鬚的漢子往前疾欺上去。

盧錦春大吼一聲，揮劍衝向那個短鬚漢子。

就在兩人即將迎上的剎那，姓秦的虬髯漢子倏地身形斜開，手上閃射出兩道白光！

那兩道白光去勢之疾，有如星飛電閃，本已受了重傷的盧錦春如何躲避得了，他拚命將身子閃了閃，仍然被兩道白光射中。

盧錦春大叫一聲，只聽砰的一聲，又挨了那個短鬚漢子的一掌。

口裏噴出一道血箭來，盧錦春整個人飛了出去。

姓秦的與他的同伴立刻各自撲過去。

向朝陽亦在那時從花樹後閃出來，飛掠前去。

這之前，他早已吩咐鳳雙飛躲在花樹後不要出來。

向朝陽雖然去勢如矢，但仍然比姓秦的及其同伴慢了一步。

姓秦的與短鬚漢子如狠似虎，齊撲向「砰」然一聲摔落地上的盧錦春。

盧錦春居然還未死，上身挺了挺陡地嘶吼一聲：「接住！」拚盡最後一口氣，將手上的照日神劍擲向凌空飛掠過來的向朝陽。

原來他在一挺身的剎那，瞥到凌空掠來的向朝陽，他知道不能倖免，由於不甘心神劍落在姓秦的兩人手上，便將神劍擲向掠來的向朝陽。

姓秦的與其同伴萬料不到盧錦春在臨死前，將神劍擲向他們的身後，兩人當然不甘心到手的寶物落在別人的手上，不再理會將劍擲出後便氣絕身亡的盧錦春，急忙返身想一把將神劍接住。

向朝陽在一把接住神劍的剎那，心裏一陣激動，失去的神劍終於復得，而且這麼輕易便得回，那可是大出他意料之外。

那怎不教他狂喜？

姓秦的及他的同伴怎肯罷休，他們本來是四個人的，為了奪取寶劍，已經死了兩個，他們當然不肯讓向朝陽得到神劍！

他們却不知道，那把照日神劍原本就是向朝陽之物！

厲吼聲中，兩人有如猛虎撲羊般，撲向脚才沾地的向朝陽。

向朝陽急忙施展一招照日神劍法中的「紅日當頭」，但見一片白亮的烈光擋在兩人的眼前。

姓秦的及其同伴被那片烈光照得目眩神昏，眼前只見一片光亮刺目的烈光，其他的甚麼也看不到，就像瞎子一樣，大驚之下，疾忙往後暴跳開去。

雖然避過那一招，兩人仍然感到眼前一片光亮，金星亂舞，一時間仍未恢復視力。

這時候，向朝陽若是乘勢再攻出一招，兩人肯定閃避不了，不過，向朝陽並不想妄造殺孽，所以，他並沒有再出招！

其實，他剛才若是將「紅日當頭」那一招改為「烈日暴晒」，兩人已經死在神劍之下。

他謹記恩師的告誡，非萬不得已，決不殺人！

姓秦的及同伴迅速向後暴跳出丈許，雙眼閉了一會，再張開來才能視物。

兩人看到向朝陽握劍挺立在原地，並沒有動，才驚魂稍定，長長地噓了口氣！

好明顯，眼前的年輕人施展神劍時，比盧錦春威力强多了，起碼，盧錦春揮劍時並不能令到神劍發出令人雙眼像盲了一樣的眩目烈光。

「喂，你是誰？」姓秦的惡狠狠地盯着向朝陽厲聲喝問。

「區區姓向！」向朝陽不亢不卑地道：「這把劍本是區區的，如今物歸原主，兩位不會再生非分之想吧？」

姓秦的及同伴愕了愕，互相看了一眼，由姓秦的開口道：「姓向的，別信口雌黃了，咱弟兄闖蕩江湖這麼多年，眼裏從不揉沙子，你有甚麼記認

，說神劍是你的！」

向朝陽被姚秦的這一問，頓時愕住，無言以對。

事實上，那把神劍確是沒有特別的標記，可以證明是他的，因此，他說不出來。

當然，照日神劍確是有標記的，劍身上隱隱浮現出九個「日」來，不過，那是神劍的獨有標記，江湖上，只要知道照日神劍的人，都知道劍身上有這個特徵，並不能用來證明神劍是他的。

「怎麼樣？說不出來吧？」姚秦的嘿嘿冷笑：「姓向的，你乳臭未乾，騙不到俺的！不怕對你說，俺們是志在必得，你也看到，爲了得到神劍，俺們已死了兩個弟兄，你不想死的話，最好馬上將神劍交給咱們！」姚秦的說着伸手指指分別躺在花棚下及一張石檯旁邊的兩具屍體。

「老子們不但保證不殺你，還會給你一些好處！」那個短鬚漢子接口道。

「你們怎知道照日神劍再現江湖的？」向朝陽心頭一動，想知道那些人是怎樣知道的。

姚秦的與短鬚漢子互相看了一眼，然後，姚秦的漢子道：「不怕對你說，俺們弟兄只是受人所托，欲得到照日神劍，神劍再現江湖的消息，咱們兄弟也是從那個人那裏知道的，你滿意了吧？」

向朝陽目光一轉：「這麼說，兩位是受僱於人，欲得到神劍，是麼？」

姚秦的又與同伴交換了一瞥眼色，這一次由那短鬚漢子開口說話：「不錯，老子們確是受僱於人，那個僱主出二十萬兩銀子，欲得到神劍，老子們本來有四個人的，如今死了兩個，本來每人可以得到五萬兩銀子的，你要是交出神劍，老子弟兄可以分一份給你，從兩個死去的弟兄那兩份中，各拿出二萬五千兩，湊成五萬兩分給你，怎麼樣？」

姚秦的接口道：「五萬兩不是一個小數目，只夠你風流快活好幾年，你想想吧！」

短鬚漢子馬上接口道：「若換老子，寧願要銀子，也不要照日神劍，那只會爲你帶來殺身之禍，所以，老子弟兄也選擇要銀子，不要神劍，瞧你是聰明人，不會鬼迷心竅吧？」

「可否告訴區區，那個大主僱是誰？」向朝陽按捺不住心中的好奇問出來。

「這個麼？」姚秦的漢子猶豫着沒有說下去，目光一轉，看着他的同伴——短鬚漢子。

短鬚漢子遲疑了一下，說道：「兄弟，你不會未聽聞過劍痴東方求劍大俠的大名吧？」

「原來是東方求劍前輩！」向朝陽脫口道：「劍中之痴，劍中之神，區區雖然是末學後進，怎會沒有聽聞過他的大名，簡直是如雷貫耳！」

「你如今知道是誰欲得神劍，你答應將神劍交出來了吧？」姚秦的道：「神劍落在東方求劍的手上，那好比如魚得水，再好不過！」

「兩位，聽了你們的話，區區很想將神劍交給你們，好讓神劍得其所哉……」向朝陽說到這裏，姚秦的兩人狂喜地打斷了他的話。

「好兄弟，你是答應了，太好了！」姚秦的喜不自勝。

短鬚漢子也喜得咧開嘴巴：「向兄弟，你果然是個聰明人，老子沒有看走眼！」

「兩位請讓區區說下去！」向朝陽急急道：「本來，區區確是很想讓神劍得到明主，不過，恩師千叮萬囑，神劍乃鎭門之寶，萬萬不可丟失，劍在人在，劍失人亡，區區不想做本門的大罪人，所以，區區不能將本門鎭門之寶交給兩位！」

姚秦的及同伴一聽，彷似兜頭淋了一盆冷水，喜色倏斂，代之的是惱怒之色：「姓向的小子，說了這麼多，原來你是存心耍俺們！」姚秦的怒喝。

向朝陽忙道：「兩位，區區沒有耍你們，區區不過實話實說吧了，請兩位不要生氣。」

「你奶奶的，你以爲老子弟兄眞的不敢動手搶奪？」短鬚漢子一雙金魚眼幾乎從眼眶內突出來，破口大罵！「你以爲你是甚麼東西，老子兄弟怕了你！」

向朝陽苦笑道：「兩位，區區又怎會夜郎自大，實是師命難違啊！」

「姓向的，你不會爲了師命難違，而不顧這個姑娘的生死吧？」

驀地，響起一把陰惻惻的聲音。

不但向朝陽，就是姚秦的兩人亦吃了一驚，急忙循聲望過去。

聲音是發自甬道口那盆人高的花樹後面，三人的目光才往那邊望過去，那盆花樹的後面已有人閃出來！

看清楚那人的身前，還有一個被其制住的人！

「雙雙！」向朝陽一眼便認出那個被制住的人是鳳雙飛。驚急之下，疾衝過去！

「站住！」那個制住鳳雙飛的人眼中兇光閃射：「你想她死麼？」

向朝陽頓時窒住！「你敢傷害她……區區不會放過你！」

那人陰陰一笑：「某家只想得到你手上的神劍，並不想傷害她，嘿嘿，那就要看你捨不捨得手上的神劍了。」

那人年約五十開外，鬢髮斑白，削頰尖嘴，頷下留着疏落的幾根鬍鬚，給人一種陰鷙猥瑣的感覺。

那尖嘴老者一手扣住鳳雙飛的肩頭，另一手則揑住她的頸脖，只要他用力一揑，鳳雙飛便香消玉殞。

投鼠忌器之下，向朝陽怎敢妄動。

尖咀老者暗中制住鳳雙飛，向朝陽與姚秦的兩人皆一無所覺，從這點

看來，那老者的身手眞高明！

事實上，那老者不是無名之輩。

姚秦的與其同伴在看到那老者的剎那，臉色變了一下，同時脫口失聲道：「崔老鬼！」

江湖上姓崔的人很多，但被稱爲崔老鬼的，只有一個，那就是奪命爪崔一帆！

江湖上，提起奪命爪崔一帆的，可說無人不知曉，向朝陽由於未曾見過其人，所以，當面不相識！

向朝陽正想說話，鳳雙飛突然開口叫道：「大哥，不要管我，千萬不要將神劍交給他！」

「臭丫頭，閉口！」崔一帆怒喝一聲，揑着她喉頭的手微一用力，鳳雙飛頓時臉色脹紅，氣息急速，嘴巴噏動着，却說不出聲來。

向朝陽一張臉也脹紅，那是因爲急怒的關係，厲聲道：「放開手，放開你的鬼手！」

「姓向的，你再不將劍扔過來，某家便活活將她揑死！」崔一帆眼中兇光閃射。

鳳雙飛的嬌靨由脹紅，轉爲紫黑。

「我給你，快放開手！」向朝陽眞想衝上前去，將鳳雙飛自那人的鬼爪下救出來。

「嘿嘿，你答不答應？」崔一帆揑住鳳雙飛喉頭的手稍爲放鬆了一點。

鳳雙飛頓時胸膛急劇地起伏着，大口大口地呼吸。

「我給你！」爲了救人，向朝陽雖然不捨得，無法之下，只好答應崔一帆的要求。

不過，他跟着提出條件：「區區將神劍插在地上，你要立刻放開鳳姑娘，然後，咱們衝前去各得所需，怎麼樣？」

崔一帆想了一會，才用力點點頭：「好，就這麼辦！」

於是，向朝陽縱到另一邊，將劍插在地上。

他這麼做，是恐防在後面虎視眈眈的姚秦兩人乘機下手搶奪神劍，要是被姚秦的兩人奪得神劍，而姓崔的又不肯放開鳳雙飛，那豈不是賠了夫人又折兵。

姚秦的及其同伴確是在旁虎視眈眈，但却不敢妄動。

兩人大概顧忌崔一帆吧。

「可以交易了吧？」向朝陽往前踏出一步，直視着崔一帆。

崔一帆已將鳳雙飛放在地上，亦踏前一步。「某家數三下，你我各取所需，記着別使詐，要不，你那個如花似玉的雙雙便會香消玉殞。」

向朝陽不吭聲，緊抿着嘴唇，等着崔一帆數一二三。

崔一帆數了。「一、二、三！」

「三」字出口，兩人一齊動了，各自撲掠向交換的人與劍。

一直虎視眈眈的姚秦漢子及其同伴亦在這時動了——兩道白光自姚秦的漢子手上，飛射向撲掠向照日神劍的崔一帆。

那個短鬚漢子亦動了，閃撲向插在靠墻處的照日神劍。

原來，兩個人是伺機而動。

崔一帆怒哼一聲，去勢不變，左袖有如一塊鐵板般，迎着那兩道飛射而來的白光一拂。」

那兩道白光射在崔一帆拂出的衣袖上，有如射在鐵板上一樣，反射回去，疾射向隨即撲掠向崔一帆的姚秦漢子。

原來，姚秦的漢子及其同伴早已算計好，以姚秦的飛刀及人阻截崔一帆，短鬚漢子則乘機搶奪照日神劍，這是一個如意算盤。

可惜，兩人的如意算盤打不响。

飛刀與人(姚秦的漢子)根本阻截不住崔一帆，而崔一帆的輕功高明得很，本已去勢如矢的身形，在左袖拂去的同時，右袖亦往後急拂，去勢更快。

崔一帆先那短鬚漢子半步，搶奪到照日神劍。

但見一道白亮的劍光斜揮起來，閃擊向那遲了半步、作勢欲攫的短鬚漢子身上。

那短鬚漢子由於去勢太急，加上斜揮過來的那道劍光照得他雙眼發花，而且其快如電，令到他無法及時閃避，甚至連慘叫聲也叫不出，便被那道白亮的劍光斜斬開兩截。

血雨飛濺，恐怖之極。

姚秦的漢子被折射回來的飛刀阻得一阻，眼見同伴被照日神劍斬爲兩截，驚嚇得臉色驟變，不敢再撲上去。

錢雖然可愛，但生命更可貴。

他不但停下來，還連連後退。

神劍在手，崔一帆顯得意氣風發，注視着一直後退的姚秦漢子，陰笑道：「秦獨虎，你不是要得到神劍麼？來啊，怎麼不上來搶奪？」

姚秦的原來就是在江湖上有飛刀秦之稱的秦獨虎。

秦獨虎緊緊咬着嘴唇，倏地一轉身，飛掠上對面的墻頭上，扭頭大叫道：「崔一帆，你別高興得沖昏了頭，須知道匹夫無罪，懷璧其罪這句話，你雖然得到神劍，但一定會落得像盧錦春的下場——劍失人亡，別忘記，天外有天，人上有人這句話。」

話落，身形一縱，掠出墻外。

崔一帆氣得雙眼直瞪，厲喝一聲。「秦獨虎，有種的不要跑，看某家不將你一劍斬爲兩截。」

跟着扭頭往向朝陽那邊望去，那知道向朝陽與鳳雙飛都不見了。

他氣得暴吼一聲，揮劍狂斬，一時間花折樹倒，滿院零亂。

* * *

其實，向朝陽與鳳雙飛並沒有離開盧家莊。

向朝陽救了鳳雙飛後，立刻拉着她掠入甬道內，自一扇敞開的窗口跳入前廳內。

他這麼做，是恐防崔一帆得到神劍後，來個殺人滅口，他自信還可以應付，但有鳳雙飛在身邊，那就沒有把握可以保護她了，所以，他才找個地方躲起來。

爲了追踪崔一帆，伺機奪回神劍，他不敢躲得太遠，所以，他便躲入前廳內。

他從窗縫中窺視着崔一帆的動靜。

崔一帆可是做夢也想不到，向朝陽並不是帶着鳳雙飛逃之夭夭，而是躲在前廳內，有句老話說，最危險的地方，亦是最安全的，因爲，那往往令人意想不到。

發洩了一番，崔一帆雙手舉起照日神劍，夕陽斜照在劍身上，發出一片燦亮的白光。

崔一帆得意地大笑起來。

好一會，才止住笑聲，身形一縱，掠過身後的圍墻，消失不見。

躲在前廳內，從窗縫中往外窺看的向朝陽立刻拉着鳳雙飛，自一扇敞開的後窗中跳出來，接帶着鳳雙飛掠上墻頭，恰好瞥到崔一帆的身影閃沒於一棵樹後，他忙拉着鳳雙飛，掠下墻頭。

他朝着崔一帆掠去的那個方向追下去。

誅殺兇人 劍歸原主

夜深沉。

四下裏漆黑一片。

一條人影有如魅影般，往一處燈火輝煌，絲竹聲傳的宅院掠去。

不用說，那地方乃是妓院。

深夜中，只有妓院才會燈光大亮，弦歌聲聞，一般的人家早已睡了。

那條人影眨眼間，便掠到妓院的後墻下。

妓院的後面，當然不及前面熱鬧，燈光自然黯淡很多。

那條人影翻入墻內。

待到他再出現的時候，是在一座小樓角後。

樓上，隱約有淫聲浪語傳出來，那條人影貼身於暗影中，與暗影融爲一體。

也因此，看不到他的面目，亦看不到他臉上的表情變化。

大概是受不了從樓上傳下來的淫聲浪語，那條人影很快便從暗影中竄出來，竄向斜對面的一叢花樹下。

一個丫環就在這時，從樓上走下來，向後院走去。

原來，後院的左邊有一個小偏院，那是灶房所在。

那個丫環並沒有看到那條人影竄入花樹叢中。

丫環從那叢花樹的旁邊經過。

那條人影有如鬼魅般自花叢後閃出來，俐落地將那丫環的嘴巴捂住，並將她制住。

片刻後，那人影已將丫環挾至另一叢花樹下，將她放在地上，低聲對她說道：「別怕，我不會傷害妳的，只要妳老老實實回答我的問話。」

那丫環睜着一雙驚恐的眼睛，「唔唔」連聲。

那人影將捂住丫環嘴巴的手放開，丫環果然不敢亂叫，一個身子却在發抖。

「聽着。」那人影低聲道：「晚上，可有一個尖嘴削頰，頷下長着稀疏短鬚的老者，來到這裏？」

那丫環點點頭。

「他現在那裏？」

那丫環嘴唇嗡動了一會，才說出話來。「在……樓上……春碧……的房間內。」

「第幾個房間？」

「左邊靠裏的那個房間。」

那人影一指點落那丫環的暈迷穴上，那丫環雙眼一閉，暈迷過去。

那人影立刻竄出花叢，往樓後閃掠過去，在樓角處騰拔起來，掠上第一層的檐角上。

那座小樓一共有三層高。

樓上那些窗戶有些燈光透出，有些却熄了燈的，那條人影利用瓦檐，掠到小樓的左邊。

轉過樓側，就是那個丫環所說的房間。

那條人影轉過檐角，竄到窗下，先傾耳靜聽了一會，才慢慢地站起來，自窗邊往內窺看。

房內一燈如豆，羅帳低垂，床前的櫈子上，胡亂地放着一堆衣衫，有一條褲子跌落在樓板上，床前有兩對鞋子，看得出其中有一對是綉花鞋，帳內隱約躺着人。

那條人影窺看了一會，終於一手抓住窗沿，身形一躍，跳入窗內。

床上的人影毫無動靜。

昏暗的燈光下，終於將那人影的面目顯現出來。

赫然是向朝陽。

向朝陽手上並沒有兵刃。

自失去照日神劍後，他一直沒有機會找到一件兵刃。

微吸一口氣，他有如夜貓子般，竄到床前，一手撩起帳子！

目光及處，嚇得他幾乎閉上雙眼，要不是恐防床上的人突然出手攻擊的話，一顆心怦怦直跳，臉上火燒一樣！

原來床上的一男一女，精赤條條的，男的壓在女的身上，背上有一個血洞，那個女的身上也滿是腥紅的血。

那個女子凝住的臉上，是快樂、驚恐與痛苦的揉合。

那女子已經死了。

由於那男的是壓在女的身上，而

且是頭向床裏偏側，因此，向朝陽看不到那男的臉面。

不過，他幾乎可以肯定，那男的就是崔一帆。

事實上，他是一直跟踪崔一帆，眼看着他走入這家醉香院，守候了只有半個時辰，猜想崔一帆極可能不會在今晚離妓院，他才先將鳳雙飛安置在一家客棧內，然後獨自一人潛到醉香院找尋崔一帆。

那男人若不是崔一帆，不可能被人殺死的。

換言之，那把照日神劍可能被殺死崔一帆的人拿走了。

他大爲緊張起來。

不過，眼前必須要確定死在那女子身上的男人是否崔一帆。

那就必須要將那男人的身體從那女子的身上扳轉過來。

這一來，必然會看到那個女子裸露的身子，眼前的情形，已敎向朝陽臉熱心跳，若是看到那女子的裸體……太難爲情了，因此，他猶豫不決。

陡地，那男人赤裸的身體，輕微地抖動了一下。

這情形，表示那男人仍未咽氣。

背上被捅了個對穿，居然仍未死，那簡直是奇跡。

向朝陽大喜，倏地有了主意，伸手從櫈子上抓起一件長衣，然後閉上雙眼，一手將那人從那女子的身上扳下來，另一隻手立刻將那件長衫蓋在女子赤裸的身上。

雙眼睜開，只見被扳倒下來的男人仰天躺着，尖嘴削頰，正是崔一帆。

崔一帆醜態畢露，胸前有一個血洞。

由於向朝陽是閉着眼將長衫蓋在那女子身上的，又只用一隻手，而衣衫是軟的，所以，並不能完全掩蓋住那具赤裸的女屍，有半邊聳起雪白的胸脯及一截大腿露出來，雖然那是一個死人，血氣方剛的向朝陽看在眼內，仍然禁不住心頭一陣劇跳，忙伸手拉扯那件衣衫，將那女子露出的半邊酥胸蓋起來。

狀似死人的崔一帆就在這時發出一聲幾乎聽不到的呻吟聲。

向朝陽忙俯下頭，急促地道：「崔……閣下，是誰向你下毒手。」

這時候，他已看清楚，房間內根本沒有照日神劍的影子，極可能是被下手殺崔一帆的人拿走了。

崔一帆似乎聽不到向朝陽說的話，本來微微睜開的雙眼已慢慢合上。

向朝陽大急，俯在崔一帆的耳邊，焦急地道：「崔閣下，是誰暗算你？」

崔一帆有了反應，眼皮顫動一下，艱難地張開來，嘴唇嗡動着，却沒有聲音吐出來。

看得出，他正在拚命與死神在爭鬥着。

「快說啊！」向朝陽心急如焚。

因爲，只有崔一帆才知道殺他的人是誰。

崔一帆身子微微震動一下，嘴唇艱難地嗡動着。「孔……千……鈞……」這一次，他終於說出聲來，不過，聲音低啞得幾乎叫人聽不到。

向朝陽將耳朵湊到他的嘴唇邊，仍然聽得不大清楚，忙急聲問：「孔、千、鈞？」

「嗯——」崔一帆奮力說出一個字，也呼出最後一口氣。

呼出最後一口氣後，崔一帆雙眼一閉，氣絕身亡。

其實，以他的傷勢，最終氣絕身亡，大概他不甘心就那樣死去，他不想便宜了那個殺他的人，所以，硬是拖住那口氣，等到可以向人說出殺他的人是誰，才咽下最後那口氣。

「孔千鈞？」向朝陽在心裏唸了一遍，牢記在心中，這才動手搜查房間，看看照日神劍是否眞的被拿走了。

找遍了整個房間，也找不到照日神劍，那就可以肯定，照日神劍被孔千鈞拿走了。

他不敢逗留，從樓側那個窗口穿出外面，溜出醉香院。

* * *

鳳雙飛聽完向朝陽的叙述後，可惜地道：「大哥，又被人捷足先登了，眞惱人！」

向朝陽忙安慰她。「雙雙，別心焦，總會尋回神劍的。」

鳳雙飛却仍未能釋懷，自責地道：「大哥，都是我，若不是爲了我，你便不會失去神劍！」

向朝陽急忙道：「雙雙，別這麼說，沒有妳，他們一樣會千方百計謀奪照日神劍的，妳千萬別那麼想啊。」

鳳雙飛咬着嘴唇，幽幽地道：「大哥，你別安慰我了，我知道，是我連累了你，大哥……你……不要理會我……要不……我只會礙手礙脚……」

向朝陽深情地將她一把抱入懷中，憐愛地道：「雙雙，妳別這麼說，縱使得不回神劍，我也不會離開妳，這一生一世，我都不會讓妳孤零零一個人受苦，妳知道麼？我多愛妳。」

「大哥，你對我太好了。」鳳雙飛將臉埋在向朝陽的懷中低泣起來。

向朝陽無限憐愛地輕輕撫着她的肩背，輕吻着她的秀髮，以行動代替語言。

在向朝陽的撫慰下，鳳雙飛慢慢停止了哭泣。

她被向朝陽輕憐蜜愛融化了。

也不知過了多久，鳳雙飛終於抬起頭來，深情地瞧着向朝陽。「大哥，我想過了，你若是帶着我在身邊，對你的行動諸多不便，令到你不能全心全力對付那些惡人，你還是將我放在一個地方，你便可以不用分心照顧我，全心全意對付那些惡人，奪回神

劍。」

向朝陽一聽，着急地道：「雙雙，我怎能扔下妳……我不放心讓妳一個人待在另一個地方……」

「大哥，你聽我說。」鳳雙飛打斷向朝陽的話。「我們只是暫時分開，你可以將我安置在一個安全的地方，待你奪回神劍後，我們又可以在一起。」

「雙雙，我不能……」

向朝陽一句話未說完，又被鳳雙飛截斷他的話。「大哥，你若不答應，從今後，你走你的，我不會再理會你。」

「雙雙——」向朝陽情急地道。

「大哥，我主意已決，你是答應，還是不答應？」鳳雙飛一臉堅決之色。

向朝陽猶豫了一會，看到鳳雙飛神色堅決，終於吁口氣，道：「雙雙，好吧，就依妳說的好了。」

鳳雙飛立時露齒一笑。「大哥，你不會惱我吧？」

向朝陽搖搖頭。「雙雙，妳是爲我好，我又怎會惱妳呢。」

「大哥，你眞好！」鳳雙飛嬌笑着，一把摟住向朝陽的頸脖。

向朝陽忍不住頭一低，吻在她的櫻唇上。

* * *

對於孫千鈞的大名，向朝陽雖然未見過其人，但却聞其大名久矣。

笑裏藏刀孔千鈞，江湖上沒有甚麼人未聽聞過他的大名的。

向朝陽終於在一處叫金鷄鎮的地方，找到孔千鈞。

在追尋孔千鈞之前，他已經將鳳雙飛安置在一條村子的一戶人家之中。

那戶人家只有夫妻兩人，年過半百，膝下猶虛，看到鮮花一樣嬌美的鳳雙飛，喜愛得不得了，才相處了一個晚上，便將她視作心肝寶貝，聰慧的鳳雙飛靈機一動，乾脆認了兩個老人做乾爹娘，兩個老人高興得合不攏嘴，一口一句女兒，只差沒有將她摟在懷中。

向朝陽看着，不但替兩個老人及鳳雙飛高興，也放心讓她留在兩個老人的家中。

* * *

孔千鈞此刻正在金鷄鎮內的一家賭坊內豪賭。

不過，他的手氣似乎不佳，賭了幾手牌九，已輸了一千三百兩銀子。

但他却連眉頭也不皺一下，繼續賭下去。

終於，他將身上的銀子輸個清光。

一共輸了一萬二千兩銀子。

他吐口氣，正想離開賭場，一個人忽然擋在他面前，帶笑道：「閣下，還想再賭麼？」

孔千鈞冷冷地看了那人一眼，聳聳肩，道：「某家不是個無賴，輸光了，不會賴着不走。」

一頓，又道：「閣下是甚麼人？」

兩道目光直盯着那人。

那人穿得頗體面，唇上留着兩撇短髭，樣子頗爲神氣，年紀約三十出頭，是一個討女人喜歡的男子。

那人咧唇一笑。「閣下，區區姓孫，你雖然輸光了，若你想翻本的話，孫某支持你。」

「孫朋友，你我素不相識，你這麼做，不嫌太過冒昧嗎？」孔千鈞一直在心中戒備着。

「孔閣下，孫某確是有點冒昧。」姓孫的男子道：「不過，孫某可以坦白對你說，並不是無條件送錢給你翻本的。」

跟着又道：「孫某是個生意人，當然不會做虧本的生意。」

「將你眞正的目的說出來。」孔千鈞沉聲道。

「快人快語，好，孫某就實話實說！」姓孫的哈哈一笑，伸手摸摸唇上的短髭，一派瀟洒之態。

孔千鈞看着姓孫的，等他說出來意。

姓孫的也不繞圈子，將他的眞正目的說出來。「孔閣下，一口價，十萬兩銀子，買你兩日前，於虎山鎮醉香院內拿到的東西！」

孔千鈞那剎那眼色微變，臉上却神色不動。「孫朋友，某家根本不知道你說甚麼，請讓開，某家不想與你胡扯！」

姓孫的身子一橫，阻住他的去路。「孔閣下，明人眼裏不揉沙子，你別以爲在醉香院內幹的勾當，天下間沒有別的人知道！」

「放屁！」孔千鈞怒喝一聲。「再不讓開，某家便不客氣了！」

「孔閣下，俗語有謂：買賣不成仁義在。你既然不想與孫某談買賣，請吧！」姓孫的身子從外一閃，作了個請的手勢。

孔千鈞悶聲不吭，大步從姓孫的身旁走過。

姓孫的一直面含微笑，看着孔千鈞大步往外走，並沒有一點異動！

孔千鈞一直在暗中戒備着，若姓孫的有甚麼異動，他定會及時警覺！

姓孫的一直沒有異動，在一張骰寶枱邊正大聲吆喝的一個漢子却動了！

他忽然一個疾轉，手一揚，一蓬晶光疾射向孔千鈞的下盤！

孔千鈞一直提防姓孫的，他當然不能顧及其他的人，待到他耳聞破空之聲的剎那，正欲扭頭有所動作的剎那，姓孫的突然大喝一聲，一掌擊向孔千鈞的左肩背！

同時間，兩旁的賭桌旁邊，亦有兩個人向他動手。

兩個人都是用手上的碎銀擲向孔千鈞！

那剎那，孔千鈞不知應付那一面才好，千鈞一髮之間，他只好往上拔

起來！

只有往上拔，才能够避過下面數人的襲擊！

他確是避過了姓孫的幾個人的襲擊。

而好明顯，姓孫的在賭場之內，已佈置好人手，只要談不攏便動手。

看來，姓孫的是志在必得！

孔千鈞一拔丈許高，手一伸，抓向一根橫樑，就在這剎那，一張網子有如烏雲蓋頂一樣，從另一根橫樑上飛罩過來，疾罩向他的頭上！

孔千鈞大吃一驚，急忙一個沒頭觔斗往下翻墜！

可是，他只顧躲避頭上的網子，却忘了地上還有姓孫的幾個人在等着他，隨時準備動手，因此，他馬上着了下面那姓孫的道兒！

姓孫的在他往下翻墮的剎那，袖子往上一揚，一道金光疾飛起來，一下子便將孔千鈞的下身繞纏往，接往下用力一扯，正欲掙扎的孔千鈞猛地被扯得斜跌落地上，連掙扎的機會也沒有！

摔跌落地上的孔千鈞被那股大力扯得身不由己，也因此，摔得他一身骨頭像散碎了一樣，反應自然亦慢了，還未來得及跳起來，兩把冰冷的刀鋒已抵在他的頸脖上！

他頓時全身一陣發僵，不敢動一下！

* * *

「孔千鈞，你如今不會說孫某放屁了吧？」姓孫的瀟洒地走到孔千鈞的身前，含笑瞧着一臉驚怒之色的孔千鈞，語氣沒有剛才那麼客氣。

孔千鈞睜着雙眼，夷然不懼。「姓孫的，你到底是甚麼人？」

姓孫的咧唇一笑。「告訴你又何妨？孫某乃是劍痴的人，怎麼樣？」

孔千鈞雙眼一睜，失聲道：「你姓孫，是劍痴的手下，你原來就是東方求劍手下搜劍使孫越鋒！」

「孔千鈞，你如今終於知道孫某是誰了！」孫越鋒一笑。「孫某眞替你可惜，你要一早答應與孫某交易，不但不用吃苦頭，還可以得到十萬兩銀子，可惜，你敬酒不吃吃罰酒！你知道麼？萬劍莊有一個不成文的規矩！先禮後兵。也就是先談買賣，談不攏，那就只有動手！凡是拒絕與咱們談買賣的人，動手後，一旦落在咱們手上，那就只有乖乖地將咱們要的東西交出來，而且得不到分文，這是萬劍莊的規矩！」

孔千鈞乘孫越鋒說話時，總算看清楚，緊纏住他下身那條東西，原來是一根幼細的金絲索！

同時間，他亦發覺到，本來鬧哄哄的賭場內，這時已變得冷清清，所有的賭客皆走了，連賭場的打手，還有那些荷官都沒了影踪！

好明顯，孫越鋒及其手下，早已控制了這間賭場，賭場內的人才會這麼合作。

孔千鈞居然笑起來。「孫越鋒，要是我不交出你們想要的東西，你們大不了殺了我，是麼？」

孫越鋒的神色微動了一下，神態沒有那麼瀟洒了。「姓孔的，你難道不怕死？」

「螻蟻尚且貪生，人又怎會不怕死？」孔千鈞道：「不過，你們一定不敢殺孔某，是不是？」

孫越鋒神色一變，厲聲道：「姓孔的，別忘了，你已落在咱們手上！」

孔千鈞笑出聲來。「孫越鋒，你也別忘了，你們要的東西，在孫某手上，你們若殺了孔某，別想得到那東西！」

「說，照日神劍收藏在甚麼地方？」孫越鋒眼中兇光暴射。

孫千鈞哈哈一笑。「是傻子才會告訴你神劍的下落！」

「好口硬！」孫越鋒瞳孔暴縮，朝一個手下打了個手勢！

那個手下上前一步，一刀扎入孔千鈞的大腿上，接猛地拔出來！

大腿上那個刀口立時鮮血湧冒。

孔千鈞全身震抖幾下，臉上一陣抽搐，額上豆大的冷汗標滲出來，却硬是沒有哼一聲！

果然是硬骨頭！

「嘿嘿，不但口硬，連骨頭也够硬！」孫越鋒冷笑連聲。「姓孔的，孫某倒要看看，是你的骨頭硬還是鋼刀硬？」

說完，奪過一個手下的鋼刀，作勢欲斬向孔千鈞的右手！

孫千鈞從牙縫中迸出聲音來。「姓孫的，就算你千刀萬剮，也休想令孫某說出神劍的下落，你若不信，只管動手！」

說完，緊咬着牙，瞪視着孫越鋒，一副豁出去的樣子。

孫越鋒臉上神色連變，一會，終於將手上的鋼刀扔在地上。「孔閣下，你贏了！」

一頓，接又道：「你要怎樣，才肯說出神劍的下落。」

「三十萬兩銀子！」孔千鈞開口道：「一錢銀子也不減！」

「你簡直是獅子大開口！」孫越鋒氣急地道：「別忘記，你落在咱們手上！」

孔千鈞咧嘴一笑。「孫朋友，你也別忘了，神劍在孔某手上，是你求我，不是我求你。」

孫越鋒臉上陣青陣白，半晌，才咬咬牙，沉聲道：「好，就依你的，三十萬兩銀子！」

「一言爲定？」

「一言爲定。」

「好，你先替我將腿上的傷口包紮好。」孔千鈞說着用手推開抵在他頸脖上的兩把利刀，然後坐起來。

那兩個漢子看到孫越鋒朝他們打了個眼色，順勢將刀收起來。

孫越鋒跟着朝一個手下打個手勢。「快替孔大俠敷治好傷口！」

那個手下答應一聲，上前兩步，從身上拿出一個小瓷瓶，蹲下來，替孔千鈞上葯，然後撕下自己的衣裾，替他將大腿上的傷口包紮起來。

孔千鈞這才用手撐着，坐起來。「孫朋友，你是做慣買賣的人，當然聽說過，相金先惠、格外留神這句話吧？」

孫越鋒很乾脆。「你先要多少？」

「一半。」孔千鈞道。

「好！」孫越鋒從懷中拿出一疊銀票，數了五張，遞給孔千鈞。「數一下，每張三萬兩，五張，合共是十五萬兩！」

孔千鈞接過，逐張看了一遍，點點頭。「不錯。」接將銀票摺起來，收入懷中。「孫朋友，你眞夠爽快！」

孫越鋒道：「孔閣下，現在可以走了吧？」

孔千鈞摸摸受傷的大腿，苦着臉道：「我這條腿傷得這麼重，怎能走路？」

孫越鋒眼色一厲，似欲發作，口裏却說道：「孫某着人扶你走，行了吧？」

孔千鈞却搖搖頭。「孫朋友，你也想快點取到神劍吧？」

孫越鋒點點頭。「還用說。」

「那你最好吩咐手下抬孔某走，要不，只怕走到天亮，也走不到藏劍的地方！」

「藏劍的地方距鎭上多遠？」孫越鋒急問。

「大約六十里遠。」孔千鈞道。

孫越鋒呆了呆。「甚麼地方？」

孔千鈞狡猾地一笑。「別急，去到那裏，孔某自會將神劍交給你，到時候，必須銀貨兩訖！」

「你放心，咱們萬劍莊的人從來說一不二！」

「那孔某就放心了！」

「陳成，張先，快去拿一張敞椅來，抬孔大俠走！」孫越鋒吩咐兩個手下。

* * *

約個半時辰後，孫越鋒與其手下，抬着孔千鈞，依照他的指點，來到一個亂葬崗上。

那時候，已是日暮歸鴉時分。

崗上幾棵枝葉疏落的樹上，正棲息着幾隻烏鴉，驟然發覺有人來，發出「呀」的驚鳴聲，振翅從樹上飛起來，轉眼間飛得不知所踪！

在崗腰的一處亂墳堆前，孔千鈞吩咐抬着他的兩個漢子停下來。

孫越鋒性急地道：「孔閣下，照日神劍藏在這裏？」

孔千鈞不急不慢地道：「別急，你若是言而有信，孔某保証你一定得到神劍。」

一頓，又道：「能够買到這個好價錢，孔某於願已足，別無他求，孫朋友，希望你不會不守信諾！」

孫越鋒忙發誓。「孔閣下，如有反悔，天誅地滅！」

孔千鈞從敞椅上站起來。「孫朋友，那孔某就放心去取劍了。」

跟着掃了孫越鋒及其手下一眼。「你們都在這裏站着別動，要不，這趟買賣拉倒！」

孫越鋒朝手下打手勢。「誰也不准動，知道麼？」

七個漢子答應一聲。

孔千鈞一拐一拐地往左前方走去，走得很慢，孫越鋒幾乎忍不住催他走快點！

但他却按捺着，不敢動一下。

好不容易，眼看着孔千鈞在十丈過外的一座山墳前停下來，轉身一屁股坐在墳碑上，直喘氣。

孫越鋒與八個手下，都目不轉睛地看着孔千鈞。

孫千鈞朝他們齜牙一笑，站起來，往橫走出丈外，在一座沒有墳碑的小土墳前停下來。

他扭頭望了孫越鋒等人一眼，看到他們沒有動一下，這才在小土墳前一屁股坐下來，就用雙手，將那個小土墳挖開來，眨眼間，已挖開一個四尺長，半尺寬的坑洞來。

孫越鋒雖然看不清楚那個墳究有多深，但却猜到，孔千鈞挖的那個坑洞足有三尺深淺。

之後，他跪在地上，俯下身，伸手自坑洞內拿出一件東西來！

那物事看形狀像是一把劍。

雖然那物事用油布包着，但從那窄長的形狀看來，那應該是一把劍。

孫越鋒及其手下頓時緊張起來。

孔千鈞却不理會孫越鋒及其手下的神色變化，慢慢地將油布展開來！

這時候，夕陽殘照從西邊的一處山口斜射向這邊，偶爾，响起一聲烏鴉叫，更顯得那裏的荒涼與寂靜。

孔千鈞終於將那物事上的油布除下來，夕陽照在那物事上，反射出一縷耀眼生花的彩雲來！

其色有如彩虹一樣，但却比彩虹亮多了！

「照日神劍？」孫越鋒脫口歡叫一聲，情不自禁從前搶出一步！

孔千鈞疾喝。「孫朋友，快站住！」

孫越鋒被孔千鈞一喝，頓時霍然一驚，省覺到自己控制不住，往前搶出一步，忙停下來，並退回原處。「孔朋友，你放心，孫某不會食言的，如今，可以交易了吧？」

「好！」孔千鈞揮動一下手上的照日神劍，刹那間，空中像劃出一道彩虹。「請你將剩下的十五萬兩銀票包着一塊石子，待孔某三數後，同時間將手上的銀票，及照日神劍各自投過去！」

「好！」孫越鋒答應一聲，從身上

拿出一疊銀票，數了五張，將銀票擧起來，向着孔千鈞。「孔閣下，看到銀票上的數目吧？」

孔千鈞凝目看了一會，點頭道：「成了！」

孫越鋒立刻示意一個手下在地上撿起一塊石子交給他，用銀票將石子包起來，朝孔千鈞揚了揚。「看清楚了吧？」

孔千鈞點點頭，張口數道：「一、二、三！」

「三」字吐口，兩人同時將手上的神劍及銀票朝對方扔過去。

孫越鋒一把將神劍接住。

孔千鈞亦一手將那個揑成一團的銀票接住。

孫越鋒興奮得莫可名狀，揮劍大叫。「照日神劍，神劍終於掃本莊所有！」

孔千鈞却急急將那團銀票展開來，扔掉包在當中的那顆石子，匆匆再看一遍那五張銀票，看清楚確實無假，才收藏在身上。

「孫朋友，買賣已完，孔某告辭了！」孔千鈞朝孫越鋒那邊抱拳一拱，身型縱掠之勢有點古怪，去勢也不怎麼快疾！

孫越鋒却沒有理會拐着脚縱掠而去的孔千鈞，只是瞧着手上的照日神劍。

那刹那，他倏地生出一顆異心，想將照日神劍據爲己有！

神兵利器，那一個武林人不欲擁有之？

驀地，往左邊急急縱掠的孔子鈞發出一聲慘叫，一個身子往回倒飛！重重地摔跌在一個墳頭上，掙扎了一下，免强站起來。

一條人影緊接着掠到孔千鈞的身前，手一伸，喝道：「拿來！」

在孔千鈞慘叫聲起的刹那，孫越鋒心頭猛震了一下，心裏暗道一聲。「不好，有人在這裏埋伏！」

一念未已，背後已响起一陣沙沙聲，忙扭頭回望，只見從十數丈的墳後，閃掠出幾個人來，數一下，一共是五個。

刹那間，孫越鋒的心定了些。

來的是只有五個人，算上襲擊孔千鈞的三個人，一共是八個，自己這一面却有九個人，加上手上那把威力驚人的照日神劍，他以爲，一定可以應付得了那八個人！

就這刹那之間，孔千鈞已與那個最先掠到他面前的漢子動上手。

他豁出去了。

可惜，他先是受了腿傷，剛才又挨了一記重掌，被擊得五臟六腑仿似離了位一樣，不但行動大受影响，功力也大打折扣！

三招不到，他已被那個使彎刀的漢子一刀在他的頭項上，劃出一道血痕來！

「你，赫連……威！」威字才出口，他的腦袋齊中自那道血痕間「爆裂」開來！

那模樣恐怖極了！

孫越鋒的幾個手下，有兩個看到，禁不住發出驚悸的叫聲。

孫越鋒聞聲回頭，看到腦袋爆烈開兩爿，咕咚一聲摔跌落地上的孔千鈞，臉色也驟然驚變，心頭一陣收縮！

其他幾個手下看到，嚇得直想嘔！

* * *

一刀將孔千鈞的腦袋斬得「爆裂」開兩爿的，確是赫連威！

孫越鋒亦認出是赫連威！

黑面神赫連威！

他不由倒抽了一口氣！

赫連威一刀殺了孔千鈞，黧黑的臉上展露出一抹殘忍的獰笑。「孔千鈞，你挨了一刀，賠上一把照日神劍，才從孫越鋒的手上弄到三十萬兩銀子，如今你無福消受，便宜了某家，哈哈哈，某家眞要謝謝你才是！」

話落，立刻朝身後一個漢子打了個手勢。

那個漢子立刻走到孔千鈞的屍體前，蹲下來，將其收藏在身上的銀票悉數搜出來，交給赫連威！

赫連威接過，揣入懷中，接一揮手上的彎刀，往孫越鋒及其手下站着的地方走過去。

而在孫越鋒後面閃現的五個人，亦已逼近到二丈左右的地方，虎視着孫越鋒及其手下。

孫越鋒只好「左顧右盼」，留意前後堵截他們的那兩伙人！

驀地，他的心頭大大地震動了一下。

原來，他認出從後面掩上來的五個人中，站在當中的一個，正是江湖上惡名遠播的霸王刀秦天彪！

他的信心開始動搖。

他手上雖然握着照日神劍，但却沒有把握仗着神劍的威力，擊敗秦天彪。

所謂人的名，樹的影。霸王刀秦天彪被武林中人稱爲第一兇人，又豈是浪得兇名！

無論黑白兩道，遇上秦天彪，非死即傷，沒有一個人奈何得了他。

「孫越鋒，要命的，立刻將照日神劍雙手奉上！」赫連威右手一伸，以手上彎刀，遙指着孫越鋒。

孫越鋒可不是省油的燈，雖然懼怕於秦、赫兩人的名頭，但如今有神劍在手，膽氣自然大壯，也就不怎麼懼赫連威了。「赫連威，孫某可不是初出茅廬的後生小子，豈會被你三言兩語嚇倒！有本領的，你來拿吧！」

赫連威怒笑幾聲。「姓孫的，你好不識抬擧，某家給你一條生路，你不走，偏要尋死路！嘿嘿，某家說不得成全你！」

話聲未落，手上的彎刀陡地有如

一道飛虹般，脫手飛斬孫越鋒。

孫越鋒一直在戒備着，乍見彎刀旋飛過來，不由大喝一聲，揮動神劍，舞起一道耀目的劍光。

眼看着彎刀便要擊在那道耀目的劍光上，驀地，彎刀挾着銳嘯聲，斜旋起來，在空中打了個旋，筆直般射落孫越鋒的頭頂上。

孫越鋒早已久聞赫連威那把彎刀之神奇詭變，早已警惕於心，發覺彎刀陡地向上斜飛起來，已心知有異，忙身形一矮，施展一招雪花蓋頂。

那知道，往下疾射的彎刀在那刹那却驀地橫旋開去，疾向下劃了個斜弧，飛斬向孫越鋒的腰臀。

孫越鋒大吃一驚，急忙往外斜躍開去。

可是，却慢了一點，彎刀過處，腰側上衣裂皮開，被劃出一道血口來。

他痛得打了個哆嗦。

那把彎刀「嗚」地一聲，飛回赫連威的手上。

赫連威果然名不虛傳，那把彎刀在他手上，簡直像有靈性一樣，使得出神入化。

接回彎刀，他獰笑一聲，正欲撲向孫越鋒，那知道孫越鋒已咬着牙，揮劍疾撲過去。

一道夕陽射在揮動的劍身上，反射出一道猛烈的光芒，照耀得赫連威雙眼像盲了一樣。

吃驚之下，他急忙斜縱開去。

若是眼中看不到對手，縱使武功再高，也大打折扣，吃虧得很。

孫越鋒如影隨形，身形去勢一變，跟着斜撲過去。

赫連威耳聽風聲，彎刀急舞。

「鏗」地一聲，赫連威陡覺手上一輕，知道彎刀被無堅不摧的神劍斬斷，心中驚懼之下，急忙向後暴退。

孫越鋒陡地暴喝一聲，奮力揮劍一掃。

劍光電閃，堪堪閃劃過赫連威的胸腹之間。

赫連威慘叫一聲，一個身子往後摔跌下去，胸腹之間爆裂開一道尺長的刀口子。

跟着，血濺腸流，好不恐怖！

他用雙手拚命將從傷口處「吐」出來的腸臟塞回去，但却不成功，這邊塞回去，那邊流出來，看着教人感到噁心。

一陣慘叫聲就這刹那自孫越鋒的身後响起，孫越鋒大吃一驚，急忙扭頭回望，只見霸王刀秦天彪有如一頭惡虎般，揮動霸王刀往前猛衝過來，企圖攔截他的三個手下，在那風雷疾發的刀光中，「散碎」開來，血肉橫飛。

江湖上第一兇人，果然兇殘霸道。

孫越鋒心頭暗驚，但隨即便夷然不懼！

既然仗着神劍擊倒黑面神赫連威，那又何懼秦天彪？

擊倒赫連威，不但令他膽氣大壯，也令他信心大增。

他不再理會倒在地上掙扎的赫連威，仗劍迎向撲過來的秦天彪。

秦天彪那邊的四個人，已與孫越鋒的五個手下，激鬥起來。

兩下裏眨眼間便迎上。

厲烈的虹芒與刀光暴展、交擊！

那刹那，秦、孫兩人皆消失在劍芒刀光之中。

刀劍交擊之聲不絕於耳。

兩人激鬥的上空，一片虹光，本已漸暗下來的天色，又光亮起來！

陡地，刀光暴盛。

劍虹隨之一黯。

夕陽已沉落在西邊那個山口下。

一聲慘叫隨即响起。

一條人影斜飛開去。

那是孫越鋒！

他的左邊臉頰上，有一道殷紅的血痕。

緊接着，另一條人影亦斜撲向飛開去的孫越鋒。

那人當然就是秦天彪！

他手上那把霸王刀居然沒有斷，不過，刀鋒上却多了幾個缺口。

原來，他那把霸王刀也是一把寶刀，加上他功力深厚，所以，無堅不摧的照日神劍，只能在他的刀鋒上弄出幾個缺口來，並不能將之斬斷。

孫越鋒飛墜落地上，打了個滚，跳起身來，大喝一聲，仗劍猛撲向飛撲過來的秦天彪。

他已豁了出去。

好奇怪，他手上那把照日神劍虹芒大減，只泛起一層淡淡的虹芒，已不能令人不可直視，教人目眩眼花。

原來，照日神劍在日光照射之下，才能映射出强烈的亮光，這是他的神奇之處，若在晚上，那就要憑持劍人本身的功力，激發出强弱不等的劍芒來！

這時候，日頭已沉沒於西山，暮色漸瀰漫，沒有日光照射在劍身上，所以，劍光大斂，只憑孫越鋒本身的功力，激發出一層淡淡的劍虹！

而剛才於劍虹耀眼時，秦天彪是瞇着雙眼與孫越鋒激鬥的。

要不是仗着神劍的威力，孫越鋒早已在五招之間，被秦天彪的霸王刀斬開幾塊！

* * *

秦天彪亦打雷般發出一聲暴吼，揮刀迎向孫越鋒狂斬過來的神劍！

「鏗」地一聲大响，一道霓虹陡射起來！

那是照日神劍！

刀劍相擊，孫越鋒被一股劇震之力震得虎口發麻，握劍不牢，神劍脫手向上斜飛起來！

原來，秦天彪在刀上貫注了十成功力。

孫越鋒自然抵擋不了！

「嘿」地一聲暴喝，秦天彪刀勢疾斬下去！

「喔！」地一聲悶叫响起，孫越鋒被震退的身形陡地分裂開來，鮮血激濺中，兩爿大小不一的身體散跌開去！

一條人影就在這霎間，自二丈外的一個墳頭處標射起來，掠射向衝天飛起的照日神劍！

這可是變生肘腋！

到手的寶物，當然不容別人奪去，秦天彪怒喝一聲，急射起來，搶奪那把照日神劍。

由於他距飛起的照日神劍較近，所以，從那座墳頭後射起來的人雖然快一步，但仍然快不過秦天彪。

驀地，一點暗器自另一個墳後激射向秦天彪。

那點暗器去勢比電還疾！

秦天彪不敢不應付那點飛來的暗器。

因爲，他從銳嘯聲中，聽出那點暗器來勢勁銳，若是被擊中，就算不死，也傷得很重，所以，他不得不應付。

霸王刀反手回擋，「錚」的一聲，那點暗器射在刀身上，他的手腕震了震，幾乎握不住刀。

他心頭暗懍。

發出暗器的人的手勁內力好强勁。

而那暗器不過是一顆石子！

他的身子亦被震得窒了一窒！

這一下停窒，已足夠讓那條自墳頭後飛射出來的人影捷足先登，一把抓住空中的那把照日神劍。

秦天彪激怒得狂吼一聲，一掌擊向那個堪堪抓住神劍的人。

這時候，他已看到，那是一個年輕人！

年輕人抓住神劍，立時一個沒頭觔斗，往下疾墜，恰好避過秦天彪的那一掌。

秦天彪一掌擊空，亦急往下墮。

那年輕人脚才沾地，立刻斜縱開去。

緊接着，秦天彪亦墜落地上。

那年輕人若不是斜掠開去，正好在秦天彪的攻擊範圍之內。

秦天彪恚怒得鬚髮俱豎，兇惡地直視着那年輕人，恨不得亂刀將他砍成肉醬。

那年輕人却氣定神閒，握劍在手，斜橫胸前，亦在注視着霸王刀秦天彪。

秦天彪年約四十多歲，獅鼻虎口，頷下留着根根見肉的短鬚，身形高壯，頭上散髮束了個金箍，形相兇猛。

果然不愧是一個兇人。

「小子，你是誰？膽敢與秦某搶奪神劍？」秦天彪厲聲道：「你難道不知秦某是甚麼人？」

「我怎會不知道！」年輕人朗聲道：「你就是秦天彪，江湖上第一兇人，霸王刀秦天彪！」跟着又道：「我姓向，名朝陽！」

「向朝陽？」秦天彪在口裏唸了一遍，跟着搖搖頭，他想不起，江湖上有這麼一個年輕人，輕蔑之意頓生。

「姓向的，既知秦某大名，還不將神劍放下，抱頭鼠竄？」

面對這江湖第一兇人，向朝陽夷然不懼。「秦天彪，你太自大了，你以爲江湖上的人都怕了你？你在作白日夢！」

「好小子，天堂有路你不走，居然還大言不慚，你老子的，秦某要將你斬成肉醬！」話落，秦天彪作勢欲衝過去。

「且慢！」向朝陽疾喝一聲：「我有話問你！」

秦天彪居然被他喝住。

「秦天彪，你是否殺害了鳳南川一家大小？」向朝陽沉聲喝問。

鳳南川乃是鳳雙飛之父。

秦天彪聞言怔了一下，隨即惡狠狠地道：「小子，你問這個幹麼？」

「你先答我！」向朝陽毫不退讓。

秦天彪胸膛起伏了一下，厲聲道：「是！怎麼樣？莫非你要替鳳南川報仇？」

他根本就不將向朝陽這個年輕人放在眼內。

「對，我確是要替鳳家被你殘殺的三十多口報仇！」向朝陽大聲道。

「你憑甚麼？」秦天彪輕蔑地瞧着向朝陽。

「就憑這！」向朝陽晃動一下手上的照日神劍。

神劍在他的手上，一點光芒也沒有。

秦天彪放聲大笑。

「秦天彪，你爲何要殺鳳家三十多口？」向朝陽憤怒地大叫。

秦天彪笑聲倏止，「因爲他多管閒事，殺了秦某一個手下，秦某當然向他十倍討還。」

「一人做事一人當，你怎可濫殺無辜？」向朝陽激動得連聲音也有點發抖。

「這是秦某一向行事的規矩！」秦天彪傲然道：「誰要是惹上我，必十倍百倍討還，鷄犬不留！」

「你——」向朝陽怒極。「今日，我就要除去你這個兇人，替枉死在你刀下的無辜者報仇！」

「小子，你太看得起自己了！」秦天彪搖搖頭。「你既然硬是要死，秦某只好成全你！」

說完，不再打話，仗刀撲向向朝陽。

向朝陽深吸一口氣，亦揮劍迎上去。

兩下裏立刻迎上，人影閃錯間，過了一招。

向朝陽手上的照日神劍仍然一絲

劍芒也沒有發出。

眨眼間，向朝陽與秦天彪又過了三招。

向朝陽絲毫無損。

秦天彪居然奈何不了他。

「好小子，果然有兩下子！」秦天彪厲喝一聲。「再接秦某這一招！」雙手執刀，以怒劈華山之勢，斬劈向朝陽。

那一刀之勢，驚天地、泣鬼神，其勢莫可抵禦。

向朝陽亦在這霎間朗喝一聲，亦以雙手執劍，一招雷霆驟發，揮劍迎向秦天彪開天劈地的一刀。

一道耀眼般的劍芒，驀然間從照日神劍上展射出來！

那刹那，本已暮色四合的天空中，變得光亮起來。

秦天彪只覺眼前一片炫耀的白光，甚麼也看不到。

大驚之下，急忙閉上雙眼。

那刹那，他心中閃過一個念頭：這小子到底是甚麼人？

同時間，他心裏亦閃過一抹懼意！有生以來，第一次生出的懼意。

這也是他最後一次生出的懼意。

待到「劍光」驟斂，他的首級已飛上天空。

沒了首級的屍體斜跌出兩步，才砰然倒跌下去，頸腔血泉暴湧！

向朝陽雙手斜舉着照日神劍，胸膛起伏，劍上光芒盡斂！

剛才他運起了九成照日神功，貫注於劍上，斬殺了秦天彪！

這是他第一次以照日神功配合照日神劍，以無可抵禦的威力，一招殺了秦天彪這個第一兇人！

他終於見識到照日神功配合照日神劍所發揮出來的無比威力！

他被那種威力震懾得愣住！

＊ ＊ ＊

「大哥……」一聲呼叫自數丈外的一個墳頭後响起，跟着一條嬌俏的人影衝出，朝他奔過來。

向朝陽震動一下，扭頭大叫：「雙雙……」身形一動，奔迎上去。

兩人很快奔近，跟着擁抱在一起，互相緊緊地摟抱着。

好一會，向朝陽才開口道：「雙雙，妳怎會在這裏的？」

鳳雙飛一聽，頓時掙開向朝陽的擁抱，羞臊地垂下頭來。「是……令師他老人家……帶我來此的。」

向朝陽一聽，愕了一愕，臉上跟着火燒般發熱，「雙雙，妳……說……恩師他老人家……」

一陣「呵呵」的笑聲陡然响起，暮色中，一個鬚髮花白的老者，捋着長鬚，輕快地走過來。

向朝陽一眼便認出，那是他的恩師。

「師傅！」他歡叫一聲，急迎上去。

向朝陽要跪下去，却被老者將他扶住！

「師傅，你老人家怎會忽然……在這裏出現的？」向朝陽疑惑地看着師傅。

老者輕輕撫着他的頭。「朝陽，爲師是不放心你，從你踏出師門那天開始，爲師便一直暗中跟着你……如今，爲師放心了！」—

「師傅，剛才的那顆石子，是你發出的了？」向朝陽一臉感激之色。

老者沒有答他，呵呵直笑道：「朝陽，你已替鳳姑娘報了仇，又覓得佳侶，並得回神劍，爲師可以放心回去了，呵呵……千萬別忘了請爲師喝杯喜酒啊！」

一句話，說得向、鳳兩人臊得垂下頭，泛紅着臉，幸好天色黯黑，替兩人遮了羞。

老人看到兩小那害臊的樣子，樂得呵呵直笑。「朝陽，爲師要將神劍帶回去，免得江湖上再惹起風波！」老者說着伸手拿過神劍，轉身便走了。

「師傅……」向朝陽急叫一聲。

「爲師回去等着喝你與鳳姑娘那杯喜酒！千萬別忘了啊！」老者看似走得很慢，實則奇快無比，最後那個字出口，人已幾乎消失在夜色中。「你與鳳姑娘好好在江湖上遊玩吧，但別忘了回來！」聲音在夜色中迴盪，人已消失於夜色中！

向朝陽與鳳雙飛兀自朝老者走去的方向直揮手。

（全文完）

三國演義之二十

長坂坡 (一)

徐正 · 編繪



1 漢獻帝建安十三年(公元二〇八年)，曹操大軍到了樊城，派人到襄陽來，召劉琮去樊城相見。劉琮懼怕，不敢前去。蔡瑁、張允却自告奮勇，願意代表劉琮，去見曹操。



2 這時老將王威向劉琮獻計：「主公既已投降，劉備又不在這裡，曹操定必鬆懈了戒備，此時主公出奇兵猛襲曹軍，曹操不難擒獲。這樣一來，不但主公威名大增，中原地方，也可以不戰而定了。」



3 蔡瑁聽了這話，斥責王威不識時務，口出大言。王威反唇相譏，罵蔡瑁賣國求榮。



4 蔡瑁大怒，當下要殺死王威，旁人竭力勸止，他和張允才恨恨而去。



5 蔡瑁、張允到了樊城，拜見曹操，態度諂媚，說了劉琮降順的誠意，又把荊州軍馬錢糧的數目一齊說了出來。曹操當下封蔡瑁做水軍大都督，張允做水軍副都督，還答應表奏天子，讓劉琮繼任父職。

6 二人走後，荀攸道：「蔡瑁、張允乃是諂佞之人，主公為何這樣重用？」曹操笑道：「我怎會不識人！只因我們北方軍隊，不習水戰，所以暫時借重他們，以後我自有主張。」

7 蔡瑁和張允回到襄陽，把這事告訴劉琮。劉琮聽說可以繼任父職，非常高興。下一天，便和母親蔡夫人，捧了印綬兵符，渡江迎接曹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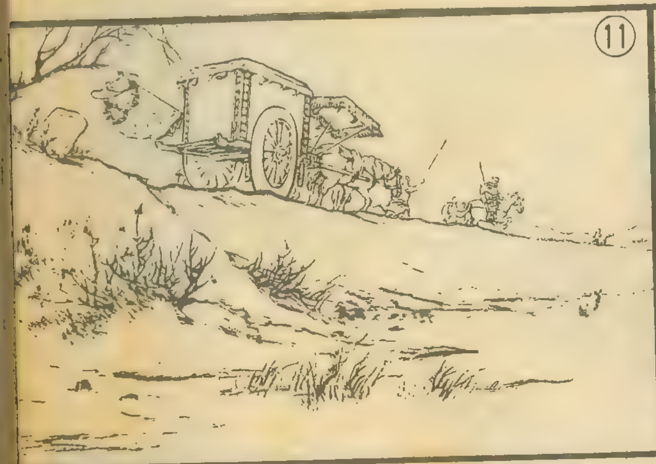


8 曹操領衆將進駐襄陽，蔡瑁、張允好像迎接天子，逼着百姓一齊出城，焚香恭迎。曹操用好話撫慰一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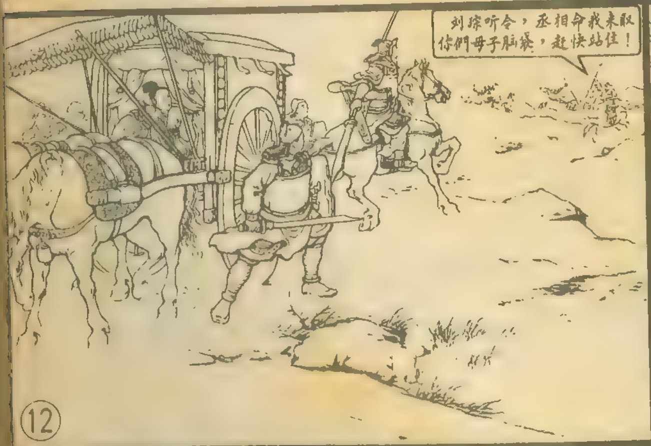


9 曹操進城到劉琮府中坐定，便把幾個主降的人都升了官，却把劉琮封為青州刺史，要他立刻動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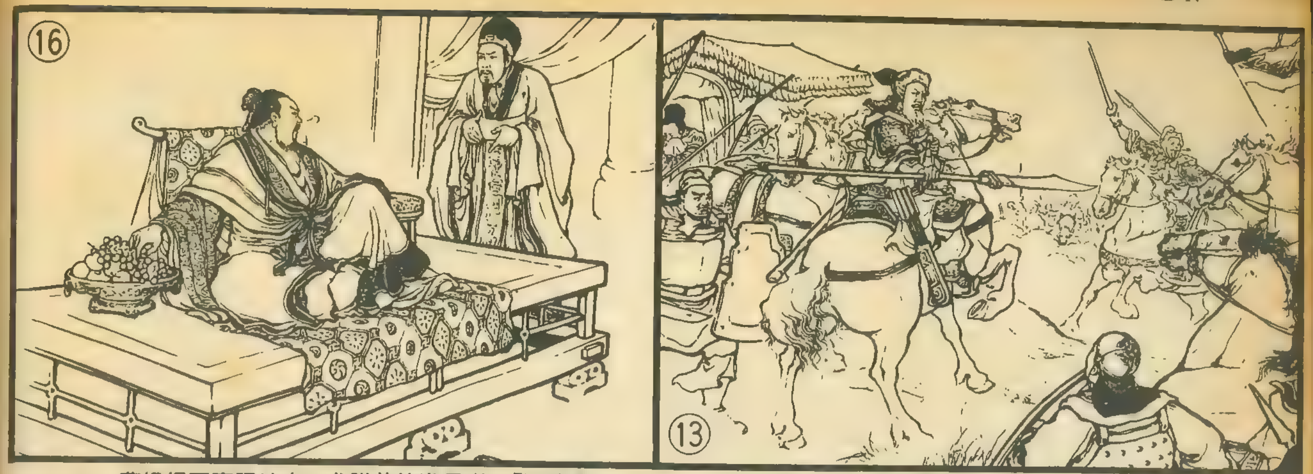
10 劉琮大驚，因為蔡瑁、張允回來，明說曹操仍舊准他鎮守荊州，如今忽然調到青州去，他如何願意。



11 劉琮再三懇辭，曹操只是不准。劉琮懾於威勢，只得陪着母親蔡氏，同去青州。當時願意跟隨去的，僅有王威一人，其餘官員，都爭着趨奉曹操，再也不理劉琮了。



12 蔡夫人、劉琮滿腹委屈，向青州進發。走了幾天，忽然後面一彪軍趕來，仔細一看，却是曹操手下大將于禁。



13　蔡夫人抱着劉琮大哭，于禁喝令軍士動手。王威在旁，不顧人單勢孤，死命保護主人，不讓軍士近前。

16　曹操得了襄陽地方，參謀荀攸進言道：「江陵是荆州重地，錢糧最富，若讓劉備立住了脚，便不易攻取，不如揮動大軍，一鼓作氣，平了江陵，並且可以直下江東了。」



14　于禁指揮衆軍士一擁而上。王威奮力相鬥，竟被衆軍殺死。接着，軍士又殺了劉琮母子。

17　曹操也有此意，探得劉備帶領百姓，緩緩而行，十幾天中只走了三百多里。曹操便令部下精選鐵騎五千名，由降將文聘開道，星夜出發，限一日一夜趕上劉備。自己統率大軍，隨後推進。



15　于禁回報曹操，曹操重賞了他，另外又派人到隆中去搜尋孔明妻小，却沒有捉到。原來，孔明先已令人搬走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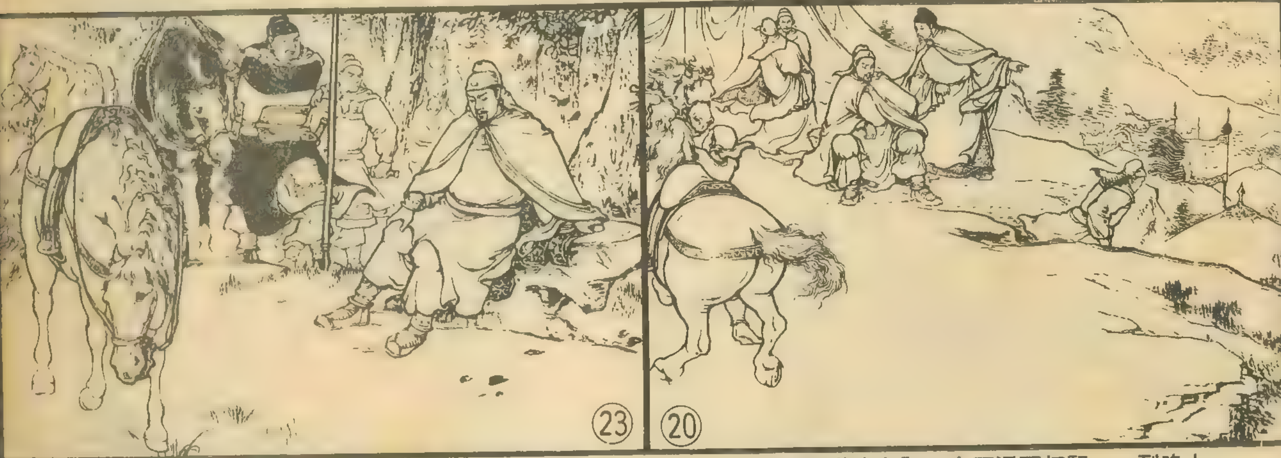


18　再說劉備帶着十數萬百姓，三千多軍馬，一程程挨着向江陵前進。孔明因關雲長往江夏求救，杳無回音，心裡憂急。劉備便請孔明親自走一遭。孔明允諾，即日帶着五百軍士去會劉琦去了。



19　雲長、孔明先後往江夏求救，劉備的軍馬愈加零落，趙雲保護老小，張飛斷後，簡雍、糜竺、糜芳，追隨左右。這天走到當陽縣景山脚下，天色已晚，劉備便教就在山上駐紮。

22　曹兵四下衝來，銳不可當，劉備死戰，依舊無法突圍。正在危迫之際，幸而張飛趕到，殺開一條血路，保着劉備向東而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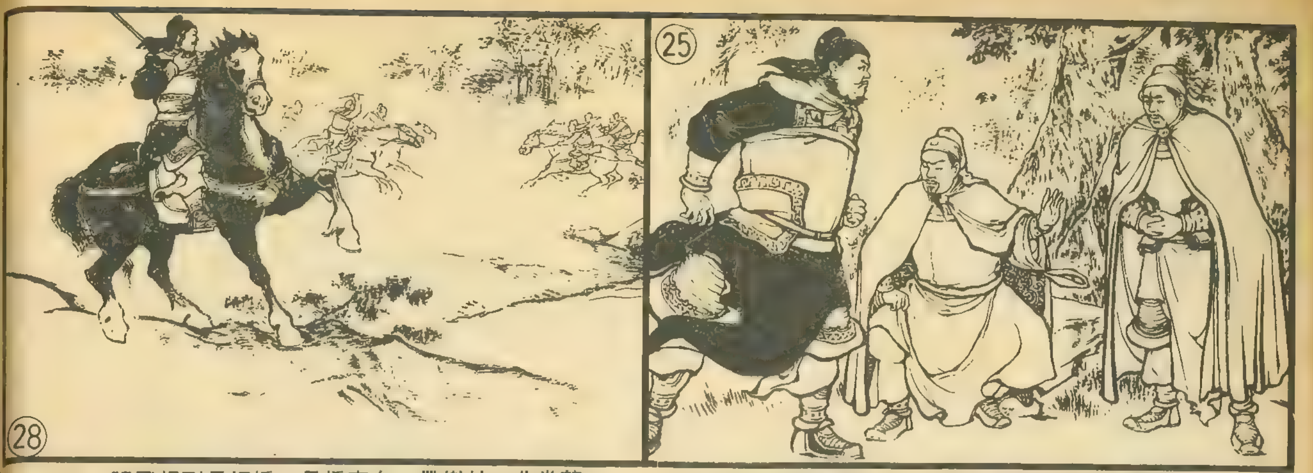
20　當時是秋末冬初，白天還不打緊，一到晚上，涼風透骨，軍民啼飢號寒，哭聲遍野，更加「曹運逼近」的探報不斷傳來，人心愈慌。簡雍再勸劉備棄了百姓，免得被曹軍趕上，劉備只是不忍。

23　張飛掩護劉備，且戰且走，奔至天明，喊聲漸漸遠去。劉備精疲力盡，下馬略歇。



21　到四更時分，只聽得西北角喊聲震地而來。劉備大驚，計算軍馬，除掉孔明、關雲長帶走一部，隨身只剩兩千多人，只好急急上馬，拼死迎敵。

24　劉備一看隨行人馬，只剩下百餘騎，所有百姓老小和趙雲、簡雍、糜竺、糜芳等人，都不知下落。劉備頓時大哭起來。



25　正在哀痛之時，忽見糜芳臉上帶着箭傷，跟蹌而來，一見劉備、張飛，慌忙告訴說：「趙雲投降曹操去了。」劉備却堅决不信，呵斥糜芳說：「子龍是我舊交，怎麼會反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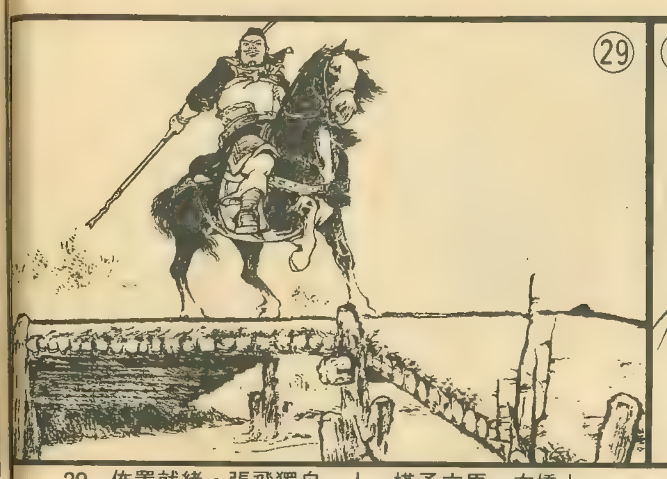


26　張飛嚷道：「他見我們勢窮力盡，說不定投曹操去求富貴哩！」劉備只是搖頭：「子龍在患難之中跟隨我，心如鐵石，决不是富貴所能動搖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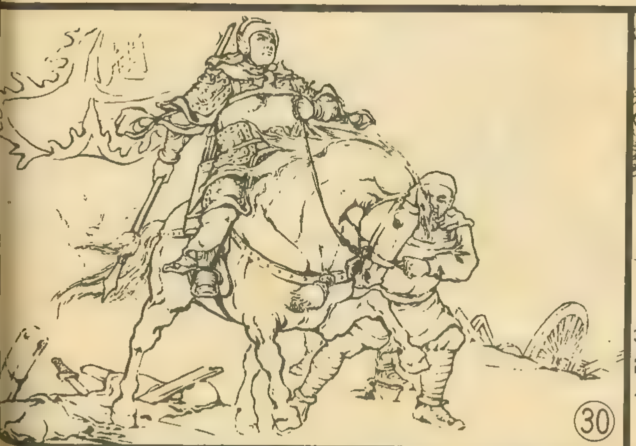


27　糜芳却說親自看見他投西北去的。張飛大叫：「待我親自尋他去，若撞見時，一槍刺死！」劉備阻擋，說即使親見他投向曹軍，恐怕另有道理。張飛那裡肯聽，帶了二十多個騎兵，奔向西北尋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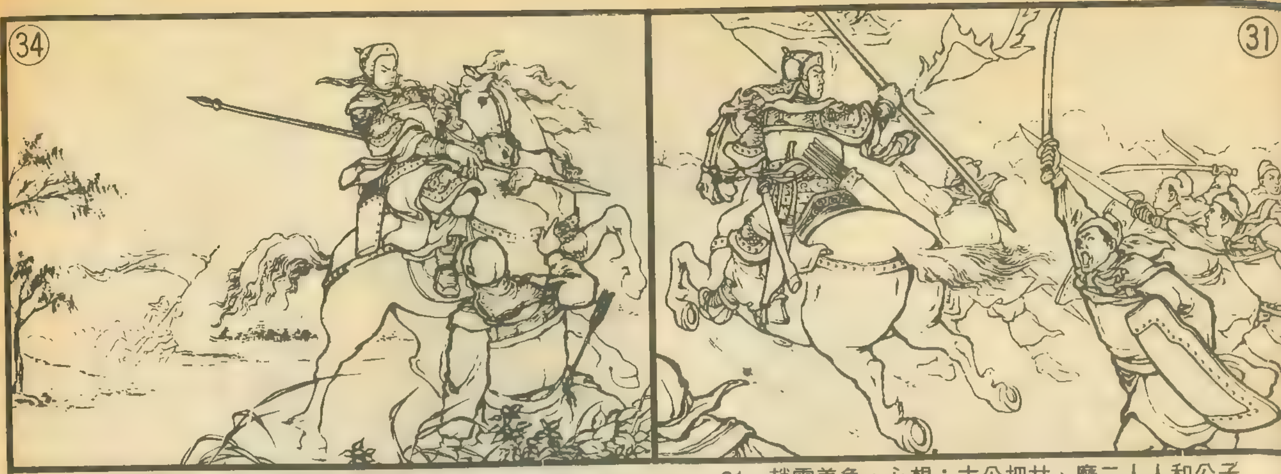
28　張飛趕到長坂橋，見橋東有一帶樹林，非常茂密，心生一計。命隨行軍士動手砍下樹枝，拴在馬尾上，教那些馬匹在樹林裡往來奔跑，衝起塵土，遠遠看去，像有大軍埋伏在內。



29　佈置就緒，張飛獨自一人，橫矛立馬，在橋上只管向西眺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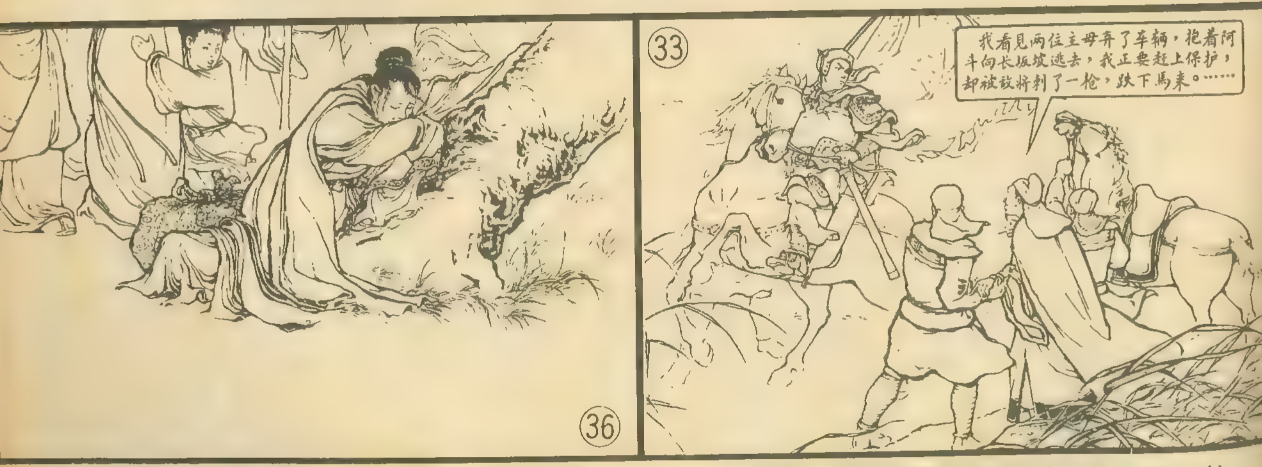
30　却說趙雲自四更時分，與曹軍厮殺，往來衝突，殺到天明，尋不見劉備，再尋劉備的老小時，也都失散了。



31　趙雲着急，心想：主公把甘、糜二人人和公子阿斗托我，如今一齊失散，有何面目去見主公？不如去决一死戰，好歹要尋回主母與小主人。想到這裡，便帶着殘兵三四十人，拍馬衝進曹運中去。



32　趙雲在亂軍中四處尋覓，只聽見百姓號哭之聲，震天動地，中箭着槍，慘不忍睹。忽聽有人躺在亂草中呼救，趙雲一看，却是簡雍。



33　趙雲從簡雍嘴裡得知兩位夫人和阿斗踪迹，忙將軍士所騎的馬，借一匹與簡雍騎坐。叫他先去回報劉備，說自己上天入地，也要尋着夫人和阿斗，否則决意戰死沙場。

34　趙雲拍馬向長坂奔去，路上又遇着一名受傷兵士，說剛見甘夫人披頭赤足，相隨一伙百姓，投南而走。趙雲聽說，趕緊猛鞭坐騎，向南飛奔。

35　奔了一程，只見前面一伙百姓，男女數百人，狼狽地逃難。趙雲大叫：「裡面有甘夫人麼？」

36　甘夫人在人叢中聽到，猛然回頭，一看是趙雲趕了上來，不覺放聲大哭。(待續)

上文提要：殺手冷血受僱追殺劉少奇，却又兩番協助他脫離丁百壽父子及趙元霸的擒拿，令劉少奇大惑不解；至於藍玫瑰，原來她爹中毒在身，知道劉少奇之友也遭此劫，於是向他查探他得到藥方的來源，欲找出下毒之人，結果獲悉劉少奇爲了從奇人易殘手中得到藥方救友，答應把正在冶煉的寶劍送給他，還要爲他服役三年，藍玫瑰聽罷，懷疑易殘志不在劍，只想差使劉少奇……



三期完短篇故事

楊帆·文　可飛·圖

冷血熱情劍

殺手身法如電　快劍親刃仇人

劉少奇道：「姑娘可有好主意？」

劉少奇的態度非常誠懇，完全是一副虛心求教的口氣。

藍玫瑰雙眉一皺的想了一想，道：「你的才智高人一等，難道想不出好主意麼？」

劉少奇吁嘆了一聲，道：「所謂當局者迷，旁觀者清，尤其是，以姑娘冰雪聰明，論事斷事，有條不紊，也許能爲在下想出一條良策。」

藍玫瑰笑了一笑，道：「太誇獎了，目前我也想不出甚麼妙策來，還是早些趕到延安府，見過唐碧川，聽聽他的意見，再作定奪吧！」

「也好！」劉少奇也同意了。向前走了二步，又停了下來，側首問道：「藍姑娘，你我結伴而行麼？」

藍玫瑰笑咪咪地反問道：「有何不可？」

劉少奇皺皺眉，道：「妳我孤男寡女，只怕招人異議。」

藍玫瑰轉頭望向別處，冷冷的道：「你既然有這種顧慮，那就分開來走好了，你明，我暗。」

「那麼，咱們在何處碰頭？」

「汾河渡頭。」

「好！不見不散。」

「但願那冷血別再找你的麻煩，好早些去見唐碧川。」

劉少奇壓低了聲音道：「提起那冷血，在下倒想冒昧地問姑娘一句話。」

藍玫瑰轉過頭來，對他凝視了一陣，才緩緩的點頭道：「問吧。」

「冷血兩次現身，姑娘妳緊隨着露面，每當在下要追趕他時，姑娘都說『窮寇莫追！』好像是存心幫冷血的忙。」劉少奇目光一直盯在藍玫瑰的臉上，似在觀察她的反應如何。

藍玫瑰那張粉臉却是一點表情也沒有，冷冷的道：「若是那個時候冷血被你追殺，昨天早晨在黑池縣城內，你我恐怕都要遭一大劫。」

「如此說來，姑娘早已知道丁百壽設好了陷阱？」

「我沒有未卜先知的能耐。」藍玫瑰將話頓住，目光在劉少奇臉上掃了一個圈，才又接道：「我若直話直說，你可會着惱？」

劉少奇毫不猶疑地搖搖頭道：「在下絕不見怪！」

藍玫瑰一字一字，緩慢有力地道：「你絕不是冷血的對手。」

「哦！」劉少奇不禁地仰起了頭，面上浮現着驚愕、難以置信的神情。

「而且冷血也無置你死地的念頭。」

「姑娘說在下不是冷血的對手，在下不敢强辯，至於冷血無心置我死地的說法，在下可不敢苟同。」

藍玫瑰突然轉變了話題，問道：「你看丁開山的功力如何？」

劉少奇不假思索地答道：「深不可測。」

「的確是深不可測，你連攻三劍均未得逞，我和他胸背相接，柳葉雙刀却無法施展。」她的眼睛中閃出奇異的光輝，再低聲道：「然而冷血只在一招之下就砍傷了丁開山的右臂，而且還順勢削斷了他的弓絃，若他存心要你死，前天在那座樹林中你就躺了下來。」

劉少奇沉默了良久，才喃喃道：「他既然無心置我於死地，又何故一再地在我背後偷襲呢？」

「只怕……」她沒有說下去，却伸手向前一指，「咱們要拐過前面那道山坳方才能分手，還是邊走邊談吧，免得躭誤時間。」

二人往北直奔，只一瞬間就消失了踪跡。

這時，小徑旁的樹林中却走出了兩個人。

一個黑巾幪面，祇露二隻眼睛的冷血。另一個約莫五十歲多，留着稀疏的山羊鬍子，身穿一件皂衣，肩膊上還揹背着一個藥箱子。箱子上有八個字：寫着：「易家草葯，能治百病。」

易家，敢情這老傢伙就是劉少奇所說的那個易殘，奇怪！他怎麼會和殺手冷血結上伴呢？

冷血目光望着劉少奇和藍玫瑰的去處，沉聲道：「易老頭，這樁賣買到此爲止，我不幹了，你去另請高明吧。」

易殘手指捋着唇邊的山羊鬍子，陰陽怪氣的道：「老漢在口外就聽到了閣下大名，所以才重金禮聘，你中途撒手，可就不懂江湖規矩啦！」

冷血回過身來，氣呼呼地道：「易老頭，你要弄清楚，迬冷的是殺手。」

易殘點首道：「正因爲閣下是殺手，老漢才重金禮聘閣下代老漢殺人呀！」

「殺誰？」

「這話問得稀奇？自然是殺那關洛大豪劉少奇！」

冷血冷笑道：「殺他，看來我成了他的保鏢。」

易殘兩道花白的眉毛向上一挑，道：「這話從何說起？」

冷血沉聲道：「作殺手的講究一擊而中，如果對方武功高强，防範森嚴，我可以十年二十年地等下去，即使等到我老朽死去，也絕不會輕易出手，說句實話，劉少奇的劍法在關洛一帶雖然無出其右，但是和我姓冷的比較，還差了一大截。別說我在背後出手，就是面對面，他也難逃一死，而你却叫我一路上找機會襲擊他，只能嚇他，不能殺他，何時、何地始能殺他，還得再聽你的吩咐，爲了確保他要死在我的劍下，還得千方百計，冒險犯難地保護他，我那裡是殺手？分明是成了關洛大豪劉少奇的專用護衛保鏢了。」

易殘哈哈大笑，道：「老漢記得閣下有個外號叫作『五仟兩』？」

「不錯。」

「意思是，只要有五仟兩，你就可以去殺任何一個人？」

「不錯。」

「咱們的賣買是一萬兩銀子成交的，價錢貴了一倍，閣下自然是要多費一點功夫，再說，老漢所提出的條件，閣下已經答應了，如今怎麼可以反悔？」

「易老頭，這兩天我在殺手圈子裡聽到了一點風聲，聽說這一路上先後襲擊劉少奇的那八個殺手，都是你花銀子僱請的？」

「不錯。」

「爲甚麼？」

「這不關閣下的事，你最好別問。」

冷血沉聲道：「易老頭，姓冷的不妨說句實話，這樁賣買我不想再幹下去，我並不是怕麻煩，而是我發覺你在暗中玩弄甚麼詭計。」

易殘好整以暇地問道：「何以見得？」

「我也不想多說，只是提醒你一句，不工於心計的人絕不够資格作殺手，更不配作爲第一流殺手，姓冷的不是傻瓜！」

「決心不幹了？」

「決心不幹。」

「那麼閣下的訂金呢？」

「原封退還。」

「這一路上所受的風霜雨露且不必去說，單說『賽魯班』趙元霸那一斧頭，豈不挨得寃枉？」

冷血楞了一楞，才咬咬牙道：「沒關係，姓冷的每次作賣買都是賺銀子，這一回蝕點老本也是應該的。」

易殘微笑道：「想不到閣下如此洒脫，說實話，目下教老漢找一個人來接替你，眞還不容易，這樣吧！閣下勉爲其難的幹下去，老漢再加五千兩銀子，算是額外酬勞。」

冷血一時默然了，那五千兩白花花的銀子，顯然已打動了他的心，過了許久，才緩緩地道：「有銀子不賺，是天下第一號大傻瓜，這五千兩我收了，不過有一個條件。」

「甚麼條件？」

「在你通知我何時何地要殺劉少奇之前，我絕對不再出手，如果有人要找他的麻煩，我也袖手不問，他若死在別人手裡，我收下的銀子絕不退回。」

易殘嘿嘿的笑道：「難怪閣下能够成爲赫赫有名的第一流殺手，原來如此的精明，這招叫按牛頭飲水，老漢不答應也不行，只得認了吧！」

冷血伸出一雙手，道：「你那額外的五千兩銀子，我要先收。」

易殘在衣袖中取出一張銀票遞了過去，道：「這是五千兩銀票，『大通錢莊』的，本莊在京城、太原、金陵、開封都有分號，兌銀子方便得很。」

冷血將銀票看了一看，然後收起

，道：「姓冷的這一生中有兩件事最內行，殺人和察看銀票，假銀票騙不了我的。」

「老漢絕不會使用假票的。」

「諒你也不敢，請了！」冷血拱了拱手道：「我的行程都已告訴過你，隨時聽候吩咐。」

轉身向正北方向走去，其腳程之快，並不下於劉少奇和藍玫瑰。

待冷血的身影在小徑上消失後，易殘撮唇打了聲呼哨，立刻有四個健壯的漢子，步履如飛地扛着一頂轎子向他奔來。

* * *

夕陽將河面染得一遍金黃。

汾河的渡頭邊有棵粗約合抱的老柳，倒懸的柳絮在寧靜的河水裡映出了倒影，微風將柳絮吹得搖來盪去，一個人影因而在河水中時隱時現。

他是劉少奇。

這時，兩艘渡船正在河中相會，一艘駛往彼岸，另一艘從對岸駛來，劉少奇只是來晚了一步，沒有來得及搭上剛才離岸的渡船。

其實，就算他趕得上那班渡船，他也決不會乘上去，因爲他還沒見到藍玫瑰，他倆約好在這渡頭上碰頭的。

渡船靠岸，從對岸過來的客人也都下船走了，又有兩三個客人上船，劉少奇神情微顯焦灼地回頭望了望來路，依舊不見伊人蹤跡。

渡船的梢公是個白髮老頭兒，揚聲道：「喂，這位爺們請上船吧！咱們要開船啦。」

劉少奇道：「咱還要等一個朋友，乘下班吧！」

梢公道：「您也不看看天色，酉正啦，這是最後的一班渡船啦！」

劉少奇道：「老人家，那是說過了酉正，就別想渡河了?」

梢公道：「當然能渡河，不過你得花三兩銀子去包船渡河，坐咱這條船，只要三個銅子兒。」

劉少奇道：「咱約好了朋友，不見不散，你請吧！」

梢公揮舞起長篙，向岸上一點，渡船便一瀉逾丈，飛快的向河心駛去。

大概因爲劉少奇存有戒心，所以對每事、每人、每物都難免起疑，他覺得那撐船的梢公有些古怪，不像一個普通的船伕，更不像一個垂老體力衰弱的老人，看起來是那麼强健有力。

劉少奇雖對那白髮梢公起疑，却沒有發生甚麼異樣的情況，那艘船漸漸的遠去，已將駛達彼岸了。

在他出神地注視着那艘漸漸遠去的渡船時，他的背後突然响起了輕緩的馬蹄聲。

回頭一看，那是一輛雙轡的馬車。

車轅上的馬伕滿面汗漬，兩匹馬兒也是呼嚕呼嚕地喘個不停，顯示這輛馬車趕了一段長長的路。

車簾挑開，一個人走了下來。

劉少奇不禁目光一亮，原來那個人是「黑龍神劍」孟達華。

孟達華緩步的走了過來，老遠就拱拱手，道：「劉兄，你我果然後會有期。」

這是一句極爲平常的話，但是劉少奇却聽出了弦外之音，因此站在柳樹邊不動，拱手回禮，冷冷道：「嗯！果然是後會有期，江湖太小了！」

孟達華在距離劉少奇約莫十步之處站定，目注寧靜的河水，緩緩的道：「聽說劉兄去韓陽前往黑池的途中，曾經遭遇伏襲。」

劉少奇道：「遇上埋伏是實，却未受到攻擊。」

孟達華道：「那夥人還給了劉兄一個口信。」

劉少奇面色一沉道：「不錯，那夥人轉告了閣下的話，敎劉某人回到關洛地界上去。」

孟達華道：「那夥人是『賽魯班』趙元霸的手下，只是冒了孟某之名。」

劉少奇冷冷的一聲，道：「趙元霸在江湖上名聲不算小，却想不到還要冒閣下之名。」

孟達華道：「聽劉兄之口氣，似乎是不信?」

劉少奇道：「並非不信，而是猜不透趙元霸此舉是何居心。」

孟達華道：「我想，也許是故弄玄虛，或者是亂人耳目。」

劉少奇不置可否地道：「是麼?」

孟達華道：「有一點是可以証明那夥人是不是孟某人派出去的。」

劉少奇道：「願聞其詳。」

孟達華道：「孟某人的話絕不輕易出口，一出口必須作到。若是向劉兄提出警告，不得擅闖西北地界，劉兄此刻不可能來到這汾河渡口上了。」

這話雖然有些狂傲，但說的倒也是實情，憑「黑龍神劍」在西北武林中响噹噹的名號，絕不可能虎頭蛇尾。

劉少奇改變了話題，問道：「閣下可是渡河麼?」

「要到延安府，就非得渡過汾河不可，不過……」孟達華將話頓住，人向前跨了三步，才又接道：「在渡河之前，孟某對劉兄還有個小小的要求，請劉兄務必賞一個面子。」

劉少奇不覺暗暗一驚，原來對方是有所圖謀而來的，不過表面上却顯得十分平靜，笑了笑，道：「閣下的話，太客氣了！」

孟達華也笑了笑道：「孟某正要向劉兄討件東西，自該客氣一點。」

劉少奇面色一沉，疾聲問道：「討甚麼東西?」

孟達華直截了當地道：「聽說劉兄身上帶了一張解毒的藥方子，孟某想照抄一份。」

劉少奇不禁脫口問道：「莫非閣下也中了毒?」

孟達華面色一變，只不過是頃刻之間，他神情又平復下來，點點頭道：「不錯，孟某人已經身中劇毒，那種毒性很慢，每日只在子、午二時發作，不發作時與常人無異，孟某人要敬告閣下一句話，此該已是酉時之刻，並非子時或午時。」

劉少奇哈哈冷笑道：「劉某人聽得懂，閣下的意思是……閣下將不惜以武力奪取，是麼?」

孟達華喟嘆一聲，道：「螻蟻尚且貪生，何況人乎?孟某人從未作過掠奪之事，今日爲了救命，只有甘冒不韙，請劉兄見諒是盼。」

劉少奇道：「縱然閣下將劉某一劍穿心，閣下也休想得到那張葯方。」

孟達華訝然道：「那是何故?」

劉少奇道：「因爲那張葯方並非寫在紙上，而是藏在劉某人的心中。」

孟達華道：「常言道：救人一命，勝造七級浮圖，那葯方能活孟某之命，對劉兄却絲毫無損，劉兄又何樂而不爲呢?」

劉少奇道：「祇因爲賜我葯方的人曾經吩咐，這葯方只能救一個人。」

孟達華道：「劉兄打算拿去救甚麼人?」

劉少奇道：「鑄劍名師唐碧川。」

孟達華冷笑道：「原來劉兄是個守信不渝之人，可敬復可笑。」

劉少奇道：「有何可笑?」

孟達華道：「行醫濟世，救人爲旨，那位賜葯方的醫者如此吩咐劉兄，已然不近人情，而劉兄却又盲目遵從，豈不是迂腐可笑?」

劉少奇道：「劉某人也覺得太過迂腐，不過這是劉某人的秉性，難以更改。」

孟達華沉聲道：「容孟某人說句放肆的話，在渡過汾河之前，在下將不惜任何手段來得到那帖葯方。」

劉少奇道：「閣下最好不要枉費心機，那是絕對辦不到的事。」

孟達華冷嘿了一聲，回身向馬車打了個手勢。

車簾立刻撩起，車廂內坐着藍玫瑰，她兩臂却被兩個健壯大漢按着，一把明晃晃的短劍抵在她的咽喉之上。

藍玫瑰神情憔悴，雲鬢蓬亂，月白褂褲也滿是泥污，往日那種風采已蕩然無存了。

孟達華道：「劉兄，以藍姑娘的性命來換取那帖葯方如何?」

劉少奇既驚且怒，驚的是，以藍玫瑰的身手，竟然也受制於孟達華，可見孟達華的劍術的確高明，怒的是，孟達華名噪江湖，即使爲了保命，也不該用這種卑鄙的手段來威脅。

他楞了一楞，才冷冷的道：「閣下這一着棋下得並不十分高明，藍姑娘與劉某人非親非故，所以，劉某人絲毫未感受威脅。」

孟達華道：「劉兄既然如此說，孟某人也就……」

話說到一半，他的左臂業已高高的舉起，似要下達一道命令。

「且慢！」劉少奇不由自主地大喊了一聲：「此刻劉某人可以故意妥協，答應閣下的勒索，却可以將葯方的葯材說漏了一項，閣下因何相信劉某人會眞將解毒之葯及煎葯方法坦然相告?」

孟達華道：「因爲劉兄是個守信不渝的人，除非不答應，若是答應，就絕對不會玩弄狡詐。」

劉少奇道：「閣下倒是深得我心，藍姑娘落在你手，要剮要殺，悉聽尊便，這不干劉某人的事。」

車廂中的藍玫瑰也緊接着揚聲道：「別聽姓孟的要脅，我這條命算不了甚麼，你若是能將下毒之人查出來，爲武林除去一害，我在九泉之下都會感激於你。」

劉少奇聞言，不禁鼻酸。

那孟達華也皺起了眉頭。

劉少奇問道：「閣下是那一天中毒的?」

「上月二十八日。」

「哦！和唐碧川、藍天是同一天！」

「原來青龍寨寨主藍天寨主也中了毒?」孟達華似是非常意外。

「據說江湖上中毒的還不止這三個人。」

「還有誰?」

「目下還不知道。」劉少奇搖搖頭，然後問道：「閣下可知所中何毒?」

「大概是『子午斷腸砂』。」

「原來閣下也識毒。」

「中毒後，孟某人接到一封函柬，函中寫明了毒性，及毒發身死日期。」說到此處，孟達華停口不言，似有顧忌地望了一望劉少奇。

劉少奇未見下文，不禁問道：「函柬上還說些甚麼?」

孟達華猶疑了一陣，才道：「函柬上說，目下江湖祇有劉兄一人知道解毒之法。」

劉少奇道：「劉某人雖然求得那解毒之葯方，是否有效，却還不知，劉某認爲解鈴還需繫鈴人。」

孟達華道：「那裡去找下毒之人?」

劉少奇道：「如果閣下有意找出下毒之人，劉某倒是掌握了一條有力的線索。」

孟達華似乎是心動了，目光一亮道：「說說看。」

劉少奇道：「劉某人雖未中毒，却是如同身受，如果你我合力找出下毒之人，最好是剖腹相見，首先，請閣下放開藍姑娘的禁制。」

孟達華略爲思索，就點頭表示同意，然而，在他回身將要向車廂內那兩個健漢打出手勢時，突然發生了意

外的情況。

只聽颯颯兩聲，那兩名漢子頓時遭到一箭穿心的厄運，右邊那個漢子被箭鏃釘在車廂中，左邊那個漢子向前撲倒，壓住了藍玫瑰的雙腿。

藍玫瑰正要彈身而起，脖子突然被一個鈎子鈎住了。

那是一把金鈎，在夕陽餘輝的照射之下，閃閃生光。

在藍玫瑰的背後，露出一張皺紋交錯的面孔，那是「鐵傘金鈎」丁百壽。

左手盤弓，右手不停的撥弄着弓弦的丁開山，也在渡頭的左邊出現了。

這情況使劉少奇大大的一駭，孟達華也是神情大大的一變。

丁百壽嘿嘿的冷笑道：「跑掉了和尚跑不掉了廟，姓劉的，藍家丫頭一路上照顧於你，你總不能忍心看着她死在老夫金鈎之下吧？」

劉少奇沉聲道：「尊駕想要甚麼？」

丁百壽簡短的道：「藥方。」

劉少奇先是一怔，接着哈哈大笑起來，道：「想不到赫赫有名的『鐵傘金鈎』也會遭人暗算。」

丁百壽既未承認他中了「子午斷腸砂」的毒，也未否認，只是沉叱道：「休說廢話，將那解毒藥方交出來。」

「劉某人交出藥方，尊駕就放了藍姑娘？」

丁百壽點點頭道：「一點不錯，老夫向來說一不二。」

劉少奇道：「劉某人却未必是說一不二的人。」

丁百壽笑道：「諒你不敢。」

劉少奇道：「好！咱們作成這筆交易……」

孟達華低聲截口道：「劉兄，怎麼又妥協起來了？」

劉少奇向他使了個眼色，然後又向丁百壽道：「那帖解毒之藥方是記在劉某人心中的，此刻就要一一的說出，尊駕必須記清楚。」

丁百壽說：「絕不勞你說第二遍。」

劉少奇以一根指頭敲着太陽穴，裝作沉思的樣子，同時用極輕微的聲音說道：「孟兄，咱們只得以其人之道還治其人之身，劉某說出藥名吸引了丁百壽貫神之際，孟兄設法將丁開山制住。」

孟達華會意了，故意揚聲道：「姓孟的雖然也想得到這藥方，却希望憑一己之力去取得，故而不想站在這兒偷聽取巧，孟某人站遠一些。」

說罷，向遠處一座土丘走了過去。

那座土丘約有四、五丈高，位於丁開山背後約三十步遠，劉少奇是用劍之人，自然懂得孟達華已經選了一個絕佳的攻擊位置。

劉少奇眼看孟達華站妥了架勢，這才揚聲道：「尊駕聽清楚，劉某先要說出藥引子……」

「劉……」藍玫瑰似要阻止他，脖子的金鈎一緊，使她無法說出第二個字。

劉少奇緩慢的說道：「藥引子共有五樣：蚊子膽、蒼蠅心、鷄牙齒、螞蝗骨頭……」

丁百壽怒吼道：「胡說，蚊子那有膽？蒼蠅那有心？鷄也沒有牙齒，螞蝗也不會有骨頭。」

劉少奇搖搖手道：「別急，別急，這四樣藥引倒還好找，最後一樣藥引却有些費事，尊駕恐怕也捨不得用！」

「說！」這個字從丁百壽口中說出，宛如半空中打了一聲響雷。

劉少奇神色嚴厲的道：「就是令郎的腦髓……」

他的話剛一出口，站在土丘上的孟達華業已如鷹隼般撲下，其速度之快，使劉少奇暗暗咋舌，私心讚佩。

在衝下之勢，孟達華發出一聲吶喊，故意示警，好教丁開山回身用彎弓去格，那正好中了他的圈套，他左手五指曲張如鈎，蓄勢等待，他有把握可以扣住丁開山的任何一隻手腕。

丁百壽人在車廂中，自然沒有發現這一變化，但丁開山却發覺了自己的危機，正如孟達華所料，丁開山飛旋身形，雙手盤弓，去格孟達華的長劍。

孟達華仍是長驅直入，毫未收勢，因爲他的目的是要制住對方。

事關藍玫瑰的性命，是以劉少奇也全神貫注。

丁開山本以弓背去格對方的長劍，就在堪堪接觸的那一刹間，突然彎弓一翻變成了弓弦向前。

嗡地一聲，弓弦自劍刃劃過，這時孟達華的左掌突吐，向丁開山的右掌扣去。

想不到丁開山那把彎弓除了能射箭之外，還有無數的詭招，劍刃在弓弦上滑過一半時，丁開山的雙手向內一翻，緊緊的弓弦竟然將孟達華手裡的長劍纏繞了一圈，劍尖在距離丁開山胸膛五寸處停下不動。

這一變，却使孟達華的左掌落空，嘶地一聲，只不過撕下丁開山一幅衣襟。

又是嗡地一聲響，丁開山已然鬆了弓弦，飛身而退，孟達華再不可能有機會制服他了。

車廂中的丁百壽已從後車簾中看到了一切情況，他哇哇大叫道：「山兒，你先封住姓孟的，待老夫結果了這女娃兒，再拿下姓劉的，三十六枚毒針，釘上他三十六處大穴，看他說不說出解毒藥方……」

話還沒有說完，只聽他發出一聲厲呼，緊接着一道人影自車廂中躍下，那正是丁百壽，但是他那隻掌握着金鈎的右臂却已不知去向，再看看車廂中，金鈎還鈎在藍玫瑰的頸上。

這變化太出人意外，在場之人無不震駭萬分。

晚風蕭蕭，河水拍岸，再也聽不到別的聲音。

這時，一個黑色的人影，自車廂後緩步走了出來。

他是冷血，雙手長劍斜斜下垂，在夕陽照射之下，變成一把亮晶晶的金劍。

嘩地一聲，丁百壽掣開了左手的鐵傘，面上流露出痛苦與憤怒混合的神情，丁開山也自箭壺中拔出羽箭，搭上了弓弦。

冷血冷聲道：「在下是殺手冷血，因爲是殺手，所以出招之前未有打招呼，也因爲殺手從不平白殺人，所以沒有一劍削下你的腦袋。」

丁百壽咬牙切齒地道：「姓冷的，老夫雖然是斷了一臂，也照樣可以要你的命。」

冷血道：「你是成名多年的高手，也是久經陣仗的老將，該知道自己身上有多少血，目下已流了多少？每用力運功，又要流多少？如果你夠聰明，就該留下『青山』，早些去止血療傷爲妙。」

丁百壽愣了一愣，突然收起了鐵傘，向丁開山一擺頭，道：「山兒，咱們走吧。」

冷血躍上車廂，取下鈎在藍玫瑰頸上的金鈎，向丁百壽父子扔了過去，揚聲道：「帶走你的傢伙！」

夕陽已墜，夜色漸濃，丁百壽父子的身影在蒼茫夜色中倉皇消失。

這時，藍玫瑰也走下了車廂，正抬手整理散亂的頭髮。

孟達華走到她面前，拱拱手，道：「請藍姑娘恕在下唐突之罪。」

藍玫瑰冷哼了一聲，道：「祇怪我自己技不如人，談不上唐突二字。」

劉少奇走到冷血面前，拱拱手道：「多謝冷兄拔刀相助。」

冷血道：「不必言謝，更談不上拔刀相助，這一路上，藍玫瑰幫了冷某人不少的忙，以此回報而已。」

劉少奇道：「有一事想請教冷兄。」

冷血道：「何事？」

劉少奇道：「究竟是何人花錢僱請冷兄？」

他的話還沒有說完，冷血已轉身離去，走得又急又快，毫無轉寰餘地，劉少奇祇得悵然地搖頭嘆息了一聲。

藍玫瑰走到劉少奇身邊，低聲道：「到延安府還有一日路程，咱們還是快些過河趕路吧！」

劉少奇點點頭，轉身向孟達華問道：「孟兄要不要同行？」

孟達華道：「劉兄說得不錯，設法找出下毒之人，才是根本之法，一來，孟某人愧對藍姑娘，二來，還怕前途有變，二位不妨先行，孟某隨後跟來就是。」

劉少奇拱拱手，道：「就此別過。」

* * *

延安府東門邊有座宅子，不算太大，却很深邃，宅子門前掛着一塊橫匾，寫着「劍廬」二字，這就是唐碧川的寓所。

劉少奇和藍玫瑰是在入黑時候從南門進入的，進城之後，劉少奇分別在好幾家藥店子裡買妥了藥材，藍玫瑰則暗暗察視，他身後並沒有跟踪及監視之人。

劉少奇不止一次作唐碧川的座上客，中門裡的老人家一見面，就忙不迭的說道：「劉大俠，您終於來了！我家主人好盼望啊！」

劉少奇道：「你家主人還好麼？」

「好得很，只聽說就近得了個腹痛的毛病，」這老家人顯然不知道唐碧川中毒之事，回望了藍玫瑰一眼，遲疑地問道：「這位是……」

劉少奇截口道：「青龍寨的藍姑娘。」

「請！請！」老家人連連讓客。

唐碧川約莫五十餘歲，髮鬢花白，兩眼烱烱有神，此刻正在客廳和夫人下棋，劉少奇引見了藍玫瑰，唐碧川連忙命夫人帶藍玫瑰到後堂淨身換衣，他則和劉少奇進入了一間密室。

此刻正是七月，天氣燠熱難當，這間密室更是熱不可當，一進門，劉少奇就已汗流浹背，原來這間屋子裡有一個火舌熊熊的洪爐。

唐碧川指着一張木櫈，示意劉少奇坐下，然後神色沉重地道：「鐵是一塊好鐵，我自信能鍛出一把削金切玉，萬古不朽的好劍，不要爲我的事情難過，從此刻起，你守在這兒，待劍出爐。」

「唐兄，我已求得解藥了。」

唐碧川愣了一愣，才道：「你求到了解毒葯？」

劉少奇點點頭道：「是的，只不過在用葯之前，我想和你談談。」

唐碧川在他身邊坐下，拍拍他的肩頭，道：「你一向說話很爽直，怎麼賣起關子來？」

劉少奇道：「並非賣關子，是內情太過複雜，據我所知，目下江湖中與你同時中毒的還有不少人，已知的有青龍寨寨主藍天、黑龍神劍孟達華、鐵傘金鈎丁百壽、賽魯班趙元霸可能也中了毒……」

「所中之毒和我一樣麼？」

「完全一樣，據賜解葯的人說，這種毒叫做『子午斷腸砂』，要待七七四十九日才會毒發身死。」

「那麼，你爲他們解了毒嗎？」

「沒有！」

「爲甚麼？」

「因爲賜葯的人再三叮囑，這解葯祇能給你一個人用，而且……」

唐碧川截口道：「怎麼樣？」

劉少奇皺皺眉頭道：「那人提出一

個交換條件，就是待這把劍出爐之後，要我佩劍隨侍他三年。」

「你答應了？」

「當然答應，為了你……」

唐碧川苦笑道：「眞虧你這一片心，但是你該想到後果，這三年中，他可以任意教你作任何事，三年之後，你也許變成一個雙手血腥的惡魔頭了。想想看，這是我鑄劍的本意嗎？」

劉少奇道：「兩害相權取其輕，唐兄，你的性命要緊啊！」

唐碧川搖搖頭，道：「你錯了！在我心目中，劍比生命還重要，人生祇有短短幾十年，一把名劍可以流傳千古萬世。」

劉少奇道：「唐兄，那該如何是好？」

唐碧川立時轉變了語氣，道：「我問你，你是如何識得那人的？」

「那是多年前的事了，當時我還在鏢局中討生活，走一趟口外，不期而遇，我們二人說得很投契，他不但識藥、識毒，也識劍，所以我對他的印象很深，這回我接到你的飛鴿傳書時，這位朋友剛好到洛陽，所以我便去找他。」

「你說他剛好來到洛陽？」

「是的，十多年來，他是首次入關。」

「到洛陽作甚麼？」

「行醫，聽說醫道很高明。」

「此人多大年紀？」

「五十餘歲。」

「可會武功？」

「據他說不會，也許是深藏不露。」

「他叫甚麼名字。」

「易殘。」

「那兩個字？」

劉少奇在掌心中寫出那兩個字。

唐碧川站起來兜了一個圈子，沉聲道：「我想起一個姓易的人。」

「誰？」劉少奇也跟着站了起來。

「這個人名叫易天行，是二十年前的用劍高手，可惜他不走正途，劍法也屬於邪派，不但好殺，也好淫，被他沾汚的良家婦女不知凡幾，後來引起江湖衆怒，廢了他的武功，將他逐出中原。」

「難道易殘就是易天行？」

「易是冷僻的姓，名殘分明是說他已經殘廢，若非用劍高明，絕不可能識劍，少奇，他可曾與你談論過劍道嗎？」

劉少奇點點頭，道：「談過，而且極為深奧，當時我似懂非懂，後來才逐漸參悟，我在用劍方面有如今的造詣，有多少是受他之教。」

唐碧川皺着眉頭，道：「如果這個易殘果然是當年的易天行，那就可怕了，仇恨在心，卻無力報償，於是假手於你去血洗武林。」

劉少奇道：「唐兄，你還是先喝下解藥，祛除毒性再說，我雖然會踐約隨侍他三年，卻未必會聽他的話去為非作歹。」

「你會！」唐碧川語氣肯定地道：「我識你勝過識劍！這裡太熱，咱們走吧！藍姑娘想必已淨好身了，你也該去洗洗身子，然後由愚兄為你倆接風。」

* * *

接風酒擺在花廳裡，雖是故友重逢，心情卻不開朗，一個個都在喝悶酒。

劉少奇敬了藍玫瑰一杯，然後問道：「藍姑娘，令尊平時可曾向妳述說江湖往事？聽說過易天行的事嗎？」

「易天行？」她的兩眼突地一亮：「聽說過，爹說他是一個邪惡人物，後來黑白兩道的人聯手起來，才廢去他的武功。」

劉少奇道：「那件事令尊有參加嗎？」

藍玫瑰點點頭道：「參加了，好像是我爹和一個名叫孟振海的帶頭。」

唐碧川道：「那位孟大俠已然物故了，聽說他的兒子目下已是西北武林道上數一數二的劍客。」

劉少奇道：「可是『黑龍神劍』孟達華？」

唐碧川點點頭道：「正是他。」

劉少奇道：「這事有些眉頭了，藍姑娘，關於易天行的事，令尊對妳說得詳細麼？」

藍玫瑰道：「說得很詳細，易天行好酒、好色，於是他們就投其所好，當易天行正沉醉於溫柔鄉中之際，出其不備地制服了他。」

劉少奇道：「除了令尊及孟振海之外，還有何人參予？」

藍玫瑰想了一想，道：「還有當年在黑道中頗負盛名的秦中樞，這個人在五年前已經死了。還有……對了！還有丁百壽、趙元霸……」

「夠了！」劉少奇突然喝止她，轉頭向唐碧川說道：「你推斷得不錯，易殘就是易天行。」

藍玫瑰疾聲道：「易殘就是易天行？那麼，我也推斷得不錯，他就是下毒之人。」

唐碧川喟然道：「這個人太聰明了，被廢去武功之後，在醫道上，又獲得了相當成就，可惜還是心存邪念。」

劉少奇道：「我不該為這樣一個邪惡之徒守信，我寧可作背信小人，也不會作他的劊子手。」

唐碧川道：「少奇，你眞的肯背信違約？」

劉少奇道：「我肯，一把名劍，最好是永遠不沾血腥，永遠不出鞘，只靠它的威名去震懾惡徒，不管那把劍多利，只要曾殺過人，就不算是一把最好的寶劍了。」

唐碧川連連的點頭，道：「對！劍道即人道，你用劍十餘年，今天才悟出這個道理，可喜可賀。」

劉少奇道：「那麼，你可以安心服

下解毒藥了。」

唐碧川道：「好！我可以先試試，說不定易天行在解藥中還有花樣。」

* * *

時光好像過得特別慢，好不容易才挨到亥、子相交的光景。

唐碧川靜靜的躺在床上，他已服下了解藥，唐夫人，劉少奇和藍玫瑰都在注視解藥的功效。

好不容易又挨過了一個時辰，到了丑初。

唐碧川仍然是靜靜的躺在床上，每晚子時都要發作的腹痛竟然消失了，圍在床邊的三個人，這才吁了口氣。

正在這個時候，老家人氣喘吁吁地跑了過來，結結巴巴地道：「劉大俠，有個人要見你。」

劉少奇站起來，道：「好！我去看看。」

他向外走，藍玫瑰和唐碧川也跟了出來。

轎簾低垂着，劉少奇站立在階前，問道：「是那一位朋友？」

「是我！」一個低沉的聲音。

然而，這個聲音對於劉少奇卻非常熟悉，他連忙說道：「原來是易先生，快請裡面坐，你的藥方眞靈驗。」

易殘道：「不必了！記住，八月三十正午，我在洛陽東興樓等你，別忘了帶着那把劍。」

唐碧川冷不防地插口道：「易天行！當年你只是被人廢去武功，並未毀去面容，因何怕見人？」

轎中沉靜如死，過了許久，才聽易殘道：「唐碧川，你很僥倖，希望你不要再惹麻煩，起轎！」

轎子立刻抬了起來。

突然，一個黑衣幪面人在轎前出現。是殺手冷血。

冷血現身之後，冷聲喝道：「易先生，請慢一步。」

易殘喝道：「停轎。」

轎子又放了下來。

轎簾挑起，易殘探頭而出，道：「何事？」

冷血道：「不要明知故問。」

易殘冷笑道：「古人說，君子報仇，十年不晚，我卻花了二十年的功夫，二十年前的六月二十八日正是我受害之日，所以我要在那一天報仇，我此生雖不能用劍，卻能用毒，我不用急性的，用慢性的，要那些當年害我之人，受盡折磨而死。」

冷血道：「別說廢話，這些不關我的事。」

易殘說道：「凡事要細說從頭，我平生最欽敬守信不渝的人，所以我選中了劉少奇，選中了唐碧川所鍛的劍，我要武林中出現第二個操生殺大權的易天行，所以我故意招搖，使他成為矚目的人物，但恐他難擋強敵，故我請你這樣的高手保護他。」

冷血道：「別忘了是你花了一萬五千兩銀子要我來殺他的。」

易殘道：「你幹的是殺手，不是保鏢，所以祇有從反面來請你，在我未教你動手殺他之前，你絕不可能讓他死在別人手裡。」

冷血道：「眞是高明。」

易殘道：「話雖如此，還有五千兩餘欵，我仍然照數付給你。」

他從袖口中取出一張銀票，遞給冷血。

冷血向前走了兩步，但沒有去接銀票，卻問道：「易先生，你可知道我為甚麼要幹殺手？」

易殘道：「這是你的事，我不想過問。」

冷血道：「是與你有關。」

易殘道：「這倒稀奇事，怎會與我有關？」

冷血突然拔劍出手，晶光一閃，跟着迸出一股鮮血，他手中的長劍業已穿過了易殘的心胸。

唐碧川、劉少奇、藍玫瑰等三人不禁大感意外。

那四個轎夫不約而同的亮出匕首，向冷血撲去。

冷血飛身一旋，那四名轎夫一齊向後倒下。

易殘手撫胸膛，上氣不接下氣的道：「冷……血……你……」

冷血道：「二十二年前，有一個名叫馬世芳的女子，受過你汚辱，後來那女子羞惱自殺，她就是我的母親，若不是唐碧川叫你易天行，我還不知道你就是我的深仇大敵，算我倒楣，這是我平生第一次殺人拿不到錢。」

說完之後，掉頭走了

正要嚥氣的易殘手指劉少奇道：「你……你要守……信啊！」

劉少奇截口道：「放心，我會守信隨侍三年。」

易殘頭一歪，結束了罪惡的殘生。

唐碧川道：「少奇，你眞的要守信？」

劉少奇點點頭道：「是的，我實在不願作一個背信的小人，當那把劍出爐的時候，我要佩劍在他墓旁隨侍三年，不過他的靈魂卻無法再驅策我去為他殺人了。」

藍玫瑰道：「劉大俠，請你跑一趟，將藥方送給家父。」

劉少奇道：「姑娘難道還有別的要事？」

藍玫瑰道：「我要去追趕冷血。」

劉少奇與唐碧川不約而同的問道：「追他作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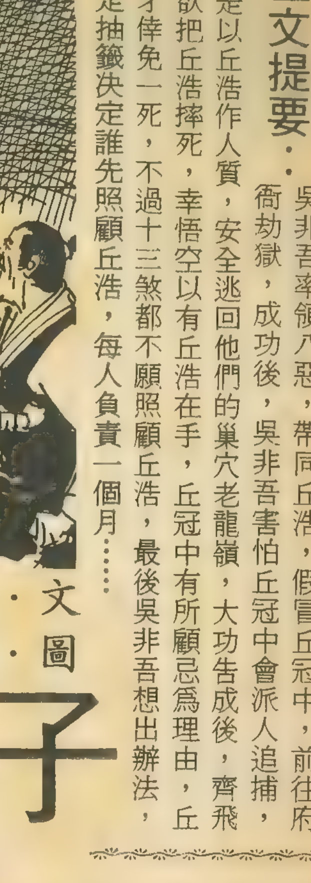
藍玫瑰道：「他是一個鐵錚錚的漢子，有理性，也有血性，只可惜他也是中了毒，我要為他送解藥去。」

說完之後，飛身向長街上奔去。

唐碧川道：「少奇，明白嗎？藍姑娘的人就是一帖解藥。」

劉少奇嘿了一聲，道：「藍玫瑰姑娘眞有眼光。」

（全文完）



上文提要：

吳非吾率領八惡，帶同丘浩，假冒丘冠中，前往府衙劫獄，成功後，吳非吾害怕丘冠中會派人追捕，於是以丘浩作人質，安全逃回他們的巢穴老龍嶺，大功告成後，齊飛兒欲把丘浩摔死，幸悟空以有丘浩在手，丘冠中有所顧忌爲理由，丘浩才倖免一死，不過十三煞都不願照顧丘浩，最後吳非吾想出辦法，就是抽籤決定誰先照顧丘浩，每人負責一個月……



新派俠情中篇連載／辛棄疾・文　可飛・圖

邪道小子

慘遭惡人施虐　稚子苦不堪言

第十二與第十三個便是屠大年與石大海二人。

「黑獄十三煞」把帶領丘浩的工作分配完，十三個人仰天大聲笑了。

丘浩眞的餓壞了，他把一塊肥肉啃吃完，又喝了一杯冷水，見這些惡人在發笑，他便高聲道：「叔叔、伯伯，送我回家吧！好不好？」

呂不悔火大了，他低頭沉聲道：「王八蛋想留你在身邊！娘的皮，都是你那老子不要你了！」

丘浩道：「你騙人，我媽哭了。」

「你爹沒哭呀！是你爹不要你了，這以後，你就跟着咱們過日子吧。」

「我不要。」

呂不悔火大了，他一把舉起丘浩，吼道：「小狗操的，你若想死，老子就把你扔進水潭活活淹死你！」

丘浩嚇得抓牢呂不悔的手臂不放鬆，哭也不敢再哭了，兩隻大眼也傻了。

呂不悔吼道：「還叫不叫？」

丘浩張口擠出個「不」字。

呂不悔又吼道：「還想回去不？」

丘浩又是一個「不」。

呂不悔道：「再要想你娘，老子就活生生的摔死你，娘的，以後叫我爹！」

丘浩抗拒了。

「不，你不是我爹！」

呂不悔叱道：「我知道不是你爹，可是從現在起，我就是你爹，你叫不叫？」

丘浩哭了。

他沒有叫出口，吳非吾開口了：「呂不悔，你有完沒完？孩子被你嚇死了！」

呂不悔哈哈大笑。

* * *

「哈……哈……」

十三個惡人齊聲叫，便也把十三匹馬趕入山林中了。

呂不悔肩上扛着丘浩，身邊摟着白盼兒，便跟着大伙往那道斷崖側面走去。

有一棵松樹的中斷掛了隻牛角，只見吳非吾飛身上了老松樹，從樹上取下那牛角，他把牛角對準一個石縫就一連吹了三次，「嗚嗚嗚」的聲音，外面是聽不到的。

就在他吹了三遍之後，附近的濕山壁移動了。

「轟轟」之聲似悶雷，一道山口露出來了。

那山口頂多只能擠進一個人，個子大的還得彎彎腰圈圈腿，斜着身子才能進去。

丘浩就驚奇的直瞪眼。

抬頭看，上面是插天的老龍嶺，半山腰還有個老龍洞，江湖上也叫此處是黑獄洞，而此刻……

此刻吳非吾當先擠進洞，他左手還拉着巧兒在身邊，這二人是嘻嘻哈哈地進去的。

呂不悔與白盼兒跟在後面，這一行全部進了洞後，老龍潭又恢復寧靜了。

「砰！」

那個石洞口又闔上了，外面有泉水流過石洞口，石崖上還生着青苔，恁誰也不相信，這地方會是個洞口。

二十年來，江湖上就沒有人相信，「黑獄十三煞」是住在這種比地獄還地獄的鬼地方。

* * *

才不是鬼地方吶，說它是洞天福地應不爲過，因爲——

進洞以後，只繞了兩個濕漉漉的山壁，前面的石壁上，長明燈高掛，也不知甚麼地方吹來的風，吹得洞中眞乾燥，帶着那麼一點暖洋洋的味道。

再往前走不過半里遠，便見樹蔭與陽光透射下來，只不過抬頭看，巉巖斜斜的宛似要壓下來一般，那上面，當然就是老龍嶺之巔，也是個沒有人跡到過的地方。

此地眞美妙，蘭花長滿峭壁上，長籐垂下百丈長，便在這鳥語花香的洞中洞天地裏，四週便見不少石門。

說是石門，其實就是方形石洞室，石室早就分配好了，十三惡人只一到，便各自往自己的洞室跑，沒有一個再多說一句廢話。

累了這麼多天，十幾個人眞的要睡上幾天了。

* * *

就在左邊石室門口，呂不悔放下丘浩，道：「小子，你就跟我住山洞，別怕，老子我不會虧待你的，我吃稠你吃稀，我吃餃子你喝湯，等着滿了一個月，你便去見二閻王。」

丘浩還眞嚇得慌，道：「二……閻王……是誰？」

呂不悔指着隔一道門的厲莫野，道：「那人就是二閻王，他可比我狠多了，你小子進來吧！」

「砰！」

呂不悔關上門，丘浩這才發現，這間石洞眞乾淨，石床上的被子還發光，有張桌子上擺的盡是古玩。

丘浩雖然不懂古玩，但有幾件可以當玩具——人頭獅身發着光，兩隻眼睛是天藍色的——寶石啊。

「黑獄十三煞」所收藏的東西，當然是樣樣值錢，件件是寶，得之當然不易了。

室內燃上長明燈，點得一室通紅，丘浩不敢亂動，他瑟縮的蹲在石床邊。

呂不悔這時忽然抓開衣衫便往地上抛，衣衫甩在丘浩的頭上，嚇得丘浩一哆嗦。

只見呂不悔剎時脫了個精光，他老兒一把摟緊白盼兒，開口不清的道：「我的寶，我的肝，獄中我就許心願，只要逃出洛陽城，咱二人非痛快個十來天不可，來呀，我的心肝寶貝。」

「千面人狐」白盼兒一聲笑，道：「得知你被捉進牢，我就不想活了，唔……你鬆鬆手，我解衣褲再熱鬧，你以爲我不想呀，想死你了……」

她解了衣又脫了褲，兩個光溜溜的男女就那麼滾在一起了。

兩個人的動作眞粗野，好像在搏命一般，嚇得丘浩在床邊以雙手摀住嘴直哭。

他以爲要死人了。

他才五歲那麼大，怎見過這種遊戲呀。

沒多久，只見白盼兒的頭直搖晃，口中發出的，敢情就是快要斷氣的人發出來的有氣無力聲音。

那呂不悔可不管一邊有個丘浩在看——他早就忘我了。

那動作，一開始就想把白盼兒壓碎。

男人永遠也壓不碎女人的，只不過時間久了，丘浩怯怯的開口了。

「我……怕……」

白盼兒側過頭來，她發覺丘浩的面色煞白，知道這是被嚇的，她心中想，這孩子一定是在同情我，但他怎知我正在妙境呀。

「別怕……」她笑笑。

丘浩見白盼兒還笑得出來，那麼她爲甚麼要叫？

又等了一會，丘浩又道：「阿姨，我餓……」

呂不悔火大了，他出掌要揍丘浩，厲聲叱道：「在外面不是吃過了？餓死鬼不是？」

白盼兒抓住呂不悔的手，道：「已經一個多時辰了，你不餓，娃兒餓了呀。」

呂不悔這才指着桌上放的馬鞍袋子，道：「去，自己拿，裡面還有幾個滷蛋，你慢着吃！」

丘浩只得走到桌邊，伸出小手取鞍袋，他摸了兩個滷蛋吃起來，至於床上在幹甚麼，他看也不看了。

* * *

老龍洞的石室，每一間都相當舒適，室中擺設更是華麗，每一室，相去不過五七丈那麼遠，也不知是何年代開鑿成的，想是當年有人逃避塵世那種繁囂，才在這兒隱居的吧。

如今，「黑獄十三煞」一齊進來了，轉眼之間不見人。

他們各有洞室，各有寶物藏於此，如今一進來，便立刻奔入自己室中關上了門，自得其樂去了。

附近傳來男女嬉笑逗罵聲，當然是「人魔」吳非吾與巧兒製造出來的。

再往裡面走，「逍遙仙子」齊飛兒與「太行山君」尙不邪二人也不安份。

這二人早就在石室中滾在一起了。

別以爲他們三對的風浪，會令其餘的人心中不安生，這可就多餘了，別的人在他們自己室中賞骨董，這十三惡之中，有一半是奢骨董的人物，

而且，「海裡蹦」屠大年與「拐子」李老三均是鑑賞骨董的名家，要不然，他二人也不會急不及待的找着「神偸」巧兒與「飛刀怪客」呂不悔，暗中聯手摸進洛陽總兵丁化龍的府中去了。

* * *

「黑獄十三煞」自進入老龍洞之後，一住就是七八天未出洞，別躭心他們吃喝，洞中還有其他的人，只不過這些人被囚在洞的另一端，那兒有泉水，有存糧，吃上三年也不愁，其中還有個江湖上失踪多年的郞中，姓扁名鴉。聽他自己說，他是扁鵲的第七十一代孫，家傳醫道十分靈，如今被吳非吾他們囚在這山洞的另一端，只不過老龍洞的這一端與前一段更不一樣。

這一端，是個狹長天井式，偶爾陽光照下來，四週峭壁高千仞，時常有野味從上面掉下來，倒成了下面人的佳味珍品了。

那扁鴉也會在石縫中摘些草藥提煉，他雖年只五十，可已是白髮滿頭了——急出來的。

其實，洞內後端全部只不過七個人，都是從外面捉將進來的好手，其中有北京聚福樓的燒鴨師父卓小元、南京城外秦淮河畔的江浙名厨陶火旺，另外，有個石洞中，藏的名酒上百桶，喝上十年也喝不完。

想想看，洞中如此舒服，十三煞當然輕易不出洞了。

* * *

話雖是這麼說，可也有例外的，因爲，除了吳非吾、巧兒、悟空、李老三、厲莫野、呂不悔、白盼兒七人常年住在洞中以外，另外六人分兩邊。

尚不邪、齊飛兒、萬子壯三人喜歡住在「西山斷崖」上，那地方雖然沒有人侍候，可也登得高看得遠，四方洞口有長繩，人住在上面眞輕鬆，有時候，尚不邪輕摟着齊飛兒，二人依靠在洞口，二人不說話，話多就沒意思了。

兩個人你靠靠，我依依，輕吻幾下緊緊臂，小聲低哼也逗人，白雲自足下飄過去，齊飛兒還會幽幽的哼哼唱出一段小曲子。

這種情調，可比住在黑獄洞內妙多了。

你說他們是仁者樂山也不爲過。

還有那個「過山虎」萬子壯，他與齊飛兒和尚不邪二人住在一起，就算齊、尚二人幹「正事」，也不會影响他絲毫情緒，因爲萬子壯一心練他的槍，練槍的人目力要强，萬子壯每天坐在「西山斷崖」上看遠方，一看就是大半天。

* * *

再說，那喜歡住船上的三個人，那便是「海裡蹦」屠大年、「鬼叫天」石大海與「邪刀」風雲。

這三個人每年總有個三四月要住在怪船上，五月底、九月初，山上水潭有肥魚，三個人每天老酒配上兩條海鮮大魚，圍在船尾又喝酒又唱山歌，再也沒有人知道這三人就是官家緝拿的「黑獄十三煞」。

如果說他三人是智者樂水，那也很適合。

* * *

「黑獄十三煞」有吃有住還有得玩，只可憐那個娃兒丘浩了。

七八天住下來，丘浩的身子瘦了，臉「胖」了。

爲甚麼瘦？吃不好嘛！

爲甚麼臉胖？被呂不悔打的呀！

呂不悔每在和白盼兒尋歡的時候，就會打丘浩，就像現在吧！

「叭！」

「嗚……」

白盼兒就會拉過丘浩，道：「別哭，你去門口玩，別叫人進來。」

丘浩便在挨了一巴掌以後，流着眼淚往石門外走。

他已經坐了七次門外了。

他也不再喊叫他娘了，因爲他怕呂不悔又揍他。

丘浩剛要出門，呂不悔忽然叫住他：「過來！」

丘浩可憐兮兮的回頭看着呂不悔一哆嗦——打怕了。

呂不悔道：「過來過來，小鱉娃兒。」

丘浩只得磨磨蹭蹭的站在大床邊。

白盼兒道：「不悔呀，別再打他了，都被你打怕了，因爲不是你兒子，是嗎？」

呂不悔道：「這兩天，妳對這娃兒還眞好嘛，也罷，我給你兩把小刀，你在門外丟着玩。」

丘浩早就看見呂不悔有條腰帶上插着明晃晃的飛刀，他還眞不敢亂動，這時巴不得給他兩把去擲着玩，心中便也鬆了一口氣。

呂不悔可不是把腰帶上的飛刀拔下來送給丘浩玩，他伸手在床邊枕下一摸，兩把飛刀就拿出來了。

呂不悔身上有多少柄飛刀，沒有人能知道。

白盼兒也不知道，因爲呂不悔玩飛刀就像個魔術師一樣，隨身一摸，手上就是刀一把。

* * *

丘浩走出石室外，關上門後靠着門，看見門外一條老籐垂下來，籐上有幾朵喇叭花，他便對着那些花擲起來了。

小男孩也天眞，玩着飛刀忘了娘，他玩得挺起勁，直到他小手無力擲，才悻悻的依門坐下了。

他很想進室中，可是這時候他又不敢，想着，便不自覺的摸摸嘴巴與面頰。

這時候，室中又傳來白盼兒的蕩笑聲，再加上呂不悔的唬吼粗重聲，

丘浩便會想到那個阿姨和呂叔叔二人在做着大人遊戲了。

丘浩這兩天不太想念父母了，其實，他是被呂不悔唬得不敢想，因爲呂不悔不只一次的對他說，是他爹不要他了，如果再哭着要爹娘，呂不悔就把他拴到山頂上餵野狼。

丘浩今年才五歲，他本來沒見過狼，可是呂不悔告訴他，狼最喜歡吃小孩，因爲小孩肉嫩骨脆又容易叼，野狼咬住小孩的脖子，就叼到狼洞吃掉。

呂不悔說的時候，還比擬個大嘴猛一咬。

丘浩就是聽多了，便也不敢再哭着找爹娘了。

他現在坐在門外面，看着手上的兩把短刀發楞，坐得久了，便又起來擲刀玩。

丘浩本來就要開始讀書了，他爹曾對他娘說過，等到洛陽上任以後，請位教席教丘浩讀書識字。

眞不幸，丘浩被擄來老龍洞，而老龍洞對他這麼小的人而言，就是個黑獄。

丘浩的日子難過了。

跟着十三惡人過日子，丘浩當然難過。

* * *

呂不悔不能把收藏的寶物拿給丘浩當玩具。

他唯一能打發丘浩的，就是那兩柄短刀。

人總不能天天抱着個女人滾在床上搞名堂吧，呂不悔在玩夠了床上戲，又喝足酒以後，便拉把矮櫈坐在石室門口逗樂子。

有時候，幾個惡人也會湊在一起，天南地北的打主意，只不過如果沒有人出來瞎扯淡，呂不悔就會叫丘浩到身邊。

他叫丘浩擲刀玩。

人嘛，相處一段時間之後，多少會產生點感情的。

呂不悔好像有點喜歡丘浩了。

「小娃兒，過來，過來！」

「你不要打我。」

呂不悔笑了。

呂不悔的笑，使得丘浩一樂，呂不悔還不曾對丘浩這麼笑過的。

呂不悔自從身邊多了個丘浩以後，拳打足踢是很平常的事，起初丘浩還會哭，漸漸的，丘浩不哭了，因爲他知道哭也得不到同情，反而多挨幾巴掌。

此刻，呂不悔這麼一聲笑，丘浩就如同看到他最愛的玩具一樣，也笑了。

「過來，過來！」

丘浩迅即有些害怕的，但他知道呂叔叔不會再打他，因爲那有笑着揍人的。

他慢慢的移近呂不悔，雙眸閃耀着既怕又喜的光芒，那雙小手就不知放到甚麼地方才合適了。

呂不悔舉着兩柄小刀，雙目一亮，道：「這是甚麼東西呀？」

他的聲音帶點粗啞低沉，但面部却是輕鬆的，這樣，丘浩就不太懼怕了。

丘浩道：「刀！」

呂不悔道：「刀是幹甚麼用的呀？」

丘浩眨眼道：「刀……不知道。」

呂不悔笑駡道：「他奶奶的，刀子有甚麼用，你不知道？」

丘浩還眞的不知道，這刀才半尺長，那麼小。

呂不悔比了個插肚皮的樣子，還「嘶」了一聲，道：「刀是用來殺人的呀，小子！」

丘浩立刻搖頭，道：「叔叔騙我，這刀會殺人？」

呂不悔道：「你小子大概沒見過，我怎麼會騙你？」

丘浩道：「我兩位段叔叔的刀才是殺人的，我見過，段叔叔的刀好大喲。」

呂不悔一瞪眼，道：「你的甚麼段叔叔？」

丘浩道：「我的段叔叔專殺惡人的，他們的刀好大。」

呂不悔的巴掌揚起來了。

他正要打下去，却立刻又笑了，因爲他雖然知道丘浩說的是「鬼刀」段子才兄弟，但此刻，丘浩說的也是實情，小孩子不說謊，他又爲何非打丘浩不可？

呂不悔把揚起的手抓抓頭皮，笑道：「小子，我會教你擲刀玩，如何？」

丘浩拍手笑道：「好哇，我會了擲刀，就不用再靠在門邊聽你和阿姨在室中打架了。」

呂不悔一怔，道：「甚麼打架？」

丘浩道：「你總是把阿姨壓在下面，壓得阿姨直喊叫，壓得阿姨好可憐……」

呂不悔又把巴掌揚起來，他還低吼：「他娘的，你敢亂說……」

丘浩面色立變，只不過呂不悔今天心情特別好，他又把揚起的大巴掌輕輕放下了。

他心中想，不能叫這娃兒每天在門邊聽他的牆根，得找點事情叫他做。

叫丘浩做甚麼呢？

呂不悔心中有了決定——他叫丘浩擲飛刀。

他把一柄小刀握在手掌上，笑對丘浩道：「小子，你看清楚了。」

丘浩瞪着一雙大眼看，只見小刀在呂不悔的手掌還會旋轉，只這一招，就令丘浩高興不已。

呂不悔邊旋着小刀，邊指着三丈外的斷崖垂下的老籐，道：「小子，你想叔叔打那一朵喇叭花呀？」

丘浩指着最下面的一朵喇叭花，

道：「那一朵！」

呂不悔一笑，曲肘振臂「咻」的一聲，便見一點寒星朝那斷崖下飛去。

「叮！」但見那一朵喇叭花應聲而落，看得丘浩發呆，張口結舌不出聲。

呂不悔哈哈一笑，道：「小子！」

丘浩立刻叫道：「眞好玩。」

「不好玩。」

丘浩道：「叔叔，你是說……」

呂不悔指着地上一塊小石頭，道：「把那塊石頭撿起來吧！」

丘浩立刻把石頭撿在手上，送到呂不悔面前。

呂不悔指着天，道：「擲上去！」

丘浩用力一擲，呂不悔的另一把飛刀出手了，但聞「叮」的一聲，激出三數點火花，半空中的石頭已偏向斷崖了！

丘浩幾乎看直了眼，又拍手道：「眞好玩！」

呂不悔道：「不好玩。」

丘浩再發楞，還伸伸舌頭。

呂不悔道：「把兩把刀撿回來。」

丘浩立刻跳着去撿刀，把兩把小刀送在呂不悔手中，他的表情，幾乎是把呂不悔當神了。

這時候，丘浩是不會再想他的父母了。

呂不悔指指地上的石頭，道：「去，再把那塊石頭往上擲，越高越好。」

丘浩聞言立刻去撿石頭，他站在呂不悔附近，用力把石頭拋起來。

呂不悔的動作很優美，他幾乎身子不動，只動兩臂，只見他先打左手短刀，空中石頭猛一彈之間，他右手的短刀便疾射而出，「叭」的一聲，石頭竟然碎了。

丘浩看看碎石，再看看落地的兩把小刀，然後像個傻瓜似的看着呂不悔。

「想學嗎？」

「想。」

「好玩吧？」

「好玩。」

「想學我便教你，只不過可得先吃苦呀。」

「我……好嘛。」

呂不悔哈哈一笑，他拉過丘浩，道：「這兩把小刀送你去玩了。」

丘浩眨動大眼，道：「給我了？」

「是你的了。」

丘浩道：「我可以帶在身上了？」

呂不悔道：「你打從今天起，每天除了吃飯睡覺以外，就在這兒擲刀玩，你記住，甚麼時候你能把你要打落的花打中，我再教你擲刀的第二步。」

他拍拍丘浩的頭，回身走進室中了。

丘浩只有這一次覺得呂不悔拍在自己頭上的巴掌，有那麼一點人情味，就好像在衙門後被羅大叔拍的一樣。

丘浩的羅大叔，當然是捕頭「冷面金剛」羅玉。

* * *

丘浩再也不去聽室中的怪聲音了，他只注意擲刀子，如果他也能像呂叔叔那樣擲得準又狠，多好玩呀！

最初，他也學着把小刀在手掌上撥弄，只不過他的手掌太小了，小刀常常會掉在地上。

* * *

丘浩這才學了沒幾天，就在天剛亮的時候，呂不悔把他從身邊石床下的欖子上倒提起來了。

「走，滾！」

丘浩吃驚的揉揉眼，驚嚇得想哭。

他已十多天未曾哭過了。

自從他開始學擲小刀起，他有時還會發笑。

現在——

現在他被呂不悔倒提着雙足，往石室外走。

「叔叔，娃兒又錯了？」

呂不悔停下腳步，指着石墻上他用小刀刻的印子，道：「小子，一個月了，你滾的日子到了。」

丘浩也見過呂不悔每天都會在壁上劃上一道，但他不知那是幹甚麼的，如今他明白了。

大床上還睡了個「千面人狐」白盼兒，這時候，白盼兒自被中伸出一條粉白的手臂，向丘浩招招手，道：「過來，過來，小娃兒。」

呂不悔倒提着丘浩不放下，白盼兒掀開被子坐起來，天呀，她上身是一絲不掛呀！

其實白盼兒住在洞室中，除了偶爾出外走動，她在室中總是一絲不掛……那多自由自在呀。

丘浩看過去，白盼兒的一雙大奶子顫巍巍的動着。

「阿姨。」

白盼兒對呂不悔道：「何苦這麼折騰他？」

呂不悔道：「眞不容易呀，等足了一個月，我親愛的，咱們在床上找樂子，這小子在一旁多礙事，免費看咱們這西洋景呀，我把他扔給厲莫野。」

丘浩又叫：「阿姨。」

白盼兒到底是女人，女人心軟嘛。「送他去厲莫野那兒，又何必扔他？他才五歲呀。」

呂不悔哈哈笑道：「好，就依妳的，我若不依妳的，他娘的，妳一定會改投厲莫野的懷抱。」

他果然放下丘浩。

白盼兒招招手，丘浩立刻奔到床邊。

他的雙目似要哭了。

白盼兒拉着丘浩，道：「娃兒，你呂大叔對你好不好？」

丘浩抬頭看了看呂不悔一眼，他不敢說不好，只得點頭，道：「呂叔叔教我擲刀，他對我很好。」

呂不悔捧腹哈哈笑了。

他的目的，當然不是教丘浩學他的功夫，他只不過找點事情叫丘浩做，也好把丘浩支開。

白盼兒當然明白這些，她摸摸丘浩的嫩臉，道：「好好練擲刀，去到厲莫野身邊，也別忘了呀。」

丘浩道：「我會的，阿姨。」

呂不悔只一看到白盼兒那身白肉，他的心火就升起來了，伸手一把拉過丘浩，沉聲道：「走啦，小子！」

丘浩不走能行嗎？

* * *

別看「黑獄十三煞」住在一個山洞中，他們却很會保持距離，少有來往。

呂不悔拉着丘浩，只轉了個彎，便見一處偏西的石室，這時候，只聽得室中發出「沙沙沙」之聲不絕於耳。

呂不悔用腳踢石門，粗聲道：「開門！」

裡面的「沙」聲停下了，厚厚的石門拉開來，一個粗髯子怒漢伸出頭來。

這人當然是「二閻王」厲莫野。

厲莫野見丘浩也來了，他一瞪眼道：「幹甚麼？」

呂不悔道：「幹甚麼？該到你了。」

厲莫野道：「該我的還我。」

呂不悔叱道：「你說還你甚麼？」

厲莫野道：「你說你該我的呀。」

呂不悔道：「吶，這娃兒該你看管了。」

他說完，用力一推丘浩，丘浩便不由自主的衝進厲莫野的身邊。

「砰！」

厲莫野關門快，丘浩的身子撞上了門。

「啊！」丘浩痛得叫出聲了。

呂不悔叫道：「三十天已到，厲莫野，撒賴不是？」

門又開了，厲莫野的一手拿着刀，刀上有水漬，敢情他正在室內磨他的像伙了。

「怎麼這麼快，眞的一個月了？」

呂不悔道：「不信，你去問老大呀！」

厲莫野一把拉過丘浩進去，「咚」的一聲關上門。

外面傳來呂不悔的笑聲，眞輕鬆，因爲呂不悔吹着口哨回去了。

他回去，當然是找白盼兒，白盼兒正在床上等他吶。

* * *

厲莫野把丘浩一把抓進他的屋子裡，嚇得丘浩直哆嗦，雙目睜得大大的，一隻手還抱着他的頭——怕打嘛。

厲莫野把丘浩推在一張小板欖上，沉聲戟指丘浩道：「小傢伙，你聽着，你吃過飯，就坐在那兒別哆嗦，想睡覺，一邊有張野狠皮，你要叫老子不喜歡，你看看，老子就用手上這把刀，剝你的皮！」

丘浩聽完直點頭，規規矩矩的坐在小欖上不敢動。

他看看這間石室，眞簡單，一張床上鋪的是獸皮，那張被子是錦緞的，兩隻大箱疊在一起，那箱子，每一隻可以裝個大人。

小桌子上面有個銀酒壺，筷子也是銀造的，石墻上插了兩把尖又亮、二尺長的尖刀，明晃晃的，這時候，「二閻王」厲莫野的手上也有同樣一把刀。

地上有塊被磨了個坑的大石頭，看來姓厲的常常在磨他的刀。

此刻，厲莫野不理小丘浩，低頭蹲下去又磨他的刀。

厲莫野磨刀眞用力，磨完以後還在頭上拔下一根頭髮，對着刀刃猛一吹，那頭髮還眞的斷了。

這時候，厲莫野才算滿意的收起刀來。

丘浩直到厲莫野的三把刀全磨利，他才眞正看到厲莫野的玩刀手段不比呂不悔的差。

只見厲莫野把雙刀扣在左右兩肘下面的皮鞘內，穿上衣衫，便不見刀子了。

另一把尖刀，他也藏在右邊小腿上，眞玄。

厲莫野只是旋了個身，兩把尖刀已握在手上了，丘浩就沒看見他是怎麼拿刀的。

又是一個半旋身，厲莫野的雙刀又回鞘了，眞俐落，又瀟洒。

玩刀的人已是藝術化了。

厲莫野就是玩刀的大行家，他能擠身在十三惡中，當然不是弱者。

* * *

厲莫野收好了刀，這才招手對丘浩道：「過來，過來，小娃兒，來……」

丘浩走到厲莫野身邊，他的心幾乎就要跳出來了，爲的是怕挨打呀。

厲莫野沒有打丘浩，他把丘浩拉到兩隻箱子邊，指着箱子道：「這兩隻箱子你看到了嗎？」

丘浩道：「看到了。」

厲莫野道：「箱子裡的，是老子用血汗換來的寶物，你小子別動它，否則，我先切下你的手！」

丘浩道：「我不敢動。」

厲莫野道：「小子，我規定，我在室中，你才能在室中，我出去，你也得跟着出去。」

丘浩道：「你到那兒？」

厲莫野道：「拉屎撒尿甚麼的，每日練功也出去，小子，你在我不在的時候也出去。」

丘浩道：「是，厲大叔，我就站在門外面，替大叔看門戶。」

厲莫野哈哈笑，道：「小子，你別會錯我的意了，咱們這兒可沒有賊，强盜更是不敢來，因爲呀……嘿……我們是强盜的老祖宗！」

丘浩道：「大叔，我更不會偷你的

寶。」

厲莫野道：「你當然更是不敢偷，你小子也沒這個膽，我是怕你拿出來玩，萬一碰壞了怎麼辦？小子，裡面有幾件寶還眞好看，小孩子見了，一定會伸手摸，我若是見你去摸箱子，你的手就沒有了。」

丘浩道：「我不摸。」

「那最好。」他指着門外，又道：「出去。」

丘浩只得走出門，厲莫野回身把門鎖上，道：「我去拉屎，你就在門口等我回來。」

丘浩點點頭，身子貼着門蹲下去。

他那似是無助的雙目，隨着他仰起的臉，閃着既可憐又無奈的光芒，眞的是白多黑少嚇得慌。

＊　＊　＊

這一個月來，他很少看到別的人，他奇怪那些人去那兒了？

其實，人都在這老龍洞中，只因爲他們每個人的家當都豐富，任何一個人也存了不少寶物，大家便也保持着一定的距離。

＊　＊　＊

厲莫野不知到甚麼地方拉屎去了，丘浩無聊的坐在門口左顧右盼，不知幹甚麼好。

他發現這裡比呂不悔與白盼兒的門外又平坦多了，對面還有一條小小泉水自石縫中流下來，沿着山邊又流到山腹中了。

丘浩走過去，雙手捧了些泉水來喝，他發覺泉水甜甜的，再往地上瞧，幾株野花也好看。

丘浩退了十幾步，他取出呂不悔送他的小刀去擲花，他擲中了，只不過仍無法把花打落，雖然那樣，他已經滿意的笑了。

丘浩正自玩刀高興，冷不防頭上挨了一巴掌，嚇得他抬頭看，只見厲莫野站在他身後。

厲莫野甚麼時候回來，丘浩根本沒發覺。

「小王八蛋，你眞夠大膽呀！」

丘浩挨的一掌不輕，小腦瓜有點痛得慌，他搖了搖頭，便低聲道：「我聽你的話在門外，你怎麼還打我？」

厲莫野伸手握住丘浩雙手，扭過身來把丘浩提得雙足離開地面，然後便是七腳踢，雖然都是踢在丘浩的屁股上，但你想想，厲莫野的力量有多大呀，他早把丘浩踢慘了。

厲莫野把丘浩手上的小刀奪過來，丘浩已經站不直身子，猛一歪，便倒在地上了。

丘浩哭了，他好凄慘，哭是哭了，可就是不敢哭出聲音來。

呂不悔就規定他挨揍不許哭叫。

厲莫野抖着手中的小刀子，叱道：「你小子才幾歲，就學會偷人東西不是？這是養了你一個月，花了多大精神照顧你的石家兄弟之物，娘的皮，你幹的好事，偷哇？好玩不是？我揍你……」

原來是爲了這兩把小刀子，厲莫野說着又要打。

他這一回，伸手抓住丘浩一條脚丫子，丘浩已經喘過氣來大聲叫了。

「我不是偷的，是呂大叔送我的。」

「哈，偷人東西已經是不對了，你還說謊呀，看我怎麼修理你！」

他的話說完，伸手又是幾巴掌打過去。

丘浩是痛上加痛，仍然大聲自辯：「是我呂大叔送我玩的呀！」

除了這句話之外，他還能說甚麼？

厲莫野「砰」一聲，把丘浩摔在石地上，抽動鼻子冷笑，道：「小兔崽子，你拿厲大叔當傻蛋呀？這刀子乃是呂不悔的吃飯傢伙，他會送給你？」

丘浩道：「厲大叔不信，可以去問呀，呂大叔的住處又不遠，只拐個彎。」

厲莫野叱道：「是要去問，只不過到了門口由你問，我不問！」

丘浩只得點點頭。

於是，丘浩被厲莫野像抓小鷄似的，提到呂不悔住的那間石洞門口了。

厲莫野不開口，他兩眼一瞪，叫丘浩開口。

丘浩又不知怎麼講，一時間怔住了。

這時候，呂不悔的室內正在要緊關頭，傳出來的聲音眞難聽，男女二人都是吭吡吭吡聲，如果閉上眼睛聽，還以爲走近豬圈了。

厲莫野抽抽鼻子咧咧嘴，他的心中，一定在駡人了。

他在丘浩的耳邊低聲說了兩句，丘浩只好點點頭。

丘浩大聲的叫喊了：「呂大叔。」

他只喊了一聲，室內便傳來呂不悔的咒駡：「去你娘的老皮，你陰魂不散呀！怎麼又回來了？」

「呂大叔……」聲音眞可憐，丘浩是哭着叫的。

室中傳來白盼兒的聲音，道：「娃兒，你怎麼回來了？是不是那個狗東西厲莫野打你了？」

外面，厲莫野嘴都氣歪了，但他就是不出聲。

丘浩又叫了：「白阿姨，我是來還呂大叔的小刀的。」

室內傳來呂不悔的駡：「滾！刀送你去擲着玩，拿回來幹甚麼？快滾，你小子來得可眞是時候，滾！」

室內也傳來白盼兒的聲音，道：「回去吧，別叫你的看護人找理由打你……多可憐。」

丘浩道：「那……那我走了……對不起……」

室內又起聲浪了。

室外面，厲莫野笑咧了嘴，拉着

丘浩就轉回去了。

厲莫野開了門鎖走進門，把丘浩拉過身邊，他呵呵笑道：「對不起，對不起，剛才大叔冤枉你了，哈……」

丘浩拭着淚，他不敢多說甚麼。

厲莫野把兩把小刀插在丘浩的腰上，笑問：「小子，我問你，你可得說實話。」

厲浩點點頭。

厲莫野又道：「我是個討厭說謊的人，我更恨有人動我的腦筋，知道嗎？」

丘浩又點點頭。

其實說穿了，這全是惡人的通病，「黑獄十三煞」是專門整別人的人物，這種人，當然不喜歡再上別人的當。

厲莫野道：「你呂大叔教你擲飛刀？」

丘浩道：「是。」

厲莫野一怔，雙手捧着丘浩的臉，左看看，右瞧瞧，自言自語道：「難道這傢伙想收個徒兒嗎？」

這話丘浩聽不懂，他眨着眼睛不開口，只不過有一點他可以肯定，那就是厲大叔不會再揍他了。

只要不打他，甚麼也無所爲，丘浩也不掉眼淚了，如果捧着他的臉的人是他爹，甚至是羅大叔，他一定會立刻嚎淘大哭，因爲那是他的親人，也是最疼他的人，可是，厲莫野捧着他的臉就不一樣了。

丘浩不動，也不落淚，他等候厲莫野怎樣對他安排。

厲莫野忽然哈哈笑了。

他一拍大腿，笑問丘浩：「你喜歡學點防身的武功嗎？」

丘浩道：「甚麼叫武功？」

厲莫野搖搖頭，丘浩才五歲，他懂個屁。

於是，他站起來，自身上取出一把尖刀，笑道：「小子，你跟我出門來。」

丘浩還眞害怕，跟着厲莫野來到一片石岩上，崖上垂下多根老籐，那些老籐都有大姆指頭那麼粗。

厲莫野的尖刀暗藏在左肘下方，他對丘浩道：「你看清楚了。」

丘浩當然很注意，因爲他怕尖刀會殺他。

厲莫野雙肩稍晃，「呼」的一個大旋身，他的身形拔起三丈高，左臂平伸中，他的身子已落下來了。

丘浩吃一驚，便在這個時候，忽見空中十幾根老籐紛紛落下來了，嚇得丘浩往一邊逃。

「嘩嘩啦啦」聲甫畢，地上已堆了許多長籐。

厲莫野得意的向丘浩道：「怎麼樣？」

丘浩道：「厲大叔會飛……」

厲莫野道：「想不想學？」

丘浩道：「想！」

厲莫野得意的嘿嘿笑，又問：「厲大叔的本事比你呂大叔，誰的好？」

丘浩道：「都好。」

厲莫野聳肩笑了。

厲莫野命丘浩只學一件事，那就是要丘浩每天學他的縱身上衝法，他要丘浩把頭碰到被他削斷的山籐處才算數，刀法，那得等丘浩會旋身之後才能學。

於是，這個月，丘浩就在厲莫野的室外面，拚命的學着旋身法。

丘浩不但學旋身，他也沒忘了擲刀。

他能在飛旋中擲刀，只不過準頭差多了。

＊　＊　＊

厲莫野並不打算教丘浩學武功。

厲莫野只是想支開丘浩，弄點事情給丘浩幹，這樣，丘浩就不會打擾他了，就好像呂不悔一樣。

呂不悔叫丘浩擲刀，他以爲五歲大的娃兒能懂個屁的武功，只要娃兒不打擾他與白盼兒親熱，一切沒甚麼大不了的關係。

厲莫野就是想通這一點，所以他才弄了一手難度高的動作，逼着丘浩認眞的練。

丘浩只要認眞的練，他就可以關起門來打開箱子，取出寶物玩弄了。

＊　＊　＊

丘浩每天苦練旋轉身法，不但旋，還得往空中旋，這麼練了一個月之久，他旋得頭暈眼花，却也引得厲莫野哈哈大笑。

厲莫野心想，小孩子眞容易上當，想學他的功夫，根還未曾紮就想飛？飛你娘個頭！走吧，小子。

他出了門，又鎖上門，拉着迷迷糊糊的丘浩走。

「大叔，你拉我去那兒？」

「交差。」

「甚麼叫交差？」

「娘的，你想跟定我呀？告訴你，我已帶你滿一個月了，今天送你去『拐子』李老三那兒！」

丘浩這才明白是怎麼一回事了。

他只得低着頭跟着，往一道彎洞中走。

洞中有三盞長明燈，每一盞相隔五丈遠。

走過這一段洞，前面有一綫陽光自很高的高空中射下來，便也看見一道室門半掩着。

厲莫野已經高聲叫了：「喂，拐子，輪到你了。」

門內伸出一個頭，乾瘪的一張黃表紙臉，雙目幾乎掉進眼眶看不見了。

有一根烏黑鐵拐半露出來，那聲音聽起來像是有人在拉屎憋得直用力似的：「甚麼……」

厲莫野把丘浩往門內推，道：「看守這個寶貝蛋呀。」

李老三一瞪眼，道：「那有這麼快！」他推開丘浩，不讓丘浩進去。

丘浩心中一緊，想着從前人見人抱，搶着送他好吃的，如今變成狗屎一般，他們都討厭自己。

只聽厲莫野道：「李老三，你是豬呀，怎麼不算一算今天是幾號？」

李老三還眞的搬動指頭算，算了半天，他笑了：「娘的，光……陰……是他娘的誰說的，光陰似箭，日月如梭，轉眼之間便輪到我了，呵……」

厲莫野哼了一聲就回頭走，他連多看丘浩一下也沒有，見他走得可眞輕鬆。

李老三則頓覺不輕鬆。

他拉近丘浩，先是看了幾眼，指着室內一張小櫈子，道：「去，把櫈子取過來。」

丘浩爲討好李老三，他立刻把櫈子取過來。

「放在我前面。」

丘浩當然又照辦。

「坐下來。」

丘浩怯怯的坐下去，眞規矩，雙腿還併着。

李老三把左腿提起來，又輕輕的放在丘浩的雙腿上，他老兄坐在一張虎皮羅椅上閉上雙眼，道：「幫我搥搥腿，娘的，這幾日，陽光不強，照在腿上沒感覺，正愁沒法子，你來得正好。」

原來他這石室門口有陽光，也是特意爲他安排的。

丘浩聞言，那敢不聽，兩隻小手握拳，便對着那條重重的腿搥起來了。

「重一點。」

李老三不張眼，只是張口。

丘浩便又用些力氣打……打重了他，又怕挨打。

「重一點。」

李老三又低吼，但丘浩已經用盡力了，他只有那麼大的力氣。

「叭。」

李老三的巴掌打在丘浩的頭上，他的兩隻似骷髏的大眼睛猛一瞪，罵道：「他奶奶的，厲莫野沒叫你吃飯呀！」

丘浩既怕又痛，他的兩眼冒金星，這時候，他才明白一件事——自己原來不受歡迎，他們都討厭他。

丘浩揚起拳頭拚命的擂，李老三好像有些滿意的樣子，哈哈笑道：「娘的，你小子是蠟燭的……不點不亮，嗯，對，就這麼擂。」

丘浩直喘氣，他用盡氣力了。

李老三却打鼾睡着了。

丘浩一看，這可怎麼辦？李老三的這條腿，壓得他的兩腿早就酸了，他却不敢把李老三的腿放下去。

丘浩急得眞想哭。

其實他早就落淚了，李老三打他一掌在頭頂上的時候，他就落淚了。

李老三舒服，丘浩可就慘了。

李老三也不知多少日子未曾洗過他的脚丫子，擱在丘浩的腿上那雙脚，正散發着令人作嘔的臭氣。

丘浩揑着鼻子，但當李老三稍一動，他連鼻子也不敢再揑，怕李老三再打他。

*　*　*

石室外的光亮消失了，李老三突然坐直身子，他仰天打了個噴嚏，收起自己的那條腿，挺直拐杖看看門外面。

「唔，初冬了吧，冷了。」

他發現丘浩還是坐着未動，便叱道：「起來！」

丘浩當然想站起來，但他的下半身早就痲木了。

李老三用手推一把，丘浩「叭」的一聲，跌在地上不動了。

李老三罵道：「小小年紀便撒賴呀，起來！」

丘浩苦兮兮的道：「我被你壓得兩條腿好難受。」

李老三哈哈笑了。

*　*　*

丘浩吃過東西，他在燈光下看着李老三，只見李老三把一個小盒子放在桌子上，打開盒子，取出幾顆小小發光的石頭，李老三對準燈光看，而皮聳得好像變了形，他還發出哈哈的笑。

那個盒子裡放的還眞不少，丘浩當然不敢走近去看，但他却在燈光之下，見盒子內發出霞光萬道，照得李老三的臉也五顏六色。

丘浩心想，盒子裡一定有好玩的東西，不過，這個人是不會送他一件玩的。

*　*　*

「拐子」李老三把玩着他的寶貝，那是玩不夠的，他每天花在玩寶上的時間，總有在四個多時辰。

好長的一陣子之後，李老三取了一件皮袄披在身上，當他發現丘浩枯坐在地上的時候，他指着大床的對丘浩道：「小子，上床去，把我的被子蓋上。」

丘浩一聽，眞的很高興，這個拐子還算有人情味，他叫自己睡上床去。

立刻，丘浩點點頭，爬上床就拉棉被，天冷睡山洞，有張棉被太好了。

丘浩雖知道李老三的身上臭，他還是極願意和李老三睡在一起，那總比挨凍要好多了。

*　*　*

丘浩把大棉被掖在身子下面，這個動作，從前都是由他娘爲他掖的，如今他得自己動手掖。

眞舒服，丘浩有兩個多月未睡大床了，如今才知道，有個家，又有人關懷，那是多麼幸福呀。

丘浩睡着了。

他的笑意還掛在臉龐上，是那麼的安祥與滿足。

人就是這樣，只有受到苦，他才

會知道幸福得來是多麼的不容易。

這世上，有幾個人會滿足於現狀？

這世上，如果人人滿足現況，那就太平了。

「黑獄十三煞」這二十年來已積了不少財富，他們如果滿足，就不會再打洛陽丁總兵的那件價値連城的「貴妃溫玉三眼寶石尿盆」的主意了。

*　*　*

丘浩眞的睡着了，他早就覺得冷，初冬之後西北風，初冬之後霜滿天，都是冷的天氣，丘浩的身上只是夾衣褲，山洞中，那有娃兒穿的衣衫，在這兒才沒有人去關心丘浩的饑寒。

丘浩正睡得舒服，突然脚丫子一緊，他被人從熱被窩中拉出來了。

有一張櫈子是李老三用來擱腿的，丘浩躺上去還正好那麼長，一件羊皮袄拋在櫈子上，丘浩這時才迷糊的醒過來了。

「去，去，睡在櫈子上，把皮袄裹着，別生了病你自己倒楣！」

丘浩眞想哭，他睡得正舒服，却被李老三拖出來。

他不敢反抗，如果他有本事，他當然會反抗，但他才五歲那麼大，吃不了李老三一拐子打。

丘浩打了個冷顫，只好裹緊羊皮袄，睡在櫈子上了。

李老三溜進被窩裡，他是滿臉的笑，因爲丘浩替他把被窩暖得熱呼呼，這對於李老三的那條腿是有幫助的。

丘浩怎麼也想不到，李老三連他身上的熱氣也榨取，他還以爲自己甚麼地方做錯了。

*　*　*

李老三的動作很奇怪，一條腿能彈升三丈高。

丘浩就看着李老三在室中，從地上往大床上只一彈，右腿便上了床，那動作眞是乾淨又俐落，比個正常人還了得。

只不過，當李老三的右腿發酸難受的時候，丘浩的工作就來了——他得替李老三搥腿。

丘浩還得替李老三暖被窩。

如今丘浩才明白，他只能在被窩裡睡一會兒，等到李老三要睡，他得睡冷板櫈。

丘浩沒有事幹的時候，他就學着旋身上升，便在上升中還擲飛刀，如今，他好像有了一些進步，只可惜他太小了，他的力道還差遠。

*　*　*

李老三發覺丘浩練功之後，他哈哈笑了。

丘浩很想知道李老三有甚麼大本事，只不過他又不敢問李老三，他怕挨揍。

就這樣，半個月過去了。

外面，今年的第一場大雪下來了。

天冷得慌，李老三有時把丘浩抱在懷中不放手，他老兄是把丘浩當他的火爐子。

他不但白天抱着丘浩，夜裡更叫丘浩替他先把被窩暖熱。

有一回，丘浩被李老三抱在懷中，他大着膽子問李老三，道：「李大叔，我知道呂大叔和厲大叔都會武功，你會不會？」

李老三哈哈笑了。

丘浩又問：「你與他們打過嗎？」

李老三似乎豪興來了，他把丘浩放下來，抓着拐杖走到室外面。

丘浩當然也跟出去了。

這幾天下的雪，也落進這個天然狹長的天井裡，李老三叫丘浩撿起一塊石頭，道：「小子，你把石頭拋起來。」

丘浩立刻雙手捧石，雙臂用力往空中拋去。

只見那個拳頭大小的石頭拋起三四丈高，猛古丁，一團人影飄上空中，「噗噗嚕嚕」的一聲響中，便聞得「叭」的一聲，碎石紛紛落下來，李老三已落在地上哈哈笑開懷了。

丘浩直了眼，一句話也說不出來。

李老三轉身進室內，丘浩回身關上門，他好靦覥的不開口，心中在想——羅大叔難怪打不過他們了……

*　*　*

李老三笑向丘浩道：「我的功夫怎麼樣？」

丘浩道：「好。」

李老三道：「想學嗎？」

丘浩道：「我沒力氣學。」

李老三道：「沒關係，你每天花五個時辰舉起我的這根拐杖，記住，不能偷懶！」

丘浩敢不點頭？

李老三把拐杖推給丘浩，丘浩雙手接過，差一點沒被拐杖壓倒。

丘浩試着拿拐杖，天吶，他根本舉不起來。

不錯，李老三的鐵拐杖有三十二斤六兩重，丘浩才五歲，他怎麼能舉得起來。

沒力氣，他就甭練了。

*　*　*

不練行嗎？李老三一發火，就會用腿踢他，李老三很少用手打他，就好像李老三的腿不靈光，要在丘浩身上出出氣、發洩發洩似的。

丘浩和「拐子」李老三一起住，他的罪可受大了。

丘浩每天都掉眼淚，只不過他不在李老三面前哭。

哭是一種發洩，如果丘浩這些眼淚是在他父母面前掉下來，那眞是顆顆眼淚是珍珠，如今，他在老龍洞十三惡人地方落淚，便一分錢也不値。

不値錢的眼淚，又何必當着人的面前掉下來？更何況李老三還會揍他。

丘浩每天的例行工作，就是替李老三捶腿、暖被窩、倒尿壺。

李老三每天看見丘浩倒尿壺，他便會哈哈聳肩笑。

丘浩不明白，爲甚麼李老三看了尿壺便會發笑。

有一回，李老三笑着自言自語……奶奶的，那隻溫玉鑲寶石尿壺到底是個甚麼模樣？

丘浩聽不懂，其實，李老三四人就是慕名而進丁總兵的內府內去盜寶，因爲中了機關而被捉了。

* * *

丘浩學會看人臉色行事了，只要李老三雙目一閉，再打起濃重的鼾聲，他會立刻抱着那根鐵枴在室外提——他根本舉不起來，能提起來就算不錯了。

提久了，兩臂連腰會酸痛，這時候，他會看看室門，然後流下眼淚，這時候他眞想進室內躺下來，或者喝一點李老三那壺中的甜酒。

只有李老三叫他，他才能走進去，李老三睡覺時是不許有人打擾他的。

丘浩就因爲吵過李老三不能好睡，挨過李老三的腿！

有個小廝侍候着，李老三不但不寂寞，反而愉快，只不過他是在心裡愉快，對着丘浩，他仍然橫眉豎目。

* * *

外面好像又下雪了。

爲甚麼「好像下雪」？只因爲這個老龍洞中那道狹長、也是斜斜的天井上方，原本有着厚厚的霜，天冷霜寒，西北風一刮便會落下來，如今抬頭看，天空一片鬱悒，灰濛濛的似乎飄雪了。

就在這時候，丘浩拉開門，手上提着李老三的尿壺走出來，眞冷，丘浩把脖子縮起來。

李老三眞是尿多，李老三半夜喝酒，總是三五斤那麼多，而且喝到三更天。

一個人喝多了酒，夜尿自然多，倒尿的工作，這在過去是李老三自己做的，現在當然是丘浩做。

只不過當丘浩今天大早要去倒尿壺的時候，從洞的那一面，來了個揹着個酒葫蘆的和尚。

丘浩當然知道這和尚是誰。

「李老三吶，我來帶娃兒了，哈哈。」

丘浩吃一驚，他張大眼睛不說話。

他能說甚麼話？不挨揍已經不錯了。

室內傳來叫罵聲道：「和尚，你就不用煩心了，我李老三交你這個朋友了。」

「快二十年了，你他娘的到今天才要交我這個朋友呀！」

李老三在室內道：「我說和尚，我可是爲你好呀，別將好心當成驢肝了。」

「甚麼意思？」

李老三道：「和尚愛清靜，喜無爲，你若有個吵死人的娃兒在身邊，你就難清靜了，所以，我是出自一番助人爲快樂之本的好心，代你看管這小子一個月，等一個月之後，我自會把娃兒送交巧兒那騷偷兒。」

外面的和尚當然是悟空，鴨蛋粗的一根鋼棒頓在地上「噹噹」響，他哈哈大笑道：「得，李老三也有菩薩心腸，這他媽的太陽要從天上掉下來了。」

室內的人哈哈笑，道：「回去吧，和尚，別打擾我睡大覺。」

悟空收住笑，道：「李老三，老大的吩咐，我不敢偷懶，娃兒我帶走了。」

李老三急道：「我自會對老大說的，何用……」

聲音傳來——聲音似已往遠處走：「不用了，你的尿壺放在門口，小心踢倒了。」

「呀」，室門開了，一陣冷風吹得李老三一哆嗦，他已不見丘浩與悟空的人影了，地上果然放着他的尿壺。

「他娘的，誰給老子暖被子捶腿呀！」

* * *

「哈……」

悟空笑得很和善，他那厚嘴唇上又長出一把鬍子來，上面還有酒漬。

丘浩被悟空挾在脅下，他很想下來，只是他不敢掙扎，他早被他們打怕了。

悟空走得很快，如果是識貨的行家，一看就知道他那仿如行雲流水的身法，乃是上乘輕功。

前面兩個彎道之後，一間石室在左面，丘浩被挾進這間石室之後，才發現這裡實在不夠瞧。

甚麼叫不夠瞧？

正面石壁上挖了一個小方孔，裡面放着一座神像半尺高，別看神像不高，那全是眞金塑的，神像的眼珠子、頭冠、寶衣上面寶石七彩，便那個小小香爐也是金子造的。

一邊有張石床，鋪的是豹皮共兩張，錦被一床已經舊得不成樣子了。

丘浩發覺，香爐放在一個大木箱上面，那木箱就當神案了，另外就是個大蒲團。

室中只有這麼幾件東西，怎會夠瞧的？

* * *

悟空把鋼棒靠在石壁上，放下丘浩，道：「冷嗎？」

丘浩還眞冷，誰會給他添件衣服？

這裏沒人管他的，如今聞得悟空的話，他還眞的鼻子猛一酸。

如果是在父母身邊，穿錦戴玉的早就緞袍子加身，絨帽子罩頂了。

只不過，丘浩不敢哭出聲，他更不知道點頭好呢，還是搖頭才對——

他怕挨打。

如今換了個和尚，他不清楚和尚是不是和那三人一樣會打他。

悟空見丘浩眨着淚眼不說話，便哈哈一笑，道：「我這是廢話，你的臉色凍得發青，穿的又單薄，當然冷得慌，來，喝幾口酒怯怯寒。」

他把酒葫蘆的塞子拔掉，床邊放着兩隻碗，都是金子做的，他倒了一碗酒，塞在丘浩手上：「喝了就不冷了。」

丘浩喝過李老三的甜酒，他不知道那是李老三怯風濕的酒，甜甜的不辛辣，悟空的酒就不一樣了。

丘浩只喝了一口，立刻嗆得他直叫辣，眼淚也辣出來了。

「哈……慢點慢點，你還小嘛。」

丘浩不喝了，悟空却笑笑，道：「我知道你跟着他們三個人罪受大了，我就是看不過，才早早的把你領過來，娃兒別怕，我不會打你的，你瞧。」

悟空指着地上的蒲團，又道：「我喝酒，你喝酒，我睡覺，你打坐，我打坐，你……你唸一段……一段……」

他拍拍腦袋，自嘲的道：「娘的，在少林學的那幾句經文，早就還給我達摩祖師了……乾脆我教你唸一段武功秘笈，你就把它當經唸吧！」

甚麼武功秘笈？丘浩當然不明白，但他仍然點着頭，因爲他不想初見面就挨揍。

不過，丘浩覺得，和尚比他們善良得多了，至少和尚沒有打他、罵他。

* * *

丘浩被關在石室內，除了拉屎尿，他就是在裡面陪着悟空。

他很想出外，至少他已經喜歡擲小刀玩耍了。

他不敢要求在石室外玩，悟空也叫丘浩喝酒，丘浩已能喝上半杯了。

有一回，丘浩見悟空起來，便指着悟空的鋼棒道：「和尚叔叔，你的棒子重，還是李大叔的枴子重？」

悟空哈哈一笑，道：「李老三的枴杖，好像是三十六斤六兩重，我的棒是三十六斤重……哈，你若不相信，過來動一動！」

丘浩果然走上前，他雙手抱緊，還眞的提起來了。

悟空也吃一驚，道：「好小子，你頗有氣力嘛！」

丘浩也笑了。

他這還是頭一回笑。

過去的三個多月，他只有哭，過去的三個多月，他也想他的父母，可是……

悟空不打他以後，他也不大想家了。

年紀小的娃兒，是很容易忘記過去的。

* * *

悟空也教丘浩唸上一段他的棒法秘笈，那是「旋空十八打」，更是棒法精妙之處。

丘浩不懂那一套，當他坐在蒲團上閉上雙目的時候，開始時無心唸，現在，他還眞的唸得滾瓜爛熟。

丘浩這一個月，很少走出悟空的石室外，他在室內練力氣，只是提悟空的鋼棒，每一回，都會惹得悟空大笑。

丘浩也笑，這日子過得不錯，兩個人還眞熟絡。

* * *

好日子總會有過去的時候，大清早，悟空把丘浩叫起來，他叫丘浩喝了一杯酒，牛肉乾吃了半斤多，這才對丘浩道：「今天我們要分開了，我送你去巧兒那裏。」

丘浩道：「不，我跟和尚叔叔住。」

悟空笑笑，道：「我留下你，那是看不起巧兒，你不去，巧兒一定不高興，她不快樂，你的罪就大了。」

丘浩有一半聽不懂，但他仍然點點頭。

悟空道：「你記着，想喝酒，偷偷的來找我，再記着，巧兒和我們的老大在辦事的時候，你可得把眼睛閉起來。」

丘浩道：「爲甚麼？他們辦甚麼事？」

悟空道：「他們辦的是『四大不空』中的第二項『色』字呀，不過……哈……你不懂！」

丘浩當然不懂。

悟空看看外面的天，他「唔」了一聲道：「該是過新年了吧？這是你們娃兒的節日呀！」

丘浩心中一痛，他記得過年眞熱鬧，如今……

* * *

悟空拉着丘浩，邊走邊道：「你還記得我叫你唸的經文嗎？」

丘浩抬頭笑了，道：「記得。」

悟空道：「你每天都要背十遍。」

丘浩道：「我去巧兒阿姨那裡也要背？」

悟空道：「他們在辦那回事的時候，你閉上眼睛背我教你的經文，小丘浩，等你有一天長大了，憑着那段經文，你或許就是一流高手了。」

丘浩點點頭，道：「和尚叔叔對我最好，我聽和尚叔叔的話。」

悟空再一次笑了，他伸手捏捏丘浩的臉，道：「眞想不到你會在我們這兒住那麼久。」

* * *

前面飄來一陣花香，冬天的花，比春天的花更清香。

前面也有個斜向內的陡山壁，看上去，好像是要壓下來一般嚇人。

不過，就有人不怕壓，因爲迎面就是個大石室，「人魔」吳非吾就住在這裡。當然吳非吾不是一個人住，「神偷」巧兒與吳非吾早在幾年前，就湊在一塊兒了。

（未完・三）

上文提要：艾芙的功德遍傳蓉城，有一天和江虹見圍住一堆人在那邊聽小老兒打金錢板賣唱，從前唐、後漢、匡胤黃袍加身、孫三娘開黑店、武松打虎上梁山，再歌頌火鳳凰從天降，旁邊坐着個僮兒却是何爲的小斷，二女將他捉住，查出文匡宋的住處，才知他因救自己而受了毒傷，問清解毒之藥，艾芙決親往鶴鳴山取鶴涎……



新派武俠連載故事／伴霞樓主·文／可飛·圖

一代天嬌

闖軍營威脅就範　發傳書引兵入川

一個從小生長在秦嶺，像野馬兒般長大起來的艾芙，那理會黑夜已降臨，隨着那夜幕低垂，霧也生脚底，月未東昇，今晚會有月嗎？但盼有月色就好了。

她在入山不遠處，昏暗迷濛中隱隱可見一橋飛跨在溪澗上，澗那面，有燈光乍暗還明，隱隱可見樓閣，到了近前，只見橋頭有石碑，手摸碑文，那山已深，林更密，天上無月亦無星，簡直黑得伸手不見五指，只能手讀，刻的是「迎仙橋」三個大字，那筆劃竟蒼勁，可知果是道場聖地，必是名家所書。

她隨南郭先生十有二年，對書畫耳濡目染，自也能品題的了，山中日月長，日日寫畫，也儼然寫出一手銀鈎鐵劃的好字來，南郭先生越讚她，那興趣自也更濃，更喜愛了，是以見有碑，不自覺便手讀起來。

遙望對岸有燈黯如星光，若非閃爍乍暗還明，幾乎不知那是燈光，亦可知那是在高處。

更高處，果然古柏參天，若非飛橋渡澗，簡直不見天空，天空暗，一片灰濛，但身在黑暗的林中却還顯現得出來。

心想：這道場雖是道教源起之地，又歷馬亂兵荒之後，香火必也稀少了，那青羊宮在蓉城鬧市之郊尚且如此，這裡遠離鬧市就可想而知了。

只因那麼稍作停留，忽然間，她再想邁步時，感到脚下有些兒飄浮。

是了，是了，她今日那麼一陣激動悲痛，這又狂奔了百餘里，而整日之間只不過在梧桐居得一點菜餚落肚，早已肚內空空了，有道人是鐵、飯可是鋼。

不，她一定不能躭擱，越早尋到鶴涎，也趁早趕回去，便是一日夜不飲食又如何，想到文匡宋那麼捨身救她助她，她豈能不忍耐一時，何况去討些齋飯也嫌太晚了，更何况她身邊已無銀兩施捨香火。

多年的修爲，她已漸能暗中生明，總算依稀可辨山徑，那石板路的山徑也更易辨認，上山落山，一峯又一峯，只朝那最高峯處奔去，山峯在天幕上劃出模糊的山影，倒也指引了她。

果然，那文匡宋說得不錯，夜風灌洞吹崖，其聲清越如鶴鳴，鶴鳴山之名，果有由來。

她正感脚下在漸漸慢下來，飢餓令她更感到虛弱。就在這瞬間，右前面有潺潺流泉聲傳來處，出現了兩盞燈光，正因古柏參天，樹身倒少了枝椏，只見人影被那燈光映現出來，艾芙登時怔住了。

竟是兩個女子手提紗燈。

山高、夜黑、道場，那來提紗燈的女子？更令她驚訝的是，那精緻的紗燈非平常人家所有，那兩個女子頭挽丫髻，身着羅衣，分明是年幼侍女

，却衣着宛若宮女，兩人擧高了紗燈，似回身在等待，陡見一個衣袂飄飄宛若仙姬的女子出現了。

在那紗燈的照耀下，她看得清清楚楚，眞眉目如畫，又是那麼清逸出塵。啊呀，莫非……眞是甚麼仙姬下了塵寰？

她慌忙一閃身，躲在一棵巨大的古柏之後，慚愧，那何爲讚過她是仙姬下塵寰，那小老兒更編唱詞兒來唱，而她，却眞正見到仙姬了，這女子却比她年長些兒，看來也不會大許多，是否眞是駐顏有術，青春不老的仙姬？

她連大氣也不敢出，因爲她更看出奇異之處了，便連那兩個丫髻的年幼女侍，竟也似脚不沾塵般飄飄然而行，只不過長裙飄飄，眨眼間，已打從她前面近處上山去了。

她吐出一口氣來，長長地舒了一口氣，不敢怠慢，她們這是要往那裡去？

不，她從不信神仙之說，甚至不信有天上，却信世間有超絕出塵的武功，世外多高人，別的不說，那聖燈寺的老禪師她已是親眼見到了，從文匡宋亦已知他師傳巴鼻道人是當世奇人。

山高、黑夜、道場，爲何會出現這神仙般的女子，她好奇心大熾，忘了飢餓，忘了疲累不堪，忙不迭脚下加勁，不敢走近，只遠遠跟踪上山去，好在有紗燈前導，不怕失了三人踪跡。

原來走的仍是山徑，不過是小徑，她的目光未注在前面三人身上，那夜風適勁，鳴洞如鶴，也如不聞了，只覺越行越高，眞奇怪，那紗燈在適勁的夜風中，僅有輕微搖晃，並不閃爍。

艾芙覺得繞峯拾級而上，約有里許，前面三人忽然停步不前了。

忙小心翼翼挪近了些，山徑樹叢濃密得幾乎掩徑，可知是罕有人行的，倒反而不虞被發覺，更近，更近了。原來三人停留之處乃是已近峯頂，約有半畝大的一個崖下平台，一個天然的石台，那崖石向外斜伸，宛若天然石屋，紗燈已懸在崖邊樹梢上，雖不明亮，却看得清清楚楚，不由又是一怔，只見那崖下坐着一個鬚眉皆白的仙翁。

仙翁！是的，她雖不信神仙之說，竟直覺他是一位仙翁，因爲與傳說中鶴髮童顏，衣褶古雅的仙翁無異，也許這夜黑深山出現那宛若仙姬的女子，已令她心中先已因神奇而更駭怪。

若然那清逸絕塵的女子是仙姬，那麼，盤膝坐在那崖下的自然是仙翁了，只見他擧起手來，手中原來有拂塵，只那麼輕輕一拂，那女子便不能拜身下去了，艾芙隔着不下三丈遠，亦感到那股似柔和而却强勁之力逼她，趺坐在地，那女子在仙翁身前自也相同，也趺坐下來。

這不是仙翁是甚麼？顯然的，必已知她跟踪而來，那拂塵不僅向那女子拂去，亦是向她拂來，相隔三丈，竟然不可抗拒。

她也不想抗拒，那女子、這老翁，實在太令她驚奇了，怎能不瞧個究竟。

只聽那仙翁道：「你要我傳道？」

女子道：「夫子亦曰，朝聞道，夕死可也。」

那仙翁捋髯道：「老子道德五千言，首曰：『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無名，天地之始，有名，萬物之母，故常無，欲以觀其妙；常有，觀其微，此兩者同出而異名，同謂之玄，玄之又玄，衆妙之門』。」

那女子道：「既言道若可道，非常道，是則道豈非不可說麼。」

仙翁點了點頭，道：「不可說，雖是佛家言，却也可用以釋道，道若可道，非常道了，正是只可以意會而不可以言傳者。

「道者，統生天生地，生人生萬物而名，含陰陽動靜之機，具造化玄微之理，統無極，生太極，無極爲無名，無名者天地之始，有名者萬物之母，天地生萬物，是無名而生有名，而天地之生，道也。

「天地未生之前，一片太虛，托諸於穆，此無極時也無極而陰靜，陰靜而陽亦靜，此時也，太虛、混沌一片也，一字以概說之，曰：『無』，無以名之，名之曰：『道』，道者無也，又何可言說。」

只見那女子點了點頭，艾芙也在點頭，只覺這仙翁演道，和她師傅所演譯的只有小殊，其實大同。

那仙翁又繼續說道：「其實老子李耳著這道德經之前，又兩千餘年，軒轅黃帝執弟子之儀，那崆峒所演的實爲同一大道，老子曰『無』，無者無際，無際者太虛也，混沌也，老子之前無以名之，必名之，『混沌』之學也。

「其實在漢朝以前，原無經字的稱謂，後各尊其所尊，始曰『經』，如墨子之學爲『墨經』，莊子之學爲『南華經』，佛徒尊佛家之學，如金剛經、心經，儒家尊孔子亦尊其所學曰經。

「老子姓李名耳，字伯陽，生於周代，適周，見周之衰，遂離去，至函谷關，那關令尹喜說：『你將歸隱麼，請爲我著書』，於是老子著上下篇五千餘言而去，後人以其首言道，而名者德也，故名之曰道德篇，尊而經之，始曰『道德經』。」

艾芙陡然心頭一震，皆因那仙翁目注她隱身之處，顯然已發現她了，正惶急間，那仙翁對她招手道：「你也過來吧，你姓艾名芙，人稱火鳳凰，是也不是？過來吧，果然也生具慧根。」

她不驚不忙，他不是仙翁麼，否

則怎會知她名姓，心下肅然而生虔誠，忙起身走出，走了過去，待要下拜時，那仙翁似是示意，只覺一股無形勁道已迫她坐在一邊地上，也不覺盤膝趺坐。看那身邊的那女子——不，當然是仙子，却連看也不看她一眼，似如無覺。

這女子又如何不是仙姬，只聽她說道：「雖說意會，我却也領會得！無名天地之始；有名萬物之母，聽說無名，便是大道，那天地從這自然中生出來的。有名，便是說天地生萬物，萬物也各定了名稱，從此萬物生萬物，所以說萬物之母。」

「你果然聰穎非常，古聖先哲，崆峒的混沌之學，老子所演的道學，不過是有所發揚，道則一也，或以玄學視之，其實不然，玄而非玄，不用千年，數百年後，必有探討宇宙奧秘的科學家，出而以科學的方法證之，此時說來，玄者非玄，說未來，反而玄之又玄了。數百年後，科學家必能以科學的方法證明，陰動而陽生，陰者電也，陰動即電動，電動而生磁場，磁場生力，力者陽也，從而生天生地，生人生萬物，這却要待之數百年後了，且不去說他，且說那電不動，不生磁場，磁場不生力，則太空虛無，混沌一片，無以名之，是無名也，故只能意會，必欲名之，名之曰『道』，是『道可道，非常道』了。」

艾芙陡然靈台一片通明，道：「幼學有言：『混沌初開，乾坤始奠，氣之輕輕，上浮者爲天，氣之重濁，下凝者爲地。』這麼說，老子之道，亦四千多年前，軒轅黃帝執弟子之儀，所演的混沌之學，老子對崆峒的混沌之學，有所發揚，有所闡述，而將來的科學家必將以科學的方法加以證明了，爲老子之道證。」

那仙翁連說：「好！好！難得你小小年紀，亦能悟道，正是，未生天生地，乾坤未奠之前，一片混沌，充塞於宇宙之間者，太虛也，無極也，其實，太虛、無極，無也，何來充塞，是生天生地，皆由『無』而生，天生地生萬物生，是皆無中生有也。」

那女子道：「這亦即是所謂『玄之又玄，衆玄之門』？」

仙翁點點頭，道：「所謂玄者：天地間最深奧博大之理，玄之又玄，是說理中求理，把宇宙間之大原理，愈加深研，便得萬物所生之理及其規律了，所以說『衆玄之門』。」

那女子又道：「是則老子之道，學也，道學，哲理也，亦如墨翟之墨學，孔丘之儒學，實非迷信仙道，却不知怎會爲道教之主？」

艾芙可把眼兒睜大了，這是怎說，迷信仙道，難道她不是仙姬？這老翁亦非仙翁？

只見老翁長嘆一聲，道：「這正是我來這鶴鳴山之故，據傳此間乃是道教發源之地，正爲尋究竟而來，始知西漢時，有名張道陵者，在此山中，苦研老子的道德經，竟失迷於『衆玄之門』不解玄之又玄，更兼古典史記，多誤傳老子騎青牛出函谷關仙去，無心之傳，作了有心的附會，將其神化了，被那張道陵奉爲教主，設立道教。是道而非道，將老子博大淵源，玄奧精微之道，褻瀆爲煉丹修仙的旁門左道了，老子之道，亦即與崆峒軒轅的混沌之學一脈相承，我國傳統的博大淵深的哲學思想，指在尋求天人共通之理，信自然力之萬能，而且至善，故老子說：『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實應稱爲自然哲學，以研究宇宙、天地、世界之起源，歷史的運命，生命秩序的根源爲對象，却因道教迷信的誤導，怪異亂神，因而被忽視了，同時，孔子的精神哲學，以人類精神爲對象，因有利於帝王統治者，反而被推崇提倡，此長而彼消，老子的無爲自化，清靜自正，反而爲後人所忽視了，實是可悲可嘆。」

艾芙驀然間，大徹大悟，他師傅自號南郭先生，何嘗尊孔，文匡宋的師傅巴鼻道人修煉的是天地自然之易，又何嘗是怪異亂神之道，甚至醉菩提這酒肉和尚惟心中有佛，又何嘗是佛門弟子，不怪三人臭味相投了，原來非儒、非道，亦非佛，既然相投，必也有其共通之處。

必然有，有道說：「紅花、白藕、青蓮葉，三教流源本一家，怎會沒有呢？」

她一定要找到，找出來，眞恨不得那三聖一元大會早早舉行，她必能找到那共通之處來。

那麼，那麼這女子當然不是甚麼仙姬，這老翁亦不是、眞不是仙翁了。那麼，又是甚麼人？

只聽那老翁又道：「我已求道而得道，姑娘，你求藥亦已得藥，我們都該走了。」

艾芙驀然又記起，她是爲求那仙鶴之涎而來——當然，即使是靈禽，亦非仙鶴了，她心下一急，跳了起來，道：「老人家，我求藥而來，可沒得藥呀！」

只見那女子莞爾道：「老神仙是說我而非你，正是，我知道你，人稱火鳳凰。」

艾芙道：「我可不知道你，喂，你叫他甚麼呀！老仙翁？難道他眞是神仙？」

那老仙翁呵呵笑了，道：「我雖非神仙，却知你亦爲求藥而來。」隨對那女子道：「你看她心急如焚，何不把你收集的鶴涎，給她少許。再說，經你連日收集，已再無可取的了，她救人心切，必毀鶴巢，爲取其涎再毀其巢，豈不有傷天道。」

原來那女子亦是來取鶴涎的，只見她點點頭，道：「我取鶴涎，原爲濟世救人，何勞老仙翁吩咐，却不知何日始能再聞大道。」

老仙翁道：「你亦知來日非遙，又何必問，你且帶她去吧！」

那女子起身，向老仙翁襝衽爲禮，只見那兩個丫鬟女侍，原來都不過是十四五歲的兩個女童，已騰身上樹，取下紗燈來，不由她又暗暗驚奇。那兩個女童飄然而上、飄然而落，那身法之美妙，端的罕見，不用說，女童尚且如此，這清逸出塵的女子，亦可想而知了。

她既然知道這女子並非甚麼仙姬，便也不再那麼拘束了，她就不懂得甚麼叫客氣，道：「喂，這可不公平，你知道我，我可一點兒也不知道你。」

那女子淡淡一笑，道：「你不是先前以爲我是仙女麼，又何必問，若還要藥時，隨我來吧。」

驀覺風聲颯然，回頭看時，老仙翁已失所在，這女子却在她回頭的瞬間，已飄然下崖去了。艾芙那敢怠慢，饒是她把自信獨步武林的輕功也盡量施展開來，也跟不上，她生性好勝，可又不好意思叫人家慢走等候，黑夜之中只見那燈光越去越遠了，心下大急，只認準那燈光消逝之處狂奔追去。

似乎先前相遇三人之處已過了，再前奔不到半里之遙，駭然已到了崖邊，山風呼嘯，知道她立身於懸崖之緣，若不是她早存了戒心，幾乎收勢不住，饒是如此，也嚇了一身冷汗。

這一急，非同小可，那兩盞紗燈早已不見了，前進已無去路。

就在那瞬間，驀覺耳畔風生，天上豈僅無月，竟連星光亦沒有，明知有人，辨那風聲，似由崖下上來的，有人來到身邊。

艾芙喝道：「是誰？」

有人在她手裡塞了甚麼，隨道：「給你，這鶴涎能解百毒，任何劇毒，用溫茶服下立解，天色太黑，你不辨道路，我帶你下山去吧。」

艾芙辨聲，是童稚的聲音，知是那女童之一，塞在她手中的自是鶴涎了，似是一個小紙包。

慚愧，她終能辨得出一點人影輪廓來，不敢再言語，那人影在移動了，忙緊緊跟隨，約過了盞茶工夫，前面驟現燈光，她已能辨得道路了，敢情已到了橋上那自是入山時經過的迎仙橋了。

隨聽有聲傳自她身後，道：「下去便是山口，大道在前，你已可辨得道路了，你自去吧，我不遠送了。」

艾芙忙喂了兩聲，本想喚住她，問她們的來歷，那知再無應聲，盈耳又復是勁風灌洞石，鶴鳴聲聲，唯見迎仙閣上燈光如豆，乍暗還明。

艾芙在橋上，發起呆來，今晚豈僅那老仙翁、那清逸出塵似仙姬的女子、便連這麼兩個年齡幼小的女童都高深不可測，這麼多奇人異能之士，竟同時在芙蓉城出現，豈是無因？

難道都是爲三聖一元大會而來的？

且慢，那老仙翁怎說？「相見之期非遙」，那聖燈寺中的老禪師，不亦對文匡宋說：相見有日麼？豈不是都暗指三聖一元大會之期？

若是，又豈非無因？那就便非和那霍爾王子約法三章，各自忍讓那麼簡單了。

難道，還有甚麼大凶大險？

她不能先知，更無法先知，恨不得早早趕回去，救文匡宋自然要緊，她更得向醉菩提稟報。

不錯，那醉菩提必然對這仙翁仙姬有所耳聞，說不定知道其來歷。

她又豈僅得到鶴涎而興奮，是的，那女子說得不錯，朝聞道，夕死可也。不料爲救文匡宋，她竟得聞大道，甚至連她師傅也未曾道過的大道。

她出了山口，如飛奔馳，竟不覺飢餓，亦不覺倦勞，不過天才初現曙光，那芙蓉城已在望了。

文匡宋是否能支持到她回來？她不敢想，心急，脚下更加勁，提一口丹田氣，鼓餘勇，是的，那是餘剩下來、僅能鼓得起的一口氣了，想想她來回奔走了三百里地，心中急苦不待言，而且不食未飲，任她武功再高强，身子也不是鐵打的。

城門未關，她便繞城，繞到城南，正當她感到眼前陣陣發黑，脚下已見飄浮時，到了。

到了，她已身在竹林中，但必須身在高處，才能找得那林中的空地，以及那竹叢下的茅屋，那知她想騰身，竟眼前一黑，離地不過數尺，已跌在那如茵毯的落葉上，她掙扎着起來，她忙把呼吸調勻，竟還能掙扎起來。

那茅屋說不定就在前面咫尺之地，也許就在竹叢之外，那竹林不過太密，叢叢修竹，雜亂叢生，令人易迷失方向而已。她已明白，即使她能騰高，那在晨風中搖晃不定，起伏如波的竹梢，亦承受不了她的體重，因爲她提不起眞氣，也就不能輕身如燕了。

她掙扎着，繞過一叢又一叢的修竹，終於，她見到那高高的落葉堆積，茅屋就在數丈外。

怎會這樣靜？靜得只能聽到晨風在幽篁間瑣語？鳥聲啁啾！

她清楚看到那茅屋的門洞開，咦！不僅是門，那土墻也塌了一角，茅屋也傾斜了。

再愚蠢的人也知有事故發生了，毀壞是由劇鬥造成的，她一掠，撲到門前，忘了她已體力耗盡，若然裡面有敵人，不必是武功高强的……

但她甚麼也不顧了，撲了過去！

登時眼前一黑，屋中本已黑暗，但仍可清楚見到，床已塌，室無人，文匡宋身中劇毒，命已在旦夕，那還有抵抗之力，若遭襲擊，那還有倖理？

屋中已黑，她眼前更黑！

不，她不能倒下去，伸手一抓門邊，總算站穩了，但這手上，爲何黏黏的？

血！她抓了一手血！

只覺地轉天旋，但她可是個堅强的人，不，她不能倒下去，絕對不能，而且，本能地意識到她也身在險地，說不定有敵人潛伏在左近，不能讓人見到她已失去對抗之力。

不能激動，趕快閉了眼，把呼吸調勻。

這陡然的變故，先前因爲已回到了地頭，那口眞氣稍洩，令她幾乎不支，現在，人在危急時的那種本能的潛在能量，反而發揮了力量。

風蕭蕭，盈耳是幽篁的瑣語，鳥在搖曳的竹梢跳躍飛鳴。那麼，並未有人潛伏在左近，她壓抑下那心中澎湃的激動，隨着那呼吸的調勻，她終於能冷靜判斷了。

她分明吩咐江虹和那小小子去尋吳桐君的，爲何無一人在此照顧？

不，一定有人照顧，不然怎會劇鬥呢？

想一想，即使她爺爺岷江漁隱、醉菩提不能獲得即時知會，金眼鵰在梧桐居絕不會置身事外的，他可不是等閒之輩，即使霍爾王子查出了藏身之處，憑他那些鷹犬也難是金眼鵰的敵手，何況還有江虹、還有那麼多武林羣雄。

是的，文匡宋不能洩漏他的身份，何況此間隱密不爲人知，不會帶同多人前來，但也絕不會輕易被敵方所乘。除非……

除非有人跟踪她們，跟踪她們來到這裡，發現了文匡宋藏身之處，而她太心急，未待江虹等人前來，她就匆忙留下他一人走了。而就在此時……

不不……這門邊，更多血在地上凝結，以致那泥地也成了一片片黑色，但這門邊的血，却還未成塊，乾而仍然黏手，可知是劇鬥發生在午夜之後，江虹等人可能仍未回來，不可能……

但又爲何這屋中仍簡陋如故，床上未見被褥？除了床已倒塌外，一切如故？

驀然想起，那小小子說家也就在林外，找到了那小小子，不就都可明白了？

她急忙退出林中，照那小小子指示的方向，果然，輕易就找到那屋子了，就在林邊，不料當先進入她眼中的，竟是那小小子的屍體！

那小小子屍橫山邊，屋中那小老兒也橫屍在內，血也未曾凝結，慘不忍睹。

艾芙怒得切齒咬牙，這當然是恨這兩爺孫知情不報，因此慘遭殺害。

此時，此刻，她反而舒了一口氣，若然是霍爾，霍爾也即是何爲，就不會殺害這兩爺孫，何爲喜歡這僮兒，她早看得出來。

那麼，又會是誰呢？難道是耶律郡主？難道耶律郡主已知她連破劍陣與箭陣，皆是得這文匡宋之助，因此恨極了他，不錯，大有可能，何況那霍爾王子的鷹犬很多已死在文匡宋的劍下，這些可全是江湖武林敗類，狡獪詭詐百出，慫恿耶律郡主替他們洩憤？大有可能，何況文匡宋殺官劫庫，緝拿在案。

她爲何還在此停留，進城去，不是甚麼都明白了？

太陽已昇起來了，甦醒了的芙蓉城，該已是熙來攘往，但沒有，街道上冷冷清清像仍在沉睡中，冷靜得令人窒息。

艾芙心知有異，她立即把眼前的景象和竹林中塌毀的茅屋與鮮血，以及那被殺的兩祖孫連繫起來，顯然的，這是災禍的延續，這是災禍降臨前恐怖的窒息。

果然，她見到了昨天已消逝無踪的韃子兵騎又出現在街頭，鷹犬們又挺起腰來走路了，那無恥的狐假虎威，不容她有時間去憤怒，怎會如此，這幾個時辰中端的發生了甚麼事？

她遠遠地就見到了梧桐居緊閉着大門，她也不願從大門進入，也不知她那來的力量，轉入無人的冷巷，飄身而入。她立即見到了，吳桐君正不安地在院中踱步，步子已說明了他的焦急。

「你！」他一眼便見到了艾芙，好像正等待她的降臨，知道她就會前來。

「我要水，要一點吃喝的。」

她癱軟在椅上，從沒有，有生以來從沒有經歷過這一日夜來所經歷過的惶急、悲痛、飢餓與勞累。

「請你立刻告訴我，一切，一切，這些，都是怎樣發生的。」

她喝過了吳桐君送上的熱茶，還有甚麼不明白的，一看，吳桐君就知艾芙已一日夜不眠不食，亦未曾說，只看她滿身風塵，已知道去來奔馳了多少百里路。

艾芙邊吃着吳桐君送來的食物，連聲催促：「快，告訴我，這一切，一切。」

吳桐君道：「不瞞姑娘說，打從昨晚起，已開出城外的韃子兵騎，又回來了，不僅一切又回復往時，而且更風聲鶴唳，草木皆兵，城中居民，久經兵亂，豈會不知局勢有變的，是以家家關門閉戶，除非萬不得已也不敢出大門一步。」

艾芙塞了滿嘴食物，她必須立即回復體力不可，她更急於知道的是：文匡宋怎麼了，還有江虹？但她却說不出話來。

那吳桐君却已繼續說道：「昨晚我一看情勢不妙，已派出人去打聽，姑娘已知我在韃子的衙門中，不論上下

皆有相識的人，甚至可說是暗通消息的人，韃子的一舉一動都瞞不過我的，不料這一次，我一直等到今天早上，才得到準確的回報，原來……噢！大勢豈僅有變，而且更糟、更壞了，我正六神無主，焦急萬分，姑娘你恰好來了！」

艾芙可就再着急，急於知道文匡宋和江虹的下落，也開不出口來了，人家以大局爲重，心中只有百姓的安危，她如何開得出口來。

「原來，咦！」吳桐君緊皺着眉，嘆了口氣，道：「原來那霍爾王子受傷不輕，卧床不起，耶律郡主亦把他形同禁錮在行宮中，嚴加看守，說是看護，其實是斷絕了他和外界一切連繫，她却取得霍爾王子的兵符，暫攝兵權，實際上，現今西川由耶律郡主控制了。」

艾芙大吃一驚，更是說不出話來，只把眼兒睜大了，那吳桐君却不知艾芙心中起伏如潮，繼續說道：「昨日午後，耶律郡主已用八百里傳書，換馬兼換人，將川中軍情稟報特穆爾了。」

艾芙終於說得出話來，道：「大都距此數千里，沒十數日，可也不能往返。」

吳桐君的眉頭倒鑽得更緊了，道：「可惜那特穆爾不在大都，仍在襄樊，八百里傳書，兩日可達，我更探聽得明白，耶律郡主不僅要特穆爾分由長安、涪陵兵發成都之外，並要特穆爾稟報大都，要忽必烈世祖調回霍爾王子回大都養傷。姑娘你是熟悉大都朝政的，那忽必烈寵愛耶律郡主不下於霍爾王子，可說言聽計從，特穆爾却怕霍爾王子得寵，妨礙他爭奪王位繼承，霍爾王子主張的是，大局已定，應以懷柔安撫爲主，特穆爾却堅持繼續施行鐵腕鎮壓，有那丞相伯顏附和支持，特穆爾顯佔上風，但由於忽必烈的寵愛，允許把西南一帶，交由霍爾王子主政兼掌兵權，特穆爾一直心懷鬼胎，生怕霍爾王子的懷柔安撫政策見效，霍爾王子一得勢，他繼承王位的夢想和多年的努力，便會付諸流水，故爾屯兵襄樊，便是伺川中一旦有變，他師出有名，霍爾王子的兵權便已到他手中了。

「姑娘請想想，特穆爾這一得報，不是他日夜盼的大好時機麼，是以，不由我不憂心如焚，金眼鵰便因此故，已在一個時辰之前，兼程南下，向江三爺江中岳稟報去了。」

艾芙只覺腦裡轟然一聲，體力本就未復，更癱軟在椅上。

一時間，思潮泉湧，慚愧，大都朝政，只聽她爺爺爲她分析過一些而已，那會眞正了解。

這麼說，她可成爲不可饒恕的罪人了，她若不傷霍爾王子，這些事就不會發生，若然容那特穆爾三路大軍入川，川中之民生靈塗炭，不知又有多少萬萬千千的可憐百姓，死溝渠、成餓殍，可就是全因她小不忍亂大謀，一手造成，她！成了天下的罪人。

一時間，往事一幕幕，也上了心頭。

那日在嘉定府，她被迎入那精舍，醉菩提分明知道得清清楚楚，是霍爾王子對她獻的殷勤，和尚非但不說破，反而鼓勵。

那日，初到這芙蓉城，霍爾喬扮何爲，與她杯酒論交，她不是出了酒樓，這賊和尚不是在她手中塞一紙條，指她望江樓上尋江虹麼？和尚顯然明知何爲即是霍爾王子的化身，亦不說破，顯然亦在鼓勵。

那一晚，和尚從行宮中把她引出，要她親自目睹霍爾王子原來是啞婆婆親生之子，要她聽得明白釋她心中疑慮，明白霍爾王子非但是啞婆婆之子，而且孝順，更不乘人之危，不但行爲君子，而且對她情痴一片。

也就在那一晚，和尚把她帶去那林中，所說的話，更句句記上心頭，和尚的用心，何其明顯，只差不曾明言而已。

不料幾個時辰，不，個多時辰之後，她却傷那霍爾王子於她的鳳凰鞭下，竟然仍不明白霍爾王子身繫川中萬萬千千百姓的安危。

一時間，她悔恨、自疚，不知是冷汗還是熱汗，總之，一身是汗。

她跳了起來，道：「你是說，那耶律郡主的八百里傳書，已於昨日發出？」

吳桐君道：「應該已在六百里以外了，午後便已一個對時。」

艾芙道：「請你即刻替我辦幾件事，備一點乾糧，找兩個裁縫來，即刻，再命人去客棧取我衣物來，要快。」

吳桐君雖然疑惑，心想：你便能飛，便能截得住傳書，却不知緊急軍情，傳書不止一道。再說，截得住又如何，那耶律郡主不見特穆爾發兵，不見回報，不會再發麼，西蜀這場大災難，看來是不可避免的了。

但心中雖疑惑，仍立即照她的吩咐做了。

艾芙更要他取來兩匹二紅一紫軟緞來，裁縫一到，即刻吩咐限一個時辰之內，造成一件風衣，裁縫依照她的指示，立即做了，更吩咐風衣做好後，立即喚醒她。

她倒頭便睡，那風衣做來自是簡單得很，不過個把時辰，吳桐君不敢怠慢，喚醒了艾芙。

她穿好衣裳，走出門來，吳桐君眼前一亮，今兒他才認得艾芙的眞面目了，雲鬢堆鴉，紫裳銀紅披肩，剛縫製成的風衣，披在肩後，只覺有些兒特別，那風衣外是紫色軟緞，內則紅如火，只要一邁步，風衣稍微飄捲，已是紅焰流霞。

取過吳桐君替她備的乾糧，想的

可周到，送備了一個水壺。

艾芙道：「好，你放心，特穆爾的三路大軍絕不曾發出，我絕不容許兵災降臨西川，但有一事要有勞你，我那江虹小妹子，還有一個改名宋匡的，聽你說來，並不知他二人的下落，勞你去查訪，是否已落在韃子手中，否則，又落在何處。」

吳桐君忙道：「姑娘放心，待你回來，必有下落，却是尙忘了告訴姑娘，據說耶律郡主昨日曾派出了她那四隊女兵騎，只知是在青羊宮一帶，據說那女兵騎有十數人傷亡，但並未擒拿擄獲到任何人，若是姑娘所說是指這兩人，耶律郡主用兵是爲了他們二人，姑娘請放心，我的消息必是不差，他們二人必已全身而退了。」

可能嗎？原來眞是那賊丫頭所爲，但文匡宋身中劇毒，憑江虹的功夫，豈是那風雨雷電四姨、以及那四隊女兵騎的敵手，除非有人相助。

又怎會無可能呢？林外那一老一少橫屍無人收殮，若文匡宋與江虹遭了不測，亦該見屍。

她放心了些，但她不能一誤再誤了，蜀中萬千生靈，更加重要，她必須即刻上路，刻不容緩。

艾芙只點了點頭，江虹妹子若知她此刻心急如焚，有十萬火急的事待她去辦，必能原諒她的。

她邁步出屋，風衣只那麼一展，吳桐君只覺一團烈焰騰空，瞬已不見，亦不禁駭然，心下亦已有幾分明白了，這般緊急的時刻，艾芙竟還命人縫製風衣，是的，果然不差，雖不知尙有何妙用，僅這一片騰空烈焰，已能先聲奪人了。

能眞如艾芙所說，特穆爾眞不會發兵入川麼？

陡然間，當頭又見紅霞湧現身。

「姑娘去而復返，可有吩咐？」

是艾芙，衣袂飄飛，紅霞流轉，若從天降，那太陽已升高了，已近中天，勁風吹拂得她風衣捲，流閃出一片片霓霞。

艾芙道：「你傳出話去，不出五日，還你蜀中寧謐，必不許耶律那丫頭得逞，有勞轉告醉菩堤大師，我四日內必返。」

再一抬臂，紅霞倏斂，已去無踪跡。

* * *

特穆爾高坐在虎帳中，那蒙古的武士將佐，個個頂盔貫甲，分列兩旁，當眞是凜凜威風，騰騰殺氣。

那襄陽城中久經兵劫，元朝雖立國已近十年，但依然斷瓦頹垣，任他如何安撫，百姓來歸者仍十不得一，依然一片荒涼，但是襄陽南控三湘，東連河洛，北倚秦關，西扼巴蜀，乃兵家要鎮，自古已是兵家必爭之地，蒙古南侵，襄陽苦戰經年，便因襄陽之失，蒙古鐵騎長驅直下，更因宋帝昏庸，賈士道佞臣誤國，那偏安的南宋終致滅亡。

是以，那元朝立國之後，這襄陽仍駐有重兵，尤其是這特穆爾，怕霍爾王子的懷柔政策在西南建功，會影响他在大都的地位，是以更虎視眈眈，暗中派出探騎，蜀中那霍爾王子的一舉一動，皆瞭如指掌，只因無機可乘，未便出兵，現得耶律郡主八百里傳報軍情，霍爾王子竟然重傷，成都重鎭，竟任由武林中人耀武揚威，那還了得。特穆爾因有機可乘，更大喜過望，立即發出兵符，調動長安、涪陵兩路兵馬，嘿嘿，武林中人不過烏合之衆，他那會放在眼裡，調兵遣將，不過一舉接管霍爾王子的兵權。

那特穆爾發出兩道兵符後，隨即在翌日升帳，兵發西蜀。那蒙古的武士將佐，分列兩旁，端的威風凜凜，殺氣騰騰。

不料就在這瞬間，驀地帳外發起喝聲、叱咤之聲不絕於耳。

特穆爾喝道：「何事喧嘩？」

早見一個蒙古武士搶入，道：「稟王爺，一個自稱火鳳凰的女子要見王爺，硬闖兵營，我等阻她不住。」

言尙未了，驀見一團烈焰般，捲入帳來，兩旁的武士將佐，齊一聲怒吼，拉佩刀，掄長戟，數支長槍早護定那特穆爾身前。

說時遲，帳中烈焰陡斂，現出一個女子來，只見她：雲鬢堆鴉，桃花泛臉，啓朱唇，皓牙排兩行碎玉，竟是個國色天香，絕世美女，面對那搶來的刀戟齊發的武士將佐竟氣定神閒。

那特穆爾呆得一呆，忙喝道：「退下了。」

就憑這麼一個美艷絕倫的女子竟敢闖虎帳，帳外那麼多兵騎將佐竟然攔阻不住，何況來如一團烈焰，但無論如何她也是個單身一人，而且美得罕見。

但特穆爾喝得遲了，那當先搶出的兩個蒙古武士已掄刀當頭向她砍落。

那女子冷冷一笑，冷笑竟也嫣然，說：「特穆爾，久聞你令出如山，這兩人竟敢抗命，我替你教訓他們啦。」

只見她風衣倏展，烈焰陡現，她已在焰烈中幻出無數個人影，只聽啪啪兩聲，接着是兩聲悶哼。那帳中將佐武士、連那特穆爾，可全都倒抽了口冷氣，皆因烈焰陡斂時，再又現出那女子，仍神閒氣定，似是不曾移動，只不過風衣仍在飄飄，繞身紅霞流光。

再看那兩個武士時，竟已撞跌在帳邊，震得那帳搖晃不已，若不是早有幾個武士紛紛搶出，把帳柱扶了，那大帳幾乎塌了下來。

只發出兩聲悶哼，那個武士已不見動彈，似已喪了性命，一口刀已破帳飛出，一口刀在一個將佐的臂上劃出了一條血槽，更嚇得他心膽俱裂。

同一瞬間，更多將佐武士搶到特穆爾身前，槍刀如林，把特穆爾護得嚴密。

那女子冷笑一聲，道：「特穆爾，我要取你首級，直似探囊取物，放心，今天我不是來取你狗命的。」

早見更多武士紛紛由帳外搶入，那女子連頭也不回，只那麼反手一揚，登時個個如泥塑木雕，竟在一舉手之間，點了那湧入的七八人的穴道，動彈不得，恰好把帳門給封閉了。

那女子再又發話道：「爾等聽着了，今天我不願多開殺戒，誰敢妄動，可是自己找死了。」

那特穆爾到底是個王爺，縱橫沙場有年，便心中生怯，可也不敢露出面上。喝問道：「你是甚麼人，好大膽！」

「我是火鳳凰，特穆爾，耶律郡主那丫頭，不是用八百里軍情傳報你了麼，你早該想到的。」

正是火鳳凰，那特穆爾果然大吃一驚，西川道上殺官劫庫，大堂之上，警戒森嚴，她竟能取人首級，庫房宛若鐵壁銅牆，而門未開啓，庫銀已失，他有探馬多次傳報，如何不知，又豈僅從耶律郡主傳報的軍情中得知，當眞是樹的影兒，人的名兒，登時咦咦驚呼連聲。

艾芙冷笑道：「敢獨闖你的軍帳，你說大膽不大膽。還有，你帳外死了不少人，誰教他們不通傳，還敢阻我去路，怨只怨你們太嬌嫩了，我一舉手便成齏粉，那怨我不得。」

那特穆爾更倒抽了口涼氣，果然她說得不錯，若她要取自己的性命，當眞易如反掌，面前將佐雖多，豈能護衛他的，把心一橫，道：「你們退開，退過兩旁。」

那般武士將佐不敢不聽命，脚下雖遲疑，仍退到兩旁，只不過挨近特穆爾一些，刀仍橫胸，掄槍仍指正艾芙。

特穆爾強自鎭定，隨對艾芙道：「你知道八百里軍報，你……」

「還知道你發出兵符，調長安與涪陵兩路兵馬，分由南北兩路入川，你這裡不是遣將派兵，也即日西指嗎？」

「你……你還知道多少？」

「還知道你覬覦皇位，生怕那霍……」

「住口！」

艾芙笑道：「你怕我把你的陰謀詭計，當衆說出來？好吧，讓你們去鬼打鬼，鬥角勾心，去窩裡……」

特穆爾生怕她再往下說，忙道：「你今日前來，端的爲何，待要怎的？」

艾芙道：「沒甚麼，不過送兩塊兵符給你，嘖嘖，大漠荒寒，竟有這般巧匠，這兩塊兵符打造得眞精緻，合攏來便天衣無縫，你說，毀了多可惜，喏，你明白了嗎？我是好心送回來給你。」

艾芙在腰間取出兩塊兵符，擲在地上，鏗然有聲，特穆爾大吃一驚，道：「你把他們，怎麼樣了？」

艾芙道：「你那兩路兩個中軍，以及隨行的人，自是早去鬼門關報到去了，你若想追上他們，還來得及。最先去的是南面一路，還不到三個時辰。」

特穆爾如何沒看明白，正是他發往長安涪陵的兩道兵符，不由他不再又變色，一時開口不得。

艾芙又道：「還告訴你，傷那霍爾王子的也是我，我沒替你除去這個眼中釘，你好失望，是不是？還有那耶律丫頭，我手下留情，僅教訓了她兩次，你知道爲甚麼嗎？」

特穆爾只有瞪大了眼睛，說不出話來，生怕她再說更難聽的話。

艾芙又道：「我本可殺了他們，只要一舉手，就可取他們兩人的性命，就像現在，我只要一舉手，就可取你的性命一樣，但我沒有，你要知是爲甚麼嗎？」

他當然想知道，不取他性命，還有更好聽的話麼？

「說下去，爲甚麼，哼，我倒要聽聽。」

艾芙道：「其實，你甚麼都明白，你的探馬不是早有回報麼？那霍爾王子與我約法三章，三聖一元大會，這十年一次的武林大會，召開在即，期前，兩罷干戈，人不犯我，我不犯人。

「三聖一元大會，這乃是我武林盛事，你知道，當然知道是不是，誰敢阻擾進行，那就不僅是與我爲敵，也就是與我中華武林爲敵，我不殺賊霍爾，便因看在他識時務，我們這三聖之會，既稱三聖，可知好生有德，不開殺戒，非但不是與爾蒙古爲敵，眞正爲消弭門派武林之爭，讓天下武林，體會三聖意旨，罷干戈，禁仇殺，消除門戶之見，不亦對你們同樣有益。不料那耶律郡主這丫頭不識時務，暗中與你勾結，派兵入川。」

艾芙面上寒霜陡降，本是美目盼兮的眼光中，立現稜芒，道：「這可是你們找死了。」

特穆爾一言不發，顯然不僅在估量眼前，也在估量當前的情勢，單說目前，他只要說一個不字，只怕立即就性命不保。

他從沒經歷過這般場面，也沒遇到過這般厲害的人物，來似一團烈火，舉手便已殺死了他這麼多武士，想想他發出的一南一北兩道兵符，她竟能截回，除非會飛，但既已截回，當然是飛行了，教他如何不膽落，但派兵……

艾芙像是看透了他的心思道：「不錯，你仍可派兵入西川，會暗中調兵遣將，那是說我今天不取你狗命，你仍妄想可以萬馬千軍爲勝，好，爾等跟我來，別怕，只要你們不妄動，我

也不顧沾污了我的手，都跟我來。」

她不過那麼轉身一揚手，那堵塞在帳門口，被她閉了穴道的十多個蒙古武士，穴道登時活了，各就其被點穴道時之勢，跌了一地，亦駭得那般武士連滾帶爬，搶躲開去，因爲她向外走來。

不，見了她，簡直像見了魔鬼，又似天神。

「跟我來。」

她又回身喝了一聲。

那羣帳內的武士將佐、連同特穆爾，竟都乖乖地跟隨在後，走出帳來。

只見那帳外，內七層，外八層，弓弩手、短刀手、長槍手，團團把帳外圍困，看得艾芙也暗暗心驚，不要說她是血肉之軀，便眞刀槍不入，也難抵擋萬箭齊發。

但艾芙自也不懼，特穆爾在身後，自是有恃無恐。

她厲聲喝道：「我已見識過了，還不吩咐退下！」

特穆爾適才已眼見她如何對那十多個武士閉穴及活穴後，那敢不遵命，忙傳命撤退。

艾芙自是不容他遠離身側，道：「特穆爾，枉你南征北戰，縱橫疆場多年，設帳竟不擇地形地勢，帳不倚山，不傍水，右前方倒有小山樹林，若被敵方潛入佔據，你們豈不被困麼，看來你還是少讀兵書，敵方若再以大軍斷你之後，豈不前後受敵，來來，我替你把那小山夷爲平地如何？」

此言一出，自是令特穆爾以及四外的人大驚。她的武功出神入化，皆已眼見了，但也還可以解說，說把小山夷平，那可玄之又玄，難道她是神仙，有無邊法力？

艾芙道：「我再問你，那小山，那林子，可屯得多少人馬，你那兩路人馬，連同你親自率領，準備入川的，需要多少個這樣的小山，才夠屯駐，兩個、三個？還是五七個？」

「你……你眞能？」

艾芙面上寒霜凝結，喝道：「休說你這眼前的這點兵卒，便是萬馬千軍，我一舉手，便成齏粉，我知爾等不信，但我勸你暫且相信，即刻傳令下去，你的人馬立即遠離那座小山，我已說過，今天我不願多殺人，尤其是那些不與我爲敵的。」

那特穆爾雖然心中狐疑，但仍下達命令，小山上以及附近的人馬，立即撤離。

果然軍令如山，快馬奔去，一聲令下，只見那山上山下的蒙古兵卒，排山倒海一般分向兩面撤離。

艾芙再又說道：「不論遠近，爾等即刻伏下，緊閉雙目，否則不爲飛沙走石所傷，那焰火强光，亦會傷目。」

當眞有這樣厲害？但見艾芙說的那麼嚴肅認眞，可就不由特穆爾不信，何況奇跡已一再見過了。

當下如言下達命令，那遠處的將佐兵卒，雖然不明究竟，但軍令如山，誰還不聽令。

艾芙喝道：「光强如電，不想瞎眼的，休得睜眼，特穆爾，讓你看看，你能有多少兵馬，是入川送死，還是有如那識時務的霍爾王子，兩罷干戈，緊閉爾等的狗眼。」

假如人家要對他不利，要取他性命，他早已沒命了，睜着眼，亦難保性命，又怕甚麼閉上眼睛。

就在特穆爾閉上眼的瞬間，驀聽地裂山崩，一聲大震，全都感到一股熾熱之氣撲來，饒是閉上了眼睛，亦能覺得强光眩目，雙耳的耳膜亦似被震破，久久仍耳鳴不已。只嚇得那數千人馬，心膽俱裂。

那特穆爾等人總算離那小山較遠，漸漸耳鳴稍止了，閉着的眼睛，也再又感到日光的照射，身上的飛沙走石亦已落盡了，特穆爾和那大膽的，終於敢睜開眼來，那眼一睜，登時魂飛魄散。

不僅那小山已夷爲平地，而且那連根拔出，飛散出去，遠遠近近的樹木，皆在燃燒，連那小山左近，已成了一片火海。

只聽遠遠傳來不絕於耳的慘呼之聲，自是那距離較近，或不曾閉眼的，已有多人傷亡。

等到大夥兒駭極尋覓艾芙時，那還有她的人影。

原來艾芙盡全力擲出啞婆婆那霹靂彈時，趁全都閉上了眼睛，早飛身走了。

那啞婆婆的霹靂彈，那會有這樣大的威力，敢情艾芙在趕來襄陽途中，已作了精密的計較，霹靂彈豈能夷平一座小山，即使大些的樹木，只怕亦不能炸毀，是她運用了巧思，先從特穆爾的軍營中，盜來炸葯，連夜埋藏在小山脚下及四處，並用引線接連，那霹靂彈毀傷力雖不大，但用以引發炸葯，却足足有餘。不如此，也不能嚇阻特穆爾發兵。

果然，那特穆爾心膽俱裂，當眞她一揮手，數千兵馬亦立即成齏粉，那還敢妄動。反倒因人家不願多所傷亡，也未取他性命，暗暗連呼僥倖。

慚愧，眞若與中原武林爲敵，只怕大都的皇宮亦不保了。

休言特穆爾從此打消了派兵入川之念，倒深慶霍爾王子安撫懷柔之策，實是上策。

且說艾芙遠遠望見小山夷平，瞬成一片火海，也不由暗叫一聲僥倖。也確信特穆爾天膽也不敢再發兵了，她隻身一人，獨闖特穆爾的兵營，如何不大膽，但情勢緊急，一旦三路蒙古兵入川，生靈塗炭，可全由她一人造成，現在總算是化險爲夷了。

計算時日，這恰是她離開成都後的第三個整日，除非能陸地飛行，才能辨得了這麼多事。

是的，她確實是陸地飛行，她特製了那件風衣，原來正是飛行之衣，啞婆婆在她還小的時候，就替她縫了一件，把風衣內裡的各釘在兩邊的帶子繫在脚上，由上向下，便借風力滑行，雖不更快，但長途奔馳，却可省了體力的消耗，只不過由上向下滑行則可，向上則不能了，她自幼從醉菩提傳授的輕功，因而也更發揮出效用來，她也才能在三日內，奔馳千里，截回兵符，埋藏炸葯，而又能在氣定神閒下，獨闖特穆爾的虎帳。

是的，她疲累不堪了，幾乎三日中，僅在今日萬事俱畢後，闔了闔眼兒，但由於一切皆如所料，順利完成，川中生靈得免塗炭，她不致成爲罪人，更不會破壞三聖之會如期進行，她感到那麼如釋重負的輕鬆，那麼愉快，甚至還得意，因此，非但不感疲倦，而且步下輕快異常。

她曾答應過吳桐君四日內必趕回，芙蓉城中街頭再又出現的韃子兵騎，五日內必又消聲匿跡。

她一定要如期趕回，文匡宋和江虹的下落是否有了？

不，她的江虹妹子、文公子，一定沒遇害，否則就會遺屍在那茅屋中。

否則，她咬緊了牙關，不錯，吳桐君是這樣告訴她的，耶律郡主曾對青羊宮那面用兵，否則，若江虹妹子和文相公有何不測，她絕不饒耶律那丫頭，一定要把她碎屍萬段。

不，說甚麼也不饒她，這丫頭險令川中遭受一場大兵劫，而且，後患無窮，怎能饒過她？

她只在奔回途中，作了兩三次短暫的停歇，在溪中飲點水，剛好，吳桐君替她備的乾糧，恰好夠她食用。也幸好備了乾糧，否則又會和那晚往返鶴鳴山一樣，早就不支了。

暮靄四合，夜幕已漸漸低垂了，若在道上如飛奔馳，豈不驚世駭俗，即使被人見到，她雖不算異服奇裝，但至少亦是非富則貴，現在她已明白，太美艷了，亦會驚俗的，那麼，僅僅是這裝束和她的絕麗，都會令道上的行人驚擾，是以避開了大道，飛馳於曠野無人之間。

該是已行程過半了，只要午夜前回到梧桐居，那麼，仍是未出四日，便已返回了。

一定已行程過半了，既然躲開了行人，又何能問路，星星已出現在天空了，正可指引她的方向。

她的脚步越更感到沉重了，她的得意、她的興奮，甚至對江虹、文匡宋的躭心，亦漸漸不能給她力量了，到底，她仍是血肉之軀。

且慢，那是甚麼聲音？

琴聲，是那麼斷斷續續，那麼悠揚，正是從她前去的方向，西方，正西方向傳來，是增强了的，陣陣的夜風，令那琴聲斷斷續續，若隱若聞。

是的，的確是琴聲，這野曠，山深、林又密，遠離大道，雖然早已不見了遠處人家的炊烟，但她行走之地，只見山脈綿亘，便在大道上已罕見有人家，只覺黑夜中，山更深、更高了。

那麼何來人家，何來這琴聲？

那琴聲，聽，那琴聲竟令她脚下緩慢下來，是那麼悠揚，不，是風在樹梢如泣如訴，那琴聲非但不哀怨，而是那麼平和，直似琴鳴天籟，無這暮靄，無這夜風在樹梢瑣語，成了極和諧的合奏，那麼自然，幾令她辨不出那是琴聲，簡直成自然的合奏，融合在自然，這麼寧靜的，令她心靈澄澈的在大自然中。

她竟不自覺地，停下了步來，遠去了，那給她力量的興奮、喜悅、得意和憂慮，皆已遠去，被那琴聲，被合鳴天籟的自然所融合。

她也融會於那自然之中。

她睡去了，她仍有知覺的，但只是那麼偶然一閉眼，再想睜開來時，那眼皮子竟重有千鈞。

她睡去了，眞無知覺嗎？不，她仍然意識到那琴聲，顯然有催人欲眠的作用。

啊呀！這深山、曠野，夜靜那來這催人欲眠的琴聲，難道是爲她而琴？在催她入眠！

可惜，她甚麼也不知道了，寧靜的，無喜無憂，無恐無懼，甚至一切一切的慾念，皆從她意識中滌盡了，若她仍有感覺，只覺得她已與自然界融爲一體。

不知過了多少時候，一定過了很久，很久了，她的意識又漸漸回復，她又再從自然中回來，有了我，她自己，但沉重的眼瞼，和沉重的倦意，却頑固的不離開她，她能感到的是：身與心，都無比舒暢。

她身在何處？她能感受得到的是：無比的柔軟與溫暖，心性也那麼一片空靈，無喜又無慮無懼，那麼，既然這麼舒適與溫暖，她爲何要睜開眼睛？

且慢，聽，人聲，有人在說話。

而且，雖然她睜開眼來，也感覺到光亮，分明是閃爍的光亮，像燭光。

那麼，這不是野外，不是冷硬的野地？而是在人家的屋中，那麼，必是在溫暖的床上了。

眞是有人在說話，啊呀！這聲音有些兒耳熟，一個熟悉的女子的聲音，那麼輕柔，那麼緩慢。

那女子的聲音輕笑，而後說道：「佛門弟子，不茹葷酒，大師，你飲酒又吃肉，算是那門子佛門弟子？」

驀聽人呵呵大笑，驀聽，在她聽來，可不是驀然，因爲是驀然大喜。

是醉菩薩，這個殺千刀的瘋和尚！啊呀！是他，該死的賊和尚。

（未完・十四）

上文提要：天馬堂副總堂主申雪君親臨洛陽居，就江楓殺敵立威之事，準備押解他回總堂審訊，被江楓拒絕，申雪君爲了顯示實力，與江楓來一次較量，卻被江楓的天狐技藝嚇了一跳，遂命隨從的七名劍士與江楓一戰，雙方勢均力敵，申雪君仍不罷休，要求江楓再接自己一掌，幸七寶和尚及時出現，提醒她七名劍士已中了江楓的天狐針，申雪君大驚，連忙帶同七名劍士離去……



俠義奇情連載小說／臥龍生・文／可飛・圖

劍氣九重天

抗險招神功護體　遇高手暗提眞氣

江楓道：「兩位怎麼忽然間狐性消失，變成了純潔小姑娘了?」

吟雪道：「我傳你潛木術，是五行潛術中施用最多的一行。」

「我傳你潛土術、潛水術，」吟霜道：「至於潛金、潛火，我們自己還未練好，那裏還能傳人?」

「學會了水、木、土三行潛術，已可行遍天下，金、火二術，不練也罷，不過和尚可沒有那麼多本領交換，只能傳兩位姑娘一段小曲兒了。」

「甚麼?學唱歌呀，和尚伯伯，你可是眞能攪和呀!」吟霜道：「這本領，不用你傳授，我們已經唱了十幾年了。」

她雖是妹妹，但却一向用字尖銳，一針見血，同樣一句話，說的就比吟雪刻薄多了。

七寶和尚微微一笑，道：「就是聽到兩位一副好歌喉，我才想敎兩位一段曲詞。」

「她們行麼?」江楓神情肅然道：「道不同，不相爲謀，我就不成?」

「是的，你是不行，但和尚觀察過了，她們兩個可以，不但可以，而且可以速成，三個月，就可以派上用場了。」

雪、霜二女雖然不知道兩人談甚麼，但見江楓嚴肅的神情，已知是重大事情，立刻收斂起嬌態媚笑，恢復了端莊的少女形象。

「這就叫在下想不通了。」

「天下沒有十全十美的人，」七寶和尚接道：「你已十得其九，總得留點缺陷美吧。」

江楓道：「這可是一件……」

「一件動人的詞曲，能使人心曠神怡，」七寶和尚打斷了江楓的話，接道：「由兩位天賦上佳歌喉的小姑娘唱出來，一定更爲動人。」

二女絕頂聰明，心中早已有數，大和尚傳授的，定是驚天動地的絕技，立刻躬身一禮，道：「我們知錯了，大師成全之恩，絕不忘懷。」

「這就不敢了，」七寶和尚道：「和尚痴長幾歲，叫我和尚伯伯，和尚斗膽承認了，但如叫我大師，那就有些高抬我了，論技藝，咱們平輩論交，何況和尚敎妳們一段詞曲，換到了五行之中的三行潛術，怎麼算都不吃虧。」

「好，我已大體恢復了。」江楓道：「你們去互傳技藝，我該回房去，好好休息一下了。」

「還有兩個殺手沒有現身，」吟雪道：「小心些啊，我和妹妹跟大師學唱歌，暫時不能保護你了。」

「胡氏父子、段氏師徒都已脫胎換骨，這點事，他們擔得起來，」七寶和尚笑道：「何況還有張四姑。」

「很不好的消息，三宮主已到了長安，天王門的掌門人，也進住入洛陽居了。」張四姑一身黑衣，疾奔而入。

七寶和尚對刁鵬一揮手，刁鵬急

急退了出去。

「他們是否見過申雪君?」江楓道：「這麼一個巧法，會不會三方面早已有了預約?」

「應該不會，」張四姑道：「申雪君帶來了強大的實力，大概是有意要炫露一下，但她沒有想到會碰上你這麼一個扎手人物，鬧到灰頭土臉，狼狽而逃，她心中最重要的一件事，大概就是盡快把消息傳回天馬總堂去。」

「大姐可有了應對之策?」

「暫不招惹天王門，只要他不找上門來生事，我們就盡量容忍，」張四姑道：「就算找上門，也不要形成對抗，那會立刻造成他們三方聯手的可能，你盡量躲起來，由大和尚來應付，我知道和尚裝作訛詐的本領，唱作俱佳。」

「誇獎，誇獎。」七寶和尚接道：「但和尚佩服高見，少了天王門從中牽線，內宮一系中人還不便和天馬堂言歸於好，雙方也無法交換重要的情報，這就留給我們很大的迴旋餘地，所以對內宮一系中人，要窮追猛打。」

「大姐的意思，是要一舉搏殺三宮主?」江楓道：「只不知此刻時機是否恰當?」

「你已經把事情推到了懸崖邊沿，」張四姑道：「已經無法再緩和下去，申雪君只要說出你師承身份，天馬堂會立刻動員全部力量來對付你，而且也會盡可能和內宮一系中人溝通，以便集中全力。」

「說來慚愧，小弟還是火候不足，忍不下那一口氣，被申雪君幾句話，激出心中的隱密。」

「你也不用自責，事實上也騙不過她的，她對金丹書生的技藝十分熟悉，他們本是一對情人。」張四姑似是知道說溜了嘴，突然住口不言。

「說下去啊。」江楓道：「三位師長的情仇糾纏，我也聽過一點，只不過他們說得含蓄，我又不便追問，知道得不夠詳盡，目下江湖的情勢，似是已和他們個人的往事情仇糾結一處，我如不知內情，豈不是有害大局麼?」

「說得有理，」張四姑道：「個人之間的恩怨是非，有很多是不足爲外人道，天狐夫人告訴我一些，金丹書生也和我作過一次長談，但我相信，他們一定會有些隱藏。」

「大姐，我想知道的，也不是全部細節，只是一個大概的情形，讓我瞭解到他們之間的縱橫關係那就夠了。」

張四姑沉吟了一下，道：「大和尚，由我來說，如若有說不清楚的地方，由你來補充。」

「這個和尚無法從命，我沒有見過金丹書生，和天狐夫人也只是匆匆一面之緣。」

「但你認識無相大師，」張四姑道：「這位高僧從來是金口難開，我見過他三次面，他只對我點頭微笑過三次，連一句話也不跟我說。」

「妳可以問他呀，」七寶和尚笑道：「找機會要他開口，在妳張姑娘來說，應該不是難事。」

「我費了無數口舌，只聽到一句佛號。」張四姑轉向江楓問道：「他傳你武功時，應該說過不少的話，你們之間，可能是說話最多的人了。」

「師父傳我武功時，非常細心，解說也很詳盡。」江楓歎口氣，道：「但他從來沒有和我談論過江湖中事，當然，也沒有說過他私人的事情。」

「他如肯多說幾句話，也許事情還不會鬧成這樣一個結局。」

「這一點，和尚不敢苟同，陰謀早已在暗中進行，九華盟約過程中，他們三位都已經受到了很重的傷害，但他們强運內功，逼住傷勢，不讓發作，震住了夏天同等，使他們不敢妄動，但也造成了他們三位無法補救的內傷，功力損失大半。」

只聽一陣步履之聲，胡元急奔而入。

江楓道：「有事情?」

「是，梅花姑娘有急事，請副總管到梅花廳中一叙。」

「梅花現在那裏?」

「大廳外面，」胡元道：「正在和鄧總管說話。」

「大概是三宮主也到了洛陽居，要見你一面，」張四姑道：「你有甚麼打算?」

「先去見見她了。」江楓雙目中殺機一閃，低聲接道：「如果情勢不利，我就出手殺了她。」

「三宮主不是等閑之輩，一擊不中，」張四姑道：「那會造成誓不兩立的局面。」

「大姐低估小弟了，」江楓道：「如果我乘人不備，突起發難，天下能夠避開我這一擊的人，大概不會太多。」

「這一點我相信，但如果敵人有備呢?」

江楓微微一怔。

「兄弟，」張四姑笑道：「你這個韓霸的惡名，早已傳揚在外，都知道你身負一擊取命的絕技，見你之前，豈會無備，爲甚麼一定要在武功上拚出勝負呢?」

「大姐的意思是……」江楓若有所悟的問道。

「換一種方式去對付她，」張四姑道：「取下你的面具。」

「我懂了，」吟霜接道：「江大哥，張姨要你施展美男計!」

江楓只聽得臉上發熱，幸好臉上是戴了面具。

「我贊成張姨的主意，」吟雪道說：「動手拚命是最後的辦法，不戰而屈人之兵，才是上上之策。」

張四姑接道：「『惑心術』應該可以克制住三宮主的媚功，她是媚術造詣最深的高手之一，你如能勝過她，那就証實了『惑心術』確爲天下第一奇功。」

「如是小弟反被對方所制呢？」

「那也証明了『惑心術』並不可恃。」張四姑道：「我們盡快找出一種可以拒抗大敵的武功。」

江楓道：「大姐，世上眞有那種武功麼？」

「有！不過練起來則犧牲太大，但情勢迫人，說不得只好認命了。」張四姑神情肅然的說：「去吧，試試惑心術，如若不行，立刻出手，一擧擊殺她。」

「我……」江楓欲言又止的擧步向外行去。

張四姑低聲說道：「咱們趕去支援，如若他的惑心術制不住對方，就會被對方所制，咱們就立刻發動襲擊，記住出手要狠，不可留情，一擊不中，就會害了妳們的江大哥。」

吟雪、吟霜應了一聲，飛身而去。

「大和尚，要接近梅花廳，單憑高明的輕功不行，」張四姑道：「你不用去幫忙了，回去作一番佈署，作最壞的打算，把歐陽昭和羅蘭也調進來，順便通知一聲老叫化子，這一仗打不贏，就撤出長安城。」

「阿彌陀佛，但願江少俠能勝得三宮主，她們如能唱出一齣金榜樂，這一戰就好打得多了。」

張四姑微微一笑，道：「你和尚甚麼都懂嗎？」

「和尚沒有吃過豬肉，可是見過豬走路啊。」

張四姑微微一笑，接道：「江楓估有七成勝算，我們集中人手，希望是備而不用。」

「我說呢，張姑娘令如出山，原來是心中早有成算。」七寶和尚低聲道：「他是統軍主帥，不能讓他受到挫折，那會傷了他的信心。」

「我擔心的是他自信太强，頗有目空四海的氣慨，」張四姑道：「我倒希望他遇到一點挫折，讓他提高一些警覺，對大局也許更有幫助。」

「唉，如論單打獨鬥，天下高手能夠勝過他的，確然很難找出一個來了。」七寶和尚道：「他身兼三家之長，就算無相大師復生、金丹書生還魂、天狐夫人再現人世，也無法一對一的勝得過他。」

「最擔心的就是這些了，他一把翠玉刀獨鬥八大劍士，申雪君現場目睹。」

「是的，她本來下令出手之後，人已離去，不知何故，突然又回廳中，眼看着這場搏殺結束。」

張四姑打斷了七寶和尚的話，接道：「就各方資料所判，那位天馬總堂的堂主，大概是夏天同了，這個人智計百出，心狠手辣，如若得到了申雪君的報告，必會千方百計的算計江楓。」

「對，這倒是一件大麻煩了，夏天同能一擧算計了無相大師、金丹書生、天狐夫人三位蓋代奇俠，如全力對付江少俠，我和尚就不知道如何去防範，才能保護江楓的安全了。」

「所以，咱們要用心設計一番。」張四姑道：「辦法也不是沒有，等我自覺想得完全了，再和你仔細的商量一下。」

「好！我和尚全力配合，水裏火裏萬死不辭。」

張四姑一揚手，轉身向一堵牆壁上衝去。

明明是一道牆，但張四姑撞上了牆壁後，人却突然消失不見了。

「好高明的潛土術，誰要開罪了這麼一個人物，當眞是覺也睡不安了。」七寶和尚心中念轉，人却飛躍而起，高大的身軀有如蝙蝠盲飛，竟由一扇半啓的小窗中穿越而去。

他不願以改扮的面目見到鄧飛，展現了一次絕世輕功，胡元看得呆住了，這些人，個個身負絕技。

* * *

再說江楓行出大廳，梅花已和鄧飛雙雙迎了上來。

「是不是三宮主的大駕到了洛陽居，」江楓目注梅花，道：「找我去當面問罪？」

「是三宮主的芳駕到了，」梅花道：「但是不是當面問罪，我就不知道了，不過，她指名要見你，我只好來請了。」

鄧飛一雙碧光閃閃的魔眼中，奇光暴射，看着江楓，也不知道他心中是難過，還是怨忿、驚奇，低聲說道：「老弟，你騙得我好苦啊。」

「總管心中如有疑問，等我見過三宮主回來後，再詳作解釋，你的意思如何？」

「老弟，用不着解釋了。」鄧飛說：「木已成舟，說甚麼都是空話，只希望你老弟多多珍重，不但洛陽居這個局面要你保存，我們幾十條性命，也和你息息相關。」

江楓微微一笑，道：「我活得很好，一點想死的感覺也沒有，只要我活着，就會全力保護總管，不過，你自己也要全力求生才行，至少應該有反抗死亡的勇氣。」

鄧飛若有所悟的點點頭，道：「你不在時，由那個穿長袍的和尚作主，是麼？」

「原來總管早就瞧出來了。」

鄧飛哈哈一笑，道：「我瞧出來的事情多了。」看了梅花一眼，接道：「不過姑娘可以放心，有些事，我可是一直擺在心裏，到了我這把年紀，守口如瓶，可不是一件難事。」

「你好像在訛詐我。」梅花道：「說出來，你究竟看到了甚麼？」

「田玉那小子一口謊言。」鄧飛道：「騙了小姑娘的感情也就罷了，連我這老頭子也不放過。」

「梅花，算了，魔眼的綽號，豈是讓人白叫的。」江楓道：「鄧總管，我和梅花都會承你這份情，回去吧！有事情去找大和尚。」

* * *

梅花廳中門窗緊閉，春花四婢守住前後窗口，秋花二女守住廳門口，荷花、菱花却分站在一個全身黃衣的女人身側。

本來，這些花婢以春、夏、秋、冬四季排名，秋花雙婢的身份，遠在荷花、菱花之上，但以現在的情形看來，荷花、菱花身份之高，又遠在秋花雙婢之上。

「弟子梅花，叩見三宮主。」推門而入的梅花，第一件事，就是對那黃衣女人跪拜下去。

江楓沒有跟着行禮，他暗中提聚了眞氣，運勁若銅，使全身的肌肉繃起，以防備突然而來的偸襲，連呼吸也調到了最平穩的境地，任何毒香、迷藥，也無法使他立刻暈迷過去。

經過幾次突然而來的搏殺和張四姑諄諄告誡，江楓也不敢稍存大意之心。

但見木椅轉動，似是那黃衣女人正在轉過身子。

但聲音却似從大廳一角處傳了過來，道：「不用多禮，妳主持洛陽居，化了不少心血，很辛苦了。」

梅花站起身子，垂手而立，恭恭敬敬的應道：「弟子慚愧，不能爲師長們解愁分憂，倒是菱花妹子，暗中幫了不少的忙，才保住了洛陽居這點基業。」

黃衣女子的聲音又從大廳的另一角傳了過來，道：「天馬堂動員到副總堂主的身份，你們還能立足在這裏，未被殺死、趕走，已經很不錯了。」

江楓心中明白，聲音由大廳一角傳過來，是三宮主誠心賣弄，束音成形，利用回音造成的錯覺，聽起來，好像那聲音是由梅花廳外透牆而入，一個女人練成了如此深厚的內功，其他技藝的成就，自更不凡，不禁仔細的打量對方兩眼。

這一看，頓有着詭秘難測，心生恐懼的感覺。

原來，以江楓的目光，竟然無法分出這黃衣女人面向何方而坐。

她像一個圓圓的不倒翁般，豎立在椅子上，雙手雙脚都被那件黃袍掩遮了起來，整個人變成了一根圓筒，不但無法分辨出正面、背面，連側面也無法分得清楚。

怎麼看，椅子上坐的都不像是人，而是一截黃布掩遮住的木頭。

這是甚麼武功，目的何在？以江楓的技藝成就，竟無法判斷出來。

「你就是韓霸，洛陽居的副總管？」

這一次，聲音由那黃布掩遮中發出，柔媚清麗，非常悅耳。

「不錯，在下韓霸。」

「你知道我是誰麼？」

「不知道，梅花姑娘守口如瓶，她既然不願意說，在下也不便多問了。」

「師父，」站在木椅旁側的菱花突然接道：「這個人狂傲得很，有些目空四海，眼中無人。」

「所以，他才能擊敗天鵝，又殺了一隻喜鵲，你大師父手下弟子三條龍，被他整死了兩條。」說話之間，人像爆米花一樣，突然彈散開來，一件黃色的長袍飛上了屋頂，平平整整的貼在了屋頂上。

木椅上，出現了一個人，一個美麗動人的女人。

本來，在一襲黃袍掩遮下，有如一截枯木的形狀完全改變，變成了一身翠綠的緊身勁裝美人，衣服綠得像初春長出的嫩芽，裹着一張白裏透紅的臉兒，江楓怎麼看，她也不像廿歲以上的人。

只見她擧起纖巧修長的玉指，理了一下鬢邊的散髮，接道：「你也殺了天馬堂中的人？眞是膽大包天。」

「沒有法子啊，我如不殺他們，他們就非要殺我不可，爲了自保，」江楓道：「在下只好殺人了。」

「果然是很好的理由。」綠衣美人微微一笑，突然轉過話題，道：「你好像戴了人皮面具？」

「不錯，很精巧的面具，很難看出破綻，但仍被妳三宮主瞧出來了。」江楓道：「妳派來殺我的六大殺手，都沒有見過我眞正的面目，在下只要取下面具，縱然對面相逢，他們也認不出來，何況，他們已六去其四，看來，貴宮殺我韓某的打算，只怕是竹籃打水一場空了。」

「急於要殺你的，已不是我們了，天馬堂、天王門都不會放過你。」三宮主笑道：「天下武林中最强大的三股勢力，全都被你得罪了，我想不出天下那裏還有你立足之地。」

「說得也是，目下也只好走一步，算一步了。」江楓道：「希望他們不要逼得我無路可走才好，一旦逼急了，在下只有放手殺人。」江楓道：「我不想殺人，但更不想死，兩者之間，逼我選擇，在下就只好殺人保命了。」

「說得很明白了，」三宮主道：「不過，口氣太狂。」

「忠言逆耳，眞實的話，本來就不太好聽。」

「大膽！」菱花怒聲喝道：「在三宮主的面前，也敢如此放肆，當眞是不知死活了！」右手一揮，一道寒芒飛向江楓，人也跟着衝了過來，一指點出。

江楓似是有心賣弄，左手一揚，接住了一柄飛刀，右手揮動，竟然抓住了菱花的右腕。

菱花還想掙扎，但江楓右手微一加力，菱花立刻半身酸痲。

江楓對菱花早有成見，誠心給她吃點苦頭，暗中加强內力。

菱花立刻臉色慘白，疼得一身冷汗，但這丫頭也有一股狠勁，硬是咬

緊牙關，不哼一聲。

「夠了，她已經到了忍耐的極限。」三宮主說：「再不停手，她就會哭出來了，你能擊敗天鵝，打死喜鵲，又殺了三龍之二，已經用不着再在我面前展現武功了，菱花根本不是你的敵手，勝之不武。」

「我只是懲罰她的無禮。」江楓道：「出手就是一記飛刀。」

「好了，放手吧，我來這裏，就是爲了對付你，我才是你的敵手。」三宮主道：「我以眞面目和你相見，就是存了一決生死之心，今日不是你死，就是我亡。」

江楓放開了菱花，菱花心中才明白，自己的武功和對方差距太大，這不是拚命的事，武技造詣到了某種距離之後，不是搏鬥，而是送死。

「我們之間，爲甚麼一定要分出生死呢？」江楓道：「有這麼深仇恨嗎？」

「有！你殺了我大師姐兩個弟子。」三宮主說：「又當我之面，羞辱了菱花，只這兩項，已然該死，何況你又殺了我派來殺你的四個殺手。」

「這麼說，似已無轉寰餘地了。」江楓道：「三宮主請出手吧，在下捨命奉陪。」

三宮主揮揮手，道：「妳們都退出去，沒有聽到我的呼叫，不許進來。」

「如是三宮主死了，」江楓接道：「我也會知會諸位一聲。」

梅花看了江楓一眼，悄然退了出去。

菱花走在最後，拉上窗帘，順手還帶上了房門。

雖然是大白天，但房中立刻暗了下來。

江楓心中忖道：「她要在如此暗淡的光線之下動手，不知要施展甚麼歹毒的暗器了，倒是不可大意。」

「韓霸，取下你的人皮面具來，我要看看你的眞正面目。」三宮主道：「你有如此一身武功，絕非無名之輩。」

江楓一個轉身，取下臉上的人皮面具，道：「恭敬不如從命，三宮主請看個清楚。」

那是一張令人心醉的英俊面貌，尤其是雙目中射出的一片情焰，立刻燃起了人潛藏在心底深處的愛火。

三宮主看一眼，立刻警覺，道：「惑心術，你是天狐門中人？」急急轉過臉去。

江楓微微一笑，道：「聽說三宮主的媚術，已進入至高境界，在下不能不未雨綢繆，早作準備了。」

「那頭老妖狐，果然把『惑心術』傳了下來，而且傳給了男人。」三宮主道：「天狐武功，一向傳女不傳男，她竟然背棄門規。」

「三宮主言重了。」江楓道：「惑心術談不上玄門正宗，妳們的媚人之術，更是旁門左道，但它們都是一種武功，既是武功，自然可用來一決勝負，咱們就以這兩種武功拚一場吧，看看是在下拜倒妳的石榴裙下呢，還是妳三宮主屈服在惑心術下！」

「這樣拚下去，立刻就見勝負。」三宮主道：「其他的技藝，就無法施展了。」

「三宮主的意思是……」

「咱們先以眞正的武功拚搏一陣，不論誰勝誰負，再以媚術作最後決戰。」三宮主說：「連勝兩陣者，敗的自然心服，如是各勝一陣，今日之戰就罷手言和，再約期一決勝負。」

江楓微微一笑，道：「以眞正的武功一決勝負，在下十分贊成，至於約期再戰的事，恕難從命了。」

「你是說，我們今日之戰，一定要分個生死出來了？」

「還有一個結果，那就是三宮主以武功或媚術制住了我，使我成爲三宮主裙下的不二之臣。」江楓道：「或者，三宮主成爲在下的忠誠伙伴。」

三宮主緩緩轉過臉兒。

原本嬌若春花的一張臉，此刻變得一片鐵青。

這張臉的形狀，並沒有甚麼改變，只是臉上的顏色變得十分怪異，看起來，就完全不同了。

而美女的組合，除了面形輪廓、身材、氣質、均勻的肌肉骨格之外，膚色也是極爲重要的部份，髮如飛蓬，面似淡金的美女，似乎還未見過。

江楓頓覺「惑心術」再也無法施展下去。

原來，這一種武功竟也有拘限的對象，它的威力在雙項溝通，至少，施術的對象，要不太讓人討厭。

但現在的三宮主，卻完全變了另一個人似的。

整張臉青中透綠，臉上的肌肉也一片僵硬，似是那一轉臉間，戴上了一個又厚又硬的面具。

但江楓卻知道，三宮主沒戴面具。

因爲，她的雙目中也發出了綠色的光芒。

面對着這麼一個形同鬼怪的人物，江楓的惑心術，已完全無法施展。

江楓心中明白，這是一種武功，抗拒惑心術的武功，但在雙方對敵之時施展出來，這種武功必然另有妙用。

看來，內宮一系中人，對抗拒天狐武功似是早有準備了，天王門同出一源，自然也有了抗拒「惑心術」的辦法，只不過還未能遍傳弟子。

事實上，把一個絕美的女人，變成如此難看的形狀，習練這種武功的本身，就是一種很大的痛苦，必須要具有大定力的人，才肯習練。

三宮主就是具有極大定力的人，她習練出最高的媚術，把女人的魅力發揮到極限，作爲征服男人的利器。

但也肯習練使美麗曲扭、變形的武功。

江楓立刻提升了對三宮主的評斷。

她不是那種只知運用媚術的女人，而是具有了多種技藝的強敵。

天王門分裂爲二，內宮一系似已是自立門戶，但他們仍能和天馬堂分庭抗禮，最重要的一種技藝，是具有抗拒「蝕心魔音」的神功。

無相大師的「大悲梵唱」是蝕心魔音的尅星，它由佛經的降魔咒中演化出的一種內家神功，淸心醒腦，使迷亂的神智恢復。

內宮一系中絕不會「大悲梵唱」，他們憑甚麼抗拒蝕心魔音？

但他們若有所恃，天馬總堂竟然無法施展出「蝕心魔音」，讓內功一系中人變節。

這絕非天馬總堂的慈悲，而是他們有着抗拒魔音的技藝。

思念及此，江楓心中大大的震動起來，天馬堂是勁敵，天王門和內宮中人，更是不可輕視。

他們具有的奇功、技藝，絕不在天馬堂雲集的羣魔之下。

「韓霸也不是你的本名了？」三宮主說：「天狐絕技惑心術也不是無術可破。」

「不錯，三宮主目下這副尊容，確實讓惑心術失去效用。」江楓道：「但三宮主的媚術，也是無法施展了。」

「我要以眞實的武功折服你。」三宮主雙目中閃起了凌厲的綠光，接道：「內宮中人，大都是女流之輩，可不是全仰仗姿色服人，你殺害了三龍之二，自非弱手，不過，他們輕敵大意，也是敗亡的原因之一。」

江楓點點頭，道：「不錯，他們如全力戒備，我那出手一擊，也許不能得手，但他們絕不是我的敵手，二十招內，我可以輕易的搏殺他們。」

「所以現在，我要以眞本領、硬功夫，試試你的武功成就了！」

右手一揚，拍了過來。

她舉止輕靈，這一掌，也不見任何力道。

但讓江楓震驚的是，三宮主右掌之上，竟然也泛起一層淡綠的顏色。

那圍繞在手掌上的綠氣，如雲似霧，有如一層綠色的火焰，包圍在掌指上。

江楓原準備硬接一擊，但却臨時改變了主意，雙肩晃動，施出「風擺枯荷」的身法，避開了一記掌勢，但却運氣左肩之上，使衣服脹起，接了一下擦身而過的掌力。

「韓霸，我似是低估你了，你藝高膽大，却又能如此的謹愼，」三宮主說：「果是一個可怕的勁敵，試驗出甚麼沒有？」

「是一種極度陰寒的武功。」江楓道：「掌風冷厲如針，似是要洞穿肌膚，三宮主。」

「韓霸，看來你認不出這是甚麼武功。」三宮主微笑說道：「這好像又高估你了。」

雙掌疾展，攻了過來。

江楓心中十分懊惱，忖道：「如若大和尚、張四姑有一人在此，一定可以認出她的武功。」

心中念轉，雙手也展開了凌厲的反擊。

他不知對方用的是甚麼武功，變得十分小心，默運無相神功，眞氣滿佈全身，連一處毛孔，都在神功保護之中，而且小心翼翼的，不接對方掌勢。

但見綠色的雲氣越來越濃，似是整座的梅花廳，都在一種綠氣籠罩中。

可是，江楓全身都在無相神功保護之下，一點異樣的感覺也沒有。

三宮主揮動的雙掌逐漸的慢了下來，頭上泛現出汗水，似乎是這一陣猛攻，耗費了不少的氣力。

「韓霸，你不但狡猾，而且很陰毒。」三宮主突然停下了手，臉上的綠氣也似是在逐漸的消退，氣忿的說道：「你用的是甚麼武功，護住了週身的毛孔？」

江楓頓有所悟，忖道：「原來她這陰寒之氣，不用直接傷人，是由毛孔中侵入人體，我以無相神功護住了全身，使陰毒無法侵入體內，這眞是歪打正着了。」

就在他忖思之間，三宮主已穿窗疾掠而去。

窗外傳來了一聲驚叫，緊接噗通一聲，似是有人摔倒的聲音。

江楓迅快的戴上了人皮面具，梅花已推門而入，看到江楓無恙，才長吁了一口氣，道：「三宮主呢？」

「走了。」

「你傷了她，是麼？」菱花緩步進來，接道：「你贏了，但你會遇上更強烈的反擊。」

菱花突然反手一掌，拍向天靈要穴。

江楓一伸手，抓住了菱花的右腕，冷冷說道：「妳幹甚麼？」

「死。」菱花道：「我知道你不會放過我，」看了梅花一眼，接道：「我不會背叛師門，所以，也不會告訴你秘密，如其忍受諸般痛苦折磨，何如一死了之。」

「在下沒有敗，三公主也沒有敗。」江楓道：「我們這一戰，應該是不分勝負。」

「那……我師父爲甚麼要匆匆離去？」菱花奇道：「何況，她帶來的人還未出手。」

江楓心中忖道：「原來她還帶有幫手。」口中却冷冷說道：「我想是她不願見到你們吧！」

「不願意見我們？」菱花大惑不解的說：「爲甚麼？」

只見桃花、蘭花扶着杏花緩步進來，季花緊隨身後，菊花、桂花也隨着行入了廳中。

（未完・廿九）

上文提要：花無情等揭發浮雲道觀竟是黑衣堂的鄂北分舵，還從道觀中發現一個秘密基地，救出被囚禁的黃菊白菊、逃仙歐陽超、虞跎師太及峨嵋、崑崙派等的弟子，虞跎師太獲得花無情答允，協助消除一股正席捲江湖的魔教勢力，不過花無情要先行往黃蜂谷和狄璞作個了斷；花無情一行十四人來至秦郊，歇宿在一個山鎮之上，正欲就寢，小素突然來報說有人求見……



新派脫俗武林恩怨錄／高皋·文　可飛·圖

法輪九轉

無理造謠生事　徒惹血光之災

「誰？」花無情問。

「狄三公子。」中年漢子道。

「狄璞？」

「不錯。」

「閣下呢？」

「盤龍弟子方陸。」

「好，請帶路。」

他與于小雅及小窩、小素，跟隨方陸來到鎮外一片山坡之上，四獸六鳥也跟踪前來。

在坡上相候的，除了狄璞，還有洪彪、札栗、任芳，他們原是黃蜂弟子中的佼佼者，一被選入盤龍石府，武功氣質就更上一層樓了。

待方陸歸隊之後，狄璞以冷冽得令人心寒的語氣道：「五對十四，姓花的，讓你佔點便宜。」

花無情哈哈一陣狂笑道：「大爺一個人就可以擺平你們，何須浪費人力。」

狄璞大喝一聲道：「好得很，咱們一對一，除死方休！」

花無情道：「別忙，你要死，大爺會成全你的，你先說，我的未婚妻子呢？你將她藏在何處？」

狄璞冷冷道：「公孫瑤仙？本公子沒有興趣，只是怕你龜縮不出，才放出一點訊息，讓你前來領死罷了，」

接又切齒恨聲道：「有甚麼要交代的，快說！」

花無情沒有再說什麼，摘下長刀往懷中一抱，雙目注定狄璞，一片駭人聽聞的無形氣勁，正緩緩的向四週擴張。

狄璞，這位傲氣淩人的狄家三公子，業已掣出長劍，擺出一個進擊的招式。但見劍尖在不停的跳躍，劍氣繞體而生，他一身功力，較以往更爲精進。

這兩位少年，一般的都像精金美玉，武林中罕見的奇葩，然而，他們却互不相容，要作生死一搏。

花無情公然向狄飛虹挑戰，引來狄璞極度的厭惡，狄璞數度找[illegible]，也使得花無情產生强烈的憎恨。

狄夫人羅蘭認爲花無情是她失踪的長子，那麼，這雙即將作生死相搏的少年，豈不是兄弟鬩牆、骨肉相殘了？

能够阻止這場搏殺麼？不能，除非雙方的尊長親臨鬥場，否則，沒有人能挽回這場悲劇。

果然，在一聲清叱之後，像虹影一般的劍氣，直奔花無情的眉宇，狄璞首先發難，出手就是孤烟絕學「滾龍十七式」。

每一招都貫注紫河神功，每一劍都是威震武林的孤烟絕學，看來狄三公子是滿腔殺機，要將花無情撂在這裡了。

他有殺死任何一個人的能力，盤龍石府的武功，原本就是冠蓋天下的。

是有人這麼說，只是誇張了一點

，如若遇到法輪門下，或是紫竹仙府的傳人，盤龍石府未必就能穩操勝券。現在就是一個最好的證明，狄璞連攻十七劍，滾龍劍法由頭至尾使完了一遍，雖是劍氣瀰空，震得煙雲激盪，花無情却完完整整的，沒有少掉一根汗毛。

一股朗朗長笑直透天宇，花無情揮刀展開了反擊。

金輪九轉，河山失色，狄璞的功力像似驟然消失，長劍變爲廢鐵，人也摔到一丈以外了。

他沒有死，只是身負重傷。但這位孤傲絕世的狄三公子，却被花無情一招痛擊，幾乎失去求生的意志。

他的四名屬下，有兩人在爲他緊急施救，方陸、札栗則手橫長槍，在保護他們的少主人。

一聲輕哼，花無情冷冷道：「你們不想活了？」

方陸道：「閣下如是趕盡殺絕，咱們的確不想活下去了。」

花無情以平淡而冷酷的語氣哼了一聲，道：「如果我要姓狄的死，你們不想活也未必救得了他，你們信是不信？」

札栗道：「花大俠，殺人不過頭點地，希望你不要作得太絕。」

花無情道：「我說過要殺他麼？你們何須如此緊張。」

札栗道：「那你是……」

花無情道：「我要我的未婚妻子，說！公孫瑤仙在那裡？」

札栗一呆道：「這個……」

花無情雙目一瞪，一片凌厲的殺機忽然由全身迸射而出，掌中長刀閃爍，瀰漫着一片厲烈的寒芒，顯然他的忿怒，已達爆炸的邊沿，如果讓他將長刀揮出，那將是怎樣一個後果？

「慢點，少俠，我知道公孫姑娘在那裡。」

說話的是一位徐娘半老、風韻猶存的女人，她由瞧熱鬧的人叢中擠出，目光一瞥身負重傷的狄璞，然後瞧着花無情道：「我是來得晚了一步了，狄三公子他是否有救？」

花無情冷冷道：「是否有救，妳何不自己前去瞧瞧？」

「喂，對我娘說話，你最好客氣一點。」

接話的是祝依依，那麼，半老徐娘是毒沙門的掌門祝京娘了。

花無情微微一笑道：「在下不知道是伯母，請多原諒。」語音一頓，面色一沉道：「他全力攻我一十七劍，每一劍都想置我於死地，我只回他一招，如是他保不住自己的生命，這可怨我不得。」

祝京娘道：「公子的師門是……」

花無情道：「家師是紫府主人，家傳却是法輪門下。」

祝京娘啊了一聲道：「這當眞是天下三分明月夜，二分明月在揚州了。公子身負宇內三大絕學之二，勿怪狄三公子會敗在你的手下，不過煮豆燃萁，骨肉相殘，這可是人間最爲悽慘之事……」

花無情冷冷道：「伯母，妳是祝姑娘的娘，我才尊敬妳，希望妳不要把話扯遠了，現在，我要的是我未婚妻子公孫瑤仙。」

祝京娘一嘆道：「好吧，我告訴你，十天之前，公孫姑娘在長安，她正趕赴黃蜂谷。」

花無情一怔道：「她爲什麼要去黃蜂谷？」

祝京娘道：「這個老身就不知道了，我看這樣吧，老身正好有事要去黃蜂谷，我可以傳話給公孫姑娘，叫她前來此地，公子就不必往返跋涉了。」

花無情道：「好意心領，不過家師可能前往黃蜂谷，在下不能不去。」

祝京娘道：「公子說的，可是紫府主人公孫大俠？」

花無情道：「不，是紅唇谷谷主。」

祝京娘愕然道：「白帽紅唇？」

花無情道：「前輩認識家師？」

祝京娘道：「令師是神仙中人，老身凡夫俗子，那有那份榮幸。」一頓接道：「公子，老身還想跟你談談，如果公子肯賞臉，咱們回客棧再說。」

花無情道：「好吧，前輩請。」

此時，狄璞及他的四名手下已經離開，祝京娘母女帶着明明星星兩名丫頭，隨着花無情來到客棧。

祝京娘先讓店家開好房間，才與依依來到花無情的客房。

「公子，你必然知道老身要說些什麼了？」

「我不知道，也不想知道。」

「你這是逃避，但逃避不能抹殺事實。」

「什麼事實？」

「事實就是面對眞相，公子，我想問你一個問題。」

「請問。」

「令堂可是花滿樓？」

「這與前輩何干？」

「令堂如是花滿樓，與老身就有極大的關連。再說，事無不可對人言，公子，老身希望你說實話。」

「不錯，我娘是花滿樓。」

「啊，你果然就是長公子，夫人要是知道，該不知如何高興呢！」

這位徐娘半老的毒沙掌門，因爲證實了花無情就是狄璇，竟然激動得流出了淚水。

祝依依撇撇嘴道：「哼，將自己的親弟弟打成重傷，我看你怎樣向你娘交代。」

花無情冷冷道：「我承認我娘是花滿樓，可與姓狄的扯不上關係，姑娘妳就不必瞎操心了。」

祝依依叫了起來，道：「娘，妳看他嘛！」

祝京娘面色一正道：「長公子，你千萬不能這麼說，你爹曾經是手綰兵

符、叱咤風雲的將軍，你娘是侯爺之女，身份何等尊貴，花滿樓只是……」

花無情怒叱一聲道：「住口，不准妳侮蔑我娘！」

祝京娘呆了一呆道：「看來公子還是一個性情中人了，既是這樣，我更不能不說……」一聲輕嘆，接道：「我是你娘的丫頭，但咱們如同姐妹，當花滿樓將你偷走之後，你娘幾乎發瘋，那種求訴無門的痛苦，直到今天，我還深深的印在心頭，長公子，是花滿樓使你們骨肉分離的，也是她使你娘痛苦二十年，花滿樓養育過你，但比不上她偷走你的罪惡。長公子，骨肉相連，血濃於水，對花滿樓，你可以不究既往，甚至奉養她以終天年，但你不能不承認親生的父母。」

花無情略作沉吟道：「多謝前輩指點，待見到我娘，咱們會有所決定的。」

祝京娘道：「那好，你娘就在黃蜂谷，她日夜都在盼望跟你團聚。」

花無情淡淡道：「前輩不要弄錯了，我娘姓花，目前不在黃蜂谷。」

祝京娘神色一怔，道：「想不到公子竟然這般固執，那麼黃蜂谷你去是不去？」

花無情道：「當然要去。」

祝京娘道：「好，咱們在黃蜂谷見，告辭。」

祝氏母女剛剛辭去，于小雅就已敲門進來。

「師兄，你爲什麼要這樣？」

「妳是說……」

「事實已經很明朗，你是狄家的長公子。」

「不，這只是片面之辭，是不能作準的。」

「咳，狄家兄弟很多……」

「我知道，有我不多，無我不少。」

「所以人家沒有欺騙你的必要。」

「就算是吧，我還是不想承認。」

「爲什麼？」

「我對狄家父子沒有好感，老的極端自私，小的飛揚跋扈，目無餘子……」

「就因爲狄璞找過你的痲煩？」

「師妹，這些話說起來徒亂人意，去睡吧，養足了精神，明天才好趕路。」

「好吧，明早見。」

翌晨，他們由秦郊出發，祝氏母女早在他們兩個時辰之前走了，此後他們直奔黃蜂谷，倒也沒有什麼躭擱。

* * *

黃蜂谷此時熱鬧得很，盤龍石府的主人狄飛虹，帶着妻子羅蘭、玉羅利以及八個兒子，都住在谷內。

對花無情，狄家有幾種不同的看法。

狄飛虹爲人方正，凡是不務正道之人，從不假以辭色，花無情雖然沒有做過任何一點壞事，他那不修邊幅、不自檢點的行爲，看在狄飛虹的眼裡，覺得他總是帶點邪氣。

縱使花無情當眞是失踪的狄璇，縱然狄飛虹對這位淪落在外的長子有着偏愛與憐惜，但他絕不容許狄家的子孫有離經叛道、滿身邪氣的情形。

所以當日在黃蜂谷，花無情與狄璞的拚鬥，他出手幫了狄璞。

其次是狄璞，他不只是頗有父風，而且矯枉過正，因而他與花無情之間不只是尖銳的對立，最後終於在一場惡戰之後，落得身負重傷。

另外幾位兄弟就複雜了，他們有的同情花無情，有的站在狄璞一邊。

唯一無條件全力支持花無情的是羅蘭，這位夫人在年輕時，以無比的熱情去愛她的丈夫。如今又以眞摯的母愛去愛她的兒子，尤其對花無情，她幾乎爲他廢寢忘食，不惜任何代價都要找回這個兒子，毒沙門、黃蜂谷也是受她之託，才在江湖之上奔走的。

他們不負羅蘭所託，找到了公孫瑤仙，但料不到這是狄璞放出的風聲，將花無情引來的。

這風聲引來花無情，也引來了他們的敵人，因而造成毒沙、黃蜂兩派的傷亡，使問題變得意外的複雜。

更想不到的是將公孫瑤仙引來，出乎狄璞的意料之外。

其實公孫瑤仙前來黃蜂谷，應該是很自然的事，花無情在找未婚妻子，她也在找未婚丈夫。謠傳她被黃蜂谷所擄，花無情爲了救她，必定會去黃蜂谷，既然這樣，她怎能不來？

在一個風雨欲來的午後，公孫瑤仙來到了黃蜂谷，同行的除了她的義父暘皓，還有心祺、小瑛、白雀等三人。

黃蜂谷的關門是關閉着的，他們剛到關門之前，敵樓上已出現十幾名男女，其中一名年約四旬的中年女人道：「各位前來黃蜂谷，必然有所指教了，請說。」

心祺道：「我家小姐姓公孫，是來找花公子的，請代爲通知一下。」

中年女人一怔道：「妳弄錯了吧，姑娘，咱們這裡沒有姓花的。」

心祺道：「當眞麼？貴谷有盤龍石府的人，該不會錯吧？叫他們出來。」

中年女人怒叱道：「好個不知天高地厚的小丫頭，敢對盤龍石府不敬，莫非妳活得不耐煩了？」

心祺撇撇嘴道：「對盤龍石府不敬，就是活得不耐煩了？哼，好霸道。如果眞是這樣，盤龍石府就不是什麼好東西了，去叫他們出來吧，我家小姐要向他們討教。」

在一聲悠悅的長嘯之後，關門緩緩拉開，一行男女十餘人，由谷內魚貫走出。

領頭的就是適才跟心祺對話的中年女人，她向公孫瑤仙等打量一眼，

道：「各位是那一門派的高人？莫非盤龍石府開罪了各位？」

公孫瑤仙雙拳一抱道：「在下公孫瑤仙，來自紫竹仙府。」一頓接道：「咱們跟盤龍石府沒有恩怨，不過此次前來貴谷，却是盤龍石府引咱們來的。」

她語音未落，谷內已馳出數十名男女，領頭的正是盤龍石府的主人狄飛虹，身後兩名雍容華貴的夫人，是他的妻子羅蘭及玉羅利。

再後面，是兩名銀衫藍帶、長像英俊的小兄弟，最大的狄岱十九歲，最小的狄球還不滿十四。

跟在兩名小兄弟身後的是黃蜂門下，他們好像出來瞧熱鬧的，連兵刃都沒有携帶。

羅蘭目光略一流轉，最後停在公孫瑤仙的粉頰之上，道：「妳是來自紫竹仙府的公孫瑤仙？」

公孫瑤仙道：「是的，前輩是……」

羅蘭道：「我姓羅，是璇兒……咳，也就是花無情的娘，不知姑娘跟璇兒是什麼關係？」

公孫瑤仙只是微微一怔，神色立即恢復正常，她再度向羅蘭瞥了一眼，道：「花無情是晚輩的師兄。」

羅蘭道：「你們是失散了？」

公孫瑤仙道：「咱們在陝縣被人逼入黃河。」

羅蘭道：「這就是了。姑娘適才曾說是盤龍石府引你們來黃蜂谷的？」

公孫瑤仙道：「有人在江湖上放出訊息，說晚輩被黃蜂谷所擄。」

羅蘭愕然道：「是誰在製造謠言？他這是什麼用心？」

公孫瑤仙道：「晚輩同樣感到奇怪，所以曾經全力追查。」

羅蘭道：「查到了麼？」

公孫瑤仙道：「查到了，造謠的是狄三公子。」

羅蘭啊了一聲，面色顯得不太好看。

排行第四的狄珩是跟狄璞最要好的一個，他火爆的脾氣，在小兄弟中却屬第一。此時他竟然大喝一聲道：「小賤人！侮辱盤龍門下，妳該死！」

語音甫落，一片耀眼的紅光，挾着森森劍氣猛襲公孫瑤仙，出手便是盤龍石府的絕學，似乎想要一招之中，就要置對方於死地一般。

孤烟門功蓋寰宇，盛名絕非倖致，公孫瑤仙雖是出身紫竹仙府，如非暘皓爲她增强功力，狄珩這一記狠擊，必然會使她手忙脚亂。

現在她功力精進，紫竹神功已達神化境界，自然不會將狄珩放在心上了。

櫻唇輕輕一撇，眉梢眼角已湧起一片殺機，顯然，狄珩適才口不擇言，一句「小賤人」，幾乎造成無可挽救的悔恨。

紫氣瀰漫空際，像魚網一般的洒了下來，它又像神龍吸水，响起一股扣人心弦的吱吱之聲。

狄珩的劍氣消失了，雙方一經接觸，他就像捲入天羅地網之中，如是紫氣一收，那將是一個可怕的結局。

觀戰的狄飛虹大吃一驚，他絕未想到一個年紀輕輕的女娃兒，一身功力竟已達到神化境地。

狄珩在小兄弟中排行第四，却是覃小蝶所生的第一個孩子，平時雖是嬌縱了一點，但也無虧大節。

現在狄珩的生命危如累卵，如若不予施救，將怎樣向覃小蝶交代？

其實，他根本就沒有想到這些，狄珩剛剛身陷危境，他已伸手抓了出去。

狄飛虹的功力何等深厚，這一記降龍神抓，不只是救了狄珩，也使得公孫瑤仙受到內傷，並且接連吐出兩口鮮血。

暘皓面色一變，立即掏出兩粒療傷靈丹交予心祺，餵給公孫瑤仙服食，然後踏前幾步道：「出來吧，狄飛虹，老夫向你討教。」

狄飛虹道：「閣下是那位高人？咱們好像素昧平生，自然談不上什麼恩怨了。」

暘皓冷冷道：「你曾經傷過老夫的義女婿，今天又傷了老夫的義女，還敢說咱們之間沒有恩怨？」

玉羅利接口道：「聽口吻，朋友的義女婿是花無情了，他本名狄璇，是我丈夫的長子，他們父子之間，的確發生了一點誤會，不過這是咱們狄家的家務事，朋友最好不要插手。」

暘皓哼了一聲道：「老夫不想管不相干的事，只是姓狄的身爲武林前輩，竟一再向後生晚輩下毒手，連老夫的義女他也敢傷，這就不只是你們的家務事了。姓狄的，老夫向你討教。」

他說話之間，一股寒風忽然緩緩繞身旋轉，後來越轉越烈，形成一股風柱，他仍然靜如山嶽，但兩丈以內沙飛石走，聲勢驚人至極。

玉羅利見狀大駭，尖聲大叫道：「快住手，大師兄，我是你的小師妹玉羅利。」

在玉羅利的呼叫下，暘皓散去了功力，雙目一揚，注視玉羅利道：「妳當眞是小師妹？我爹呢？」

玉羅利道：「師父思念大師兄，竟至一病不起，小妹將他老人家安葬在萬毒谷。大師兄，這些年你究竟跑到那兒去了？」

暘皓一嘆道：「我被人困在地洞之內，如果不是被瑤仙湊巧遇到，只怕會老死在那兒了。」

玉羅利道：「這當眞是吉人天相，也應該感謝公孫姑娘，大師兄，今後就住在盤龍石府吧，小妹會好好照顧你的。」

暘皓淡淡道：「盤龍石府名氣太大，我要是住進去，會吃不飽睡不着的，所以師妹的美意，大師兄只能心領

了。」語音一頓，回頭對公孫瑤仙道：「女兒，妳的傷勢怎樣了?」

公孫瑤仙道：「沒有大礙了，義父，我師兄不在，咱們怎麼辦呢?」

暘皓道：「只好過幾天再來了，咱們總不能賴在這兒。」

狄飛虹雙拳一抱道：「適才只是一場誤會，請大師兄多多包含，黃蜂谷歡迎各位，請讓兄弟盡點地主之誼。」

暘皓對公孫瑤仙道：「女兒，妳看怎樣?」

公孫瑤仙道：「這些人太兇了，女兒有點害怕。」

暘皓道：「妳說得不錯，咱們走。」他們走了，連招呼也沒有打一個。

盤龍石府名震武林，在江湖道上，也受到人們極度的尊敬。

如今，盤龍石府的聲譽受到考驗，說得具體一點，應該是一個嚴重的挫折。

暘皓他們並沒有說什麼難聽的話，但那股厭惡、鄙視的神態，在狄家這一伙人看來，是無可忍受的侮辱。

天色向晚，強勁的寒風吹得他們的衣衫獵獵作响，他們像木雕泥塑一般，沒有人喘出一口大氣。

良久，一聲尖叫划過長空：「大哥，你到底在作些什麼?」在尖叫的同時，一條綠色人影忽然一躍而起，像發瘋似的，向荒山之中奔去。

她是羅蘭，一個被痛苦折磨着的母親。

由於狄飛虹處理不當，出手傷了花無情，使他們父子之間的距離越拉越遠。

如今，他又傷了花無情的未婚妻子公孫瑤仙，情形更是弄得難以收拾了。

在狄飛虹來說，出手傷人是情非得已，難道要他眼睜睜的瞧着自己的兒子被人宰殺?

但是別人，甚至他的妻子就不是這般想法了，狄飛虹一身武功超凡入聖，他如是想化解一場搏殺，應該是舉手之勞，除非他心存偏見，否則是不必傷人的。

可是他先後兩次都傷了人，而且傷的全是他心目中的外人，這是偏見與自私，在羅蘭的眼中，是無法解釋與諒解的。

羅蘭悲傷的一走，立即為盤龍石府造成一股騷亂，黃蜂谷的上上下下，更是慌作一團。

玉羅刹嘆口氣道：「追嘛，大哥，快去將羅姐姐追回來。」

狄飛虹道：「她是去找公孫瑤仙，我去了反而有些不便，要不，妳去一趟吧。」

玉羅刹道：「好的，瑛兒，跟娘走。」

狄瑛是她生的，排行第五，這母子兩人立即向巴峪關趕去。

狄飛虹沒有猜錯，羅蘭是來巴峪關找公孫瑤仙了，關上只有一家客棧，找人自是不難。

「對不起，公孫姑娘，老身是代替拙夫前來陪罪的，唉，男人就是這樣，他們常常自以為是，其實最愚蠢的正是他們。」

「不敢當，夫人請坐。」

「謝謝，唉，公孫姑娘與璇兒既訂婚嫁，咱們就不是外人了，我說話如果有什麼不週到之處，請妳不要見怪。」

「妳弄錯了吧，夫人，我並不認識妳所說的璇兒。」

「沒有錯，公孫姑娘，妳的未婚夫花無情，也就是我那苦命的孩子狄璇，當時他未滿週歲，就被花滿樓抱走，使我幾乎痛不欲生。咱們找遍了南七北六一十三省，直到最近，才發現璇兒的踪跡，骨肉親情，母子連心，姑娘，其中的痛苦，不是他人可以瞭解的，我求妳，求妳助老身一臂之力。」

這位夫人眞情流露，不由得不令人興起一份同情之心，但公孫瑤仙沉着冷靜，是一個講原則重理智的姑娘，因而咳了一聲道：「我很同情夫人，也希望能夠幫妳，可惜我不是當事人，待見到我師兄之後，我會轉達夫人的心意的。」

羅蘭道：「多謝妳，公孫姑娘，妳的傷勢不要緊吧?這裡是用九葉靈芝所煉製的靈丹，姑娘留下服用，對妳的內傷會有幫助的。」

公孫瑤仙道：「我的內傷已經痊癒了，不敢領受夫人的厚賜。」

她語音甫落，門外忽然响起一股笑聲道：「百毒門傳人的義女，豈會在乎這點內傷，只是姐姐應該勸勸他，今後不能這麼魯莽。」

說話的是玉羅刹，還有暘皓跟她併肩而行，狄瑛走在他們的身後，這雙離別二十多年的師兄妹，看來已經化解誤會，言歸於好了。

他們的確已經誤會冰釋，所以才來尋找羅蘭。

「蘭姐，這是我大師兄暘皓。」

羅蘭雙拳一抱道：「久仰暘大哥的威名，今日才有幸一會，適才多有怠慢，請看在玉妹子的份上，愚夫婦將感激不盡。」

盤龍石府的羅夫人，身份何等高貴，如非為了兒子，她怎肯如此委屈求全?

暘皓自然明白這些，他卻無法給予羅蘭任何保證，只是抱拳一禮道：「狄夫人言重了，過去的事，希望彼此都不要放在心上。至於花少俠的事，老朽父女會從旁勸說的，如何決定，那就要看花少俠了。」

他說得不錯，認祖歸宗是一件大事，除了花無情自己，沒有人能替他作這個決定。

羅蘭沒有要暘皓作任何承諾，她的原意，只是想化解公孫瑤仙因受傷

而引起的仇恨，如若瑤仙姑娘在花無情之前煽火，勢將產生一股極大的阻力。

因此，羅蘭對暘皓的態度頗為滿意，遂微微一笑道：「多謝暘大哥，時間已晚，咱們不打擾了，如果璇兒來到黃蜂谷，我會派人通知各位的，告辭。」

這一趟巴峪關之行，總算差強人意，及回到黃蜂谷，想不到又遇到一件惱人之事。

那是狄璞回到黃蜂谷來了，這位頗獲父母寵愛的三公子，已然身負重傷，是方陸等抬回來的。

經過一番治療，狄璞的傷勢已無大礙，但百日之內，將無法使用眞力。

為什麼會這樣?當今之世，有誰能在紫河神功及馭劍神技之下，留得命在?

那麼放眼天下，又有誰傷得了狄三公子?

狄飛虹問過，也許因為傷勢過重吧，狄璞任什麼都不願說。

「方陸，洪彪……」

狄璞不說，羅蘭可不願罷休，是誰傷了她心愛的兒子，非追問個明白不可。

她將跟隨狄璞的四個人叫來，面色一沉道：「方陸，你先說，是誰傷了三公子的?」

方陸道：「稟夫人，是花無情。」

狄飛虹勃然大怒道：「又是這個畜牲……」

羅蘭哼了一聲，道：「你先別發火，讓我弄明白了再說。」一頓接道：「方陸，你們四人一直都跟隨着三公子的?」

方陸道：「稟夫人，是的。」

羅蘭道：「你們可知道，花無情就是我的大兒子狄璇?」

方陸道：「屬下知道。」

羅蘭道：「他們兩個為什麼會碰在一起?是如何引起搏殺的?你將經過的情形詳細告訴我，不得對任何一方有所偏袒。」

方陸道：「是。」

他們果然不敢偏袒，只好實話實說，那麼，這項追問的結果，責任自然落到狄璞的身上去了。

是他散佈謠言，說黃蜂谷擄去公孫瑤仙，以引誘花無情的。

是他在途中攔截，不讓花無情前往黃蜂谷。

更是他率先出手，連攻十七劍，花無情只還了一招。

聽完報告，羅蘭揮手令方陸等退出，目光一瞥狄飛虹，道：「大哥，為什麼?」

狄飛虹道：「妳是說……」

羅蘭道：「我是問你為什麼要偏心，我要你說點令人心服的理由。」

狄飛虹道：「這個……」

羅蘭怒叱道：「璇兒週歲不到就被花滿樓抱走，莫非你認為這是他的錯?他受了二十年骨肉分離，浪跡天涯的痛苦，你不只是絲毫不加憐惜，還滿腦子都是偏見，難道他不是你的骨肉，你的心腸為什麼這麼狠!」

羅蘭是深愛着她的丈夫的，幾十年來，他們夫婦之間沒有紅過臉，沒有說過一句重話。

現在，她再也忍不住了，不只是痛哭流涕、大聲叱喝，還要狄飛虹給她一個交代。

狄飛虹嘆口氣道：「妹子，對不起，這是我的錯，是先入為主的觀感，引導我走向錯誤。」

羅蘭哼了一聲道：「那是說，你第一眼就瞧他不順眼了，你倒是說說看，他作過什麼傷風敗俗、有乖倫常之事?」

狄飛虹道：「好啦，妹子，我說過是我的錯，好在亡羊補牢，為時未晚，明天璇兒來了，我都聽妳的，這樣總該行了吧?」

這樣是行了，可惜花無情沒有來，因為他還沒有到達巴峪關，就遇到了紅唇谷主白帽書生及紅唇仙子，以及五絕四婢等一行十一人。

在巴峪關，又見到了暘皓及公孫瑤仙，那麼，他就沒有必要再去黃蜂谷了。

更巧的是，聖骨門的虞跎師太也來了，她原是與逃仙歐陽超到茅山去找煉獄的，結果他們找到了花無情所說的山頂縫隙，却不得其門而入。

最後，他們發現茅山西麓的天王寺頗為可疑，但因人單勢孤，不敢打草驚蛇，遂留下逃仙在就近監視，由虞跎師太來找花無情。

這是一個重大的發現，天王寺也許就是魔教所稱的聖城。

赤鱗幫是魔教組合中的重要份子，于小雅的爹、令狐飛蟬、心怡，都喪生在這個組合之中。

那麼，紅唇谷是跟魔教有仇了，只是這個仇是屬於私人範圍，並不能包括紅唇谷，甚至不能夠牽扯上谷主夫婦。

但是，這個仇却關連着紅唇谷的兩位傳人，如是谷主夫婦不想管，他們就不會到黃蜂谷來了。(未完・廿三)

上文提要：葶婆婆使小羅、茜茜夢中好合未成功，原來被洞天子破解了，二人纏鬥不清，童羽出面調解……小羅從笑、哭面具人手中解救了前玄陰教李英、趙光，反被面具人纏鬥，幸得披髮人解圍，披髮人對小羅處處維護，還利用潘奇以醫者之口，說小羅只有半年生命，使武林高手不再下殺手。小羅身患絕症的消息不脛而走，身穿華服，混跡賭場……



誰敢碰我

乳虎雛龍傳奇故事集／司空羽・文／可飛・圖

上酒樓享受兩杯　會飯賬囊空無銀

常有慶再教軟軟，就要遜色了。

小五子道：「軟軟姐，把他讓給我。」

軟軟退下，小羅更加驚奇不已。

小五子能換下軟軟，表示她必然比軟軟高明些。

小五子噙着一抹不善的詭笑，緩緩走向茜茜。

小羅不能不提防，也走近幾步。

這時場中總管大聲道：「各位聽着，小羅為『中原十二賭坊聯盟』的公敵，本坊也是該聯盟會員之一，現在兩位姑娘能拿下小羅，本聯盟必當厚酬。」

小五子道：「別臭美成不成？本姑娘和他們的過節純屬私人恩怨，與你們『中原十二賭坊聯盟』無關。」

總管道：「既然無關，就別插手，本賭坊另有朋友出面。」

說着，已有二人走了過來，賭客們紛紛讓開。

這二人都是三十五六以上，四十以內，一鐝雙匕，一握長劍。

小五子道：「我剛說過，這是私人過節，不容他人插手。」

這二人為首的道：「姑娘如知我們的來歷，就會收回此話。」

小五子道：「不管你們是甚麼來路，都是一樣。」

為首的人傲然道：「在下耿鵬，乃是玄陰教的三位副教主之一，這位朱子至兄，是本教五大護法之一。」

小五子向軟軟眨眨眼道：「軟姐，玄陰教是甚麼玩藝兒？妳可聽說過江湖上有此字號？」

軟軟道：「也許是我孤陋寡聞，沒聽說過。」

「我現在就讓妳知道……」護法朱子至拔下蛇頭雙匕，撲向軟軟，「啾啾」雙匕划出無數芒線，晶亮奪目。

軟軟閃了開去。

只不過朱子至立刻又逼上，晶燦的寒芒在軟軟四週繚繞，觀衆以為不久會有一道銀線會變血紅色的。

軟軟撤下了點穴鐝。

未學童先生的武功（常有慶代傳）之前，他的點穴鐝上的功力固不比乃兄「雲中之虎」姜開基差些，但和現在相比，可就差上一大截子了。

把童先生的武學用到點穴鐝上，威力倍增。

只不過玄陰教中的護法也非比等閒。

說得明確點，他們的技藝不遜副教主，副教主在名義上稍高些，主要是由於藉着他們的智謀，往往在身手方面並非出類拔萃的。

軟軟雖不至於落敗，要擊敗對方卻很難。

小五子見軟軟穩住了陣腳，這才對耿鵬道：「本來會會你這位副教主，如你承讓一招半式又如何？」

耿鵬道：「不會有這種事的。」

「這很難說，二位本以為三招五式

就可以拿下我們對不對？看來誰拿下誰還在未定之數哩！」

耿鵬道：「還是手底下見眞章吧。」

小五子道：「這樣好不好？如你輸我一招半式，就當衆叫我一聲教主，當然，我只是名譽教主而已。」

「放肆！」耿鵬長劍出鞘，已把一張賭桌踹飛。但小五子却未亮兵刃，這一點觀衆自然大為驚奇。

小羅也看出，短短一個半月當中，二女果然另有奇遇。

徒手的小五子接下副教主耿鵬，一時也不見敗象。

「葛三刀」低聲道：「小羅，這可是邪門啊？」

茜茜道：「是啊，她們的武功好像見風就長似的。」

小羅道：「尤其是小五子，她的身手已不在我之下了。」

另一邊的軟軟對付朱子至，雙方打了六十來招，軟軟略顯下風，因為她畢竟是初學乍練。」

任何武功都要先有良好的基礎，再循序而進。

軟軟的基礎並不太差，但她學童先生武功是間接的。

由常有慶轉傳與小五子的直接傳授於童先生是不同的。

小五子這邊在五十招以後却稍佔上風。

這麼一來，雙方各有上風也各有下風，截長補短，暫時難分勝負。

小羅此刻不是動手時刻，正要讓茜茜或「葛三刀」出手協助二女，畢竟他們過去有交情，不能袖手旁觀。

就在這時忽然有人在人叢中道：「耿兄，朱護法，上面有新任務，不必在此作意氣之爭，走。」

「走」字一出口，耿、朱二人立刻就猛攻一招，拔身彈出人牆之外，就這樣虎頭蛇尾地走了。

雖說是上面的命令，有更重要的任務，耿、朱二人總是沒有打出結果，二女畢竟是出了鋒頭。

觀衆此刻才知道：這兩個養眼的妞兒非同小可。

就連玄陰教的一個副教主和護法都沒沾到便宜。

小五子道：「怎麼樣？小羅，現在該履行諾言了吧？」

小羅實在無法應付這個場面。

「葛三刀」道：「小五子，小羅願意以比賽喝酒決定最後之勝負，當然，在女人來說，也許不敢比這箇。」

軟軟道：「牛飲比賽，那多無聊！」

小五子以為，若二人標他一人，未必會輸。

小五子這一個多月當中，先是天天陪童先生喝酒，早已練出了過人的酒量，須知喝酒不是先天的本領，絕對是要常喝，天天喝甚至一天要喝幾次才能練出酒量來的。

她們二人下山之後，由於已有了酒癮，每飯必酒，甚至二人還常常比賽喝酒，小五子有一次喝了八斤紹興酒的紀錄。

所以她有點不服，道：「你向我們二人挑戰？」

小羅道：「不是我主動向二位挑戰，是老葛說的，既然話已出口，如果二位願意接受，就算我向二位挑戰吧。」

軟軟道：「你是說我們二人合起來的酒量？」

小羅道：「當然是以一對二。」

小五子和軟軟交換一個眼色，表示接受。

就在這時，小羅的目光突然粘在人叢中一個人的臉上，甚至在這刹那，他的目光濺出了火花。

那不是小仙蒂嗎？

極度的激動，是朝夕相思的累積和爆發，他忽然大呼着：「小仙蒂！小仙蒂！我的小妻子……我好想妳……快要想瘋了……」

他扳開人羣，衝到小仙蒂身邊。

是的，她正是一個多月不見的小仙蒂。

兩人都流轉着激動興奮的淚光，小羅把她抱了起來。

小羅似乎忘了小仙蒂的雙腿本是殘廢的，怎麼能站立呢？

兩人都被小別的喜悅和激情所統御。

他吻着她，還喃喃自語道：「小仙蒂……我的小妻子……我們再也不要分離了！」

他一邊狂吻小仙蒂的臉和頸部，一邊抱着她繞場奔行。

本是火爆場面，居然會出現這種情景，圍觀的人都楞楞地欣賞人間至愛至情的流露。

但是，茜茜却在微微顫抖，這意外的打擊來得太快了。

儘管她事先知道有個小仙蒂。

儘管她也知道小羅和小仙蒂已有了夫妻之實。

她絕對不知道他們之間的情感已經這麼深了。

小五子和軟軟也呆了。

她們已是過來人，和她們有過夫妻之實的人，從未有過對她們像這樣的激情，絕對沒有過。

她們可以體會到小羅和小仙蒂此刻旁若無人的行為，乃是純眞摯情的流露，也只有這種無阻無礙的情感，才會旁若無人，因為在他們的感受中，天地間只有他們二人了。

幾乎所有的旁觀者都在想：只有這種愛情，才不虛此生。

小五子忽然大喝一聲道：「好哩，別表演啦。」

小羅停了下來，但仍抱緊了小仙蒂。

小五子一字字地道：「你輸了的怎麼說？是不是也包括你的小妻子在內

，都要讓我們摸個夠？」

「葛三刀」道：「小五子姑娘，剛才說好的，要比喝酒對不對？妳們二位是不是自知不成要反悔？」

「去你的，和他比賽甚麼我們都不會輸他。」

「葛三刀」拍拍手道：「場主何在？」

到此地步，場主不能不出面，因爲他隱隱看出，就連玄陰教的人都不願惹她們。

如果得罪了這兩個女煞星，只怕不久就要關門了。

「在下場主牛步成，姑娘有何吩咐？」場主牛步成抱拳招呼。

「葛三刀」道：「請代購三十五斤裝的紹興酒兩罈，立刻送到。」

「遵辦。」牛步成道：「在下有一言奉勸，希望各位不要在本賭場內有太火爆的場面。」

「葛三刀」道：「這不是太矛盾了？貴場既爲『中原十二賭坊聯盟』之一，要抓小羅，如今小羅來了，牛場主却又不希望貴坊中有太火爆的場面。」

場主乾笑幾聲，大聲吩咐抬酒來。

賭場中不但大量儲備各種酒，而且也不乏名酒。

不久四個人弄來兩大罈陳年紹興。

現在，雙方都各據一桌，相距五七步。

觀眾都站在一丈以外觀看。

由於二女的武功了得，觀眾也很難估計她們的酒量。

小五子叫伙計取大海碗兩個，她和軟軟一人一個。

小羅則不需要海碗。

他不久前和歐陽芳菲比過酒量而勝了她。

他和二女不同，他們以前雖然也會喝點，酒量有限，自和童羽在一起，一日必喝數次，練出酒量來了。

小羅却是自幼就會喝，這些年來沒斷過。

小羅仍然抱着小仙蒂，站在桌邊。

他的左邊是「葛三刀」，右邊是板着臉的茜茜。

儘管茜茜惱火小羅，但小羅事先却已向她解釋過。

她絕對不會像小五子及軟軟一樣地離譜。

事實上，二女不幸失身，是在自暴自棄之下才會如此的。

「葛三刀」道：「當然，雙方以誰先喝光爲贏，如果雙方都未喝光，又以誰喝的最多爲勝，開始。」

二女把酒傾入大海碗中「咕嘟、咕嘟」猛灌。

小羅則是吸酒成柱，直接入喉。

觀眾都看呆了。

以雙方的喝法來說，二女就比較慢些，因爲她們要把酒倒入海碗中。

如果上次小羅和歐陽芳菲比飲，二女看到的話，今夜的比賽，她們就該慎重考慮的，「葛三刀」的花梢有時比小羅還多。

二女開始流汗。這是一般善飲者的必然現象。

大量的水份灌入胃中，必須盡快消散，不然的話，由於灌的速度太快，就會滿溢。胃滿了還能灌得下去嗎？」

就像是蒸饅頭時蒸籠上冒着騰騰冒汽。

小羅的頭上身上及四肢上都開始蒸汽一樣。

只不過稍有不同的是，蒸饅頭的汽會很快消散，除非厨房中門窗緊閉，洩不出去。

小羅身上的氤氳蒸氣却極不易消散。

舊的不消散，新的繼續增加，蒸汽自然是越來越濃了。

二女喝到一半時，已經欲振乏力了，但在羞刀難入鞘之下，她們還在勉強往下灌，只是速度慢了很多。

至少，她們要盡全力把罈中的酒喝完。

因爲小羅一人喝一罈，她們二人合喝一罈。

兩女汗流浹背，頭髮和衣衫盡濕。

此乃盛夏稍過季節，衣衫單薄，她們的僅有衣衫都貼在胴體上，身上曲線起伏。

觀眾在大飽眼福之下，雙目發直，涎水流出都不自知。

小羅身上的蒸汽白茫茫一片，而且範圍越來越廣，似在向窗口擴延。因此，小羅等人已被蒸汽隱住了身形。

就在這時，小五子大叫「不妙」！掠近蒸汽處，雙掌齊揮，把一團濃密的蒸汽揮得散開，小羅的桌邊連一根人毛也不見了。

軟軟道：「好個狡猾的東西，追！」

「慢着！」場主身邊十五個莽漢，迎面一攔。

小五子道：「別擋姑奶奶的路，聽到了沒有？」

「聽是聽到了，」一個保鏢護院頭頭道：「你們總要留下一兩個來收拾這個爛攤子吧？」

小五子厲聲道：「別忘了，我們不是輸家。」

場主道：「就以飲酒來說，兩位却不是贏家。」

軟軟叉着腰，一副不在乎的樣子道：「你們要怎麼樣？」

那個頭頭瞇着眼，打量二女的上、中、下段。

似乎要仔細看看，到底那一段最迷人？

要馬上肯定那一段最迷人，似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

「噢！我懂了！」小五子腰肢一扭，媚眼亂飛地道：「你們要看清哪一段最划算對不？」

這些人本來應該是些光棍，不吃眼前虧的老江湖才對。

可是色迷心竅之下，居然忘了二女不久前對付玄陰教的副教主及護法的身手，儘管未分勝負，却已見高明。

頭頭道：「三段都不錯。」

五個莽漢和場主都大笑起來。

絕對沒有看清二女是如何撲上的，五個莽漢加上一個場主，在一片掌風腿浪中摔了出去。

把四周圍觀的人砸得尖叫慘呼不已。

小五子道：「牛場主……」

「在……姑娘有何吩咐？」

小五子道：「這些下三濫每人只要瞄我們二人一眼，我們都要回家好好洗個澡，才能把毒眼的遺毒洗乾淨。牛場主，你認爲這損失重不重？」

牛場主一跛一跛地走近，連連打躬作揖，道：「姑娘高抬貴手，牛某自當有所表示，以表敬意。」

立刻叫帳房取來兩千兩銀票，把二人恭送到門外。

* * *

小羅和小仙蒂、茜茜及「葛三刀」出鎮東行數里，小羅道：「仙蒂，妳是怎麼失踪的？」

「小羅哥，我是被潘奇劫走的。」

「妳是不是解了他的穴道？」

「是的，他說他被制住穴道，行動十分不便，爲了治好我的腿，希望我把他的穴道全部解開。」

「小仙蒂，妳的心太軟。」

「我只是以爲請醫生治病，却又使他礙手礙脚，實在不應該，但我一解了他的穴道，他立刻就抽冷子制住了我。」

「那妳又是如何脫困的呢？」

「小羅哥，你不以爲我的腿好得太快了？」

「是啊！就算華佗再世，也沒有這麼靈吧？」

小仙蒂道：「我的腿根本未殘。」

三小不由一怔，茜茜憋了半天的氣，這才抓到了理由，冷冷地道：「爲了搶人家的男人，居然用這種下三濫方法。」

小仙蒂道：「請問這位姐姐是……」

小羅道：「我忘了先爲你們介紹，這位茜茜姑娘，是武林三絕之一『狂風』秦萬年的千金秦茜茜小姐。」

小仙蒂立刻襝衽爲禮。

小羅道：「茜茜，這就是我的小妻子龍仙蒂。」

茜茜的頭像貨郎鼓一樣，大力一扭，鼻孔朝天，不理不睬。

「葛三刀」低聲道：「茜茜，今天我才看出妳並不聰明。」

「我要是聰明人，會被別人把男朋友搶走？」

「茜茜，在這情況下要落落大方，不要小家氣。」

「甚麼叫小家氣？」茜茜大吼着道：「你是不是以爲我不夠賤？是不是以爲我還要再矮半截？」

小仙蒂很不好意思，正要安慰茜茜，小羅低聲道：「妳不要插嘴，越安慰越糟。」

小仙蒂在他耳邊低聲道：「小羅哥，我已經有了！」

「有了？甚麼有了？」

小仙蒂紅暈上頰，道：「我有孕了嘛！你眞是！」

「甚麼？妳是說我快要作父親了？」

小仙蒂連連點頭，緊緊貼着小羅，不勝嬌羞。

由於小羅太興奮，嗓門就高了些，茜茜聽到他的話，更是惱恨不已，就在這時，小五子和軟軟追了上來。

小羅和「葛三刀」都不免心頭一驚。

尤其小羅看看左手心，紅圈圈即將由大紅而褪色，而二女剛才對玄陰教中兩大高手，實力已可瞭然。

小五子道：「小羅，你是不是欠我的賭債？」

小羅道：「小五子，自己人嘛！算了！」

「誰和你是自己人？快別陶醉哩！」小五子狠聲道：「你這小子憑着一副養眼的外表，到處留情。」

「葛三刀」道：「話可不能這麼說，這叫做姜太公釣魚，願者上釣，小羅可沒有主動去勾引女人，這個我可以作証。」

「你滾到一邊去，沒有你插嘴的份兒！」

「葛三刀」攤手長嘆一聲道：「說的也是，這麼多的女人，我『葛三刀』一個也弄不到手，我那會有份兒？」

茜茜在一邊坐山觀虎鬥，一直不出聲。

小五子偏着頭打量小仙蒂一陣子，勾勾手指道：「小喇叭！過來我仔細看看妳。」

小羅道：「小五子，仙蒂是個沒見過世面的姑娘，別這樣。」

「沒見過世面？小羅，你太客氣了！」

小羅道：「我說的是實話，她膽小而善良。」

「呸！甚麼膽小？甚麼叫善良？膽小的女人會到處找男人睡覺，然後就猛生孩子？這和猪女有甚麼分別？」

小羅沉聲道：「小五子，妳留點口德！」

「我已經留哩！要不然，我還會說些更難聽的！」小五子道：「你說她沒見過世面，我看她見的世面比誰都大，在床上八成是滿床飛的貨色！」

小羅大喝一聲，一掌劈了過去。

他可以忍受任何侮辱，但不許任

何人侮辱小仙蒂。

小仙蒂在他的心目中聖潔無比。

小五子不避不閃，接下他這一掌。

絕對的意外，掌勁一接，悄無聲息。

在無儔的暗勁之下，小羅竟退了一步。

小五子居然半步也沒有退。

無論如何，這是不爭的事實。

軟軟忽然撲向小仙蒂，顯然居心不善。

茜茜目前自然不會插手。

她希望做的事由別人代她來做，何樂而不為？

小羅絕不會讓任何人傷害小仙蒂。他要去援手，小五子狠攻幾招，纏住了他，他只好大叫：「仙蒂小心！」

軟軟攻出的自是非常拿手的一招。

仙蒂為人和善，不求有功，但求無過，這一招自然是平淡的一招。

「啪」地一聲，兩人各退了一大步。

茜茜及「葛三刀」自然十分驚奇，尤其是「葛三刀」，身邊的人每一個都出息了，只有他還是老樣子。

儘管軟軟狠攻猛打，而且專找要害，但仙蒂總是採取守勢。

一個發狠，一個盡量包容。

茜茜在一邊看得清楚。軟軟恨不能把小仙蒂撕成片片。

如今小羅發現小仙蒂能罩得住，也就放了心。

只不過他發現小五子的身手比軟軟更高。

小羅畢竟是有了經驗的人，且對這門功夫頗有心得。

他發現小五子和軟軟學的和他學的有點相似，但仍有差別，可以這麼說，她們學的同樣招式，威力略遜些。

現在，小仙蒂和軟軟已打了四五十招，軟軟漸落下風，在她們二人來說，可算是一個是正宗，一個則不是。

一個是按步就班地自頭學起，一個則是速成的。

這之間的差距可就太大了。

「葛三刀」在一邊說風涼話，道：「小五子，妳剛才說是要討賭債是不是，我答應妳，妳想摸我的哪一段？」

小五子氣得俏臉通紅，却不出聲。

「葛三刀」道：「上段和下段都沒甚麼意思，要摸，妳最好摸中段，包你會拍案叫絕。」

「『葛三刀』，你別賣嘴，有一天我會讓你滿地找牙。」

「葛三刀」道：「過去我不會吃妳們的豆腐，現在則可不同了。」

「為甚麼？」

「因為小羅已經有了小仙蒂作老婆，而且看樣子就是用仙女和他換他都不幹。」「葛三刀」道：「所以，我勸妳們隨便哪一個和我湊合湊合。」

軟軟大聲道：「你呀！下一輩子吧。」

一說話就分神，被小仙蒂按了一掌。

這當然還是小仙蒂留情，如果倒過來，仙蒂必受重傷。

只不過軟軟一點也不領情，反而更恨之入骨。

小五子目前不輸小羅，但為軟軟焦急，也就吃虧不少。

至於小羅，現在手上的紅圈已在褪色，漸感力不從心。

就在這時，衣袂破空聲突然傳來，現場上已飄落二人。

二人都用黑布套套住頭臉。

在場中動手的人同時一怔，這二人已經分頭出了手。

其中一個用蛇頭雙匕，一個用劍。

用劍的攻向小羅，用雙匕的撲向小仙蒂。

「葛三刀」大喝一聲，掄起七星刀撲向用雙匕的。

「葛三刀」以為，茜茜不會再袖手旁觀。

茜茜和小五子及軟軟不同，她雖也不免妒恨，却不會太離譜。

果然，茜茜拔劍撲向持劍的這個。

因為她以為這二人是小五子及軟軟的同伙。

「葛三刀」前三刀用完，被一腿掃了出去。

茜茜已非昔日可比，只不過這兩人身手奇高，大約十餘招後，也被一掌砸出。如退回半年前，她接不下此人三招。

這麼一來，小仙蒂固然岌岌可危，小羅也招架不住。

甚至他比小仙蒂更危急，因為他手上的紅圈行將立刻消失。

在這情況下來應付小五子和這用長劍的高手，不出五招，已挨了小五子一掌和這個蒙面人一肘及一膝。

「葛三刀」和茜茜再上，「葛三刀」不出三五招再被砸出，昏了過去，茜茜也沒超過七八招，被小五子一掌擊中左乳房，痛得尖叫。

小五子夠狠，她以為茜茜幫小羅，就等於嚐了甜頭。

不久，茜茜也被擊昏。

現在小羅的危機可以說是他出道以來最危急的，小五子一拳砸在他的左肋上，蒙面人一脚又踩在他的小腹上。

小羅「吭」地一聲連退五六步。

小五子凌空下落，又一脚把他掃回來。

小羅的身子還沒有落地，蒙面人又飛起一脚把他踢回。

一個人被當作了皮球，那有不受內傷之理？」

小羅口鼻中的鮮血噴起，也噴濺了他自己一臉。

小仙蒂也許更慘，蒙面人把她的背衣劃開，軟軟的點穴蹶乘虛而入，猛戳她的側腰。

看她的眼神就知道，她希望一蹶刺個透明窟窿。

不管小仙蒂如何忍讓，如何謙虛都是一樣。

甚至她越是忍讓，小五子和軟軟越是恨她。

現在，軟軟希望這蒙面人能為她製造機會刺死小仙蒂。

蒙面人的確處處在為她助攻。

本來場中諸人還不知道這二人是誰。

不久他們就看出所用的兵刃來，尤其是用蛇頭雙匕的人。

這不就是不久前在賭坊中虎頭蛇尾離去的玄陰敎副敎主耿鵬和護法朱子至嗎？

當然錯不了，正是他們二人。

他們二人被另一人叫走，就在這附近交代任務之後離去，巧的是小羅等人到此不久，小五子及軟軟也追來了。

只不過小五子及軟軟二人隱隱覺得，這二人在賭場中被叫走，似乎是在避免和她們衝突。

這是為甚麼？

這二人再次出現而援手，却又蒙面，更使她們想不通。

這工夫小仙蒂被軟軟一蹶抽在大腿上，斜斜地栽出三步，蒙面人狠狠的一脚又踩中了她的後腰。

小仙蒂的身子飛出，被大樹幹彈回。

她還沒有爬起來，軟軟又到，她提足了勁，一脚踹在她的胸腹之間，小仙蒂慘呼着滾出。

「葛三刀」醒來嘶吼着撲上，他是根本不行的。

但被蒙面人兩個照面又砸了出去。

軟軟似不想立刻殺死小仙蒂，她似乎想以無邊的痛苦來抵消小仙蒂這些日來自小羅處得到的快樂。

小仙蒂臉上青一塊紫一塊，口鼻噴血。

只不過，她沒有呼叫一聲，這似乎和她的柔弱不合。

其實她的確溫柔，只不過，內心却極為剛强。

她看到小羅比她還慘，被人家當球踢，如果再悲呼狂叫，小羅更會分散精神。而此刻葛、秦二人又昏了過去。

軟軟居心至毒，專踢小仙蒂的臉和下部。

她以為這兩個部位最可恨。

她以為小仙蒂用這美好的面孔來勾引小羅，再以下部來賄賂小羅，她要先踢爛這兩個部位。

的確，小仙蒂已在半昏迷狀態中。

小羅雖已完全失去了抗拒力，但他仍然大呼着：「小五子、軟軟……妳們恨我，就是殺了我，我也沒有半句怨言，可是小仙蒂沒有開罪妳們，我只求妳們放過小仙蒂……放過她！」

不求還好，越求就越像是在她們的瘡痂上踢了一脚。

此刻兩個人都已失去了人形，任人宰割了。

茜茜和「葛三刀」二人再次醒來時，不由驚得呆了。「葛三刀」狂嘶道：「妳們兩個賤女人還有沒有良心？至少小羅過去和妳們也有過情感，小羅和仙蒂的事，自有他不得已的苦衷，根本不能怪他……」

小五子一字字地道：「請你把這個討厭傢伙給宰了！」

「好！」這位副敎主居然這麼聽話。

這時山風傳來了清越的鐘聲，在鐘聲中又夾雜着清脆的語音，道：「都給我原地站着別動！」

聲音不大，估計在一兩里之外，但語音甫畢，現場上飛落下一位披髮人。小羅還勉强可以視物，他本以為來人又是上次的披髮人，但仔細一看却不是。

這位披髮人也是披着黑亮的秀髮，長及胸際。

只不過是一位女士，因為她穿了女裝。

長髮遮住了面孔，手中拿了一段嫩嫩的柳枝。

玄陰敎的二人識趣，聽到「梵音禪唱」，立即止步。

但小五子和軟軟心中充滿了恨，她們希望自己的脚能在他們兩小的臉上造成皮開肉綻的效果。

她們希望兩小再也不能以面孔來取悅對方了。

她們無視於這披髮人的來臨。甚至她們以為自己的不幸都是小羅和小仙蒂所賜的。

她們以為，以他們四人的綜合實力，誰來了也是一樣。

因此，二女子揚起脚，要踩向小羅及仙蒂的面孔。

她們喜歡聽到脚踩在面孔上所發出的聲音。

一聲厲叱，人影一閃動，「刷刷」兩聲，小五子和軟軟被一根嫩嫩軟軟的柳條抽中雙腿，身子在空中連翻了四五個觔斗，最後「蓬」然摔下。

這一手不但小羅等人一呆，玄陰敎中兩大高手也不由楞在當地，幾乎以為這是觀音大士下凡。

因為這位女高手拿了一段柳枝。

如果她穿的是白衣，那眞會被當作觀音菩薩了。

小五子和軟軟被摔得莫名其妙。

她們迄今還不知道是如何被抽中的？

以她們目前的身手來說，已不在這玄陰教的副教主及護法之下，居然未看清披髮人是如何下手的？

他們所惶惑的是，小五子和軟軟分頭去踢小羅及小仙蒂的面部，二人相距約在六步以上，但是，二人被柳條抽中在空中翻騰，却好像是同時發生的。

這就是速度的極致。

不然的話，怎麼會聲音在一二里外甫落即至？

約在百十丈外有一座不太大的廟，剛才廟中的鐘聲，其實不是人敲的，而是這位披髮女高手的「梵音禪唱」使之發出被敲擊的聲音。

這種絕世玄學，也只有玄陰教的副教主和護法知道，所以才會聽到那聲音就乖乖地停下來。

也只有小五子及軟軟這等不知天高地厚的年輕人才會聽若未聞。

而耿鵬也算是用劍名家，看出這披髮人手中的柳條上施展的正是最上乘而出神入化的劍術。

她站在那裡紋風不動。

若非夜風振衣，和長髮部份在飄揚着，還眞以爲是一根木樁豎在那兒，但衆人却深信她在打量所有的人。

「耿鵬……」披髮人終於開了腔。

「女士何人？」

「不要管我是何人，你可知道這三個年輕人？」

「知道，一個是小羅，另外是『葛三刀』和秦茜茜。」

「你是不是已經知道小羅的情況了？」

「不錯，武林中人無一不知他有『五陰鬼脈』絕症，頂多再活一年。」

「既然知道，還要剝奪他僅有一年的時光？」

「這……」耿鵬道：「女士最好不要管本教的事。」

「誰在管玄陰教的事？只不過以你副教主之尊，不顧身份，欺凌一個身有絕症之人，你的臉紅不紅？」

「不紅！因爲……」

「不紅，我可以使它紅……」

人影閃爍，「刷刷」兩聲，耿鵬全力趨避，仍未閃過，兩頰上各有一條紅痕，嚇得他疾退一丈。

他深信，除了他們的教主(三教主其中的一人)，當今武林中只怕再也找不到一個能使他無法閃避兩記柳條的人了。

「耿鵬，你現在的臉紅不紅？」

如果再說不紅，八成還要挨揍。

如果說紅，今天眞的栽到家了。

他畢竟是玄陰教的副教主呀。

正在他猶豫時，忽見護法朱子至向他使眼色。

意思是四人聯手，不信她還會這麼神氣。這是由於朱子至已和小五子及軟軟交換了聯手的心意。

耿鵬心知四個人聯手也未必有把握，但他不能拒絕。

如他拒絕，必被朱子至恥笑，說他膽小。

而且由於他挨過揍，朱子至却未，他必會回去宣揚。

耿鵬以爲，能勝了披髮人固好，反之讓他也嚐嚐柳條抽頰的滋味，在臉上留下十天半月無法消除的記號，也可以封住他的嘴。

四人傳遞了幾個眼色，幾乎同時，全都亮出兵刃，自四個方位上猛撲，他們不信世上眞有這種奇蹟。

四個人只攻不守，絕對未超過三招。「刷刷刷刷」一下不多也一下不少，四人臉上各有一道血痕。

由於耿鵬剛才挨了兩柳條，兩頰上已有兩條血痕，這一下是抽在脖子上。

只不過每人挨一柳條還沒有完。

對這四人的教訓，每人一柳條畢竟是太輕了。

他們挨了一柳條之後，本以爲挨過就算了，萬沒料到，餘力未盡，身不由己，居然向一邊的合抱大樹上撞去。

耿鵬和朱子至畢竟身經百戰，尚能作到臨危不亂，眞氣下沉，全力閃避大樹，堪堪擦過大樹幹。

「嗤嗤」聲中，衣破皮裂，二人都被樹皮刮去一大片皮肉。

但小五子和軟軟却慘了，「蓬」兩聲撞在樹上當場昏死過去。

耿、朱二人一生中從未受此驚駭，此刻他們眞的不以爲這是個凡人。

如果這也算是個凡人，他們這些人不知要凡俗到甚麼程度？

「走吧！」披髮人冷冷地道：「盡快走出我的視綫以外！假如你們有資格面對你們的教主，告訴他，我們知道他是誰。」

耿、朱二人抱拳道：「不知前輩能否賜告大名？」

「不能。」

「不知可否告知爲何不能？」

「因爲那將引起武林騷動。」

耿、朱二人再次一揖，轉身疾馳而去。

這工夫二女醒來，不論她們如何跋扈，受此挫折，也都嚇壞了，垂首低眉，不敢出聲。

「妳們兩個也許受過打擊，行爲不免荒唐，男女之間的事不可勉强，如果都像妳們二人一樣，世上那有寧日？」

二女不出聲。

披髮女子道：「看妳們的武功路子，頗似『七殺夢魘』的武學，又似是而非，諒最近有人成全了妳們。」

小五子道：「請問女士何人？可否賜告大名？」

披髮人哼了一聲，根本不屑回答，轉過身子。

二女互視一眼，一言不發聯袂離去。

顯然，她們既不服也無悔改之意。

披髮人向小仙蒂招招手，道：「仙蒂，我們走吧！」

仙蒂依在小羅身邊，兩人都受了重傷，頗爲惶惑。

小羅道：「前輩要帶她去哪裡？」

「覓地待產。因她和其他待產的女人不同，十分危險。」

這話三小自然相信，小仙蒂也有「五陰鬼脈」。

但是，小仙蒂再也不願離開小羅了。

小羅自然也難以割捨，道：「前輩，我倆發誓，今生今世再也不會分離了，前輩善意心領。」

披髮人道：「『五陰鬼脈』雖難治，畢竟不算絕症，但小仙蒂生產是在治癒此症之前，自當小心。」

小仙蒂道：「前輩連姓名也不說，我怎能跟妳去？」

披髮人道：「我的身份目前不宜揭開！正如我剛才對玄陰教的人說的：揭開之後必引起軒然大波。」

小羅心中一動，道：「請問前輩和另一位披髮人是何關係？」

披髮人默然良久才道：「夫妻。」

小仙蒂道：「前輩如果能同時治療我和小羅的絕症，我會考慮跟前輩一道去，不然的話……」

幾乎未看清披髮人是如何移動的，小仙蒂已挾在她的腋下，道：「你們要信任我，仙蒂生產之後，你們就會見面。」人已在二十丈外又道：「由於羅天和茜茜交往既深，我相信小仙蒂絕對不會激烈反對的。」

再一個起落，人已不見，但却冉冉飛來一封預先寫好的信。

小羅呆了很久，「葛三刀」道：「小羅放心，這位前輩對你和小仙蒂絕對沒有惡意的。」

小羅打開了信，內容和他說的差不多。

第一是小仙蒂生產十分危險，所以要特別照料。

她說她也懂醫理及接生的技藝。

其次，小仙蒂和小羅在一起，更加危險。

原因是武林中人人皆知小羅身罹絕症，大限只有半年至一年，所以高手多不願動手，以待他自行死亡。

小仙蒂有此症別人却不知道，而她的敵人更多也更厲害。

可以說，要救仙蒂的人，必是武林頂尖高手。

第三點說明的是，小仙蒂父女的行爲是報恩，其心可佩，不能使他們的苦心和努力落空。

茜茜前後判若兩人，因爲這位前輩似乎隱隱地肯定了她的地位。

而且由語氣看來，這披髮人似是小羅的師輩或長輩。

茜茜道：「小羅哥哥，聽這位前輩的口氣，似乎是你的長輩，你難道想不出此人是誰嗎？」

小羅微微搖頭，道：「一時還想不出來。」

「葛三刀」道：「小羅，我也以爲這披髮女人對你有一份關切，而且信上指明小仙蒂父女旨在報恩，不願使他們父女二人的善心和努力落空。」

小羅點點頭。

「葛三刀」道：「事實上這披髮女子却更是關心小仙蒂生產的事。由此推敲，她好像小仙蒂的母親。」

茜茜補充了一句：「也像小羅哥哥母親的口氣。」

小羅怔了一下，道：「但願如此，但只怕不大可能。」

信封內還有十來粒藥丸，註明是爲小羅療傷的。

到此，「葛三刀」和茜茜更相信這披髮人和小羅有密切關係。

小羅經二人的分析終於放了心。

甚至他也有一種心靈上的感應，這位前輩應是他的親人。

* * *

雖說小羅絕對不以爲披髮人是個壞人，但小仙蒂毫無音訊，他總是惦記着，眞正是無時或忘。

茜茜此刻可謂英雄有用武之地了。

因爲那位披髮長輩的幾句話，給她無比的信心。

由這幾句話，更可以相信她可能是小羅哥哥的親人。

現在，三人進入一座最大的酒樓，至少在本鎮上是最大的。

迎門壁上有個大型金字招牌：現錢交易，概不賒欠，至親好友，免開尊口。

三小上了樓，自小羅知道自己已有「五陰鬼脈」絕症之後，「葛三刀」就會有意無意地讓他享受些，想以集密的享受來塡補他不足的歲月。

如他穿的、戴的，都是較好質料的。

吃的喝的，也是精美的。這都是「葛三刀」張羅的。

以後茜茜加入之後，更擴而大之。對他的一切生活起居及日常用品，更是無不講究，因爲他的歲月不多了。

小羅本人並不如此，但「葛三刀」和茜茜如此，他也未加阻攔。

現在，他們二人又叫了六七道大菜，還有美酒。

當小羅最後會帳時，忽然吃了一驚。

原來他們的銀兩近來都由茜茜保管，所有的銀票和零星銀子都放在一個小包袱中，這包袱顯然已經丟了。

近來小羅從不爲金錢發愁，因爲身邊總有爲數可觀的銀子。

但是，僅僅七八兩銀子就把他難倒了。

要知道羅天如何解決一文錢可以迫死英雄好漢的難關，請看故事之三「垂死英雄」。

(本篇完)

上文提要：經過連場惡鬥，翦仲台眼見輿魔會連損幾名大將，處於劣勢，於是倒戈相向，協助羣豪殺敵，輿魔會嘍囉見主將先後陣亡，鬥志漸失，也紛紛投降，嚴敬重身負重傷，見大勢已去，於是自盡，結束這場正邪大戰；余顧南四出找尋被嚴謹之擄走的方菱之下落，期間曾去探望正在養傷的信水君，獲他傳授整套神龍刀法後，繼續找尋方菱，却在滎陽聽聞魯揚武在當地作惡……



天涯俠客無刃刀故事／西門丁·文　可飛·圖

刀光千里

異族覬覦寶座　發奮力圖爭鋒

周安道：「若能報效者，赴湯蹈火，在所不計！」

其餘三位漢子也齊聲道：「咱們都受過周老爺的恩惠，只是……」

余顧南道：「不必再只是，在下只要你們帶路，盡速趕去陝州！」那四名漢子一口應允，臉上都露出喜色。余顧南忽然想起一件事來，乃問道：「今日貴城因何行人欲斷魂？」

周安低聲道：「知州大人泰山昨夜仙遊……那狗官最是懼內，平時又作威作福，百姓們人人均抱少惹事爲佳之想，因此閉門家中坐。咱們四人都是陝州人，來此謀生已多年，但也常要孝敬那些吃公飯的！」

「豈有此理，如此尚有王法麼？」余顧南問道：「周老爺那裏的限期尚有幾天？」

「還有四日。」

「好，你回去準備一下，明早再來此等我，咱倆一齊上路。」余顧南言畢，返回自己座位。

忽然門外走進兩位公差來，呼道：「蔡掌櫃何在？」

那飯館掌櫃聞訊，連忙自內堂跑出來，哈腰道：「兩位大爺，這個月的賞錢，小店早已付過了，您倆……」

左首那位公差道：「不是那回事！你可知大人的泰山仙遊麼？羅大人一向視民如子女，正是地方的父母官，如今他泰山仙遊，你可知該做些什麼？」

掌櫃苦着臉問道：「小的實不知道……」

「蠢材！」右首那位罵道：「索性與你說清楚吧，快把吉儀金拿出來！」

掌櫃的臉更像苦瓜，結結巴巴地道：「大爺，這……的確是應該的，但該送多少呢？」

右首那位公差道：「這就隨你的孝心了！」掌櫃掏了半天，才掏出兩塊碎銀來，那公差罵道：「操你娘的！這算什麼玩意兒？算是施捨，還是可憐知州大人？」

掌櫃哭喪着臉道：「小的怎敢？大爺言重……您就開個價吧。」

「五兩白銀，拿來。」

掌櫃道：「小本生意，這五兩麼，咳咳……」

「你還囉嗦什麼？人家斜對面的楊記酒樓，還獻了八兩呢，只收你五兩，不已是便宜了你！」

「小店生意不好，怎能與楊記比較，兩位請……」

公差沉下臉來，道：「姓蔡的，你別給臉不要臉，你到底拿不拿，再囉嗦一句，便多收一兩！」

余顧南忽然道：「兩位大爺何必與他計較，我這裏有，一人給你們五兩吧！」那兩位公差看了他幾眼，一臉不信之色。余顧南道：「兩位害怕什麼？難道還怕我不成？」那兩位公差冷哼一聲，洒開大步走過來，一齊伸出手，余顧南左右開弓，一人吃了一巴掌！

「每人五兩，不多不少，若知州大人嫌不夠的，回去告訴他，我會親自上門送他五百兩！」

那公差霍地把刀抽了出來。「好小子，竟敢消遣大爺！」

余顧南道：「你們眞的不怕死？」一句話未說畢，左首那公差已揮刀砍下，余顧南一拳急揚，正中其手腕，他掌中鋼刀脫手飛出，直釘在橫樑上，只痛得他扼腕痛嚎，連髒話也罵不出來。

另一個公差見勢色不對，轉身呼道：「有汪洋大盜在此！」余顧南突然將手中的竹筷拋出，「颼颼」兩聲，一對竹箸，分別射在其腿彎上，「砰」地一聲，那公差登時跪倒在地。

余顧南走過去，問道：「大爺，誰是汪洋大盜？」公差那裏還敢作聲，余顧南冷冷地道：「知州趁機搜刮民脂民膏，他才是汪洋大盜，快罵知州！」

公差雙腿還釘着竹箸，他平日作威作福，魚肉鄉井，但一旦遇到煞星，却又像狗一般，垂着首不敢吭一聲，余顧南冷冷地道：「你再不罵，便給點苦頭你吃！」他右掌舉起，「啪啪劈劈」在他臉上刮了四五巴掌。

公差一張臉登時腫了起來，急道：「我罵我罵……知州大人是汪洋大盜！」

「好，這可是你說的！滾吧！回去告訴知州，着他立即收回成命，否則今晚叫他在靈堂等我，替他辦身後事，倒省却許多痲煩！」

那兩個公差抱頭鼠竄而去，蔡掌櫃急道：「客官，你快走吧，他們人多，你再英雄也奈何不了他！」

余顧南向周安等人打了個眼色，隨手拋下銀子便走了。周安四人連忙跟着出去，低聲道：「壯士，你眞的要去找知州？」

「此人如何？」

周安道：「他是出名的剝皮，値得懲戒！」余顧南問明了知州家及其岳父家的路徑，周安又道：「咱們明日也不用來此了，就在西城外相會！」余顧南一口應允，揮手而別。

＊　＊　＊

深夜，靈堂裏燭光掩映，傳來淒淒慘慘的哭泣聲。堂裏坐着七八個人，堂外站着十餘個手持兵刃、凶神惡煞的公差，情景極是可笑。

颼！屋頂跳下一條漢子來，正是余顧南，那幾個公差喝了一聲誰，便已有兩個被打倒，其他的都撲了上去，余顧南也不抽刀，見招破招，施展空手入白刃的功夫，尋隙抵縫，一有機會便反攻，一反攻便有人倒地。

靈堂裏的哭泣聲突然變成驚呼聲。余顧南左腿一蹬，將一名公差踢進靈堂，人隨之射了進去，喝道：「誰敢再動手，在下便不客氣了，誰是羅知州？」

靈堂裏無人敢作聲，但齊將目光落在一位四十多歲、身材瘦削的中年漢身上，余顧南慢慢走上前，那漢子霍地跪在地上，身子像篩米一般亂抖。

余顧南問道：「你便是羅知州麼？」

「是，是……未知壯士找下官何事？可是有……有冤情要申訴麼？」

「不錯，正是有冤情！滎陽百姓請我來向你討個公道！姓羅的，你恃勢凌人，知法犯法，身爲朝廷命官，居然敢借岳父之死而搜刮民脂民膏！哼！別以爲你朝內有人支撐，可知世上尚有公理？」

羅知州顫聲道：「適才他們來報……下官已經收回成命，不信壯士可去調查……再說，此並非下官之意，乃劉師爺建議……」

「住口！你若不同意，誰敢實行？我且問你，你還要不要命？」

「下官是朝廷命官，有責任爲滎陽百姓辦事……不敢輕易言死。」

「你少跟我來這一套！你若要命的，便拿一萬兩銀子出來修橋築路，開個善堂，救濟孤寡，也算是爲你自己積點陰德，三日內若無動靜，我便來取你狗命！」余顧南回頭對公差道：「下次我來，胆敢阻擋，便白刀子進，紅刀子出！」

余顧南離開了靈堂，走過漆黑寂靜的長街，心頭甚是舒暢，邊走邊放聲而歌，他也不投店，跑到西城門外，在郊外宿了一宵。

天剛亮，便見周安四人來了，余顧南訝然道：「你們四人都要帶路？那用得這許多人？」

「咱們願意效犬馬之勞，但望能報答周老爺的大恩一二。」一個叫陳阿刀的漢子問道：「少俠昨夜去找那狗官，情形如何？」

余顧南將情況告訴他們，衆皆大喜，周安道：「以牙還牙最好！那狗官專刮民財，要他把錢拿出來做善事，比挖他一塊肉還心痛！」

「只怕他陽奉陰違，你們回來之後，可得替我留意一下，他敢食言，便再教訓他一頓！」余顧南望望遠處，道：「走吧！」周安打開布包，自內取出肉包子來，每人派了三個，衆人邊吃邊走。

第三天下午，他們便到了陝州，余顧南道：「咱們先到客棧裏去，周安你去打探消息。」

余顧南和陳阿刀等人洗了澡不久，周安便來了，道：「眞是得道多助，原來附近地面的豪傑聞訊，已有六七個人到周家，專誠等候强盜上門！」

陳阿刀道：「如此說來，咱們其實不必來。」

周安瞪了他一眼：「你不是說要報恩麼？」轉頭又向余顧南道：「余壯士，你看該怎辦？」

「你將我的事告訴周老爺沒有？」

「說了，他喜不自勝，要我帶你到他家吃住。」

余顧南道：「你帶你的兄弟去，我連續幾晚都會到莊外守護，不管府內的豪傑如何英勇，我都不會放過魯揚武！」

「但你最少得到周府熟悉一下環境，也讓他們見見你，免得屆時大水沖倒龍王廟！」周安執意要余顧南去周府，余顧南見他盛意拳拳，只好答應。

周家宅第甚是寬敞，但佈置却甚樸實，許多柱子朱漆已剝落，看得出已很久未經修葺。而周綏的外表亦大出余顧南之意料——年逾四十，瘦瘦高高的身材，外披一件長袍，完全不像財主。他一見到余顧南，便長長一揖。「周某何德何能，竟得壯士不遠千里而來，汗顏之至！」

余顧南連忙將他扶住，道：「言重言重，在下來此，大部分是爲了自己，周老爺這樣說，反敎在下汗顏！」周綏連聲壯士客氣，扶他到自己身邊坐下，又介紹在座之英雄，余顧南只對「開碑手」駱家駿、「鐵燕子」雲彩玉較有印象。

周綏設的晚宴十分豐盛，但衆人都不敢盡歡，恐今夜强盜便上門，是以草草吃飽，便着人撤掉酒席，喝過了茶，余顧南便表示在外面守衛。

周綏亦有派人在外面設暗樁，只乏高手，余顧南肯請纓，正合其意。駱家駿却道：「他們要來，也會在三更！」余顧南一笑置之。

外面星月滿天，夜風輕拂，令人精神爲之一振。他一躍跳上一棵大樹，周家其實是在城外，屋外樹木花草甚繁，頗有鄉村氣息。余顧南心中忖道：「我若能與方菱成親，最好住在鄉村裏，瞧，此處多寧靜舒適！」

一想起方菱，余顧南腸子便似被人扯了一下，又担心她被嚴謹之殺死，乃咬牙發誓：「若讓他落在我手中，要他碎屍萬段！」

就在此刻，他忽然聽到一陣輕微的衣袂聲，連忙發出暗號，着人去通知宅內的人。果然見到來了三四名黑衣夜行人，一路蛇行鼠伏，余顧南尋思道：「好，待你們走近，再慢慢炮製！」

不料，那幾個夜行人突然張弓射出火箭，點着火的長箭，每枝都射進宅內，那幾個夜行人發了箭之後，便忙後退。

余顧南正想躍下攔截，忽然心頭一動，依然隱忍不發暗號，任由那幾個夜行人退後。俄頃，室內傳來一片呼叫聲，他暗吃一驚：「莫非已有人潛入宅內？」他爬高，回頭向內瞻望，但見宅內有幾處起了火頭，心中甚是奇怪：「怎地周家這般大意？」

當下悄悄着人回府探消息，他則仍匿在樹上，但久久不見動靜，心中更是詫異，不久，那周府探消息的家丁來報：「宅內不知什麼原因，多處起了火，火勢還不小！」

余顧南脫口問道：「可是讓人偸偸潛入宅內？快去通知周老爺，要他小心提防任何人！」那家丁臉色一變，匆匆又趕回宅內。

這次他去了半炷香工夫才回來，驚道：「不好，原來宅內有奸細，他們早已混進去，剛才抓住了小姐，正以她威脅老爺付三十萬兩銀子！」

余顧南聞言亦吃了一驚，暗道：「原來他們放火只是虛晃一招，引開宅內的人的注意力而已！我眞笨，早該想到他們會有內奸，否則怎敢動手？剛才那三個黑衣夜行人一定躲在外面接應……」他沉思了一陣，道：「你且帶我進宅，不要讓他們發現！」

那家丁道：「但四個門都有他們的人把守，剛才我是得到同伴的協助，引開他們方跑得出來的！」

「不打緊，你告訴我他們如今的位置，我自己想辦法進內！」

那僕人把宅內的情況仔細告訴他，余顧南立即溜下樹，來至左側，轉頭望一望周圍，未見有人，便翻身越牆躍了進去。立足之處，恰有幾棵花樹，余顧南先匿在花樹後觀察了一陣，然後才向內挺進。

他一路蛇行鼠伏，終於發現屋頂上立着幾個人，其中一位少女，被人用刀架在頸上，便知此乃强盜，周圍不見一人，余顧南一時無計，只好竄至屋後，貼牆而立。

就在此刻，忽見幾位周家家丁提燈跑了過來，余顧南正想跟他們打招呼，誰知屋頂上已有人喝道：「下面的人聽着，老子喊三聲，你們須立即退開，否則刀不留人！」那幾位家丁立即退開，但在此時，他們也都發覺余顧南！

余顧南忙向他們打手勢，要他們不可張聲，並求他們繞路走過來。適才屋頂上那個喝聲，正是魯揚武，余顧南又驚又喜，驚的是周家小姐落在他手中，更爲棘手；喜的却是踏破鐵鞋無覓處，得來全不費工夫，終於遭遇上了！他心中暗道：「魯揚武啊魯揚武，今夜少爺若不殺你，誓不爲人！」

俄頃，他又見一位家丁貼着牆慢慢走過來，終於來到身邊，余顧南在他耳邊問道：「你身上可有飛刀飛鏢之類的東西？拿幾枚來！」

家丁立即自懷內掏出三把飛刀給他，余顧南又道：「你由左面那裏上屋頂引他們注意，並通知屋前的人隨時準備接人！」那家丁走後不久，余顧南施展壁虎游牆功，身子貼着牆，迅速升高，至屋簷伸手抓住，再引體升上去，探頭一望，那幾個强盜正在催促下面交贖金。

就在此刻，其中一名强盜忽然叫道：「左首有人上屋！」羣盜都轉頭望過去。

余顧南立即躍上屋頂，雙脚一落屋瓦，脫手便將三把飛刀抛出，人即如豹子般射前，這幾個動作一氣呵成，疾如閃電！

那三把飛刀全釘在那位攫住周小姐的大漢的後背，余顧南人已至，鐵拳擊在刀柄上，但聞那漢子怪叫一聲，余顧南再一掌切在其臂彎上，鋼刀落下，余顧南另一手將周小姐拉開，將她舉起，喝道：「下面的人接住！」

直到此刻，羣盜方知發生了什麼事，周小姐也才發出一道尖銳的驚呼聲，余顧南見下面的人已有準備，才將周小姐輕輕抛下去。

忽聞一聲大喝，緊接着勁風臨身，余顧南閃身跳開，目光一及，哈哈笑道：「魯揚武，少爺正要找你！」

魯揚武一時認不出他來，揮刀急砍，下面的駱家駿等人高呼道：「快，四周圍截，一個也不能放掉！」

另一名强盜則呼道：「魯當家的，風緊，扯乎！」

余顧南那容他逃脫，抽出玄鐵寶刀來，咬牙道：「海州大戰讓你逃脫了，今夜要走也行，先把命留下！」

魯揚武一見其刀，才醒起眼前的煞星是誰，又驚又怒。「臭小子，老子眞悔恨當日不一刀將你殺了，再抛落大海餵魚！」

他一句話剛說畢，余顧南刀快，刀鋒過處，已將其衣襟割裂，把他嚇得冷汗直冒。「姓魯的，今生你做過值得悔恨的事，又何止一件！」他出刀越來越快，殺得魯揚武只有招架之力，而無還手之功。

與此同時，駱家駿和雲彩玉亦已跳上屋頂，將另外兩名强盜截住。下面的人因爲小姐已脫險，再無顧忌，圍過來的人越來越多，有的則去四門殺那四位守門的强盜，未幾，又有人跳上屋頂，與雲彩玉合鬥一位强盜。

余顧南鬥了三四十招，雖有機會殺死魯揚武，但他刀鋒故意一偏，在他左肩上劃了一刀，再過七招，又在其右臂上添了一道血槽！魯揚武但覺手中的短槍越來越重，更難抵擋。

「颼！」余顧南又在其脅下添了一刀，魯揚武喘着氣道：「姓余的臭小子，你好狠，有種的便一刀將老子殺了，老子絕不恨你！」

余顧南哈哈笑道：「你爲了錢財，無所不用其極，不讓你多吃苦頭，被你害死的人，又怎能安息！你有種的便自戕！」說着，魯揚武的腿上又再中了一刀。

魯揚武又驚又怒，喝道：「好，住手，老子就自殺，教你知道老子是有種的！」

余顧南依言收刀退後兩步，冷冷地道：「少爺不怕你能飛上天去！」魯揚武邊喘大氣，邊擧起槍來，將槍尖對着自己的心窩，雙手不斷發抖，槍尖離心窩三寸，便再也刺不進去。

「如何？突然又沒種了？」

魯揚武突然自喉底迸出一句話來，「操你娘的！」短槍一翻，又向余顧南扎去！余顧南早料到他有此一着，待短槍近身，左手才倏地翻上，五指一緊，握住槍杆，右手寶刀一劈，魯揚武一條左臂登時落地！

魯揚武聲音似哭，嘶聲叫道：「余顧南余老爺，我求你大發慈悲，一刀殺了我吧！魯某下生再不敢作惡了！」余顧南心腸一軟，踏前一步，再一刀便將他殺死。想不到魯揚武平日似個硬漢，一臨死亡，便這般膿包。

魯揚武死後，回頭望去，「開碑手」駱家駿一身橫練功夫雖然厲害，但對方一柄長劍使得十分靈活，以柔制剛，甚是成功，駱家駿只佔了上風；另外三個對方武功更强，雲彩玉與友以二戰一，仍只堪堪鬥了個平手。

余顧南踏前問道：「那一位是『西霸王』楚梁？」

雲彩玉道：「此人便是楚梁！」那楚梁使一把九環金刀，施展時金環碰着刀脊，發出一連串之奪魂懾魄之響聲，益增其威勢。余顧南道：「兩位且休息片刻，待在下來會會他！」適才他殺魯揚武的情景，都落在雲彩玉眼中，知他之能，聞言即收劍，改與駱家駿並肩作戰。

楚梁一見余顧南便怒從心底起，罵道：「臭小子，今夜若非你，又怎會弄至此一田地！」

余顧南哈哈笑道：「某正想殺你，爲民除害！」雲彩玉一退，他的寶刀立即塡上空隙，將對方罩住。那楚梁果然不是省油燈，九環金刀力雄勢猛，與余顧南互爭先機，一時間殺得難分難解，三十招過後，余顧南已摸到其刀法變化，便展開猛烈的反攻。

神龍刀法到底是武林絕學，何況余顧南融合了契丹、女眞的刀法，再加上自創的，使這一套以神龍刀法爲主的刀法，更添威勢及詭異，楚梁逐漸落於下風，他心中極是奇怪，暗自問：「這小子到底幾歲學武的？」

再過三十招，楚梁自知在刀法上沒法取勝，又忖道：「就算他自出娘胎便練武，今年有多大歲數？何不與他比比內力？」須知武學一途，唯有內功一項最不能取巧。

再過十招，楚梁終於找到一個機會，空出左手來，運了八成功力，一掌推出。余顧南絕不退縮，左掌同時推出，「啪！」兩掌相觸，發出一道清脆的響聲，楚梁但覺對方掌力如波濤湧至，胸膛如撞巨木，不由自主地再退了三步！

余顧南却似無事一般，一頓即進，揮刀急攻，而且攻勢更盛。楚梁直至此刻，方知余顧南的眞正實力，他已無心去思索他因何有此功力，只能專心應戰。適才他未曾受傷，也已落在下風，如今就更加不濟了。

余顧南同樣亦覺驚喜：「原來這斯眞有幾分本領，難怪他胆子這般大！」他遇强越强，寶刀奇招迭出，一招「龍躍於淵」，將楚梁的九環金刀盪開，楚梁連忙再閃開一步，余顧南上身暴長，寶刀使出一招「春雲出岫」！

刀使劍招，大違常規，也出乎楚梁的意料，閃避不及，手腕讓刀尖一篤，九環金刀登時落地！

楚梁大驚之餘，急忙飛身去撿刀，余顧南眼明手快，飛起一腿，將他踢落地上，接着便傳來一道慘叫聲，隨又爆出一陣歡呼聲。

余顧南躍落前院，但見楚梁身上中了幾把飛刀，身上還有好幾道刀劍傷痕，料他在半空時，先被飛刀射中，再被羣豪亂刀刺死！而那邊廂的駱家駿得雲彩玉之助，亦殺了對手。

一場風波平息，周綏喜得笑不攏嘴，道：「諸位請進廳，周某已着廚子煮了點心！」

羣豪剛進廳坐定，一位家丁匆匆來報：「老爺，有兩位高手求見！」

周綏詫聲問道：「兩名高手？可知是那路英雄？來意如何？」

家丁道：「他倆不留名，只說是來助老爺擒拿强盜的。那兩人武功好厲害，只『颯』地一聲，便到了大門外！」

雲彩玉道：「周孟嘗可得小心奸黨使詐！」

周綏沉吟道：「若人家是好意，周某這……不是不近人情麼？」

余顧南道：「無妨，待在下陪你出去會他們！」

駱家駿道：「請他倆進來就是，何必勞你大駕！」

「禮不可失。」周綏與余顧南出去迎接，雲彩玉也跟着出去，駱家駿冷哼一聲，他鋒頭爲余顧南掩蓋，心中愀然不樂。

余顧南到大門外，那兩位高人居然是不愁僧和不醉翁，不由一怔，隨即喜道：「原來是兩位前輩！」

不醉翁道：「小余，你怎會在此？」

周綏道：「原來你們是認識的，那就更好啦！兩位高人請進內，一同吃消夜。」

不愁僧道：「有小余在此，宵小那裡敢來？咱是過慮啦！嗯，你找到那位女友否？」

余顧南搖搖頭，周綏却道：「兩位高人雖然來遲了一步，但高風亮節，俠義爲懷之胸襟令人敬佩，周某同樣感激不盡，世上若多些像諸位這般的俠士，尚有何宵小强盜？則百姓幸甚！」

當下衆人進了大廳，周綏向駱家駿等人介紹，駱家駿又換了一副嘴臉，替不愁僧及不醉翁吹噓。不愁僧淡淡地道：「海州正邪大戰，居功至偉的乃齊雲高師徒，貧僧不敢掠美！」

不醉翁接道：「當日論殺與魔會高手之多，無人可出小余之右！」

余顧南忙道：「兩位前輩誇獎，晚輩實在汗顏之至！」

雲彩玉脫口問道：「少俠便是『小刀王』？哎，難怪你武功這般高强，楚梁全不是你的敵手！」

余顧南道：「江湖上朋友錯愛，贈以『小刀王』之譽，在下實不敢當。」廳內羣豪至此才知道，眼前這後生小子，便是在去年海州正邪大戰中，大出鋒頭的余顧南！

另一名豪傑喚楊森的，接口道：「少俠大概還不知道，當初給你的外號還有許多：甚麼『小東雁』、『刀神』、『邪魔小煞星』一大堆，在下也記不得那許多，最少有十多個，如今一般人却接受『小刀王』這稱號。」

不醉翁道：「這外號用不了多久，便又得換！將來的小余必是天下有數的高手！」一頓反問：「諸位可否知道嚴敬重的兩個兒子及方菱的下落？」

羣豪齊皆搖頭，雲彩玉道：「咱們若有方姑娘的消息，一定會設法追踪，只是如何方能與少俠聯絡上？」

余顧南道：「丐幫各地均有分舵，諸位若要找在下的，請通知丐幫分舵，他們用信鴿傳訊，在下很快便會趕去。」忽轉頭問不醉翁：「翁前輩，嚴愼之也被其走脫麼？」

「事後咱們去收屍時，找不到他的，大概是乘機溜了！」

余顧南拍腿道：「可惜我因爲方姑娘……急暈了頭，沒有一刀將他結果！」

說着話，家丁已將點心端了上來，雖說是消夜，却十分豐盛，有酒有菜有包子，羣豪吃至五更方散席，周綏十分殷勤，親自送各人進客房，房內早已置了熱水，供羣豪洗臉。

不愁僧、不醉翁及余顧南三人同房，躺上床毫無睡意。翁皓首先問道：「小余，你準備去那裡找方姑娘？」

余顧南苦笑道：「隨緣所至，萍踪不定！嗯，兩位怎會來此地方？」

不愁僧道：「咱們是路過，聞說周孟嘗有難，因此拐來看看。」

翁皓接口道：「咱們是準備去華山看熱鬧，隨便到西北走走，說眞的，咱們還是第一遭出潼關，八百里秦川，名勝古蹟多，不能不去看看！」

余顧南訝然問道：「華山有甚麼熱鬧可看？」

「嘿嘿，你不知道今年是華山二次論武之期麼？屆時天下英雄羣集，那可熱鬧啦！小余，人生看不到幾次這樣的盛會，你萬莫錯過！」

余顧南興緻索然地道：「晚輩又不跟人論武，亦無此資格……此刻那還有心情看熱鬧！」

「不然。」不愁僧道：「此會公開，任何人都可下場挑戰，再說憑你此時之武功，要爭一席位，亦非無可能！」

余顧南道：「可惜晚輩無此心情！」

「但屆時令師必然也在場，你不去替他助戰？」

余顧南有點意動，不愁僧又接口道：「何況屆時各地英雄雲集，你要打聽方菱之下落，亦易如反掌，總好過你像大海撈針一般，在人海中找一個人！」

余顧南怦然心動，翁皓看在眼內，忙又道：「反正你又沒有去處！何況嚴氏昆仲，手中雖有人質，但此刻猶如喪家之犬，那裡還敢留在中原！」

余顧南道：「既然如此，晚輩便隨兩位前輩去見識見識。」一頓又問：「華山二次論武訂在何日開始？」

「就在冬至那天。」翁皓道：「此天距今尚遠，咱們正好邊遊玩，邊打聽方菱的下落！嚴敬重老家本就在西北，說不定嚴氏昆仲躲在老家。」

余顧南精神登時一振，三人談了好一陣，天已濛濛亮，方運功調息，待散功之後，已是紅日滿窗，乃下床盥洗。余顧南問道：「兩位前輩，咱們何時起程？」

不醉翁呵呵笑道：「此處之人，除了周綏之外，餘者老夫皆不想多聚，咱們吃了早飯便走吧！」早飯過後，余顧南便向周綏請辭。

周綏那裡肯依？「諸位無論有何急事，也得多住一天，讓周某聊表寸心！何況今早已着人去趕辦酒菜。」

雲彩玉年華雙十，對余顧南甚具好感，也極力挽留。余顧南回首望向不愁僧，不愁僧乃道：「周施主，咱們尚有急事要辦，所謂救兵如救火，實不宜延誤……嗯，念施主盛意拳拳，咱們便吃了午飯再走吧。」

周綏頗爲通情達理，乃道：「如此周某也不便勉强！」

楊森問道：「適才大師說救兵如救火，未知那裡又有事端，若用得着在下，但請吩咐，在下願執鐙持鞭。」

翁皓道：「用不着諸位，也不宜勞師動衆，打草驚蛇。」楊森甚覺沒趣，奈何論武功名望，自己均不如，只好訕訕地坐回去。雲彩玉纏着余顧南問東問西，持平而論，雲彩玉亦是美女，而且落落大方，更有一點：聲音特別嬌嫩，有如出谷黃鶯，但余顧南心中只有一個方菱，只覺煩悶，不覺其好處。

一個上午好不容易才打發過去，終於入席，雲彩玉仍坐在余顧南身邊，悄悄問道：「少俠，你們下午要去那裡？」

余顧南淡淡地道：「要出潼關。」

雲彩玉喜道：「如此咱們倒是同路，還有幾天好聚。」

余顧南訝然問道：「你也要去潼關？」

雲彩玉道：「寒舍便在華陰，離潼關不遠。小妹隨師學藝，每年回家一次，去年滿師下山，在中原各處闖蕩，如今方要回家過中秋。」

余顧南隨口問道：「未知令師是那位高人？」

「家師李珠珠。家師名頭沒有令師之响，料少俠不曾耳聞。」

余顧南輕啊一聲：「你師公可是關祖堯？師叔是方正天叔叔？」

雲彩玉喜道：「原來少俠認識他們，算起來咱們倒也是一家人！你因何稱方師叔爲叔叔？」

恰在此時，周綏擧杯敬酒，余顧南乘機道：「有機會再告訴你。」雲彩玉不以爲忤，陪他長身回敬主人。

翁皓低聲跟不愁僧道：「和尚，你看那妮子似乎對小余甚有意思。」

不愁僧笑道：「可惜神女有意，襄王無夢！」

「不然，也許咱們拉拉扯扯，那小子會回心轉意。」翁皓見不愁僧有責怪之意，忙道：「和尚，你且聽我說！以嚴謹之的爲人，方菱那丫頭落在他手中半年，即使不會被害，恐怕亦非完璧。」

不愁僧瞪了他一眼，道：「你道老衲不會想過？依老衲之見，小余是至情至聖的漢子，很可能不會計較這個！」

「誰不知道？但小余不計較，方丫頭恐亦無臉委身！屆時萬一小余看不開……嘿嘿，你說如何？若還有一位女友安慰，情況料好多了！」

不愁僧想了一陣方道：「若你去拉扯，老衲不反對，但老衲絕不作聲！」

雲彩玉忽然問道：「兩位前輩在商量甚麼？」

不愁僧道：「大人的事，小孩子不許多問！」

翁皓見她噘起小嘴，忙道：「咱們商量的是男人的事，不宜小姑娘聽，待你做人的娘親，再告訴你未遲！」雲彩玉連粉頸也薰紅了，輕啐了他一聲，不敢再問。

吃過午飯，余顧南三人告辭，雲彩玉也乘機請辭。周綏道：「雲姑娘沒有急事，何不多住幾天？」

「晚輩急於回家，剛巧與大師他們同路。」

翁皓道：「不錯，是咱們請雲姑娘帶路入潼關的。」他這樣一說，周綏不便多挽留，親自送至大門外，但見外面放着四匹馬，雲彩玉跳上自己的坐騎，另外三匹却是周綏送的，馬鞍上尚掛着一袋子乾糧和食水。翁皓謝了一番，三人方上馬，與周綏揮手作別。

雲彩玉讚道：「周老爺果然不愧是孟嘗！」

翁皓問道：「這姓周的可是沽名釣譽之輩麼？」

雲彩玉道：「不是不是，他把祖上剩下來的一份家產，幾乎散盡，家裡的田地送了一半給佃戶，常被族人罵他是敗家子！周老爺克己待人，前輩也見他穿得樸實。聽說他從不涉足花叢，家裡也只有一房妻子。」她這樣一說，余顧南三人才完全相信周綏是個眞眞正正的善人。

雲彩玉對這一帶地形甚熟，一路由她帶頭，翁皓有意替她拉扯，不斷逗她說話，雲彩玉有問必答。余顧南忽然想到一個問題，問道：「雲姑娘可認識呂鳳先？未知他近況如何？」

雲彩玉道：「小妹不時自師公口中

聽到他的名字，可惜未曾見過，余少俠跟他很熟？」

余顧南含糊地應了一聲，再問：「女俠必知嚴敬重此人，但不知此人老家在何處？」

「余生也晚，小妹懂事時，他已遷至中原，不過我家附近有個老丈，他一定知道，人家喚他是關中萬事知！」

余顧南精神大振，忙道：「如此可得請姑娘幫忙了！」言畢催馬急行。

雲彩玉在後急追。「喂，你怎不把話說清楚才走？咦，對啦！你想找嚴謹之兄弟，小妹陪你去找方姑娘！」余顧南只當作沒聽見，拍馬不停。

不愁僧低聲道：「醉鬼，是次和尚佩服你的眼光了！這小妮子蘭心蕙質，胸襟廣闊，更勝方丫頭！若小余認識她在先，倒也匹配！」

四人半日趕了數十里路，沿河而馳，但見黃濁的河水滾滾向東流。雲彩玉道：「明日咱們便可以過潼關了！」當夜四人便在郊外渡宿。由於余顧南心急趕路，次早吃了乾糧，便急急起程。

到黃昏便到達潼關外，但見那關城雄偉，山勢險峻，乃通往關中之咽喉，亦是關中之屏障，難怪成爲兵家必爭之地。

過了潼關，天色向晚，遠處村莊屋頂都冒起了炊烟，雲彩玉道：「咱們去找一家人借宿吧，這附近要找小客棧，難如登天。」當下四人再走了一陣，便進入一條小莊內。雲彩玉對路徑頗熟，轉彎抹角，來至一棟黃泥房子前，回頭道：「此家只有一對老夫婦，晚輩以前曾來借過宿，主人十分好客。」她邊說邊敲起門來。

只敲了幾下，裡面便有人問道：「誰呀？」

「錢伯伯，是我彩玉，又來打擾你啦！」

「快進來，你怎地這麼久不來？」老頭子邊說邊把門打開，一見後面還有三個男人，不由一怔。「這是……」

雲彩玉忙道：「放心，都是我的好朋友。」錢老頭果然十分好客，拉開大門，請他們進去，雲彩玉好像回到家裡一般，回頭問道：「婆婆不在家麼？咱們吃了幾天乾糧，想吃一頓熱乎的。」

錢老頭道：「俺老伴怎能不在，正在灶房準備哩！」他快步走過去，高聲喚道：「孩子他娘，快多下幾把米，彩玉來了，還有她三位朋友！」

只見一個老婦從灶房裡走出來，一對手掌邊往衣襟上擦，邊喜孜孜地道：「彩玉兒，你怎地一去經年？這都是你的好朋友呀？」她一對眼睛賊忒忒的直瞪着余顧南，余顧南被看得渾身不自在。

「家師到最近才准我回家，婆婆，你多下點米吧，咱們今夜在你這裡吃飯！」

「不用吩咐，待老身去大牛家向他買兩條魚，他今日釣了好幾條魚哩，家裡也還有好幾隻鷄，夠吃的了！」老婦與其夫一般好客，余顧南連忙塞了一錠銀子給她，老婦起初不收，還是雲彩玉開腔，表示她不收，她們便不吃，老婦這才收下銀子，趕緊去辦菜餚，錢老頭也忙去買魚，兩口子忙得不可開交，但神情却愉快之至。

不愁僧忍不住低聲問：「雲施主跟他倆是甚麼親戚？」

雲彩玉道：「年多前，晚輩在此借宿，他倆與我一見投緣，一直想收晚輩爲義女，並非甚麼親戚！」

「他倆沒有子女麼？」

「有一個獨子，可惜三年前出外經商，被劫匪殺死了，留下老父老娘，孤零零的，好不悽慘。」

翁皓喝了一口酒，道：「如此你該答應當其義女！」雲彩玉噘噘小嘴不答話。須臾，錢老頭夫婦回來，雲彩玉立即到灶房幫忙。余顧南三人則坐在聽中閑談，余顧南不時想起方菱，甚覺無聊。

那頓晚飯居然還頗豐盛，錢老頭連珍藏的一罎子陳年狀元紅也捧了出來，連不愁僧和不醉翁也大爲感動，深覺農夫純樸，待人以誠。

錢老頭夫婦吃飯時，拉着雲彩玉問東問西，那老婦一定要雲彩玉跟她睡。「老伴，你今晚在廳內睡一覺吧！」

錢老頭未曾開腔，余顧南已搶着道：「不必客氣，咱們晚上不睡覺不打緊，有個地方打坐就行！」錢氏夫婦拗不過他們，那老頭才進房。

鄉村人一般早眠早起，初更不久，便一片寂靜，只偶爾有一兩道狗吠聲，但房內却不時傳來雲彩玉和老婦的喁喁細語。

不愁僧笑道：「雲施主今晚必逃不了錢夫人的糾纏，明早必有好消息！」

余顧南擔心地道：「就怕躭誤了咱們的行程！」

「船到橋頭自然直，少擔心！」翁皓道：「着和尚唸幾段佛偈，替你解解心魔吧！」余顧南報以苦笑，不愁僧本想開腔，見狀只好忍住，當下三人盤膝運功調息，不愁僧和翁皓很快便進入忘我境地，唯余顧南心潮起伏，難以平靜，一閉上雙眼，方菱的笑靨便在腦海中出現。

次日錢氏夫婦一早便下床料理早飯，那老婦果然喜孜孜地告訴老頭：「彩玉兒已答應當咱們的義女！」

錢老頭高興得不得了，喜道：「那咱們得好好地準備一下！嗯，你準備送什麼給彩玉兒？」

老婦笑道：「瞧你快樂瘋了！別急，她說下個月才來舉行禮儀，如今無暇，要趕着去辦事，吃過早飯就走，是以老身一早下床，準備蒸些糕餅，讓他們帶上路吃！」

錢老頭傻呵呵地笑道：「老漢眞的樂瘋了！嗯，她可有說要去辦什麼事

麼？」

「說要去找一個叫做什麼關中萬事知的男人。」

「關中萬事知？」錢老頭搔搔頭，高聲問道：「彩玉，那萬事知先生可是人近五十，身材有如猴兒的麼？」

雲彩玉自灶房內跑出來，歡聲問道：「正是如此，乾爹，你認識他麼？」

一句乾爹喚得錢老頭心花怒放，呵呵笑道：「以前不認識，昨夜才認識！說起來還是妳的福份夠！」

老婦罵道：「瘋瘋癲癲的，怎不把話說清楚？」

「他就在大牛家作客，原來是大牛的表哥！昨晚老漢過去買魚，他介紹老漢相識的！那萬事知路上受了風寒，躺倒在床上，怕有幾天好住！」

雲彩玉忙拉着他的手，央求道：「乾爹，快帶咱們去見他！」余顧南聽後心頭亦是大喜。錢老頭二話不說，便帶他們去大牛家。

大牛家離錢老頭家不遠，只有幾間屋之距，到那裡，大牛正在洗臉，錢老頭道明來意。大牛道：「表哥已醒來了，只是問幾句話，那倒簡單，我帶你們進房。」

衆人隨他進房，但見床上坐着一個奇瘦如猴，但雙眼透着光的漢子，正瞪着小眼珠望着不速之客，大牛做了開場白，又道：「表哥，錢老伯爲人甚好，以前常照顧表弟，請你幫幫忙。」

萬事知這才側頭問道：「你們想問什麼？」

余顧南急不及待地道：「咱們想知道嚴敬重老家在何處？」

萬事知慢條斯理地問道：「是那一位嚴敬重？」

「他有個外號喚『寒玉掌』，有兩個兒子，大子名謹之，次子名愼之，以前在關中，後來才遷往中原居住，您老若知道，祈能指點一二，在下感激不盡！」

萬事知咳了一陣才問道：「皇帝不差餓兵，你們可知我的規矩麼？」

不醉翁不悅地道：「有什麼臭規矩，速速說來！」

雲彩玉則道：「晚輩知道若有事請教您，您老要收酬勞，未知要多少？」

萬事知點點頭。「那得視事情之輕重而論之！」

翁皓問：「乾脆一點，問你此事，你要收多少？」

萬事知豎起五隻手指，大牛訝然問：「表哥，問幾句話也要五吊錢？」

余顧南道：「請說，咱們給你五兩銀子！」

萬事知一瞪眼。「小伙子，你吃暈了頭？是五佰兩銀子！這已是瞧在敝表弟份上，只收一半啦！」此聲一出，衆皆嘩然，大牛又詫又不好意思，他做夢也想不到表哥會收這麼高的代價，深悔自己適才將話說得太滿。

翁皓哈哈笑道：「嚴敬重已死，你可知道？他是犯衆怒，被天下英雄圍攻而死的！您老故意刁難，莫非跟他有什麼特別關係？」

萬事知臉色一變，澀聲問道：「既然他已死，你們還來問什麼？」

「當然有原因！」翁皓語帶威脅。「咱只問你，你與他有什麼關係？是否與魔教的弟子？」

萬事知臉色再一變，忙道：「閣下嚇不了我，關中誰不知道某家不與武林人士來往？生意既然談不成，諸位請吧！在下精神不夠，還想再躺一會兒！」

翁皓哈哈笑道：「萬事知老兒，我看你還是永遠躺在床上比較安穩，否則從今之後，中原武林恐怕每天都有好些人來找你，他們可未必如咱們這般好商量！」

余顧南知翁皓之用意，接口道：「何須如此麻煩，只須將消息透露給翦仲台叔侄、拓跋齊天師徒知道，便夠他頭痛的了！」

不愁僧也不值其行爲，搭腔道：「就說萬事知可能與嚴敬重有關係，將來關中一定熱鬧得很！」

萬事知臉色一變再變，結結巴巴地道：「諸位是什麼人？因何要陷害某家？」

翁皓道：「老子不醉翁，這是不愁僧，這位小哥叫余顧南，大概你未聽過，但他師父齊雲高可不好纏！」

萬事知大吃一驚，料不到站在床前的，全是响噹噹的人物！他心思極快，突然堆下笑臉，「原來都是白道上之高明！請恕某病得頭昏眼花，錯將你們當作壞人，說眞的，某還以爲你們是嚴敬重故意派人來試探的！」

不愁僧也不說破，道：「如今既已知道，收費又如何？可以從廉吧！」

「免費！」萬事知心如刀割，但表面上十分激昂慷慨，「諸位既是白道上之高人，某怎還會收費？他老家便在保安軍的順寧寨，靠近西夏國，路途可不近！」

余顧南急忙再問一句：「他兩個兒子你可有消息？」

萬事知輕嘆道：「最近年多，某家一則身體違和，二則不想再爲自己添麻煩，已斷絕江湖上之一切來往，消息還不如你們之靈，諸位若不說，某連嚴敬重已死也不知道！」

翁皓冷笑道：「如此大事，你豈會不知！」

「確實如此！」萬事知苦笑道：「去年某因『賣』了『劫千里』麥有章之消息，不幸讓他找上門來，害得某東逃西躲，如今可說是一事不知！」

翁皓拋了一塊五兩重的銀子與他，道：「咱們暫且相信你，至順寧寨一查，若發覺你消息有誤，相信你再也躲不了！」

「絕對錯不了，新消息某家不靈，但以前所得到之消息，一點也沒忘

記！」萬事知反問：「未知諸位因何要問其老家？」

翁皓冷笑道：「要咱答覆也可以，五百兩銀子！請好自爲之，告辭了！」言畢拉余顧南等人出去，大牛不斷道歉，尤其對錢老頭，更有愧容，余顧南連忙安慰他。

錢老頭一回家門便道：「彩玉，如今既然已找到萬事知，你可以多住一天，陪陪咱夫婦吧！」

「乾爹，女兒要陪他們去保安軍找人……他們都未來過關中。」雲彩玉紅着臉道：「乾爹，下月女兒攜同父母來探你可好？」

錢老頭這才喜道：「好好……歡迎之至！」他高興得幾乎說不出話來。

余顧南低聲道：「雲女俠，咱們一路問人，一定能找得到保安軍，你還是早日回家，免得父母懸念。」

雲彩玉神色一黯，回道：「小妹本想沿途聆聽教益，既然你們認爲小妹礙手礙脚，我也不能厚着臉皮……」

余顧南急道：「雲姑娘，您誤會了，男女有別，路上多有不便，再說咱們此去也不知要去多久，就誤你回家，讓令尊令堂懸念也不好！」

翁皓把雲彩玉拉到一旁，低聲道：「笨丫頭，冬至到華山等他，你還怕見不着？」一句話把雲彩玉的粉臉羞紅了。幸好老婦出來招呼他們進去吃飯，少了許多尷尬。

飯後，余顧南恐雲彩玉又冒出些令他爲難的話，連忙告辭，錢氏夫婦也不强留，把乾糧交給他們便作別。

四人繼續上路，雲彩玉一反常態，甚少開腔，反由翁皓不時逗她笑。此去華陰，黃昏前便至，雲彩玉家在縣城外，她有心邀他們到家中作客，却不敢開腔，獨自一人回家，余顧南則留在城內投宿，次日一早，準備了行裝乾糧，便過渭水北行。

由華陰至保安軍路途不近，也不好走，越向北行，氣溫越低，風沙越大。不愁僧和翁皓半生在江湖上飄泊，不把這苦頭放在心上，而余顧南一心要尋回心上人，更毫無感覺。

一路餐風宿露，沿途問路，走了半個月方到達目的地，四處打探，知道嚴謹之兄弟去年曾回過祖家，身邊的確帶着一個少女，但後來却不知何去。

余顧南大急，抓住那人問道：「老丈，請問他們在此住了多久？往那方走？來此之後，與什麼人交往？」

那老頭手臂被抓得發痛，用力將余顧南手掌拂掉，罵道：「不知禮的小子！」

不愁僧忙上前好言相勸，老頭這才道：「他們只在此窩了三四天，鄰居常聞那女子哭泣，過去查詢，都給那兩個男的轟走，那獨臂的出言更是狠毒偏激，動不動便拔出劍來，後來誰也不敢走近。」

老頭嚥了一口口水方續道：「也有鄰居晚上曾聽他倆兄弟起爭執，大哥似乎不想離開，那小的執意要走，寧願分手，不願妥協，過兩天三人便一齊不見了，估計他們是在半夜離開的。」

余顧南三人見問不出什麼來，只好相謝，可是出了村口，余顧南却改變主意，道：「兩位前輩，晚輩打算在此住幾天。」他知道兩人必會問原因，乃解釋之：「說不定嚴氏昆仲還窩在村中，老丈一可能是不知道；二也可能受到警告，不敢張揚！」

不愁僧和翁皓都贊成其見，當下三人到附近歇息，至入黑方悄悄入村，一連三四夜，不見嚴氏及方菱之踪影，反而碰過幾次西夏兵來搶掠。

翁皓憤憤不平，忍不住出手教訓西夏兵一番。倒也痛快，只余顧南擔心方菱安危，沒精打采，不愁僧見他日漸消瘦，擔憂不已。

翁皓高聲道：「愁什麼！咱們在附近找尋一下就是！小余，天下好女人多的是，何必爲一個女子弄壞身子！少了一個方菱，還有別的！咳咳……你這樣待她，也仁至義盡了，若她有所不幸，也只該怨她命薄！」

翁皓不說猶自好，余顧南聽了此言，心頭更是沉甸甸的。當下默默無言，跟隨翁皓及不愁僧在西北到處打探，却毫無所獲。

轉眼秋去冬來，一天他們在店內打點，却聽到兩個操生硬漢語的和尚在交談，余顧南好奇心一起，急急跑去瞧瞧，但見斜對面房內，坐了五七個男人，有僧有俗，有漢人有外族人。

但見左首一位蓄長髯的老漢呵呵笑道：「憑鐵木上人及金砵法王之能，還怕不能佔一席位？」

一個喇嘛和尚道：「老衲却不敢如此樂觀，漢人有翦仲台和齊雲高，西夏有拓跋齊天，聽說蒙古族也有個異人十分了得，料他也不會放過機會！」

另一個漢子道：「但聽說華山比武只限漢人參加。」

鐵木上人冷笑一聲：「天下英雄全聚華山，能讓他們幾個漢人作主？中原五大高手，改爲天下五大高手，不是更好麼？」這鐵木上人來自和闐，一管鷹鼻十分觸目。

蓄長髯的老漢道：「那就熱鬧了，再加上信水君和趙魏漢，恐怕要好幾天方能分出勝負！」

適才那漢人冷笑道：「原來司馬兄尚不知道這兩人已形同廢人，華山之會有緣參加，却無緣爭鋒了！」

鐵木上人問道：「中原還有什麼高手？」

「除此幾個，嚴敬重一死，已無幾個可與兩位爭鋒了！那蒙古異人只屬傳聞而已，說不定聞名不如見面，則兩位加上翦、齊、拓跋三人，五人爭五個位子恰如其份，有何難哉！」

姓司馬的道：「尤兄弟此點你就有

所不知了，上屆華山比武，本擬選五位者，因爲……」

話未說畢，忽見金砵上人將桌上之水杯抓起，向窗子拋去！莫小覷一隻小小的水杯，却勢如石炮之彈，居然撞破窗櫺，直竄而去！緊接着，金砵上人人亦如離弦之矢般射出！

余顧南正聽得入神，突見一團黑黝黝的東西如飛而至，暗呼不妙，忙不迭弓腰竄出，射進暗廊，竄入房內，一進房便將燈吹熄！

不愁僧訝然問道：「什麼事？」余顧南輕噓一聲，示意噤聲，將耳朵貼在門板上，凝神靜聽。俄頃，果聞一個疾如閃電，輕如飛塵的衣袂聲，在房外掠過，翁皓這才走到床前，余顧南也走到他那裡，余顧南將適才之經過扼要地說了一遍。

不愁僧眉頭一軒，低聲道：「這喇嘛好不厲害，咱們須小心提防，此處不是中原！」

「最重要的是咱們不能將寶座拱手讓給外族！」翁皓目光灼灼地望着余顧南。

黑暗之中，余顧南亦感覺到，結結巴巴地問道：「前輩因何瞪着晚輩？」

余顧南又問：「你知道武林四大高手，只有東西南北，而沒有中的位子？金木水火土，五行缺一不可！」他自問自答。「那是當時沒有第五位與如今之四大高手實力相等的人，而且此人衆望所歸，應是武功最高的，亦即是武林第一高手！」

余顧南只默默地聽着，好像一切與自己無關，他只深信師父仍可保留東雁這個位子，亦已足夠，其他的全不放在心上。

翁皓看他毫不動容，忍不住稍提高聲音道：「你到底明不明白老夫的意思？」余顧南更是惘然。

不愁僧道：「酒鬼，你發什麼脾氣？連老衲不明你要說什麼！」

翁皓罵道：「混帳！我要小余振作起來，去競逐天下五大高手，絕不能讓異族將桂冠奪去，更不能將天下第一高手之信譽，拱手讓給外族！」

余顧南啞然失笑。「前輩不是跟晚輩開玩笑吧？」

「誰有暇跟你開玩笑！酒鬼今夜沒喝酒，比什麼時候都清醒！」

余顧南輕笑道：「晚輩憑什麼資格去奪取五大高手之佳譽？前輩雖然好意，却有點强人所難！以晚輩之見，兩位才有此資格！」

「混帳，簡直屁話！我倆若有此機會，還用得着你提醒？」翁皓正容地道：「不管如何你一定得參加，就算自己拿不到桂冠，也得爲令師鋪路，替他打發幾個强敵，節省體力！」

余顧南心頭不由一動，不愁僧接口道：「酒鬼這幾句話正合老衲之意，實際上如今你也有此資格！我兩個老不死的，也會參加，爲中原高手鋪路！」

翁皓瞪着眼道：「正該如此！試想，若天下第一高手落在外族人手中，將來咱們漢人如何抬得起頭來？國勢已弱，若連武林也讓人獨佔鰲頭，酒鬼只好隱在深山，浸在酒池內過日子，如何？」

余顧南只好道：「好！晚輩便聽兩位前輩之言，也參加競逐就是！」

「單說不做可不行，由現在起，你每日便得苦練不可，反正有咱兩個老不死的給你餵招！今明兩天練內功，後天開始，找個地方躲起來練習其他的！趁此一個多月，非有進展不可！」

余顧南心頭一懍，欣然答允，當下三人各自返回自己炕上盤膝練功。他一下決心，很快便進入忘我境界，體內眞氣生生不息，但覺比前又有所進。次日一早，三人結了賬便南下。

黃昏時分，三人已至白水縣，此處靠近金粟山，第三天，翁皓上山勘察，找了一個廢棄了之窰洞，忙下山找人上去修整，又買了一大堆日常用品，包括食物、炊具之物，然後搬上窰洞居住。

三人頭一遭居住窰洞，都頗感新奇，料不到此種居所冬暖夏涼，把門一關，便似與外面世界隔絕般。上山之後，翁皓又去督促余顧南練功，並與不愁僧輪流餵招。

動上了手，兩老方知余顧南目前之武功，已在己之上，又詫又喜，心中均忖道：「齊東雁好生福氣，收到這樣的徒弟。」心中雖然高興，面上毫不喜悅，翁皓更不時出言譏誚，以激發余顧南奮發圖强之心，到後來兩人常並肩聯手鬥余顧南。

起初余顧南不習慣，很快便不敵，但這終究不是生死搏鬥，兩老見他不敵，便將攻勢放緩，讓他有喘息重振之機，這便是餵招的好處。

余顧南在信水君那裡學來的一套「神龍刀法」，一旬之間，便給他使熟，但不愁僧仍不滿意，道：「由明日開始，你不可專使『神龍刀法』，瀟洒一點，能在『神龍刀法』之中，夾雜一些別的最好，因爲路數完全不同，雖然突兀，但却最能出敵意料。」

翁皓問道：「對啊，你以前不是自創了好些招式麼？這幾天怎地一招也不敢拿出來應用？」

余顧南紅着臉道：「恐怕應付不了兩位凌厲的攻勢，明早便獻醜，並請多多指教。」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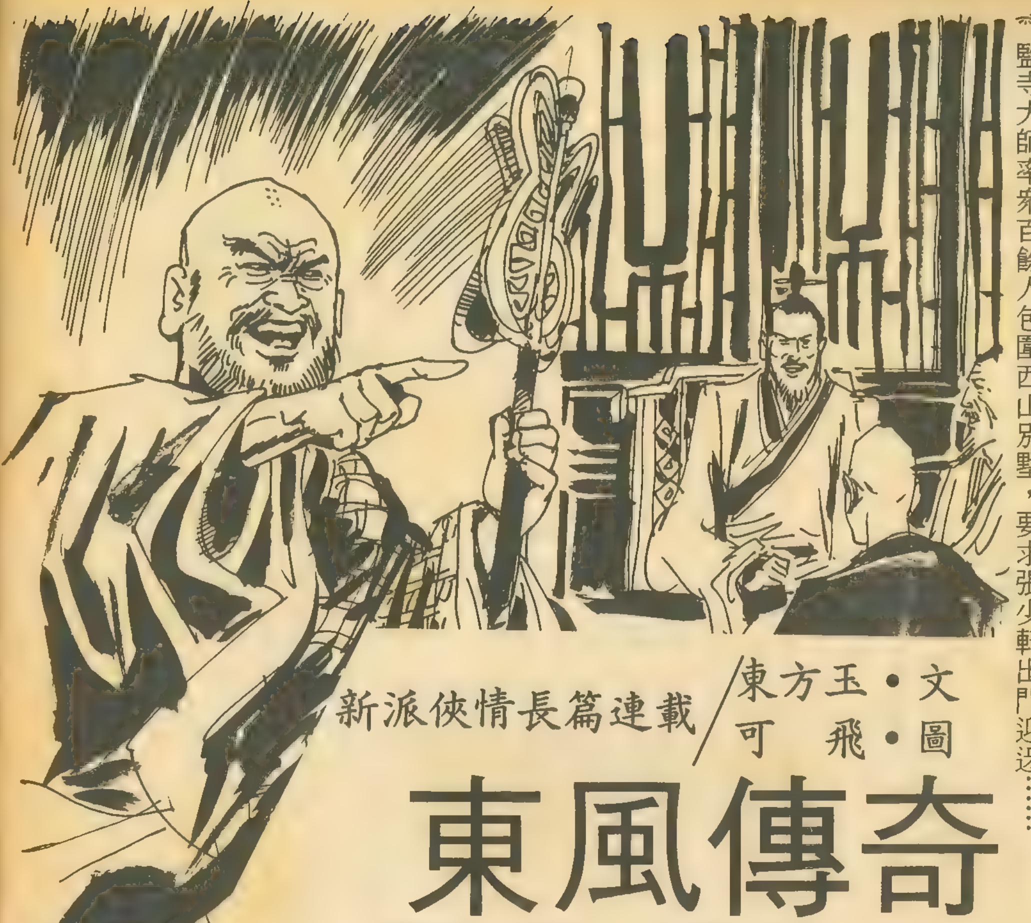
「廢話。」翁皓道：「盡管施展，難道應付不了，咱們會取笑你不成？說眞的，你那些自創刀法，有些已能登堂入室，不必妄自菲薄。」

不愁僧忙道：「他今日鬥了一整天，也累了，睡覺吧，有話明早再說。」

三人分頭睡覺，山上雖然枯燥，但練兵心切，一絲也不覺苦悶，相反覺得日子過得太快。

（未完・十九）

上文提要：谷飛雲偷聽到張少軒與其師妹的對話，知道少林寺掌門及至慧大師已遭他們下毒，道覺更是他們的內奸，於是轉告醉道人，由他攜同解藥往找至慧，告之他真相；第二天，張少軒的師兄東無忌帶同羊角道人等來至西山別墅，與張少軒商討除掉谷飛雲之計，預計再過幾天便採取行動，不料却在當晚，少林寺監寺大師率來百餘人包圍西山別墅，要求張少軒出門迎迓……



新派俠情長篇連載

東方玉・文　可飛・圖

東風傳奇

名剎潛伏內奸　魔教廣佈線眼

隱身在石崖上的四人都可以聽到。

谷飛雲不禁一怔道：「來的會是少林寺的監寺至慧大師？」

荊月姑道：「少林寺出動了這許多人？」

馮小珍道：「莊院裡依然沒有一點動靜！」

過了一會，只聽那蒼勁聲音又道：「西山別墅的莊丁們，你們聽到沒有？少林寺監寺大師來了，快叫你們二公子出來迎接。」

話聲足可傳遍莊院每一個角落，但在莊院中，還是沒有半點聲息，也沒有人答話。

谷飛雲道：「看來張少軒準備和少林寺放手一搏了，不然，不會不加理會的。」

荊月姑道：「他無緣無故，怎麼會和少林寺反目呢？」

谷飛雲道：「我看一定是有原因的……」

話聲未落，突聽一個蒼老的聲音沉喝道：「這孽障既然拒不開門，至通師弟，你給我破門而入。」

說話的正是監寺至慧大師的聲音，方才那蒼勁聲音，則是達摩院長老至通了。

接着，但聽至通大喝一聲，緊接着又是一聲「砰」然巨响，敢情他以「金剛掌」劈開大門，口中發出一聲冷笑，說道：「大門已啟，監寺、院主請！」

原來今晚除了達摩院住持至慧大師和長老至能、至濟、至通及十八名護法弟子外，還有戒律院住持至清大師、長老至中率同十八名護法弟子同來。

至通口中的「監寺」，自然是至慧大師，「院主」則是至清大師了。

至清大師合什躬身道：「師兄請。」

至慧大師合什答禮，當先舉步跨入大門，他身後則是至清大師，再然後是四位長老至能、至濟、至通、至中，然後是達摩、戒律二院的三十六名護法弟子，分作兩行魚貫走入。

至慧大師手持鐵禪杖，一直走到大天井中間，面對大廳停下步來，沉聲道：「張少軒，老衲和戒律院的至清師弟來了，你還不出來迎接？還有，本寺叛徒知客堂道覺畏罪潛逃，來至西山別墅，你若是不想擔負窩藏叛徒的罪名，速把道覺綑綁送出，幸勿自誤。」

他這番話，自是以上乘內力送出，整座西山別墅的任何角落，均可清晰聽到。

隱身石崖上的荊月姑輕哦一聲低低的道：「大哥，這就對了，少林寺知客僧道覺，一定和張少軒早有勾結，昨晚醉道長去了少林，跟至慧大師說出道覺的事，道覺在寺內一定有很多同黨，也廣佈了眼綫，眼看東窗事發，就潛逃到西山別墅來了，至慧大師也就假追捕道覺為名，找上西山別

墅來了。」

谷飛雲頷首道：「可能就是這樣。」

至慧大師喝聲完畢，西山別墅大廳上依然一片沉寂，就是其他地方，也都黝黑沉寂，不見一絲燈光、不聞一點人聲，好像整座莊院久已無人居住一般，自然也沒有人答話了。

至清大師合什道：「師兄，這兩個孽徒沉瀣一氣，不肯出來，依小弟之見，只好派人進去緝拏了。」

至慧大師點頭道：「那也只好如此了。」接着朝至能、至濟二人吩咐道：「至能、至濟師弟，你們率同護法弟子由左首進去搜索，如果有人頑抗，一體給我拏下好了。」

至能、至濟二人躬身道：「小弟領命！」

至慧大師又道：「至通師弟，你可和至中師弟，率同戒律院弟子從右首進去搜索，如有頑抗，也給我一體拿下。」

至通、至中二人同時躬身道：「小弟領命。」

至通抬目道：「二位師兄，只有兩個人留在這裡嗎？」

至慧大師微微一笑道：「憑愚兄和至清師弟二人，還怕孽徒不成，你們快去吧！」

至能、至濟、至通、至中四人各自手持禪杖，率同達摩、戒律二院弟子，分作兩路，一左一右迅即往裡走去。

崖上的馮小珍看得奇怪，低聲說道：「大哥，張少軒勾結道覺，現在少林寺的人已經破門而入，怎麼還不出手呢？」

荊月姑道：「這事情確實有些奇怪，張少軒夫婦既是通天教教主門下，武功自是極為高明，何況莊中還有一百多名莊丁，也個個身手敏捷，武功不弱，少林寺僧人已經破門而入，怎麼會沒有一個人抵抗的呢？」

谷飛雲目注莊院，一面笑道：「二妹，妳這話就說錯了，如果他全莊的人已被拏下，才能說沒有一個人能抵抗，現在既沒有人被擒，只能說雙方沒有遭遇罷了。」

珠兒道：「但他們莊上這些人呢？」

少林寺達摩、戒律兩院的人進入莊院內宅，差不多已有一刻工夫之久，但整座莊院依然靜寂如故，不聞一點打鬥之聲。

這是說，他們一直沒有遇上莊院裡的人了，這是不可能的事！

谷飛雲也深感納悶，這到底是怎麼一回事呢？他雙眉微蹙，遲疑的道：「莫非張少軒另有甚麼陰謀不成？」

荊月姑道：「大哥認為他有甚麼陰謀？」

谷飛雲道：「這個我一時也說不出來，總之，偌大的一座西山別墅，不可能會一個人也沒有。」

就在他們說話之時，已可看到少林寺左右兩隊僧人，已從內宅搜索到後院，現在他們又從後院分頭搜索到山麓，已有一隊人循着石級，前去芝苑、蘭苑。

珠兒小聲道：「莊院裡真的一個人也沒有，哦，大哥，芝苑裡的明珠、明月，和蘭苑的春蘭、香蘭都被點了穴道，這回要落到少林和尚的手裡了。」

谷飛雲道：「我們現在也不能趕去給她們解穴呀！」

馮小珍道：「對了，這四個丫頭，一定知道張少軒躲在那裡的。」

過沒多久，只見那隊和尚依然循着石級退了下去。

珠兒奇道：「谷大哥，他們好像沒逮到人呢！」

谷飛雲早已看清楚了，他們並沒有押着人下去，心中也暗自奇怪。

荊月姑悄聲道：「醉道長不是留在芝苑，醉臥未醒嗎？」

谷飛雲笑道：「妳以為醉道長真的一醉不醒嗎？他可能下去了也說不定。」

＊　＊　＊

兩隊少林僧人搜遍了整座西山別墅，現在正從原路退了出去。

至慧、至清兩位大師，此刻已經在大廳上枯坐了差不多半個時辰，兩隊少林僧人也正好從左右長廊退出，相繼走上大廳。

左首一隊是達摩院的護法弟子，由至能、至濟二位長老率領；右首一隊是戒律院的護法弟子，由至通、至中二位長老率領。

他們一個個右手持杖，左手單掌當胸，在石階前停步，然後相對站定，只有四位長老舉步走入大廳，由至能為首，朝監寺至慧、戒律院住持至清兩人行了一禮，說道：「啟稟監寺、院主，小弟等四人分率達摩、戒律二院弟子，搜遍整座西山別墅，不但不見張少軒夫婦及道覺三人，就是院中的莊丁傭人，也一個不見，這座莊院業已空無一人。」

至慧大師聽得不期一怔，說道：「會有這等事？他們撤走得竟會如此快？」

至清大師臉上微有愠色，沉聲道：「全是道覺這孽障走漏了消息。」

至慧大師輕輕嘆息一聲道：「只怕咱們寺中，尚潛伏有張少軒的同黨，不然，道覺已被拏下，如何會被他脫逃，而且他逃脫了不過半個時辰，咱們就已出發，整座西山別墅的人，為數不少，要全部撤退，也不是半個時辰所能辦得到。」

至清大師瞿然道：「師兄之意，是說張少軒早已得到道覺行藏敗露的消息了？」

「不錯。」至慧大師頷首道：「照這情形看，他們很可能在上燈時分，已經全部撤走了，不然至遠師弟同兩

個羅漢陣的僧侶，分由北、東兩路包抄過來，豈會毫無發現？」

他口中的至遠師弟，乃是少林寺羅漢堂住持，率同兩個「羅漢陣僧侶」，少林寺一個「羅漢陣」爲一百零八人，兩個「羅漢陣」，豈非來了兩百一十六名僧侶？

少林寺今晚精英盡出，不僅出動了達摩、戒律兩院的人手，還有兩個「羅漢陣」，由羅漢堂住持至遠大師親自率領，包圍了西山別墅，但結果還是讓張少軒夫婦和所有莊丁全都跑了。

老和尚還不知道今晚在西山別墅的，除了張少軒夫婦外，還有束無忌、秦劍秋夫婦，以及武當名宿歸二先生、羊角道人、毒手郎中和尺鍊雙煞等。

尤其這次全莊撤退，也是由束無忌所策劃的。他不但是通天教教主座下首徒，教中事務多半由他住持，因此也搏得小諸葛之稱。教主門下八大弟子，師弟妹們見到這位大師兄，無不十分敬畏。

却說至慧大師話聲甫落，大廳門口忽然微風一颯，酒氣薰人，醉道人一手提着大紅酒葫蘆，急步搶入，大聲道：「你們幾位大師還在這裡聊天，張少軒這小子只怕沒安着好心，很可能去偷襲少林寺了！」

「偷襲少林寺」這五個字鑽進至慧大師的耳中，心頭不禁爲之一震，要知少林寺雖然號稱有八百僧侶，但達摩、戒律二院和羅漢堂乃是全寺的精銳，今晚幾乎全出動了，留在寺中的除了方丈，只不過是幾位長老和一些徒子徒孫而已！

張少軒在西山別墅，有久經訓練的百數十名莊丁，再有道覺領頭，配合寺中和他們一夥的奸細，眞要乘虛而入，偷襲少林，留在寺裡的僧侶又散居各處，實在難以和他們抗衡。

少林寺不毀於一夕之間者，幾希！

「我們中了他的空城計！」至慧大師心在顫抖，連他話聲也帶着顫抖，急急揮手道：「速退！」接着又朝至通吩咐道：「至通師弟，你快去通知至遠師弟，立即趕回寺去。」

至通答應一聲，舉步朝外奔去。

至慧大師才朝醉道人合什一禮道：「多蒙道友及時提醒，敝寺可能有事，老衲急於趕回寺去，希望道友也能去敝寺盤桓幾天。」

醉道人笑了笑道：「貧道還有幾位小友留在崖上，大師只管先走好了，貧道一定會趕去的。」

至慧大師合什道：「如此，老衲就要先走一步了。」

老和尚話聲一落，就和至清大師等人匆匆離去。

醉道人走到大天井，仰首朝北，含笑道：「谷小施主，你們也可以下來了。」

谷飛雲等四人聽到醉道人的招呼，一起從石崖下來，繞到前進，醉道人還站在那裡等候。

谷飛雲急忙迎了上去，說道：「道長可是有甚麼指示嗎？」

醉道人含笑道：「不錯，貧道確實有一件事，要請珠兒姑娘幫忙。」

珠兒忙道：「道長有甚麼事，只管吩咐。」

醉道人嘴皮微動，說了一陣。

珠兒喜形於色，連連點頭道：「我會的。」

「那好。」醉道人朝谷飛雲、荆月姑、馮小珍三人道：「谷小施主、荆姑娘、馮姑娘三位，可隨貧道到少林寺去。」

谷飛雲心知醉道人剛才和珠兒以「傳音入密」說了一陣，必然另有差遣，但不放心珠兒，仍問道：「道長，小妹子……」

醉道人沒待他說下去，就含笑道：「貧道有一件事要她去辦，咱們只管先走好了。」說完，就飄然往外行去。

谷飛雲三人只好跟着他身後走。

西山別墅在少室山西麓，少林寺就在北麓，相距並不太遠，醉道人率同三人剛走近山門，就看到兩個身穿灰衲的中年和尚站在階前，急步趨上，由左首一個合掌躬身道：「小僧奉監寺大師之命，在此恭候道長，道長和三位施主請隨小僧來。」

醉道人頷首道：「二位小師父請。」

那兩個灰衲僧人同時轉身，雙手合什當胸，迅即往裡行去，進入山門，一路走向後進。

谷飛雲自然看得出，少林寺今晚幾乎如臨大敵，長廊、殿角到處人影幢幢，戒備極爲森嚴。

兩名灰衲僧人一直把醉道人等四人領到達摩院門前，才腳下一停，朝裡合什道：「啓稟監寺，醉道人和谷施主四位來了。」

裡面傳出至慧大師的聲音，說道：「快請！」

隨着話聲，只見至慧大師和至清大師已經迅快的迎了出來，連連合什道：「道長、谷小施主三位，請到裡面奉茶。」

進入達摩院，燭光明亮，但殿上並無其他的人，只有監寺至慧大師和戒律院院主至清大師二個。

醉道人眼看至字輩高僧，除了至慧、至清，其餘的一個不見，顯然全都派了職司出去了，可見少林寺果然出了事，這就打了個稽首，問道：「寶刹沒有發生事吧？」

至慧大師臉色凝重，合什道：「道友和三位施主，且請坐下來再說。」

醉道人也不客氣，示意谷飛雲等三人一齊落座。

一名小沙彌立即送上香茗，就退了下去。

至慧大師沒待醉道人開口，就道

：「老衲承道長指點，趕返敝寺，總算沒有發現逆徒踪影，當即偕同至清、至遠二位師弟同往方丈室，向方丈報告此行結果，不料在方丈室前面，發現兩名護法弟子，遭人點了死穴，撲臥階下……」

醉道人吃驚的道：「張少軒膽敢潛入方丈室行兇……」

至慧大師續道：「老衲和二位師弟急忙趕入室中，又發現伺候方丈的小沙彌也被人點了死穴，倒臥在門內……」

醉道人聽得更是驚異，急急問道：「貴寺方丈呢？」

至慧大師道：「方丈不在禪房之中，老衲和二位師弟找遍方丈室，都沒有找到方丈師兄。」

沒找到方丈，方丈豈不失踪了？他不好說「失踪」二字，所以只好以「沒找到」作爲代替。

醉道人不期一怔，問道：「大師可曾發現方丈室內，是否有動過手的迹象？」

至慧大師道：「沒有。」

醉道人又道：「貴處方丈室，地處全寺中樞，那麼，是否有人看到方丈大師出去？」

出去，就是被人劫持，但不好說劫持而已！

至慧大師道：「也沒有。」他接着又道：「今晚因老衲會同戒律院、羅漢堂幾位師弟前去西山別墅，出動不少人手，所以特別叮囑至成、至全二位師弟負責全寺戒備，各處殿宇也加强了守護工作，直待老衲趕回寺來，據各處守護弟子報告，均無絲毫動靜。」

「這就奇了！」醉道人攢攢眉道：「方丈大師這會去了那裡呢？據大師所說，守護方丈室的二名弟子和伺候方丈大師的小沙彌，全是被人點了死穴，顯然有人潛入方丈室，但方丈室又並無動手迹象……」

他沉吟續道：「這只有一種可能……」

荆月姑接口道：「除非進去的是熟人。」

醉道人道：「不錯，此人可能就是張少軒！」

至清大師怒聲道：「這孽障膽敢叛師犯上……」

「這也不大可能……」醉道人微微搖頭道：「方丈大師一身禪功，已達上乘境界，就算張少軒已得老魔頭的眞傳，也不可能一招之間就制得住方丈大師，何況方丈大師已知張少軒勾結道覺、在僧侶們身上下毒之事，張少軒貪夜闖入方丈室，方丈大師豈會毫無戒備之心？」

至慧大師道：「這就是老衲百思不得其解之處。」

醉道人又道：「再說，方丈大師縱然驟不及防，受制於人，但方丈室四周警衛森嚴，也無法把方丈大師運出去。」

說到這裡，手指在空中劃了個圈，又道：「除非……」忽然停口不語。

至慧大師道：「道長有甚麼話，但說無妨。」

馮小珍搶着道：「除非寺內有人接應了。」

至清大師臉色微變，哼道：「本寺弟子膽敢夥同外人，劫持方丈？」

馮小珍道：「如果有人接應，那就是卧底來的人了，他們原是通天教的人，有甚麼敢不敢的？」

谷飛雲眼看至清大師面有愠色，急忙攔道：「二弟……」

馮小珍道：「我說的是實話咯！」

醉道人望着二位老和尚，問道：「方丈大師失踪之事，不知寺中僧侶是否全已知道？」

至慧大師道：「老衲因此事關係重大，不宜宣揚，是以除了老衲等人知道之外，別無人知。」

醉道人頷首道：「如此就好。」接着又哦了一聲道：「貧道想去方丈室瞧瞧，不知方不方便？」

至慧大師道：「道友大概想去查勘一番了，由老衲陪同前去，就沒有甚麼不方便的。」

醉道人站起身道：「事不宜遲，咱們這就去吧！」一面回頭朝谷飛雲道：「谷小施主三位就在這裡稍候，還有，珠兒姑娘也許很快就會趕來，叫她在這裡等候好了。」

至慧大師也朝至清大師道：「師弟就留在這裡，陪陪谷小施主三位吧！」說完，就舉步朝外行去，一面說道：「老衲替道友引路。」

方丈室就在第二進，居全寺中心，在第二進左首，是一座自成院落的精舍，前面有一個小花圃，中間是一個寬敞的大客廳，佈置古雅高貴，是專門接待官府貴人之用，平日很少開啓，左首另有一個小客廳，則是方丈平日會客之所。

再左則是方丈的禪房，分前後兩間，前面一間是起居室，後面才是眞正的禪房，方丈坐禪之室。

至慧大師領着醉道人走近起居室門口，指着石階，說明兩名弟子就在這裡被人點了死穴，進入起居室，又指着離門口地上，說伺候方丈的小沙彌，是在此處被人點了穴道的。

醉道人沉吟道：「照大師的說法，方丈大師是在起居室失踪的了。」

至慧大師道：「可能是，因爲方丈師兄要等候老衲的消息，所以並未進入禪房，他平日也習慣在起居室處理事情的。」

醉道人走近一張高背椅前，發現桌上果然放着一個燭座，還剩有半支蠟燭。燭座旁有一盞白瓷茗碗，可見方丈大師就坐在高背椅上喝茶，室中果然不見一點和人動過手的迹象。

醉道人目光凝注，忽然發覺高背椅右手扶手上，依稀似有幾點極細的淡黃粉末，這要是換在平時，也決不

會去注意及此，但此時他是爲了勘察至善大師無故失踪而來，必須不放過任何一絲一毫可疑之處，因此目光所注，人也立即俯下身去，用手指輕輕在扶手上抹了一下，就湊近鼻子仔細聞着。

至慧大師在旁問道：「道友可是有甚麼發現嗎？」

醉道人突然冷笑道：「果然不出貧道所料！」

至慧大師聞言喜道：「道友……」

醉道人指着椅子右首靠手，說道：「這上面沾有幾點淡黃粉末，正是迷失散遺留的痕迹，任何人只要嗅上少許，就會立即昏迷不怕人事，但必須相距極近，要彈到對方口鼻之間，才能有效。」

至慧大師沉吟道：「甚麼人能在方丈面前施展迷藥呢？莫非眞的是張少軒？」

醉道人道：「不錯，只有他才能接近方丈大師。」

至慧大師微微搖頭道：「但方丈師兄已知張少軒是通天老魔頭的二弟子，怎會……」

醉道人嘿然笑道：「這叫做君子可欺其方，方丈大師已知張少軒是通天教教主的二弟子，策劃顚覆少林寺的負責人，今晚已由大師會同戒律院、羅漢堂前去緝拿，但張少軒却在此時闖入起居室，如果跪在方丈大師面前，痛哭流涕，說他是寃枉的，叩請師父作主，方丈大師會對他驟然出手嗎？但他却在方丈大師冷不防的時候，彈出迷失散，又有誰能預防呢？」

至慧大師憤怒的頓足道：「道友推測得極爲合理，這孽障當眞喪心病狂，泯滅人性！」

醉道人道：「好了，現在總算找到了証據，可以証實方丈大師確是被張少軒劫持的了，現在，咱們不妨研究研究，他們是如何把方丈大師運出去的了？」

至慧大師道：「道友經驗豐富，要如何研究，還是要請道友指點。」

醉道人道：「貧道想知道的，就是今晚在方丈室四周佈置守護的情形，而且還想請大師陪同貧道一起走一趟，藉作實地勘察，不知是否方便？」

至慧大師忙道：「道友經驗豐富，老衲爲了方丈師兄失踪，正要仰仗大力，怎會有不方便呢？老衲這就陪同道友四處看看。」

兩人退出方丈室，由至慧大師領路，在方丈室四周佈置有明哨暗崗之處，走了一遍。

每一崗哨，均由一名道字輩的僧人負責，每組均有八名僧人，腰備戒刀，手持禪杖，看去都有一身極好的武功，而且每一組和另一組之間，可以互相聯絡，只要稍有動靜，即可互相支援，也立可傳遞消息，組織極爲嚴密，就是飛鳥，也恐怕難以飛渡，何況要想從這種情況之下把人運出去，更非易事。

但少林寺方丈，就是在這樣嚴密的防守之下，無故失踪，而且沒有一人發覺，寧非怪事？

醉道人心中暗暗嘀咕，但一直都沒有開口。

這些僧侶們看到監寺深更半夜，和一個酒氣薰人的道人一起走來，心中也暗自納悶不已，一一合什躬身。

至慧大師早經醉道人叮囑，不用跟崗哨的人引見，因此除了從每一崗哨經過之外，沒有跟值崗的人員交談，好像只是從他們面前經過而已。

這樣繞了一周，也差不多花了快近一頓飯的工夫，才回轉達摩院。

這時已經將近四更，谷飛雲和荆月姑、馮小珍已經足足枯坐了半個多時辰，雖然三人由至清大師陪着，但至清大師乃是戒律院的住持，負責少林寺清規的人，平日爲了維持尊嚴，不喜多言，已經成了習慣，這對谷飛雲三人來說，實在感到乏味之至。

這時看到至慧大師和醉道人一起走入，不覺全都站了起來。

馮小珍首先搶着問道：「道長，是不是查出一點眉目來了？」

醉道人拔開胡蘆塞子，喝了口酒，笑道：「貧道又不是神仙，只是看了一遍，那會馬上就查得出眉目來？」

馮小珍道：「不管賊人手腳做得如何乾淨，也總會留下一點蛛絲馬跡來的，只要留下一點蛛絲馬跡，如何瞞得過道長的神目呢？」

醉道人看了她一眼，心中暗道：「這小姑娘果然不愧爲馮鎭遠之女，所謂虎父無犬子，着實有些江湖經驗。」

谷飛雲忙道：「三弟，有話等大師和道長坐下來再說不遲。」

至慧大師和醉道人落座之後，至清大師也忍不住問道：「師兄和醉道友同去，不知可有甚麼發現？」

至慧大師道：「方丈師兄可能是張少軒這孽障劫走的。」

至清大師憤然道：「果然是這逆徒！他叛師欺祖，劫持方丈，這還得了？」

至慧大師道：「目前這也只是猜測而已。」

他把醉道人在方丈坐椅靠手上發現了幾點淡黃粉末，認出是「迷失散」之事，詳細說了一遍。

至清大師道：「但張少軒縱或用迷失散把方丈師兄迷倒，但四周均有守護值崗的弟子，要把方丈運出寺去，也極非易事！」

至慧大師輕輕歎息一聲道：「通天教處心積慮，企圖顚覆本寺，已非一朝一夕之事，試想道覺入寺已有十餘年之久，由此推斷，寺中難保沒有第二個道覺，還沒有被發現。」

至清大師聽得一呆，忍不住雙拳緊握，憤怒的道：「只要被小弟發現這叛師逆徒的是誰，小弟非要按清規把他處死不可！」

老和尚敢情動了眞火，說出來的話，不像是有數十年清修的有道高僧了。

醉道人朝至慧大師問道：「大師這裡可有客房讓咱們休息？貧道和谷小施主三位，今晚來到貴寺之事，最好不可張揚出去。」

至慧大師面有難色，合什道：「敝院只有禪房，而且二位女施主只怕不方便了，敝寺規矩，原本不准婦女進入禪院之內，二位女施主怎好在禪房休息……」

「這有甚麼不方便？」馮小珍搶着道：「規矩又不是一成不可變的，我們只是休息一會，何況我們又都穿了男裝，大師只要把我們當作男人就好了。」

醉道人笑道：「馮小施主說得是，我佛在舍衛國說經，不是有比丘、比丘尼嗎？他們若是不住在孤獨園裡，又住到那裡去？大師也太執着了，何況這二位女施主都穿着男裝，事有權宜，我佛決不會怪責大師的。」

「阿彌陀佛！善哉！善哉！」至慧大師口中連誦佛號，一面說道：「那也只好如此了，敝院左首正好有兩間單獨的禪房，平日無人住宿，可供二位女施主休息，右首三間禪房，與老衲禪室爲鄰，道友與谷小施主可住右首三間。」

「就這樣。」醉道人朝荆月姑、馮小珍二人道：「二位就住左首兩間，現在時候不早，快去休息吧。」

荆月姑問道：「道長，珠兒妹子不知甚麼時候回來？」

醉道人哦了一聲，笑道：「她這時候還沒回來，說不定貧道這一着棋下對了，不過妳們不用替她躭心，珠兒機伶得很，不會有事的，大概天亮前後，一定可以趕回來的。」

說到這裡，好像想起了甚麼，又哦了一聲，朝至慧大師道：「貧道差點忘了，還要大師派一個人到山門前等候，珠兒姑娘一到，馬上把她接到達摩院來。還有一件事也要大師立即吩咐下去，昨晚值班的人，天一亮，就立即派人接替，今晚仍要他們依各人負責地區値崗，這一點十分重要。」

至慧大師雖然不知醉道人用意何在，但猜想他此舉必有原因，連忙點頭道：「本來敝寺弟子分爲數班輪值，但道友既然這般吩咐，老衲自可辦到。」

一面朝至清大師合什道：「師弟，這件事就由你去調配，隨便找個理由，把其他值班弟子另派任務，那麼昨晚值班的人就可原班再值晚班了。」

至清大師合什還禮道：「小弟遵命。」說完，迅速退了出去。

* * *

珠兒果然在天色未亮之前趕回來。

至慧大師早已派人在山門前等候，所以珠兒一到，那僧人立即把她領到達摩院來，並沒驚動寺中弟子。

醉道人沒等她跨入大殿，已從禪房中走了出來，含笑道：「珠兒姑娘，辛苦妳了。」

珠兒喜孜孜的道：「辛苦倒還好，値得向道長報告的，是不負道長交辦，總算有點眉目了。」

「那眞是好極了！」醉道人眼睛爲之一亮，忙道：「你先坐下來再說。」

珠兒眼睛一轉，問道：「谷大哥他們呢？」

醉道人道：「天快亮了，他們都去休息了，只有貧道是酒徒，有酒喝，可以通宵不睡。」

珠兒在椅上坐下，舉手掠掠鬢髮，才道：「道長叫我隱伏屋脊，大概就在道長等人走後不久，果見四條人影從山徑上飛掠而下，她們正是芝苑和蘭苑的四名使女……」

醉道人微笑道：「貧道早就料到張少軒撤走之前，必會留下記號，她們一定會趕去會合的。」

珠兒道：「她們沒有停留，出了西山別墅，一路往南奔行，這四個丫頭狡獪如狐，一會分開，兩個先行，兩個落後，一會又由落後的兩個先行，本來先行的兩個又隱伏起來，而且還不時的朝後打量，深怕被人跟踪，其實她們這點伎倆，我早就猜透了，所以只是遠遠的跟踪她們最後兩人。」

醉道人拔開胡蘆塞子，喝了口酒，問道：「她們去了那裡？」

珠兒道：「她們一路往南，進入快到汝州的一處大宅院裡……」她咭的笑了起來，續道：「宅院裡守衛好像很嚴，其實也沒甚麼，我看她們飛上牆頭，每人左手指了指天，就進去了，我也依樣葫蘆，用左手朝天指了指，就這樣進去了。」

醉道人口中「唔」了一聲，道：「這大概是通天教的記號了，唔！這就對了。」

珠兒問道：「甚麼這就對了？」

「沒甚麼，」醉道人道：「妳再說下去。」

珠兒道：「我跟到第二進……哦，道長，你道裡面是些甚麼人？」

醉道人笑道：「妳不說，貧道如何會知道？」

珠兒道：「那是一間相當寬敞的起居室，坐着的那些人，我都見過，有武當那個姓歸的老傢伙，還有毒手郎中和鄭州虎的兩個保鏢尺鍊雙煞，却沒見到張少軒夫婦。」

醉道人瞿然道：「歸二先生也加入了通天教？哦，妳聽他們說了些甚麼？」

珠兒道：「我躲在後窗下，差幸他們沒關上窗戶，還可以聽到一些，好像說張少軒和秦三公子已經先走了，他們只是繼後的人……」

醉道人問道：「他們有沒有說張少軒去了那裡？」

珠兒想了想，道：「我聽得不大清

楚，好像聽他們提到青峯鎮，不知對不對？」

「青峯鎮！」醉道人心頭暗暗一震，青峯鎮不正是在武當山下，鎮上住戶，幾乎全是武當派的人！

證之張少軒一行人一路南行，再加上他們之中，居然有歸二先生沆瀣一氣，可見確是往青峯鎮去的了。也由此可見，少林方丈至善大師也一定被他們劫持到青峯鎮去了。

這是一個很棘手的問題，如果沒有確實証據，青峯鎮在武當山脚下，有武當派羽翼，少林寺的人就不好輕舉妄動，否則立可挑起兩派之間的干戈來。

珠兒眼看醉道人忽然雙眉緊蹙，忍不住問道：「道長，你知道青峯鎮在那裡嗎？」

醉道人問道：「妳還聽到些甚麼？」

「沒有了，姓歸的老傢伙要她們立即動身，四個丫頭就告退出來。」珠兒又道：「那老傢伙說過，要她們到秦家莊報到，我看沒有事了，就趕回來了。」

醉道人點點頭，抬目道：「天已經亮了，妳可去左邊禪房休息，荊姑娘、馮姑娘都在裡面，哦，妳好好睡一覺，白天沒有事了。」

珠兒眨着眼睛問道：「道長說白天沒有事，就是說晚上有事了？」

醉道人笑道：「妳眞是鬼靈精，快去休息吧，有事還會少得了妳嗎？」

珠兒道：「道長，那我進去啦！」

* * *

少林寺除了各處加強戒備，一切安謐如恒。

少林寺方丈至善大師無故失踪的事，消息被封鎖了，因此寺中的僧侶們，沒有一個人知道。

這件事，知道的只有「至」字輩的十二位長老。（監寺、院主都是長老身份）

現在全寺的重心全在達摩院了。本來，方丈閉關期間，就是由監寺至慧大師全權代理的，因此在全寺僧侶心中，也並未感到有何不同。

達摩院是未奉召喚，不准擅入的，所以院中多了醉道人和谷飛雲等四人，寺中僧侶也並沒有人知道。

今天達摩院更森嚴了，除了「至」字輩長老，誰都不准進出。一年之中，達摩院總要召開一次長老會議，情形也是如此，是以寺中僧侶也不感到稀奇。

長老會議向來只有「至」字輩的長老參與，但今天的長老會議，却多了一位酒氣薰人的醉道人。他在會中向在座長老報告了昨晚查勘方丈室的經過，並說出至善大師的被人劫持，是中了賊人的迷藥所致，同時也說出自已要珠兒尾隨芝苑和蘭苑四名使女到一處大宅的事。

這可把在座的長老聽得莫不悚然動容，面面相覷，作聲不得！

少林、武當，號稱領袖武林的兩個大門派，並峙江湖，如今少林方丈竟然會被劫持到武當派轄下的青峯鎮去，此事只要一個處理不善，兩派立可引發一場火併。

羅漢堂至遠大師道：「歸存仁勾結通天敎，參與劫持方丈，咱們應該先找武當掌敎，說明原委，看他如何處理。」

至清大師道：「不可，歸存仁勾結通天敎，劫持方丈，咱們並沒有証據，他自可推得一乾二淨。再說，咱們如果沒有醉道友送來解藥，連方丈師兄都被人下了慢性消功毒藥，如果武當派也和咱們一樣，早已被人下了毒，就說歸存仁吧，也許是受了通天敎的脅迫，不得不聽從通天敎的擺佈，設若武當掌敎也受到了對方的脅迫，那麼咱們去找他，也於事無補的了。」

至遠大師道：「那該怎麼辦呢？」

至慧大師道：「咱們若非醉道友及時趕來，誰也不知道已被張少軒這孽障向全寺僧侶下了消功散，更不知道道覺這逆徒居然會是通天敎卧底的人，昨晚也不會發現方丈是被人迷翻了劫持出去的，也無法查得到張少軒等人去了青峯鎮，凡此種種，都蒙醉道友所賜助，現在既已知道張少軒的下落，醉道友和本寺淵源頗深，因此老衲之意，不妨先聽聽醉道友有何高見，不知諸位師弟意下如何？」

至清大師合什道：「師兄說得極是，醉道友遊戲風塵，江湖閱歷豐富，咱們自該先聽聽醉道友的高見。」

大家聽得紛紛附和。

醉道人站起身，打了個稽首，道：「諸位大師，貧道覺得咱們雖然已經查出眉目，但事無佐証，不可和武當派公開衝突，因爲通天敎敎主昔年敗在少林、武當兩派聯手之下，三十年來，對少林、武當一直恨之入骨，他既可派張少軒滲透少林寺，自然也可能派另一弟子去滲透武當派，目的就是爲了顚覆這兩大門派……」

他口氣稍頓，續道：「如果少林寺公開向武當派指控歸二先生，他們說不定會殺了方丈大師，棄屍武當山，使你們先拚個生死存亡，而他們却不費一兵一卒，坐收漁人之利……」

這話更聽得至慧大師等人汗流浹背，却沒有一個人作聲，靜聆下文。

醉道人接着道：「如今之計，方丈大師失踪一事，暫時不宜公開宣佈，只宜暗中進行。」

至遠大師道：「道友之意，要如何暗中進行呢？」

醉道人笑了笑道：「此事又可分作兩點進行，第一，先要查明通天敎門下，派去滲透武當派的是甚麼人，他以甚麼方法控制歸二先生？能夠查到這一點，就可以知道他如何控制武當派了；第二，咱們也要暗中進行，查明方丈大師究竟被他們運到那裡去了

，就算青峯鎮吧，也要查明確切地點，才能暗中救人。」

至慧大師點頭道：「道友說得極是，敝寺達摩、戒律院和羅漢堂弟子，悉聽道友差遣。」

醉道人連忙搖手道：「這個貧道不敢……」

至慧大師道：「道友……」

醉道人笑道：「貴寺僧人一旦被人發現，諸多不便，貧道有谷小施主四位相助，已經足夠了。」接着低聲道：「攘外必先安內，現在第一步，就是要如何清除內奸，才是當務之事。」

至清大師一怔道：「道友認爲敝寺眞有內奸嗎？」

他是戒律院住持，少林寺有內奸，自然使他感到十分難堪。

醉道人笑道：「大師原諒，也許貧道說得太率直了，但昨晚方丈大師縱或遭人下了迷藥，少林寺的嚴密戒備，若無內奸，插翅也飛不出去，所以……」

至清大師沒待他說完，就虎的站了起來，說道：「貧衲去把昨晚値崗的人一齊叫來，嚴加詢問。」

醉道人慌忙搖手道：「大師請坐，此事不宜張揚，貧道已經有了安排。」

至清大師又是一怔，問道：「道友可否……」

醉道人微笑道：「此時爲時尚早，大師到時自會知道。」

* * *

今天，是谷飛雲和三位姑娘最無聊的一天。

他們就住在達摩院的後進，飲食都是由小沙彌送進來的。

這是醉道人吩咐的，他們四人不可在少林寺僧侶面前露面，務必忍耐過這一天。

這對谷飛雲來說還沒甚麼，荊月姑生性柔順，陪着谷大哥在一起，自然也可安之若素。

馮小珍和珠兒生性好動，只有這樣一塊小天地供她們活動，就感到索然無味，無聊之至。

但這是醉道人叮囑的，再無聊也要忍耐。

院中唯一可以供他們消遣的，只有一盤象棋，先前由谷飛雲和荊月姑對弈，馮小珍、珠兒站在一旁給荊月姑出主意，兩人七嘴八舌的，反而使得荊月姑連輸了三盤。

後來珠兒說下棋不好玩，要三人一起玩「捉車馬炮」，但玩了幾盤，又玩膩了，埋怨不知醉道人葫蘆裡賣甚麼藥。

只聽醉道人呵呵笑道：「貧道葫蘆裡裝的是酒，可不是藥。」隨着話聲，朝後進走來。

珠兒跳了起來，迎着問道：「醉道長來了，是不是有甚麼任務派給我們了？」

醉道人笑道：「妳眞是淘氣得很，半天時間都耐不住。」

馮小珍道：「道長，你不是說今晚有任務要我們去辦嗎？早些說也是一樣。」

醉道人仰首望望天色，說道：「這時還不到申牌時光，你們的任務，是在二更之後，還早得很哩！」

珠兒拉着他的道袍袖子，撒嬌道：「我不管，道長快告訴我們嘛！」

「好！好！」醉道人搖着頭道：「妳快放手，貧道這件道袍已經穿了十多年，別把衣袖給扯下來了。」

珠兒放開手，說道：「道長還是坐下來說咯！」

醉道人走到上首一張木椅上坐下，鄭重的道：「今晚之事，沒有人支援你們，完全要你們自己去隨機應變。」

珠兒道：「這個沒有問題。」

醉道人道：「這可不是去玩，而且只許成功，不許失敗，因爲這次行動關係重大，稍一疏忽，就會讓對方警覺，徒勞無功。」

馮小珍低聲問道：「道長是不是要我們去救少林方丈？」

醉道人道：「那有這麼容易！今晚不過是投石問路罷了。」

珠兒咭的笑道：「我們是四顆石子？」

「不錯。」醉道人頷首道：「你們四個，正是四顆問路的石子，問對了，就有路可循，問不對，就沒有路了。」

「好嘛！」珠兒催道：「道長要我們怎樣去投呢？」

醉道人看了四人一眼，說道：「你們四個要分爲兩組，谷小施主和馮姑娘一組，你們一組，貧道不用擔心，馮姑娘自然會聽妳大哥的話。」

馮小珍臉上一紅，說道：「他是我大哥，我自然要聽他的。」

醉道人續道：「另一組是荊姑娘和珠兒姑娘，荊姑娘爲人持重，珠兒姑娘一切都要聽她的才好。」

珠兒道：「她是我二姐，我自然要聽她的了，哦，道長好像不放心我似的，像昨晚，不是只有我一個人去，還不是把消息探回來了？」

醉道人笑道：「妳機靈有餘，但不夠沉着，這是妳師公說的，貧道沒說錯吧？」

珠兒當然不敢批評師公，就沒有說話。

醉道人道：「好了，現在你們四個一起過來。」

說着，從懷中取出一張摺疊好的紙來，就蹲下身子，把那張紙在地上攤開，原來紙上畫的是少林寺的平面圖，他等四人圍着蹲下，就用手指點着圖上，和四人低低的說了一陣。

谷飛雲等四人聽他說完，各自點着頭，表示記住了。

醉道人把圖收起，就站起身來，說道：「好了，待會晚餐之後，自會有人領你們出去，貧道要先走了。」

說完，飄然往外行去。

* * *

現在天色已經全黑，谷飛雲等四人由長老至通領路，送出少林寺，至通就返身回寺去。

谷飛雲等四人走下山徑，差不多已有里許光景，才各自分開，谷飛雲和馮小珍一路，迅快朝東首小徑上走去，荊月姑和珠兒也迅快的朝西首小徑走去。

這兩條小徑，都有着濃密的參天古松，四條人影走上小徑，立即被黝黑的夜色所掩沒！

谷飛雲和馮小珍閃入松林小徑，就悄悄朝東南首繞去。此刻正當初更稍過，高大的松林間，枝柯交結，就是大白天也很少天光，黝黑的夜晚，就更是黝黑了！

谷飛雲內功精深，自可目能暗視，馮小珍沒練過內功，一般夜色之下，還可看到一些，但進入這樣濃密的松林之中，伸手不見五指，叫她如何還看得到路徑？忍不住叫道：「大哥，林裏這麼黑，我……連路也看不見……」

谷飛雲笑道：「不要緊，來，妳把手伸過來，我牽着妳走好了，待會出了松林，妳就可以看見了。」

馮小珍依言把手朝前伸去，谷飛雲握住她軟軟的玉手，心頭不禁微微一跳，趕忙牽着她的手，朝前走去。

馮小珍走了幾步，忽然輕嗯一聲，叫道：「大哥……你走得慢點嘛！」

谷飛雲不覺脚下一停，回過身去問道：「妳怎麼了？」

話聲未落，馮小珍脚下一個跟蹌，低嚶一聲，一下撲入他的懷裏。

谷飛雲慌忙把她抱住，低頭問道：「妳沒什麼吧？」

他目能暗視，自可看得見她星目微闔，粉臉紅紅的，一雙玉臂緊緊環抱住自己，一顆頭也偎到了自己懷裏，口中叫着：「大哥……」

谷飛雲心頭一蕩，情不自禁，低下頭去吻着她秀髮，輕聲道：「妳眞像小孩子，怕黑是不是？」

馮小珍把整個嬌軀貼着大哥，緩緩抬起頭來，眨眨一雙矇朧的星目，幽幽說道：「有大哥和我在一起，我才不怕呢！」

谷飛雲抱着她柔軟而豐滿的身子，感覺到一顆心幾乎要塞上喉嚨來了，兩頰也似火燒一般熱烘烘的，低頭問道：「妳還說不怕哩！」

馮小珍仰起頭，夢囈般說道：「大哥，我心裏只有你一個人，但我們一直沒有單獨相處過，我喜歡和你在一起，就像現在這樣，永遠不要分開。」

她這幾句話，是鼓起了勇氣才說出來的，話一說完，一張臉就已羞得像大紅緞子一般，趕快低下頭去，把臉埋在大哥的懷裏。

谷飛雲附着她耳朶，輕輕的道：「三妹，妳這番心意，我知道，我很感激妳……」

他把她的一顆頭輕輕抬起，他看到她充滿喜悅的星眸和紅馥馥的粉頰，嬌羞欲滴的模樣，他一顆頭漸漸的低下去，輕輕吻着她的眼睛、鼻子，最後找到兩片薄薄的、半啓輕喘的櫻唇，才停了下來，於是四片熾熱的咀唇，就膠合在一起了！

兩人都是第一次嚐試到這樣的奇妙境界，誰也捨不得分開，四條手臂越環越緊，兩個身子也幾乎溶化成爲一個！

也不知過了多少時間，兩人才從奇妙的夢境中清醒過來，他凝視着她，還依戀着想再尋找那兩片溫潤的櫻唇，她和他甫一分開，急忙輕輕的推着他，說道：「大哥，現在是什麼時候了？別誤了正事。」

谷飛雲惕然一驚，忙道：「應該還早……」

馮小珍嬌羞的道：「我們還是快些走吧！」

谷飛雲點點頭道：「好吧！」

他依然牽着她的手，兩人的心情顯得滿足愉快，脚步也輕鬆了很多，一路穿林而行，片刻工夫，已繞到少林寺的左後方，夜色中，這座莊嚴古剎，黑壓壓的矗峙在面前，看去不見一點燈火！

兩人就在松林下站定下來。

馮小珍從懷中取出一方黑布，低聲道：「大哥，我們可以蒙起來了。」

谷飛雲哦了一聲，笑道：「不是妳說，我倒忘了。」

說着趕緊取出一方黑布，蒙到臉上，只留兩個眼睛。

馮小珍緊張的道：「我們就要進去嗎？」

谷飛雲道：「時間還早，這時還不到二更，我們要二更才行動。」

他退後了些，身子靠着一棵大樹站停，她跟了過去，緩緩的偎到他懷裏，現在面對着少林寺，他們可不敢有絲毫疏忽，他用雙手攬着她的纖腰，低聲道：「三妹，時間還早，妳這樣休息一會好了。」

馮小珍一顆頭靠在他肩上，側着臉悄聲道：「你這樣……我……怎麼能休息呢？」

兩情繾綣，時間就會過得很快，晃眼就快接近二更了！

谷飛雲鬆開環着她腰肢的雙手，低聲的道：「三妹，是時候了！」

馮小珍奇道：「這麼快就到二更了？」

「差不多了！」谷飛雲道：「走，妳跟在我後面，一切看我舉動行事。」

馮小珍道：「我知道。」

兩條人影一前一後，掠出松林，只幾個起落，就已掠近圍牆。

谷飛雲吸了口氣，一個人就直拔而起，一下登上牆頭。馮小珍跟着雙足一點，也躍上牆頭。

就在兩人飛上牆頭之際，左首牆角間，已迅快的出現了兩個手持禪杖的僧人。

（未完・十五）

上文提要：媚娘在毒門阮戟手中將中毒的書扇公子奪走，遇上大理國陳娘娘派來的高手段十里兄弟攔截，媚娘奪馬先將書扇公子放在鞍上載走，獨鬥衆敵，那匹馬却載着胡中玉轉回來……金雷已將書扇公子用解藥治好，來到鬥場，用御劍術將衆敵阻嚇住，阮戟一見金雷，更見書扇公子無恙，面色大變，不明自己的無影之毒因何會被破解……



新派武俠長篇／逍遙客・文　可飛・圖

江湖情仇恩斷消

小玉山制服娘娘　浮影子突來干預

顏老三忽然提高聲調，道：「你給我過來。」

他全身沾滿了鮮艷的血跡，目光湛然的注視着阮戟，那種威武而與生俱來的神勇，確實使人心寒。

阮戟被他那凜然的目光一逼，心底下陡然間生出一股寒意，只覺平日極端聽命的顏老三，突然給了他一種從未有過的畏懼。

他苦澀的道：「老三，你這是何苦？」

顏老三道：「不要多說，我要爲那些無辜的百姓討回公道！」

段十里道：「顏兄，你不要中了人家的計。」

顏老三道：「我雖然身爲毒門弟子，但捫心自問，這輩子尚未做過什麼對不起人的事情，更沒妄殺一個無辜，江湖上已經對本門不諒解了，再加上他……」

阮戟哼了一聲道：「我明白了。」

顏老三道：「你明白什麼？」

阮戟道：「原來你在百毒門中忌妬我凌駕你之上，而今日尋着藉口來將我除去，嘿嘿，顏老三，我算認識你了。」

顏老三吼道：「你胡說！」

阮戟道：「我如果胡說，你盡可跟門主控訴，爲何不敢去門主那裡理論，而非和我拚死拚活，由此可見你包藏禍心，早已埋伏殺機了。」

顏老三道：「任你舌粲如花，我也要與你相拚！」

他性情有若烈火，說着，便衝了過去！

揮起一拳，兜空搥向阮戟的身上，拳勢威煞，力能碎石，顯然此人不僅人較耿直，功力亦自不弱。

阮戟晃身飄移，道：「我現在不和你鬥。」

胡中玉急叫道：「顏兄，請歇歇。」

顏老三道：「他太不講義氣，當初我們來寶橋之前曾議定，決不妄殺無辜，想不到他竟然傷了那麼多人。」

胡中玉道：「他罪該萬死，自有人會收拾他。」

阮戟凶厲的道：「姓胡的，你……」

底下的話尚未說出來，已畏懼的退了半步。

只見金雷寒着臉，道：「阮戟，給我跪下。」

阮戟一楞道：「你說什麼？」

金雷道：「給我跪下。」

阮戟哈哈大笑道：「你憑什麼？」

金雷道：「除了憑這柄碧血劍外，我還憑這個！」

他手上戴着一顆碩大的黑寶石，那寶石閃閃生光，黑得有若墨玉，雖然天色尚是微明，猶可見那寶石之光。

阮戟顫聲道：「墨玉環。」

金雷道：「不錯，這正是墨玉之

環。」

顏老三滿面惶恐的道：「金……這……」

他突然跪了下去，道：「門下顏老三叩見門主。」

金雷道：「起來！」他轉首望着阮戟道：「你見着墨玉之環怎不聽命，江湖上誰不知道墨玉環是百毒門傳宗信物，誰要擁有這個環，誰就是門主。」

阮戟道：「你並非本門門主。」

金雷道：「難道說這個墨玉環會是假的？」

阮戟道：「墨玉環雖然不假，但在下決不向你跪拜。」

金雷道：「依照百毒門門規，違抗門主之命者，便可以處死。」

阮戟變色道：「放屁，你……」

金雷道：「你已犯下滔天大罪，我已不能留你。」

阮戟冷笑道：「本門門主尚且不能隨便說這種話，而你……」

「嗆！」一溜劍光倏地繞空飛起，照着阮戟飛去。

阮戟大叫道：「好小子！」

他自以爲這身本領足可傲視江湖，一見銀光閃閃的劍光斜斜飄來，揮起手中長劍，一招「橫空萬里」迎了上去。

「哎呀！」

但聞半空裡傳來一聲哎呀大叫，阮戟仿如一隻負了重創的野獸，抱着一隻斷了的手臂，滾翻在地上。

他顫聲道：「姓金的，此仇不報非君子。」

金雷道：「這是警告你對師門不敬的後果。」

段十里道：「金雷之名，果然不凡，怪不得敢和百毒門爲敵呢。」

金雷冷冷地道：「誇獎了。」

段十里道：「金兄，咱們大理國講究的憑眞本領，只要功夫好，不問出身，在大理國即可享受高官爵位，你這身功夫還算不錯，皇爺見了一定歡喜，斯時我一推薦……」

金雷冷笑道：「在下福份不夠，沒那個命。」

段十里道：「這是什麼話，眼下榮華富貴，還不是隨你摘取。」

金雷搖搖頭道：「沒興趣。」

段十里長嘆道：「可惜呀，可惜，這麼個機會你都把握不住。」

胡中玉冷冷地道：「段皇爺的屬下，都是些小人。」

段十里怒吼道：「你罵誰小人？」

胡中玉道：「除了你還有誰？」

段十里氣道：「我……我殺……」

胡中玉道：「你殺了我是不是？」

段十里嘿道：「不錯，我正有此意。」

他自認是劍道中的一把好手，平常武林人物根本不放在他的眼裡，今日遇上胡中玉，可說是遇到了劍道行家，是故他也不敢存有絲毫大意。

他斜斜上前兩步，目光凝視的投落在胡中玉的身上，不敢稍存絲毫放鬆，一抖長劍，舉向空中。

段十里道：「請！」

胡中玉淡淡的道：「段皇爺雄霸南疆，武功尤其有獨到之處，則其手下自然也是不凡，段十里，你是段皇爺的什麼人？」

段十里道：「段氏一族，全是段皇爺親傳武功。」

胡中玉道：「你學的是什麼？」

段十里道：「我學的是『迴空九劍』。」

胡中玉道：「劍名不俗，功夫不知如何？」

段十里道：「閣下可以試試。」

胡中玉道：「我正要試試『迴空九劍』的威力。」

長劍緩緩馭空而起，劍刃泛起縷縷波浪之光。

段十里突然吼道：「請先接我這『迴空九劍』第一招。」

但見他那柄長劍在空中一轉，劃出一道光弧，怪的是那劍弧僅是一個虛幻，陡然橫空劈下。

劍風森森，威勢奇快。

胡中玉看得心中一寒，忖道：「段皇爺能教導出這麼多弟子，着實也不容易！」

他右臂一揮，道：「好一招……」

右臂在這一揮之中，全身功力已逼注在那森冷的劍刃上，冷寒劍氣，砭骨侵肌，奇寒無比。

他運劍在倉促間迎上去，身子已飄移數尺，劈開對方那揮來的長劍正鋒，這正是兵家不談攻、先言守的原則，決不輕易讓對方制了先機。

「嗆！」兩柄鋒利的長劍迅快的接觸在一處，只聞嗆然一聲，數點火花隨着那一觸之勢而迸濺出來。

「呃！」段十里呃了一聲道：「好劍法，再接一招。」

他自對方的劍身上，已感覺出對方不但劍術高明，而功力之深厚，更是非同小可，所以他便特別留了意。

他一晃身子，長劍瞬快的點了過去。

這一招，彷彿是盤旋在空中的飢鷹，陡然發現地上有隻小雞似的，毫不顧忌的自空中直撲下來。

胡中玉忖道：「這一招封住我的四週，要破解怕也不易。」

他是劍術的大行家，深得箇中眞髓，一見這招頗不平常，立時改守爲攻、以攻爲守。

胡中玉凝重的道：「果然厲害！」

他不閃不避，急切間，運劍由下而上，照着段十里的雙目瞬快的點了過去，招式之快，目力難及。

段十里驚道：「你……」

他突然發覺這一劍的威力極大，心存駭懼之下，撤劍出招，一連三招，招招攻向胡中玉的要害。

胡中玉一招一式的化解，雙方俱是分毫亦不鬆懈，但見兩道劍光糾纏

在一起，纏鬥之凶，倒也少見。

突然，那繚繞的劍光倏地一斂，兩個人同時停了下來。

段十里面色蒼白道：「好，好！」

胡中玉淡淡地道：「不過如此。」

段十里道：「大理國段氏一定會雪洗今日之敗。」

胡中玉道：「好，我等着你。」

段十里道：「咱們後會有期。」

他扶着段十八和另外那個漢子，跨上健騎便欲離去。

金雷突然道：「朋友，請暫留步。」

段十里怒道：「怎麼，你們還要趕盡殺絕？」

金雷淡淡的道：「朋友，你誤會了。」

段十里道：「那你是什麼意思？」

金雷道：「在下只想請閣下傳個話。」

段十里一楞道：「傳給誰？」

金雷目光一凜道：「陳娘娘。」

段十里道：「她一代皇后，豈會認識你。」

金雷道：「我雖沒見過她的面，可是我心裡却時時刻刻都惦念着她，只望有朝一日能和她見個面。」

「嘿嘿！」段十里冷笑道：「她沒那麼多工夫見你。」

金雷道：「你告訴她碧血劍的主人……」

段十里道：「她沒興趣。」

金雷怒道：「當年她因爲一句話而害死了我父親，燒毀了烏蒙山唯一的禪寺，多少生命都傷在她一句話裡。」

說着目中泛射出一股駭人的冷光，閃動着。

段十里道：「你要她怎麼樣？」

金雷道：「我只要見她一見。」

段十里道：「幹什麼？」

金雷道：「殺父之仇總得有個交代。」

段十里道：「她不見你呢？」

金雷怒聲道：「我就殺進她的宮庭。」

段十里大笑道：「金朋友，不是我瞧不起你，你也太狂了。」

金雷道：「你只負責傳話便是，如果她願意和我好好的談談，請她速速答覆我，約個日子，否則……」

段十里道：「好，我傳話就是。」

他問道：「你在那裡等我消息？」

金雷道：「我就在寶橋等你消息，如果她願三天內，你足可有個來回，如果她願應約，你來通知便是，如果三天內沒你的消息，那就表示她不見我。」

段十里道：「好，咱們一言爲定。」

說罷，雙腿一夾馬腹，那健馬長嘶一聲，揚起四蹄朝着前面奔了出去，瞬息間，這三位大理國的高手消逝在黎明裡。

＊　＊　＊

寶橋像是個睡醒的老人，迎着朝陽清醒了過來。

橋上，人影漸多，平靜的長橋又熱鬧了起來。

此刻，那橋上靜靜的佇立着一個身穿白衫的青年，他眉宇深鎖，面現愁容，望着橋下流動的水流，輕輕發抒着生命的詠嘆。

嘆息生命如落花，如楓葉，在波流中逝去。

嘆息世事變化，往事何堪回首。

他輕輕撫摸着手上那顆碩大指環，心坎裡着實有許多的感慨，腦海中纏繞着許許多多的念頭。

他忖道：「墨玉環終於又要再現江湖了。」

他自言自語道：「總算沒白費乾爹的苦心，替他物色了一個眞正適當的人選，相信毒門在他的領導下，一定有着相當的前途。」

他見黃昏漸臨，行人漸稀，那緊緊鎖着的眉頭，稍爲舒展了一下，嘴唇一抿，目光已落在橋的那一端，一個健碩的漢子含笑而來。

他身穿葛布長衫，斜斜提着長袍下襬，一晃一晃的。

遠遠地，他叫道：「金大哥！」

金雷淡淡的笑道：「顏兄。」

那漢子行近，道：「你還是叫我顏老三，叫慣了順口。」

金雷笑道：「你眞直爽。」

顏老三道：「我就是這麼個人，雖然在毒門中交了許多壞朋友，却從沒做過一件傷天害理的事情。」

金雷道：「我就是欣賞你這種性格。」

顏老三道：「金兄，你找我有事？」

金雷揚起手中那顆墨玉環道：「你認識他？」

顏老三嚇得急忙跪下，道：「本毒門墨玉環一現，猶如掌門親臨，在下……」

金雷急忙把他扶起來，道：「顏兄請不要客氣，咱倆得商量大事。」

顏老三道：「你請吩咐。」

金雷道：「我非毒門弟子，不懂毒門的規矩，這次也只不過是巧合，遇上了乾爹，將貴門的墨玉環交給我。」

顏老三道：「你憑這個指環便可掌理毒門。」

金雷搖頭苦笑道：「我沒興趣。」

顏老三一楞道：「你……」

金雷道：「爲了這件事，我考慮了很久，毒門以墨玉環傳位，誰擁有墨玉環誰就是掌門，江湖上，都知道此環失踪已久，殊不知這個指環包含了一段武林秘辛。」

顏老三黯然的道：「本門不幸使祖師爺含寃。」

金雷道：「今日我要將墨玉環代表我乾爹傳位給你。」

「甚麼？」顏老三嚇了一跳，顫聲道：「傳給我？」

金雷點頭道：「不錯，毒門弟子雖然上千，但論武功品德沒一個比得上你，爲了武林今後的安寧，你應義不容辭。」

顏老三搖頭道：「不，我沒這個能耐。」

金雷道：「此位非你莫屬。」

顏老三急聲道：「千萬使不得。」

金雷詫聲道：「此事關係今後江湖大勢，你難道眞要毒門陷入萬劫不復的地步麼？顏兄，你再推辭，便是置毒門於死地。」

意態誠然，此位已非他莫屬了。

顏老三苦笑道：「這……」

金雷道：「你只要應允職掌毒門之事便可以了，至於其他的事情，我乾爹會給你安排一切，而我今後也會給你相當的支持。」

顏老三嘆道：「金兄，我……」

金雷拍拍他的肩頭道：「你什麼話都不要說，日後只要負起你做掌門的責任便可以了。」說着，便將那顆墨玉環戴在他的手上。

顏老三怔怔的接受這赤誠的贈與。

他滿懷感激的望着金雷，却一句話也說不出來。

金雷道：「拿着這枚指環去見我乾爹。」

顏老三一楞道：「他老人家……」

金雷道：「這事也是極端的秘密，你雖然是毒門弟子，所學到的也不過是毒門幾樣粗淺的功夫，你要領導他們，必須把毒門的功夫學到。」

顏老三道：「多謝金兄的栽培。」

金雷道：「目前你不要再回毒門了，一年後，當你學成毒門的全部武功後，你再去重整毒門，那時，毒門才能立足武林。」

話聲低沉有力，多少的托負，全落在顏老三肩上。

然後，金雷道：「你動身吧。」

顏老三一呆道：「你要我現在走？」

金雷點頭道：「免得夜長夢多，中途又發生事故，你愈早趕到我乾爹處愈安全，因爲墨玉環再次出現江湖，一定會使毒門騷動不已。」

顏老三嘆息道：「你呢？」

金雷道：「我要去會會陳娘娘。」

顏老三道：「那太危險了！」

金雷笑道：「我爹爹血海深仇不共戴天，她是殺我父親的主謀，我能會會她，雖死無憾，你認爲如何？」

堅定無懼，當眞是少年英雄，勇氣十足。

顏老三痛苦的道：「你知道殺害令尊的有幾個毒門弟子？我目前眞想隨着你……唉，此次你去會見陳娘娘，凶險無比，她身邊高手如雲，唉，你得當心。」

金雷大笑道：「這是命呀，怕也沒有用。」

顏老三道：「路上小心，我去了。」

金雷道：「路上你送書扇公子一程，當心再遇埋伏。」

顏老三道：「我會遵照你的意思去辦。」

穹空中，浮雲片片的流過，棉絮般的變幻着，那浮雲像夢，也像是世間的變遷，多麼不易捉摸。

金雷望着天邊浮雲，忖道：「一個美好日子的開始。」

他輕輕踏上橋板，沿着來時的路，緩緩往昨夜借宿的地方行去，遠遠地，他看見胡中玉在等他。

胡中玉揮揮手道：「老朋友，都安排好了麼？」

金雷道：「差不多了，現在剩下咱倆的旅程了。」

胡中玉道：「媚娘呢？」

金雷道：「她有自己的去處，已先走了。」

胡中玉望了望天色道：「咱們也可以動身了。」

金雷道：「再等他一會，如果段十里今天落日之前不給我消息，那陳娘娘一定是不願見我，我只有去找她。」

胡中玉道：「我想段十里不會來了。」

金雷道：「何以見得？」

胡中玉道：「段十里是個聰明人，如果他回去報告陳娘娘這裡的情形，陳娘娘一定會罵他辦事能力太差。」

金雷搖頭道：「那可不一定。」

目光遠掠，遙見兩騎自遠處朝這裡奔來。

胡中玉道：「這是那裡來的？」

金雷凝重的道：「好像是衝着我們來的。」

胡中玉大笑道：「那很好，咱們先會會他們。」

那兩騎奔行甚速，眨眼之間，已奔近他們的身前。

但見那兩騎繩韁一勒，那兩匹健馬便霍地停立在地上，穩立不動，騎術之精，頗爲少見。

人影一晃，兩個騎士飄身下馬。乾淨俐落，顯然身手不凡。

前面那個面有虬髯的漢子冷傲的道：「這裡可有個姓金的？」

胡中玉道：「有，你找他幹甚麼？」

那人眉頭一皺，道：「你是誰？」

胡中玉冷冷地道：「你還沒答我的話呢！」

那漢子道：「朋友，如果你是姓金的本人，也不要這麼耀武揚威，我羅少洪並不會懼怕於你，假如你不是姓金的人，嘿嘿，更不要神氣，姓金的保護不了你一輩子！」

語音之冷，傲氣之狂，當眞是相當霸道。

胡中玉冷笑道：「閣下憑那塊牌子這樣狂傲。」

羅少洪冷然的道：「你是不是姓金的？」

胡中玉道：「這個你沒資格問。」

羅少洪哼聲道：「我找的是姓金的，你……」

胡中玉冷冷地道：「你要想知道姓金的在那裡，必須要通過我這一關。」

羅少洪瞪了他一眼道：「這麼說，在下倒要先領教領教了。」

胡中玉道：「不錯。」

羅少洪道：「閣下當眞要與我過不去？」

胡中玉道：「好說，好說。」

羅少洪突然一揮手道：「朋友，還是給我蹲在一邊吧。」

他那隻大手輕輕的一揮，一股渾厚的勁力，陡然之間朝胡中玉的身上湧了過來，勁道奇厚，迸激而至。

此人手法快速，攻得靈幻無比。

胡中玉一凜道：「好手法。」

他急切間橫掌攔去，時間拿捏得正是時候。

勁浪還眞不弱，絲毫也不遜色。

「砰」地一聲大響，兩股掌勁疾快的相觸在一起，這兩大高手只覺身子一震，同時退了一步，始穩住身子。

兩人心中一凜，同時忖道：「沒想到對方功力還眞不弱。」

胡中玉嘿嘿地道：「你也不錯呀，狂妄的使人不敢恭維。」

羅少洪道：「你還要再討教麼？」

胡中玉道：「憑良心說，僅剛才那下子實在使人不服。」

羅少洪道：「爲什麼？」

胡中玉道：「因爲並不怎麼樣。」

羅少洪怒聲道：「好，咱們再來。」

胡中玉道：「正有此意。」

羅少洪身子一矮，道：「接招。」

他身子在這一矮的剎那間，右手已急若閃電般的突然斜斜拍了出去，這一招還眞絕，絕的是五指箕張，似爪似掌，在江湖上，頗不多見這種怪招式。

胡中玉道：「我們硬碰硬。」

他有意和這個目中無人的高手別別苗頭，混身運勁逼集手掌之上，然後以快速的手法迎了上去。

「砰」地一聲，空前巨响。

蹬蹬蹬！兩個人各自又退了好幾步，誰也無法一下子穩住那激盪的震力。可知那兩股力道是何等巨大。

羅少洪喘聲道：「好呀，我知道你是誰了。」

胡中玉淡淡地道：「說說看。」

他面色平靜，當眞是血不湧，氣不喘，功力方面，確較羅少洪高出一籌，只是江湖人物，寧願頭點地，也不服一口氣，故羅少洪絲毫也不示弱。

羅少洪道：「你是大鬧少林的胡中玉。」

胡中玉道：「何以見得？」

羅少洪道：「剛才你使的是『力劈金牛』勁，正是由少林正宗佛門『般若禪功』變化而來，所以我便猜出是你。」

胡中玉笑道：「不錯，果然好眼力。」

羅少洪道：「在下佩服你那身功夫。」

胡中玉道：「羅島主，我差點走眼了。」

羅少洪一楞道：「你說什麼？」

胡中玉道：「鬼愁島的羅島主，江湖上知者可不多呀。」

羅少洪道：「你果然能認出本島主，可見眼力更好。」

胡中玉道：「羅島主在那裡發展呀？」

羅少洪苦聲道：「寄人籬下，談不上得意。」

胡中玉道：「沒想到堂堂的羅大島主也會替人當差。」

羅少洪道：「你這是什麼意思？」

胡中玉冷冷地道：「難道羅島主不是來作說客？」

羅少洪一楞道：「這……」

胡中玉冷笑道：「我沒說錯，閣下果然是她派來的？」

羅少洪道：「你是指誰？」

胡中玉道：「當然是當今大理皇后陳娘娘了。」

羅少洪尷尬的道：「不管你怎麼說，本島主確有不得已的苦衷，胡兄，現在我們已把話交代明白，那位金兄……」

金雷站在那裡始終未曾言語，如今他江湖經驗老到，不似當年那麼衝動，此時，一見羅少洪已把話交代明白，再不出面便顯得小氣了。

他朗聲道：「羅島主，在下便是金雷。」

羅少洪一怔道：「原來你就是金雷。」

他似乎是沒有料到金雷會這樣年輕，雙目其冷如電，不動的盯在金雷身上，似是在尋視什麼。

金雷道：「請羅島主多指教。」

羅少洪道：「若不是親眼看見金兄這一番風采，我當眞不會相信鬧得毒門幾乎瓦解，黑道喪膽的一代英雄，會是這樣年輕，金兄，本島主久仰了。」

金雷淡淡的道：「這都是承各位武林前輩的抬愛，其實我很平凡，這麼年輕在江湖上混混，還不是全憑運氣。」

他語聲略略一頓，道：「那裡像羅大島主，稱雄奇石島，逍遙自在，與世無爭，過着山明水秀的隱歸生活，唉，我倒眞羡慕那種自由自在的生活，永無江湖的紛爭困擾。」

羅少洪被說得心中一痛，苦笑道：「金兄眞會說話呀！」

他微微地一笑道：「金兄，說實在話，我眞不服呀。」

金雷一楞道：「這話我不懂了。」

羅少洪道：「你想想看，以你這樣年輕的人，在江湖上闖上這樣大的名頭，雖不能說是前無古人，後無來者

，在目下却也少見，你想想，我怎會心服？」

金雷道：「以羅島主的意思……」

羅少洪道：「很簡單，我今日來的目的，只是代人傳話，話傳完了，便沒有事了，我所以來傳話，主要是見見金兄那身傳聞般的武功。」

金雷道：「幾手粗劣的功夫，那能入法家之眼。」

羅少洪道：「金兄如果不露兩手恐怕是……」

金雷道：「那不是太傷和氣了？」

羅少洪冷冷地道：「你不表演一下，就更傷和氣了！」

金雷目光朝身旁一瞄道：「好吧，二位遠來是客，我還沒奉茶呢。」

他遠遠看見一個茶房端着茶行來，單手在空中一抓，自那壺中飛也似的射出兩股水流，不偏不倚的正向羅少洪和他身邊的那個漢子嘴中射去。

但當那兩股水流甫近他倆嘴邊之時，只聽金雷道：「天氣有點悶熱，二位還是吃點冷的。」

那兩股水流陡然之間變成兩根冰柱，硬生生的朝着羅少洪兩人的嘴裡穿下，其快無比。

羅少洪和那漢子同時向後退身，揮掌朝冰柱劈去。

他高聲道：「謝了，還給你。」

金雷朗朗一笑道：「二位既然不賞光，在下只有收了。」

他手一招，那兩股冰柱倏地又化爲兩道水流，順着原路倒回金雷之手，這一手之漂亮，當眞不可思議。

羅少洪一掌揮空，嘆道：「果然厲害，你已練成兩極掌功。」

所謂「兩極掌」，乃是一冷一熱互爲運用之勁，這種功夫必須練至極限，始能到達頂點，江湖上雖然高人輩出，人才濟濟，但有這種功夫的還眞不多見。

金雷淡淡地道：「獻醜，獻醜。」

羅少洪面若死灰道：「本島主無話可說。」

金雷道：「陳娘娘可有話傳來？」

羅少洪道：「她請你明晚去小玉山上會面。」

金雷道：「好，明晚在下準時赴約。」

羅少洪傳完話後，便和那個漢子跨上健騎揮揮手，便急急奔去，滾滾塵埃散揚在空中。

* * *

涼風習習的吹拂着小玉山，那秀逸的山巒，有若靜靜的處子，婀娜而明麗的屹立在夜之薄紗裡。

山上的花葉輕輕搖動，像是無數少女一個個搭着肩嬉戲，嫵媚處使你薰然欲醉。

山不在高，有仙則名，這個小小的山巒，雖然看似不高，在南疆却是無人不知的好地方，那是因爲此處四季如春，不冷不熱，是爲避暑之地，但欲登此山者却非人人可攀，因爲那是大理陳娘娘的私產。

夜神展開的長翼，將小玉山整個罩在她的下面，山顯得更加神秘，那誘惑的葱翠峯頭吸引着……

「錚錚錚……」

縷縷幽怨而凄愴的琴聲，彷如是自那雲霄的頂端流瀉下來，使那個嫵媚的山巒，倏地罩上一層寒霜。

夜色正濃，那琴聲連綿不斷的響着。

一絲銀光自黑壓壓的天邊中透了出來，流瀉着一層瀲灩，投落在小玉山上，那山石綠葉皆被籠罩着。

銀色的月光照在一個美艷女人的身上，她雙手操琴，端正的坐在一個八角涼亭中，這麼晚了，獨個兒彈琴，豈不是痴人……

琴聲一斷，她人也隨着站了起來。

她緩步走出涼亭，自言自語道：「他快來了！」

那個「他」字指的是誰？難道是……

她有着約會，在等着一個人，長夜輕柔，艷婦扶欄，痴痴相候，這莫非是痴情男女月夜幽會？

誰瞧見這般情景，都會有這種念頭。

突然，那艷婦眸珠朝山下望去。

只見一道人影迅快的朝山峯上飛馳而來。

她冷笑一聲道：「他果然來了！」

身子微微一移，飄然又進了八角涼亭。

玉指斜展，輕輕落在那顫動的琴弦上。

縷縷琴聲隨風飄送，飄傳奔來之人的耳中。

他身子微微一歇，忖道：「想不到陳娘娘這手琴藝還眞能冠絕天下。」

他長吸口氣，道：「雖然她長得美若天仙，但却生得一副毒蝎心腸，人雖有財有勢，亦難使天下人心服。」

此刻，他已臨近那八角涼亭，遠遠望着那個少婦的背影，而她却彷如未覺，正在彈琴自娛。

兩人相互的僵持着。

終於那優美的琴聲忽然自夜空裡消逝。

她頭也不回的道：「你來多久了？」

那青年淡淡的道：「剛來一會兒。」

她輕聲道：「你爲甚麼不叫我？」

那青年道：「姑娘琴韻冠絕天下，我有機會聆聽一曲，那正是難有的機遇，怎敢貿然相擾。」

她淡聲道：「想不到你是個識家。」

那青年道：「那裡！那裡！」

那少婦道：「還沒請教大名。」

那青年大笑道：「你難道還怕我是冒充的？」

那少婦道：「那倒不是，只

是……」

那青年道：「陳娘娘，我金雷今夜來此，是有事討教！」

那少婦倏地一個轉身，道：「說吧！」

她那美麗而奪神魂的嬌靨一露出來，登時使金雷一楞，他久聞大理陳娘娘，是個傾天下的絕色女子，却始終未見過廬山眞面目，那裡想到傳言非虛，果然是個傾絕天下的尤物。

金雷問道：「當年驅使百毒門羣凶攻圍家父的可是妳？」

那少婦一笑道：「這個問題很難答覆。」

金雷道：「你爲甚麼不答覆？」

那少婦冷笑道：「我目前尚沒有必要解開這個問題。」

金雷冷哼道：「你爲了一柄『碧血劍』，不惜驅使百毒門的凶徒追殺家父，陳娘娘，那柄劍到底有甚麼魔力？」

他憤怒的拍拍身上長劍，道：「現在碧血劍就在我的身上，你怎麼不搶了？」

陳娘娘冷冷地道：「這柄劍對我已一無用處。」

金雷一怔道：「你當時奪劍原來還有別的用途？」

陳娘娘滿面殺機的道：「不錯，當時我要這柄劍，正是要去對付另一個人。」

金雷道：「對付誰？」

陳娘娘嘆了口氣道：「一個使我懷恨的人。」

金雷道：「那個被你懷恨的人，値得妳動員恁多武林高手，不惜和天下人作對，而去殺害一些身入佛門的苦修弟子？」

陳娘娘冷然的道：「再加上千百條人命都値得。」

金雷心弦劇烈的一顫道：「他……到底是誰？」

陳娘娘道：「但我雖然花了無數心血，依然是白費。」

金雷怒聲道：「這麼說，果然是妳主使百毒門的！」

陳娘娘道：「你看我是個武林人物麼？」

金雷訝異的道：「你不會武功？」

陳娘娘道：「一點亦不會。」

金雷道：「那自然不能算是武林中人。」

陳娘娘道：「那你還要問我追殺令尊？」

金雷道：「你雖然不會武功，却有無比的權力，權力比武功還要可怕，它能使武功加害於人，它能……」

陳娘娘大笑道：「我有權，哈哈……」

金雷怔怔的道：「你如果沒有錢沒有勢，百毒門怎會聽命於你！」

陳娘娘哼聲道：「你們武林人可是都愛財愛勢麼？」

金雷道：「那倒不是，有的你雖然給他無數的錢財，他會不屑一顧，視錢財如糞土，也有人，你雖然給他無窮的權勢，他也會拂袖而去。」

陳娘娘嗯了聲道：「不錯，你既然知道這個情形，便知道是甚麼原因了！」

金雷一顫道：「難道另有原因？」

陳娘娘道：「不錯，追殺令尊的事，並非僅僅爲了那柄劍。」

金雷道：「還有甚麼原因？」

陳娘娘道：「仇！」

金雷大叫起來，道：「我爹和誰有仇？」

陳娘娘道：「這得問問令尊了！」

金雷吼道：「說，到底是何仇？」

陳娘娘沉重的道：「你威脅我？」

金雷道：「假如你今夜沒有個明白的交代，我……」

陳娘娘冷笑道：「你要怎麼樣？」

金雷怒聲道：「說不得，只有得罪你了！」

陳娘娘大笑道：「憑你也敢恐嚇我，哈哈，姓金的，你眞是長了眼睛當瞎子，也不打聽我陳娘娘在大理是怎樣的一個人，有誰敢騎到我頭上。」

金雷滿面殺機的道：「我姓金的不吃這一套。」

陳娘娘面色一冷道：「你眞要來硬的？」

金雷道：「在這種情形下，我只有走這一條路。」

陳娘娘道：「好小子，你眞有種！」

金雷道：「一個人爲了報其殺父大仇，明知是不可爲，也要盡力而爲，你雖然不會武功，但爲了父仇不共戴天，在下今夜也只有得罪了！」

陳娘娘道：「你會後悔！」

金雷道：「你不說才後悔！」

陳娘娘道：「你休想我告訴你！」

「哈——」一縷劍光陡然之間，脫空閃了過來，森冷的劍光已抵住陳娘娘的喉間，涼涼的……

金雷喝道：「說！」

陳娘娘眸中掠過一絲恐怖之色，道：「他……他是……」

金雷喝道：「誰？」

森冷的劍刃，筆直的抵住陳娘娘的咽喉之間，寶刃無情，其冷如閃電，陳娘娘雖然在官場中顯赫慣了，但驟然間遇上這種陣仗，也不禁嚇得面色蒼白。

金雷冷冷地道：「說出來！」

陳娘娘身體微顫道：「你會後悔，你走不出小玉山……」

金雷道：「我既然來了，就沒打算走出小玉山！」

陳娘娘突然硬得很，金雷雖然恨不得一劍殺死此女，奈何對方無縛雞之力，自己堂堂一代英雄，豈能殺害一個這樣的女子？

他憤憤的一撤長劍，道：「你運氣好！」

陳娘娘一楞道：「你不殺我？」

顯然她也出乎意料，似乎沒有想到金雷會中途撤去長劍，而竟然眞的饒恕了她！」

金雷道：「殺妳也不能使先父起死回生。」

陳娘娘幽幽地嘆了口氣，道：「沒想到你還是個好人。」

金雷怒吼道：「胡說，我不殺你，只不過因爲你不會武功，如果我殺了你，天下人會耻笑我金雷武而不俠。」

陳娘娘冷笑道：「少逞英雄，像你這種人，我見多了。」

金雷叱道：「你要逼我出手？」

陳娘娘道：「這裏只有我和你，你要動手隨時可以。」

金雷道：「在下此來，主要是探聽殺我家父的元凶，如論死罪，妳爲最大罪首，但我素不搏殺不懂武功的人，念在上蒼有好生之德，讓你自得報應……」

陳娘娘哼了一聲道：「假仁假義！」

金雷長吸口氣道：「我雖然免了妳的死罪，活罪依然要受，陳娘娘，妳若眞不招出那些追殺家父之人，在下……」

陳娘娘大聲道：「你敢！」

金雷冷笑道：「有甚麼不敢？」

他舒指朝陳娘娘身上三處穴道點去，陳娘娘只覺身子一麻，軟綿綿地的坐在地上。

她顫聲道：「你眞欺負我？」

金雷道：「我這點穴法叫做『六陰鎖脈』，會使你痛苦不堪，直到你說出那些人來爲止，你如果是個聰明人，就應該從速招來。」

陳娘娘顫聲道：「我甚麼也不說……」她怒吼道：「你就會欺負我們女人。」

金雷冷冷地道：「這是妳自找的！」

陳娘娘皺眉道：「你不要這樣折磨我！」

她似乎是已漸漸覺得十分痛苦，而顯現出一種難過的表情，幾次啓動玉唇却始終沒有說出話來。

金雷道：「妳說吧！」

陳娘娘顫聲道：「你！你……」

金雷道：「我要那羣凶手的名字……」

但他心中却忖道：「我這樣做，是否有失俠義？」

陳娘娘似已受不了，叫道：「你好狠！」

她在地上翻滾，額上已滲出顆顆豆大冷汗，那種苦痛的表情，連金雷都幾乎忍不下心，可是，他爲了替父親報那血海深仇，不得不用這種手段。

她聲嘶地吼道：「你殺……死……我……」

金雷道：「這只是有痛苦，却不會要了你的命！」

陳娘娘顫吼道：「我恨你……」

那種苦痛的聲音，當眞是不堪入耳，使人驚心動魄。

突然，長長黑夜中，傳來一個陰冷的聲音道：「你對女人都是用這種手段麼？」

聲音之冷，似那水中之冰。

金雷回身喝道：「誰？」

長夜靜靜寂寂，那裏有半個人影。

金雷冷喝道：「朋友，要管閒事，也得出面呀！」

目光如閃，朝着夜林中搜索，每個角落都不放過，但對方身手也甚高絕，居然躲得不露絲毫痕跡。

「嘿嘿……」

那震動心弦的笑聲，霎然之間響起來，震得枝葉沙沙的響，夜鳥也展着大翅，破空飛了出去！

金雷陡然一聲大喝道：「這點伎倆，並不怎麼樣。」

他身子一低，順手拾起一塊石子，照着發聲之處揮去，只聞一縷勁風穿空而過，叭地落在地上。

隨着一聲大笑道：「好手法！」

一道人影緩緩自那林裏走了出來。

金雷心中一凜，忖道：「這是誰？」

但見那道人影細細長長，行近了才漸漸看見他的形貌，只見這個人長方臉，大白眉，圓圓的眼，長長的鼻，雙目在一開一闔之間，閃射着逼人的神光，僅憑對方這種較爲罕見的形貌，便知道是個不可輕侮的人物。

金雷高聲道：「閣下是那一路上的朋友……」

那怪人道：「天南一點靈，你總有個耳聞吧！」

金雷凜然忖道：「南疆浮影子來了。」

他哈哈大笑道：「傳說閣下年逾百齡，與段皇爺同師習藝，在南疆是大高手，沒想到我金雷有幸一會。」

浮影子淡淡的道：「你年紀輕輕，做事倒是眞狂！」

金雷一怔道：「這話怎講？」

浮影子道：「當今中原武林道上，不論黑白兩道，任何一派高人，有誰敢來南疆撒野，而閣下年歲如此之輕，不但敢憑着一柄劍橫掃南疆，居然還敢與大理陳娘娘爲敵，嘿嘿，你這膽子眞有水缸那麼大，連我都佩服你了！」

金雷道：「好說，好說！」

陳娘娘哀慘的道：「救救我……」

浮影子道：「金老弟，你何必爲難爲一個不會武功的人！」

金雷道：「她與我有血海深仇。」

浮影子冷笑道：「她會與你有血海深仇？」

金雷道：「一點也不錯！」

浮影子怒道：「胡說。」

金雷道：「閣下是倚老賣

浮影子道：「老夫不善此道！」

（未完・廿五）


國際
希爾頓
好嘢自然受歡迎
HILTON
U.S.A.
HILTON
U.S.A.
Kings